



邪箭 嘸語

下冊

Rambling of Askew Arrows

——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A Refutation of the Heretical Doctrines Propounded by Rinpoche Duoshi in
Essay on Subduing the Demon with a Shower of Vajra Arrows (Parts I)

陸正元老師◎著

Teacher Cheng-Yuan Lu

邪

箭

嚆

語

——
下冊

——
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

《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
陸正元 著

佛法是具體可證的，三乘菩提也都是可以親證的義學，並非不可證的思想、玄學或哲學。而三乘菩提的實證，都要依第八識如來藏的實存及常住不壞性，才能成立；否則二乘無學聖者所證的無餘涅槃即不免成爲斷滅空，而大乘菩薩所證的佛菩提道即成爲不可實證之戲論。如來藏心常住於一切有情五蘊之中，光明顯耀而不曾有絲毫遮隱；但因無明遮障的緣故，所以無法證得；只要親隨真善知識建立正知正見，並且習得參禪功夫以及努力修集福德以後，親證如來藏而發起實相般若勝妙智慧，是指日可待的事。古來中國禪宗祖師的勝妙智慧，全都藉由參禪證得第八識如來藏而發起；佛世迴心大乘的阿羅漢們能成爲實義菩薩，也都是緣於實證如來藏才能發起實相般若勝妙智慧。如今這種勝妙智慧的實證法門，已經重現於台灣寶地，有大心的學佛人，當思自身是否願意空來人間一世而學無所成？或應奮起求證而成爲實義菩薩，頓超二乘無學及大乘凡夫之位？然後行所當爲，亦行於所不當爲，則不唐生一世也。

如聖教所言，成佛之道以親證阿賴耶識心體（如來藏）爲因，《華嚴經》亦說證得阿賴耶識者獲得本覺智，則可證實：證得阿賴耶識者方是大乘宗門之開悟者，方是大乘佛菩提之真見道者。經中、論中又說：證得阿賴耶識而轉依識上所顯真實性、如如性，能安忍而不退失者即是證真如，即是大乘賢聖，在二乘法解脫道中至少爲初果聖人。由此聖教，當知親證阿賴耶識而確認不疑時即是開悟真見道也；除此以外，別無大乘宗門之真見道。若別以他法作爲大乘見道者，或堅執離念靈知亦是實相心者（堅持意識覺知心離念時亦可作爲明心見道者），則成爲實相般若之見道內涵有多種，則成爲實相有多種，則違實相絕待之聖教也！故知宗門之悟唯有一種：親證第八識如來藏而轉依如來藏所顯真如性，除此別無悟處。此理正真，放諸往世、後世亦皆準，無人能否定之，則堅持離念靈知意識心是真心者，其言誠屬妄語也。

目次

自序	序	001
上冊：		
前言		001
第一章 藏傳「佛教」背景掠影——揭開香格里拉的真面貌		009
第一節 西藏的地理環境——美麗卻資源有限的雪域		012
第二節 藏傳「佛教」的歷史演化		015
第三節 藏傳「佛教」的四大派的特點		031
第四節 喇嘛教政教合一體制下的藏族社會生活及特質		061
第二章 略舉多識仁波切違真悖實的卑劣手法——並略作回應		078
第一節 多識於《破魔金剛箭雨論》一書中的卑劣手法		079
第二節 若不摧邪，難以顯正！如法論者，非是諍論！		147

第三節 平實導師所弘乃「唯一佛乘」

——第八識實相心非僅阿賴耶識一名…… 1 5 3

第四節 學佛應依「四依法」…… 1 5 9

第三章 藏傳「佛教」外道不懂佛法中的真實祕密法教…… 1 6 9

第一節 宇宙生命的實相——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1 7 6

第二節 因為有如來藏，世間才有因緣果報之存在…… 2 0 4

第三節 世尊由淺入深三轉法輪皆依此如來藏心…… 2 1 4

第四節 如來藏心之體性…… 2 2 9

第四章 藏傳「佛教」常見外道完全背離佛法解脫道之三法印…… 3 2 3

第一節 因緣所生之蘊處界世間法悉皆無常、苦、空、非我

——意識是蘊處界生滅法所攝…… 3 3 4

下冊：

第四章 藏傳「佛教」常見外道完全背離佛法解脫道之三法印（承上冊）

第一節	因緣所生之蘊處界世間法悉皆無常、苦、空、非我	
-----	------------------------	--

第二節	生死流轉與涅槃實相	——意識是蘊處界生滅法所攝
		0 0 1

第三節	諸行無常、苦法印	
		0 2 4

第四節	諸法無我法印與我見	
		0 3 1

第五節	涅槃寂靜法印	
		0 5 2

第五章	藏傳佛教應成派之「緣起性空」	中觀見背離佛法解脫道及佛菩提道
		0 7 7

第一節	藏傳佛教外道諸師讀不懂《阿含經》中隱說之第八識	
		0 8 1

第二節	般若中觀之世俗諦、勝義諦皆依於第八識而有，	
-----	-----------------------	--

	完全不同於藏傳佛教外道六識論之緣起性空觀	1 0 4
--	----------------------	-------

第三節	依喇嘛教之六識論「緣起性空」	
-----	----------------	--

	無法實證佛法中之真實密法——勝義諦	1 9 9
--	-------------------	-------

第四節	依藏傳佛教（喇嘛教）之六識論「緣起性空」	
-----	----------------------	--

	只會走向背離佛道之歧路	2 2 5
--	-------------	-------

第六章	未得般若波羅蜜的喇嘛教外道無法懂得第三轉法輪成佛之道	246
第一節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277
第二節	如來藏是成佛之道的根本	297
第三節	結語	323

自序

佛教近數十年來在台灣之發展，由於四大名山等藉企業化之方式經營，表面看來是十分興盛，佛教徒號稱有數百萬之眾。又自一九九七年達賴喇嘛首次來台「弘法」後，加以台灣許多大法師，競相夤緣藏密四大派¹（應當稱為喇嘛教）喇嘛以自抬身價，更因不知喇嘛教底細，誤以為喇嘛們真的如同他們自己所稱的實證佛法了，便轉向喇嘛教求法，導致近十年間之藏密喇嘛教發展十分快速，許多佛教徒更因大法師之轉向而追隨修學藏密，如今喇嘛教信徒亦當有數十萬人以上。

然不但所謂四大名山之所傳僅為表相佛法及世間法，毫無真正觸及佛法之二主要道——解脫道及佛菩提道，不知大乘佛法與經典中的種種所說都以如來藏的實證為核心；亦不知二乘佛法的實證仍是以相信佛說有如來藏常住不滅為大前提，方能使無餘涅槃成為真實、常住不變而不落入斷滅境界。二

乘法中所有無學聖人，都是以本識如來藏常住作為中心思想而斷我執，但不必親證如來藏；佛教從釋迦牟尼佛創教以來就以如來藏為核心，初轉法輪時就已經如是，《阿含經》中處處記載著這樣的實例，平實導師在《阿含正義》七冊中已明確的舉證《阿含經》中是如何地說明這個事實。此外，大多數佛教信眾及一般社會大眾更不知：喇嘛教之法，只是將佛法名相套用於彼等「祖師」從外道所學得之世間法中，喇嘛教的所有修證內容，其實都是外道法的世間境界相，套用佛法實證的名相來籠罩佛教徒，本質絕非是佛之教法，而是外道法。一般人不但如此，且受未悟者及媒體宣傳之蠱惑，讓廣大信眾誤以為喇嘛教是更勝於顯教之究竟成佛的法門。如此李代桃僵之結果，恐將又重演古天竺佛教滅於密教之歷史。

平實導師此世以無師智自參自悟以來，因不忍表相佛法似極興盛，實是聖教衰微，猶如懸絲，故挺身出世弘揚正法，以振興世尊正教為己任，以唯一佛乘之實質，開演阿含、般若及唯識等三轉法輪經論之真義；故於見此佛教逐漸走向藏密喇嘛教化之趨勢，而教內竟無人知此演變之嚴重性，故蒐

集漢譯藏密書籍二百六十二冊，佐以往世所了知之喇嘛教法義祕密，針對其中重大之錯謬與邪見，撰寫了五十六萬字之《狂密與真密》，於二〇〇二年初開始分四輯出版，將一般人所不瞭解喇嘛教之索隱行怪的內涵，完全揭發出來，已證成：

●喇嘛教乃是索隱行怪之宗教，繼承天竺密教所蒐羅的種種奇奇怪怪之世俗邪見法門，滲入佛法中，再以之作爲佛法修行法門。如：甘露法、遷識法、灌頂、修練拙火、寶瓶氣、觀想中脈明點……等，這些其實只是將常見外道法，套上佛學名詞的外衣而說之爲佛法，再將彼外道法高推，誑謂更勝於佛法，其實與佛法之修行完全無關，本質絕非佛法，而是外道法。

●喇嘛教之所以稱「密」，以其有兩重秘密：法性秘密與緣起秘密。法性秘密是謂明空雙運之「解脫道」；緣起秘密是謂藉男女合修雙身法之淫觸爲緣、而觀樂空不二，妄想藉以證得解脫，實行貪欲爲道之法。如是二種秘密，皆以意識境界之修證爲其即身「成佛」之「果位修行法」，未嘗絲毫關聯於法性，亦未嘗與佛法有絲毫關聯，完全悖離三乘經典之真實義

理，皆是妄想者之行門，與佛法修證完全無關。

●喇嘛教諸祖背離諸法無我法印，同於凡夫顛倒見，堅執離念靈知心爲「常不壞我」，因此而使自續派中觀見同於常見外道，故其本質實爲常見外道。

●喇嘛教應成派諸祖之中觀見，不知般若中觀所說乃是第八識如來藏之中道性，妄謂「無如來藏」、「一切法空」，主張沒有如來藏可實證的無因唯緣論的緣起性空觀，而不是如同佛陀以如來藏爲中心的有因有緣論的緣起性空觀；完全誤會般若正義，爲不知不證般若之外道斷滅論、無因論邪見者，謗菩薩藏、破壞佛法根本，皆爲佛所說之一闡提人。

●又應成派之中觀見，主張「無第七、八識」妄謂最究竟了義之一切種智唯識真義三轉法輪諸唯識經典爲不了義法；將唯一佛乘本來完整之三乘佛法任意切割得支離破碎，是破壞佛法最嚴重者。

●喇嘛教以其所謂的「無上瑜伽」男女雙身淫合的樂空雙運之法，作爲佛法正修，妄謂可因之即身成佛，皆是凡夫之大妄想及大妄語；竟以性高潮時一心不亂名之爲等至，與佛所說解脫道、佛菩提道完全牴觸、背道

而馳；乃是破毀菩薩重戒、聲聞戒者——雙身修法是故意邪淫之法故。

此辨正喇嘛教法義之舉，乃爲導正誤信、迷信喇嘛教者回歸佛之正法教，驅逐喇嘛教所崇奉之外道邪法使之遠離佛門。若喇嘛教不願摒棄其外道法者，則當令其脫離佛教，劃清界線，令世尊聖教從此永安、長久流傳無虞，不受喇嘛教外道法之干擾，並希望佛教界能認清喇嘛教之真面目，今時後世一切學人皆能因此理解其邪謬所在，不再從正法轉入邪道，漸漸消除古今佛教學人遭其遺毒，誤入歧途、久修無證，或錯修謬證、犯大妄語業而導致捨壽入地獄受苦之情況。

《狂密與眞密》一書至今已印行多版，流傳海內外，令許多學佛人（尤其是喇嘛教學人）逐漸警覺，回歸正教。但此舉卻也令只迷戀喇嘛教邪法而不以眞正佛陀教法爲依歸者，如**多識仁波切**（**多識·洛桑圖丹瓊排「活佛」**）²及索達吉等之喇嘛教人士，對於大善知識平實導師欲導正喇嘛教「一盲引眾盲」之惡行，欲救喇嘛教學人免於「相偕入火坑」的大悲警鐘之舉，心生瞋恚；不但不知藉此機緣定心思惟：喇嘛教之法義、行門與佛教爲異爲同？雙

身修法的「無上瑜伽」真的更超勝於顯教佛菩提道？出家學佛目的何在？應修學佛道抑或學喇嘛教外道法？反而不自量力，執意欲為喇嘛教強出頭，誣謗平實導師。

如**多識仁波切**於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出版之《破魔金剛箭雨論》書中，自認為喇嘛教護法鬼神大威德金剛，長篇嚙語欲以毫無章法之「亂箭」回應《狂密與真密》，但卻唯能以惡意栽贓及惡口謾罵的方式，以極為粗鄙之言語，將破邪顯正救護眾生之平實導師謗為惡魔、外道之流，自以為如此即可對迷信的喇嘛教信徒作交代，正是所謂「作賊的喊捉賊」；其所回應之文更是自曝其短、自相矛盾，同時也顯示**多識**乃見薄識淺的假學者本質，將自身喇嘛教之外道見狐狸尾巴擦向天際、昭告天下；偏偏**多識**於造了謗佛、謗法、謗賢聖僧之無間地獄重罪之際，卻仍茫無所知、洋洋自得，讓有識之人不得不搖頭嘆息——如此愚癡無智，甘造普天下最重之罪的人，怎配得上「**多識**」之名？（編案：正是符合喇嘛教「李代桃僵」的特質！）

多識於彼書扉頁之副標題為「反擊蕭平實對佛教正法的惡毒進攻」，整

本書中的主軸，也是一味欲將平實導師謗為外道之流，意欲誤導大眾佛子，將平實導師「破喇嘛教外道之邪，顯佛教正法之正」之舉，栽贓扭曲為「邪魔外道之蕭平實，正對佛法作惡毒進攻」。從其為文內容也可看出，多識讀了平實導師就佛法義辨正的书後，無法淨心深思：「我多識出家學道，所為何事？喇嘛教法義與佛教正法有無差異？我多識多年於喇嘛教所學底是正法，還是邪法？我多識是欲成就佛道，還是要破法謗法？……」而今多識非但不能善用此機會改幡易幟、棄邪歸正，甚至無法清淨地作法義辨正，僅能以惡毒之動機、惡毒之言語以亂視聽，破佛正法，顯示其為魔道中人的本質。不過這也是末法時代常見的現象，世尊早已在諸經中明白的預告及破斥了。例如在《佛說法滅盡經》卷一中，佛如是云：

吾涅槃後法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魔作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噉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辟支、羅漢，精進修德，一切敬待；人所宗向，教化平等，憐貧念老鞠育窮厄，恒以經像令人奉事，作諸功德；志性恩善，不侵害人；

捐身濟物，不自惜己，忍辱仁和！設有是人，眾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驅遣、不令得住。

如此現象已在今時普遍出現了，正是眾生的不幸。多識自己也在其書中說：「佛陀曾說：『凡我律儀存在，就是佛教存在；律儀不存，佛教不存。』」「凡奉行我教清淨律儀之處，就有羅漢僧住世護教，永不間斷。」（多識仁波切著，《破魔金剛箭雨論》頁一一六—一一七，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初版一刷，聖地文出版社，因書名過於冗長，以版面整潔美觀故，後文皆簡稱《破論》。）但多識自己對此反而不純就法義作辨正，而唯以惡意栽贓、攻訐、謾罵、曲解之方式為文，實難救拔，本不值得正元浪費筆墨以作回應；但平實導師卻一本菩薩心腸而慈悲囑咐：一、再怎麼愚癡無智之人，若有機會還是要努力導之以正知正見，力圖救其離開邪見、惡見深淵，使其能知自身法義的錯謬處，更能於此生能發露懺悔、改正，期免下地獄長劫受苦；二、恐有學佛人尙無法辨別正邪，被其誤導，同落邪見深坑，又因迷信其言而誤造謗佛、謗法、謗賢聖僧之極重罪，故囑余為文回應，以正視聽。

然余爲在家俗務纏身，加以學法弘法事繁，實乃分身乏術；又深覺無回應**多識**低俗文字的必要，故一再拖延下來。但近來轉而思考：或可藉此機緣利益大眾，再次釐清佛法正見與外道邪見之差別。故勉爲抽空回應，希冀以寫作方式建立大眾正確知見，於此末法時代，能因之不被漫山遍野之假名知識所誤導，是爲之幸。

多識在彼書中的低俗惡劣言語，如同其書中所言：「那就像魔波旬射向佛陀的毒箭化爲花雨一樣」（《破論》頁一三九）。喇嘛教外道們完全無法了知第一義正法，再怎麼暴怒的謗無菩薩藏、欲破佛正法，而於平實導師及其所開演之如來藏阿賴耶識之內涵絲毫不可能動搖；因爲連世尊也不能滅定業，當然也無法滅掉收藏定業種子的如來藏了。所以，**多識**再怎麼不願承認自身有阿賴耶識的存在，也無法滅掉自身之阿賴耶識；若沒了本心如來藏阿賴耶識，所剩下的**多識**也只是已經開始爛壞的屍身，哪裡還能在此胡言亂語？

但若針對**多識**所說一百一十九個章節四百多頁近十四萬字全部列出詳細辨正，則內容過於龐雜，恐需三倍的分量才有辦法說明清楚，而篇幅將過

於冗長，恐令讀者不耐，故僅就其法義錯誤及誤導眾生極嚴重者拈出回應；〔編案：雖然僅是簡略辨正**多識**書中重大邪見，本書已達三十萬字。〕且因**多識**於書中信口開河、雜亂無章，若依其文中順序逐一破斥，讀者將如墜五里霧中。爲欲藉此機緣而成就利益眾生之作爲，故依佛法次第架構來作回應，期望讀者皆能因此建立正確的佛法知見，不再被喇嘛教嚙語所迷惑而誤入歧途，並能進入佛之正法中，迅速成就道業。

又唯恐**多識**因對較深文詞無法理解（**多識**不但看不懂佛經、錯解經義，甚至對平實導師數十部條理清晰、架構完整、次第分明的弘揚佛教正法書籍讀之全然不解，才會寫出此令方家哂笑之荒謬言論），故在此針對目前藏密公認的代表人物——**達賴喇嘛**的中文著作及**多識**本人的論點，儘量以淺易之文字回應；但因**多識**對平實導師於書中所引證之經文視若無睹，在書中以不如實之言論毀謗說平實導師「他們除了捏造說「一切佛經如此說」、「第三法輪經典中如此說」、「唯識論上這樣說」，〔編案：《破論》書中所用引號爲英文版面之“”，爲維持中文版面之美觀易讀故統一更改爲「」。〕舉不出一條有說服力的真實的理由，從

其猴戲的表演中所流露的知識見聞來看，他幾乎連一部佛經、一部唯識理論都未曾讀過。」（《破論》頁八二）故於本書中只好不厭其煩的儘量舉經文爲證，雖可能較爲艱深繁複，但也希望**多識**能因此瞭解佛法真實義理，不再沉溺於喇嘛教邪見之中。

在此願以**多識仁波切**之「邪箭嚙語」爲緣，轉爲布施智慧之花雨，以利益更多有緣眾生，並以此功德迴向**多識**，併同**多識**促成正元此番法施功德之緣起，希望**多識**能早日醒轉，把握此世捨報前所剩餘的短暫機會，及時回歸世尊正法，莫自以爲一世用心所學的是「佛法」，到頭來卻都是外道法而落得無間地獄之果報，成爲世間最可憐憫者，是所至禱！

三寶弟子 正元

於正覺講堂

1
案：僅僅古西藏的覺囊派有真正的證悟者，才能稱爲「藏傳佛教」，其他所謂的藏傳佛教四大派，皆非佛教，皆是外道法故。然藏密四大派喇嘛教在世界都以「藏傳佛教」之名義來宣傳，因此本書內容則是沿用世俗說法，因此有時以「藏傳佛教」之名義來行文破斥其邪說。因此本書所說「藏傳佛教」並不包含覺囊派他空見大中觀正理，而是破斥藏密紅、黃、花、白四大教派的邪說，今特於此序中說明。

2
藏文「仁波切」意爲「一是轉世高僧而被認證；二是學問堪爲世人楷模者；三是此世有很高修行的成就者」，一如喇嘛教以完全相反的義理盜用佛法名相一般，譬如藏密喇嘛所稱之「成就活佛、成就報身佛」，實際上於佛法的定位，此乃成爲「一闡提、那落迦種」。故喇嘛教非佛教，而藏文「喇嘛」意爲「上師、僧侶」，而喇嘛教法的內涵與佛法內涵不同，喇嘛即屬喇嘛教之上師，名之爲「喇嘛」較符合實情，故本文中稱之爲「多識仁波切」或稱「多識」，因其本爲喇嘛教徒故，非佛教徒故。

邪箭嚙語
—
序

（承上冊 第四章第一節）

第四章 藏傳「佛教」常見外道完全背離佛法解脫道之三法印

第一節 因緣所生之蘊處界世間法悉皆無常、苦、空、非我

——意識是蘊處界生滅法所攝

第三目 六識如何而有？

六識即是指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那這六識——特別是指意識——是因何而有的呢？經中 世尊多處開示：全部都是「根、塵」因緣相觸所生之法。尤其是意識有各種的變相境界，但不管是什麼樣的意識，不論是極粗或極細意識，全部都是「意根、法塵」相觸為緣而後才能由如來藏中出生。如《雜阿含經》卷九第二三八經：「佛告比丘：『眼因緣色，眼識生。所以者何？若眼識生，一切眼色因緣故。耳聲因緣、鼻香因緣、舌味因緣；意法因緣意識生，所以者何？諸所有意識，彼一切皆意法因緣生故。是名比丘：眼識因緣生，乃至意識因緣生。』」

另有《雜阿含經》卷三第六八經、卷八第二二三經、卷九第二四八經、卷一一第二七三經、卷一三第三〇六經、《中阿含經》卷二八第一一五經皆同作是說。顯然世尊不斷耳提面命：所有一切意識都是意根、法塵之因緣方能生起，是有生有滅之法。

世尊於初轉法輪開示解脫道世俗諦諸法時，皆如是簡略而說「根、塵因緣而生識」，但在開示大乘第一義諦法時，則有完整之說明。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一：「菩薩摩訶薩欲知諸法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當學般若波羅蜜。」

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中有如下開示，卷一：「識，謂現前了別所緣境界；彼所依者：等無間依，謂意。種子依，謂如前說一切種子阿賴耶識。」卷三：「四緣：一、因緣，二、等無間緣，三、所緣緣，四、增上緣。因緣者，謂種子；等無間緣者，謂若此識（謂第七意根末那）無間，諸識（謂眼識乃至意識等六識）決定生，此（謂第七意根末那）是彼（是指意識等前六識）等無間緣；所緣緣者，謂諸心、心所所緣境界；增上緣者，謂除種子，餘所依，如眼及助伴法望眼識，所餘識亦爾。」

龍樹菩薩於《大智度論》卷三二中說：「心、心數法從四緣生；無想、滅盡定從三緣生，除緣緣；諸餘心不相應諸行及色從二緣生，除次第緣、緣緣；有爲法性羸故，無有從一緣生。……無有法從一因生，若六因生，是名四緣。」

由上所舉 佛陀、彌勒菩薩及龍樹菩薩之聖教可知：次第緣又名等無間緣，緣緣又名所緣緣；除了無想定、滅盡定不須所緣緣，以及心不相應行法及色法不須等無間緣及所緣緣；其餘一切有爲法，尤其是六識皆要從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等四緣而生。重要的是：一切有爲法，無有僅從一緣生者，意識正是識陰所攝的有爲法。

多識仁波切等假藏傳佛教外道既然高推中觀，又如此信受 龍樹菩薩，當不可能將如此重要之法義漏失，但他們卻從來都不引用；很顯然的是因爲心虛，且深執常見外道的邪見不肯棄捨，故意不說最重要的因緣，將經論掐頭去尾以朋比己意，而說僅須三緣即可成就感覺、認知。如**多識仁波切**言：「佛教認識論認爲感覺和認識的產生必須具備三緣：

一、等無間緣，即引起此剎那的前一剎那意識的存在，意識屬於流注生，前

面的意識若斷流，此刻的意識也將無法產生；

二、所緣緣，即引起感覺、意識的客觀對象，如色、聲等；

三、增上緣，即主觀感覺和知覺，如眼識、耳識等當前意識。

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如無所緣緣，如無色，眼睛便看不到色。」（《破論》

頁一九四）

四緣中的因緣最重要，若沒有因緣的作用，其餘三緣就不可能存在及作用，但**多識仁波切**卻捨棄最重要的因緣而只說其餘三緣；**多識仁波切**如此作為完全背離 佛陀及龍樹菩薩之教示，故意捨棄最重要的因緣，唯說三緣，可見這些不信佛法根源於如來藏之假藏傳佛教外道諸師，完全不畏破謗三寶之長劫純苦重罪，確實是不信因果的外道。

《瑜伽師地論》卷一〈本地分意地〉：「云何意自性？謂心、意、識。心，謂一切種子所隨依止性，所隨依附依止性，體能執受異熟所攝阿賴耶識。意，謂恒行意及六識身無間滅意。識，謂現前了別所緣境界。彼所依者等無間依，謂意；種子依，謂如前說一切種子阿賴耶識。」

由即將下生成佛之 彌勒菩薩之開示中，應知意識之出生要有兩種俱有

依，即一、種子依——第八識阿賴耶識，二、等無間依——意根（恆行意及六識身所依無間滅意）。並依於四種緣：一、因緣：阿賴耶識中所含藏之意識種子。二、等無間緣：謂若有無間滅之第七識意根之作意，方有其餘六識之出生，可見等無間緣是包括意根、諸心及諸心所之相等無間，並非**多識仁波切**所說只是意識本身。三、所緣緣：若在欲界、色界中，諸心、心所所緣之法塵以及前五塵（一乃至五不等）。四、增上緣：色身諸根等等。所以在欲界及色界，意識至少要有第八識如來藏、第七識意根、意根之作意、意識以及意識之諸心所法種子、色身、法塵等等法爲因緣，才有辦法出生；並且還要有意根作爲等無間緣，意識才能出生。即使無色界眾生雖無色身，亦必定要有第八識、第七識、意根之作意、意識以及意識之心所法種子、法塵等因緣法，方能有意識之出生；而且無色界眾生的意識定心，也都同樣要有意根作爲等無間緣才能出生及存在。絕非如**多識**之錯解：只要有意識本身及外在色、聲等即可出生者。

由此更可證明**多識**等假藏傳佛教外道諸師根本是認爲：「因外在四大所成之五塵永不滅故，所以意識是永遠不會滅的。」這分明就是常見外道論者，

卻以各種言語巧辯想要魚目混珠，讓人誤以為喇嘛教也是佛教；但是，外道喇嘛教的六識論邪說就像是玻璃珠欲以假亂真，然而擺在佛教正法之摩尼寶珠前，永遠是經不起比對和檢驗的。

第四目 五蘊皆是生滅法

蘊是積聚的意思，五蘊就是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有時也稱五陰，陰是障礙的意思，以能陰覆真如法性，起諸煩惱故稱。色蘊包括眼耳鼻舌身等五色根及色聲香味觸等五塵境，再加上法處所攝色；識蘊即是眼等六識，是因根塵相觸而由如來藏出生了眼識乃至意識等六識；受蘊就是覺受，即前六識所感知的苦、樂、捨三受；想蘊即是六識對六塵的了知，以及意識對五識所觸五塵之了知，乃至末那識意根對一切法的了知，六識對隨後生起苦、樂、捨受的了知，以及所生起語言文字前後之想法；行蘊謂六識對六塵時之思心所繼續存在不斷，以及對六塵決定取或捨之身口意行，乃至一切法之生住異滅的所有過程皆不離行蘊。

由上可知色蘊是指十八界法中的五色根與六塵，都是入胎後才漸漸出生

的緣生法，有生則未來必滅，其性虛妄不實；由色蘊爲緣才會有識蘊六識的生起，六識既因虛妄性之色蘊爲緣而生起，故識蘊六識亦皆是虛妄之法；受、想、行蘊都是由緣起虛妄之色蘊與識蘊而輾轉出生，當然亦是虛妄不實，是名五蘊虛妄不實。

如《中阿含經》卷三四第一三六經中 世尊云：「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陰是我，我有色陰，覺、想、行、識陰是我，我有識陰者，彼比丘必被害，猶如商人爲羅刹所食。……若有比丘作如是念：色陰非是我，我無有色陰；覺、想、行、識陰非是我，我無有識陰者，彼比丘得安隱去。」

又如《雜阿含經》卷三第八八經：「云何色滅？受、想、行、識滅？多聞聖弟子如實觀察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實知故，不樂於色，不讚歎色，不樂著色，亦不生未來色；受、想、行、識亦如是廣說。色不生，受、想、行、識不生故，於色得解脫，於受、想、行、識得解脫。我說彼解脫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聚，是名色滅，受、想、行、識滅。」

已經明白開示：識陰六識已經全部滅除，才能入涅槃而解脫生死。意識正是識陰所攝的生滅法，是入涅槃、解脫生死時應該滅除的；而平常生活中

的意識，也是夜夜斷滅，悶絕時、死亡時、入無想定、入滅盡定時都會斷滅的生滅心，被世尊歸攝在有生有滅的識陰中，多識仁波切等所有藏傳佛教上師竟都公然違背佛說，堅持說意識心是常住法，以這種常見外道法取代真正佛法，公然否定出生意識的第八識正法；多識等藏傳「佛教」喇嘛就如同世間賊人大喊抓賊一般，要求大眾將屋主趕出屋外，有智之人必然會看穿他們的虛偽。

第五目 蘊處界法皆是無常變異、虛妄無實之法

由上一目的解說可知，無論是五蘊或是六入、十二處、十八界法，皆是由第八識如來藏為根本因與無明煩惱、四大等等諸緣所生的生滅、無常、有為之法，無論是外六塵或內六入，皆當滅除對其之貪著，如上節之中已舉世尊之開示「當求方便，滅內外六事」，在二轉法輪之經典中，世尊亦有詳盡之說明。

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六：「以色非真如、是虛妄、是顛倒、是假設，非諦非實、無常無恒、有變有易，都無實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妙。超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以受、想、行、識非真如、是虛妄、是顛倒、是假設、非諦非實、無常無恒、有變有易、都無實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妙。」

超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以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爲緣所生諸受非眞如、是虛妄、是顛倒、是假設、非諦非實、無常無恒、有變有易、都無實性故，……」

世尊於此段經文中，不斷說明包括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因緣所生之法，都是虛妄無實、無常變易的，不是眞如法故。以現代科技來說，也就像是看電影或電視螢幕，無智眾生因無始以來的虛妄熏習，對螢光幕上僅是紅、黃、藍三色光點所顯現的如幻影像，生起了貪愛、瞋恨、趨避等心行，不知能見的六識與所見的六塵皆是虛妄無實的，因而深生執著、無法解脫。

茲再舉馬鳴菩薩之開示，大家則更易明瞭其中之眞實義。《大乘起信論》卷一：「依於一心有二種門：所謂心眞如門、心生滅門。此二種門各攝一切法，以此展轉不相離故。心眞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以心本性不生不滅相，一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境界差別之相，是故諸法從本已來性離語言，一切文字不能顯說，離心攀緣無有諸相，究竟平等、永無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說名眞如。……心生滅門者，謂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此識有二種義：謂能攝

一切法、能生一切法。」

馬鳴菩薩此處說明法界本體阿賴耶識一心有二門：心真如門是指勝義諦阿賴耶識心是不生不滅，能攝一切法、能生一切法；心生滅門則是指依於阿賴耶識所生的蘊處界法無常生滅，是爲世俗諦。

而藏傳佛教外道等人堅持六識論，否定阿賴耶識的存在，雖舉一些佛法人相誑惑他人，但對於由阿賴耶識所生，本就虛妄無實、苦、空、無常、無我，而應滅除對內外六事的虛妄想，也不如實知「外六塵、內六入」，皆同於愚癡凡夫執以爲實，反而否定能出生蘊處界諸法的阿賴耶識，真是顛倒至極。

中觀應成派於否定了阿賴耶識之後，對於經典中的世俗顛倒見及二乘人所證的世俗諦，以及大乘菩薩所證知的勝義諦，就只能胡亂解釋，完全違背經論之聖教。如**多識仁波切**就乾脆將凡夫世人的顛倒見妄說爲是「世俗諦」，扭曲**世尊**對世俗諦的定義。**多識仁波切**如是說：「**世俗諦**」即是智力正常的世人共認的事實。什麼是有？什麼是無？都是憑眼識等五識的無分別現觀識和以五官現識爲依據的心識分辨抉擇所認定的事實爲依據的。如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等，都是不依人們的意識所轉移的獨立存在，而且它們的性質

也不是意識所顯現的夢境似的精神現象，而是極微物質的集合體，是精神現象的對立面。認識客觀物質世界固然離不開人們的主觀認識，但它的存在不依賴主觀認識……」（《破論》頁一〇七）

多識仁波切之說法完全與聖教不符，如龍樹菩薩於《大智度論》卷八九中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佛陀開示之經文云：【佛告須菩提：「於汝意云何，凡夫人爲知是世諦法、是第一義諦不？若知，是凡夫人應是須陀洹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以凡夫人實不知世諦、不知第一義諦、不知道、不知分別道果，云何當有諸果？」】

佛陀此處說得極爲明白，凡夫之人實不知世諦，更不知道如來藏第一義諦，故並無須陀洹果乃至無上正等正覺的果證。若照多識仁波切之說法，則「智力正常的世人」都應該是須陀洹果以上的聖人囉？若多識所說正確，則是否意味著佛陀及龍樹菩薩說錯了呢？請問到底是該聽佛陀及龍樹菩薩的聖教，還是該聽多識等藏傳「佛教」外道於此胡亂解釋經論的說法呢？

藏傳佛教外道諸師不但如凡夫堅執顛倒見，乃至根本不懂三乘佛法，也不知三轉法輪全都依如來藏中道而說，以是彼等說法恆常自相矛盾。譬如號

稱已擔任十四世法王的達賴喇嘛有時說：「早期的佛陀教法是後期教法的根基，而後者強調並宣說與早期教法相應的主題，兩者相輔相成。」¹ 有時又說：「相較於唯識宗，中觀宗肯定《般若經》所說『諸法無自性』是了義。」² 如是前後相違，真叫人不知該聽其前言還是後語。

佛法只有一種，向來皆是已證悟的賢聖依現觀法爾如是的真如本性而說，凡證悟菩薩所說，一向只有法義深淺廣狹的區別，絕不會有說法彼此前後矛盾衝突之處。從上所舉經論即可了知龍樹菩薩之說法皆同於佛陀正教，皆依真如法性而說故。然而藏傳「佛教」外道諸師自家胡謔、亂說一通不算，還將龍樹菩薩拖下水，誣指龍樹所持法義立場乃與唯識不同之中觀見。如達賴喇嘛說：「龍樹及聖提婆，主要根據中觀宗的思想，來講述空性，這是對萬法最究竟的詮釋。接下來兩位是無著及世親，他們的作品著重在戒律及行門，而非理論，就理論來看，他們主要都遵循唯識見。由於大部分西藏人都服膺中觀，我們與龍樹及聖提婆同一陣線，強烈反對無著及世親。」³ 只有未證悟的凡夫才會說有中觀宗與唯識宗之不同，才會說有「空有之爭」；也只有不懂佛法的凡夫及外道，才膽敢如此胡亂切割佛法，以順成己

意。而且龍樹與提婆從來不曾反對無著及世親所說的法義，提婆一生更是專弘無著的如來藏妙義而被六識論者刺殺身亡，達賴竟可以睜眼說瞎話來誣衊龍樹與提婆。

現在再回過頭來說，世尊以真實之理而為眾生說五蘊、六根、六塵、六識等因緣所生法「非真如，是虛妄、是顛倒、是假設，非諦非實、無常無恆、有變有易，都無實性」，多識仁波切卻違反聖言量而強調：『世俗諦』即是智力正常的世人共認的事實。什麼是有？什麼是無？都是憑眼識等五識的無分別現觀識和以五官現識為依據的心識分辨抉擇所認定的事實為依據的。」照多識仁波切自己說的：「如承認這四法印者是佛教，不承認四法印者是外道」（《破論》頁一一八），那顯然多識就是自己書中所批判之「不承認四法印」之外道了，看來多識自己掌嘴了都還不知道痛呢！

多識仁波切又說：「《密宗道次第廣論》首卷以教理二證說明：密宗成就的快速在於色身（報化二身）成就的快速，而色身成就是靠觀想佛身的天瑜伽完成的；顯宗色身是靠三個阿僧祇劫的廣大福德資糧完成的，無上密通過觀佛身、化幻身等方便成就色身，故縮短了修色身的過程，這正是密法的特

點。】（《破論》頁二五八）

讓我們來看看般若經典中是如何說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一：「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色身是五蘊中的色蘊，《密宗道次第廣論》中所說觀想出來的如來「色身」只是內相分六塵影像，能觀想的覺知心則是五蘊中的識蘊，與受、想、行蘊皆是無常生滅之法，竟然一廂情願地錯認為即是如來的莊嚴報身；藏傳佛教外道諸師連基礎的二乘解脫道佛法都弄不清楚——連我見都斷不了，當然更不可能懂得需要證悟如來藏才能悟後起修的佛菩提道了。假藏傳佛教諸師全都是六識論者，否定了真實常住的如來藏，說一切法皆空，則其所謂佛的法身就必定是要由修行、觀想後才能出生的；但是有生之法則必定有滅，如此則藏傳「佛教」諸師所修的「佛果法身」必定也是無常生滅之法了，更不用說是由色、受、想、行、識等五蘊無常生滅之法來觀想所成之「佛的報身」內相分影像，也一定更是屬於一切法空的範圍了。若真的如假藏傳佛教應成派諸師所說「一切法空」，那佛子還有什麼佛法好修的呢？不皆是唐捐其功

了嗎？因此**多識仁波切**所說都是荒唐言。**多識**此段話更是明顯的告知全天下，假藏傳佛教確實是背離經中處處說「色等五蘊無常」之聖教，明顯違反四法印，也等於就是承認並證實**多識仁波切**自己及所有假藏傳佛教諸師確實都是外道。此外，當**多識**極力主張「一切法空」時，卻又認定意法因緣生的意識心是常住法，連這種極簡單、極容易自我檢查出來的前後矛盾，自己還不知道，竟然敢寫文章指責自己所無法親證、而且完全不懂的第八識妙法，只能說是天下最無智的人了。

再者，密宗觀想成佛的邪說，平實導師早就於《狂密與真密》中破斥了；之後藏傳佛教上師提出質難，並誣賴平實導師否定顯教《觀無量壽佛經》所說的觀想法；因此平實導師在《佛教之危機》書中，有詳細開示藏傳「佛教」喇嘛觀想成佛與《觀經》十六觀的法門差異。密宗觀想成佛法門所成就的「佛」，純然只是觀想之覺知心中所出現的內相分影像，根本是虛妄想。此處篇幅有限，祈請諸讀者請閱《佛教之危機》中詳細的辨正，或者請上「成佛之道」網站⁴閱讀。

又多識**仁波切**也服膺《密宗道次第廣論》所說的邪說，因此才舉出宗喀

巴專弘雙身法的這一部邪論來佐證，而宗喀巴在《密宗道次第廣論》中極力鼓吹弘揚雙身法，落入意識的我所之中，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且看宗喀巴的《廣論》中怎麼說：「爲講經等所傳後密灌頂，謂由師長與自十二至二十歲九明等至，〔案：也就是說，這必須由師長與自十二歲至二十歲各種不同年齡之九位明妃，一一與之交合而同入性高潮中而觀樂空不二，說此爲「等至」，而後一一射精於明妃下體中而收集之。〕俱種〔案：具備九個明妃之紅白菩提（也就是上師與明妃混合後之淫液），宗喀巴說這樣乃是具有男女雙方之種子。〕金剛〔案：宗喀巴說此淫液混合液名爲金剛菩提心。〕注弟子口，依彼灌頂。如是第三灌頂前者，與一明〔案：前面一種灌頂乃是與一明妃合受欲界低劣淫樂的歡喜。〕合受妙歡喜；後者隨與九明等至，〔案：灌頂後者則是隨即與九位明妃同入性高潮中受用欲界低劣淫樂之喜。〕即由彼彼所生妙喜，〔案：宗喀巴說這些藏傳佛教上師取得名爲甘露的淫液混合液來爲弟子灌頂。〕……〕⁵ 要求徒弟供養十二歲到二十歲等九位少女，讓喇嘛輪座雜交以後，再收集所有淫液來注入被密灌的徒弟口中，這就是假藏傳佛教的祕密灌頂內涵，這就是假藏傳佛教喇嘛不可告人的底細，因爲不可告人所以稱爲祕密法。他們所弘揚的就是喇嘛教無上瑜伽雙身法，這全然是外道法，

與佛法的修證完全不相干，卻用佛教的修證名相來包裝掩護，欺騙廣大無知的善良人民；並且結合清朝與蒙古政治力量，臣服於清朝而作為清朝的屬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藉此實行「政教合一」用來統治西藏人民。因此藏傳佛教這些手法及理論都違背解脫的正理，完全在三界有為的蘊處界著手與用心，根本連二乘斷我見的智慧都沒有，更何況號稱活「佛」，世間豈有未斷我見之活「佛」？大概只有藏傳佛教喇嘛教這種外道才有這種名不符實的「佛」吧！

第二節 生死流轉與涅槃實相

多識仁波切自言：「佛教和外道的分別標準在佛經中有明確規定，是「四法印」，即「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如承認這四法印者是佛教，不承認四法印者是外道。佛教的一切正邪見分判標準和戒律都是佛祖制定的，其餘諸大弟子和論師都無權制定新的標準和新的戒律。凡有佛教常識的人都懂得這條法定原則。」（《破論》頁一一八）

多識這一段說法，已經全面否定他自己了，可是多識對此是全無所知的。由於多識主張意識是常住法，也主張雙身法的樂空雙運是究竟法；然而，

雙身法只是意識的我所境界，都還不是意識自身；而意識也是生滅法，當意識存在之時已經落入行陰中了！當**多識仁波切**的意識住在雙身法的樂空雙運境界中，那時仍然是落入身行、口行、意行之中，仍然違背諸行無常的法印。可是**多識**對自己落入諸行無常之中而自認為是究竟常樂的過失與無智，是全然無所警覺的，由此可見**多識**是多麼無智。

若依《解深密經》、《般若經》等大乘經典來說，**多識**此處說法亦非是究竟了義說，因為佛陀一向雖皆恆處中道而說法，然而大多數聽聞大乘法之二乘人，對微妙甚深之大乘法心無愛樂，未得勝解而無有成就大乘法之念心所，故由彼等所結集之《阿含經》中自然亦多只見解脫道之闡述，其中對於大乘法的闡述卻只剩下一些名相，沒有實際內涵說明，這就是因為二乘人無法勝解實證大乘法，故無法成就對大乘法義之念心所。儘管如此，於《阿含經》中，二乘人無論是三法印（將諸行無常與諸行苦合為一法印）或四法印皆僅能說到世俗諦而已，因為二乘解脫道之修證本是依於世間有漏之蘊處界法之無常生滅，而建立「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無我」等法印；又依此因緣所生之蘊處界法完全滅除後，僅餘第八識如來藏獨存之境界而建立「涅槃寂

靜」法印；故其修行重點唯在世俗蘊處界生滅法的能斷，不在如來藏涅槃本際之親證，其對涅槃本際內涵全無了知，從來不曾涉及法界的實相，與第一義諦專對法界實相而作修證完全不同，故稱世俗諦。而無論三法印或四法印，皆是依諸法實相之本際法、如來藏、第八識能生世間萬法之勝義諦而建立。如龍樹菩薩於《大智度論》卷三二中言：「如」者如「本」，無能敗壞，以是故佛說三法爲法印，所謂一切有爲法無常印、一切法無我印、涅槃寂滅印。」

可是尙未迴心大乘之阿羅漢，雖深信有如來藏之本際不滅，而知入涅槃後不墮於斷滅，因而肯滅盡自身蘊處界一切法而入無餘涅槃，然而不證真心如來藏故，因此仍無般若智慧現觀，不能了知自身之如來藏何在，也不瞭解實相心阿賴耶識的一切功德體性。而大乘法之真見道者，明心初悟之後即具有般若智慧的總相智，不但能證知及體驗自身如來藏之體性相用，亦可輕易於《阿含經》中得見大乘如來藏法隱藏於其中。凡夫眾生則普皆具有無始無明與一念無明，無足夠智慧瞭解世間的真實理，其心顛倒而不自知，對此佛陀於《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一七有更明確的教示：「諸有情類於長夜中，其心常行四種顛倒，謂常想倒——心倒、見倒，若樂想倒——心倒、見倒，若我

想倒——心倒、見倒，若淨想倒——心倒、見倒。我爲如是諸有情故，應趣無上正等菩提，修諸菩薩摩訶薩行，證得無上正等覺時，爲諸有情說無倒法，謂說：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唯有涅槃微妙寂靜——具足種種常、樂、我、淨，真實功德。」

由此段經文，可清楚明瞭世尊所說的是：蘊處界等因緣所生之有爲法是有生有滅的，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的，而眾生心倒與見倒，所以都將無常、非真實樂、非真實我、不清淨的意識認爲常、樂、我、淨，多識仁波切正與四倒眾生完全一樣落入意識心中，並且在文字上說爲常、樂、我、淨的心。經文中雖說眾生全都不離四倒，但另一方面，卻說有一非因緣所生、非安立的無爲法，顯然是在隱說如來藏本自具足種種常、樂、我、淨以及無量真實功德；這種法義，佛陀於《大般涅槃經》中有更詳盡的說明。凡此無非就是在闡明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如來藏，而般若部經典中處處提及「眞如」及「諸法實相」，亦同此義。但諸眾生在無明深坑的長夜中頭出頭沒，長時生死流轉，就是因爲其心常行四種顛倒邪見的緣故，因此佛世尊於因地時，即起於大悲而爲諸有情眾生廣修菩薩摩訶薩行，最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爲

諸有情眾生宣說真實的無倒法，正確宣說「常、樂、我、淨」及「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成就中道義；由此宣說的「常、樂、我、淨」及「無常、苦、空、無我」之義而觀，可知無論是初轉法輪的阿含諸經，或是二轉法輪的《般若經》，抑或三轉法輪之唯識經典，皆同作是說，皆是不離中道而說，只是如《解深密經》所說，有隱說、顯說之差異爾。

然教證理證雖清楚若此，藏傳「佛教」外道諸師卻總是歪曲事實、扭曲經文，作不實之說，如達賴喇嘛說：「相較於唯識宗，中觀宗肯定《般若經》所說「諸法無自性」是了義。中觀宗並沒有區分主體與客體——心與境——的存在。《十萬頌般若經》中也詳述這種說法，就勝義諦而言，一切現象都不存在。因此，對中觀宗來說，《般若經》仍然是假名安立，只有諸法空才是了義。」⁶

假藏傳佛教外道諸師總是攀緣龍樹菩薩為中觀派之宗主，說龍樹菩薩支持「諸法空、諸法無自性」爲了義，但其實都是誣謗顛倒之說。龍樹菩薩所造之論，無不是依於世尊《般若經》之真實義而說，更於文中訶責諸如藏傳佛教外道主張之惡取空邪見。如《大智度論》卷三二中云：「如《般若波羅蜜經》中，了了說諸法實相，有人著常顛倒故，捨常見、不著無常相是

名法印，非謂捨常、著無常者以爲法印；我乃至寂滅亦如是。般若波羅蜜中，破著無常等見，非謂破不受不著。得是諸法「如」已，則入「法性」中，滅諸觀、不生異信，性自爾故。」

龍樹菩薩於論文中清楚的說明：《般若波羅蜜經》中不了了分明的解說本性自在、法爾如是之諸法實相——眞如法性，因爲有人執著「常顛倒」的緣故，所以說「捨去常見、不執著無常相」爲法印；並不是說「捨去常、執著無常」而可稱爲法印。接著又說：《般若波羅蜜經》是在破「執著無常」等見解，並不是在破「不受不著」。當證得諸法之根本「眞如」以後，即能體驗並安住於其「法性」中，滅去本自無常的諸覺觀法，不會出生不同之信解，因爲「眞如本性」是法爾如是的緣故。

藏傳假佛教古今諸師因爲無法實證本就「不生、不滅、不來、不去、非有、非無」的「眞如法性」，不知「眞如法性」本來就是無我性，怕自己落入「有、常」等法中，故堅執「無常法」爲實，因此無法斷除我見、我所見，反墮意識心中，所以才會弄出一大堆索隱行怪之外道世間法來混充爲佛法；又因爲大多數人不解經論眞實義理，才會被假藏傳佛教邪說隨意唬弄。龍樹菩薩處中道而

說法，明明就是在訶責藏傳佛教等輩執著一切法空的「惡取空」之人，達賴卻強行曲解說 龍樹菩薩支持「一切法空」爲了義法，故說達賴真是不信因果、毀謗佛法勝義僧三寶的愚癡外道，自造長劫地獄三塗惡業而仍洋洋自得。

而且二乘解脫道本來就是 佛陀爲眾生去黏解縛而說，因爲絕大多數之眾生皆貪著誤計爲常、樂的五陰——特別是指意識——以及身口意行，不肯放捨而不得出離，故爲眾生說「諸行無常」、「有爲法無常」之法爲諦，如 龍樹菩薩又於《大智度論》卷三一中如是說：【如般若波羅蜜中說：常觀不實、無常觀亦不實；苦觀不實、樂觀亦不實。而佛說常、樂爲倒，無常、苦爲諦。以眾生多著常、樂，不著無常、苦，是故以無常、苦諦破是常、樂倒，以是故說無常、苦爲諦。若眾生著無常、苦者，說無常、苦亦空。】

由多識等假藏傳佛教外道之書中，即可知其不但破斥三法印之根本——眞如實相，將三法印、四法印所依之如來藏完全否定，而且完全背離三法印、四法印，所以多識仁波切雖然口說：「如承認這四法印者是佛教，不承認四法印者是外道。」但其實皆是徒託空言、毫無實義、自欺欺人之說，因爲多識所支持的假藏傳佛教外道之見、修、行、果正是完全違背三法印、四法印

的，於下文中亦將舉經論爲證。

第三節 諸行無常、苦法印

第一目 諸行無常、苦法印之正理

諸「行」即指五蘊中的行蘊，包含身行、口行及意行。身行，包括行住坐臥乃至三禪中色身毫無動搖，仍屬身的行蘊，因仍有呼吸、脈搏、新陳代謝等存在。

口行蘊則包含語言、文字、思慮等表義名言；甚至無語言思慮時，以對外境六塵了了分明之覺觀，仍屬顯境名言，故亦屬於口行所攝。甚至於四空定中之非想非非想定，因仍有意識心的極微細了知存在，仍屬於顯境名言所攝境界，亦屬口行蘊。⁷

意行蘊之粗者如緣於五塵、貪瞋之意識（如假藏傳佛教雙身修法，覺知心因成就第四喜大樂而起貪愛，希望永住此大樂之中，此乃欲界低劣粗糙的貪瞋覺受境界，是極粗的意行蘊）；細者則如欲界定緣於六塵覺觀之意識，或如初禪緣於四塵

覺觀之意識，乃至無想定、滅盡定中已無意識，但仍有意根存在之意行。

因此，只要尚有六識及意根的存在，即是意行境界；只要還有呼吸、心跳，即是不外於身行境界；只要還有覺觀，即是不離口行境界。只有入無餘涅槃、出離三界生死，方能說已滅除所有的身行、口行、意行。例如《大般涅槃經》卷二五：「涅槃即是常樂我淨，涅槃雖樂，非是受樂，乃是上妙寂滅之樂。」世尊很明白的開示：雖說涅槃是常樂我淨，但並非凡夫眾生所想像的有意識存在的受樂境界，更不是假藏傳佛教樂空雙運所說的領受淫樂的觸覺之樂，而是如來藏自住、遠離意識等見聞覺知六塵叢鬧境界的寂滅之樂——全無六塵的究竟寂滅不生不死之樂，如前已說明過四種涅槃皆依如來藏而建立故。

第二目 藏傳「佛教」外道法背離諸行無常、苦法印

多識仁波切又如如是說：「又，小乘佛教諸論師認為，證無餘涅槃，如油盡燈滅，意識和根身同時斷滅；但大乘諸論師認為，「無餘」是煩惱障及業力異熟身了斷無餘，但淨識不滅，否則，涅槃之樂的感受就不存在了。如果

這個理論能夠成立，又有一個純意識的事例了。」（《破論》頁一九九）

由**多識仁波切**這種說法即可現見：藏傳佛教外道別說皆無般若智慧，甚至連二乘解脫道也完全不懂，根本無法分辨經論文字所要表達之真實義，只會胡亂引用不懂佛法之論師或外道之言來朋比己意，於此，**多識仁波切**又再次如法炮製，恣意切割佛法。首先，既然**多識**與藏傳佛教外道諸師只承認有六識，則四阿含諸經中所說意識和根身同時斷滅之二乘無餘涅槃，就一法也無，真的成為斷滅法了，可見藏傳佛教外道確實是「斷滅論」者。然後恐怕別人責備他們是斷見外道，自己也怕滅掉意識以後會成為斷滅空，於是又返身執取因緣生的意識覺知心，說是常住法，又成為常見外道；並且更進一步落入意識的我所中——落入意識與身識在欲界中的淫觸中，只能說密宗是全然不懂三乘菩提的外道。

再者，大乘法中之淨識若如**多識仁波切**所說是意識的話，則大小乘法就相互矛盾了，則**多識**違反前面所舉達賴喇嘛所說「早期的佛陀教法是後期教法的根基，而後者強調並宣說與早期教法相應的主題，兩者相輔相成」⁸之語，藏傳佛教學人到底是該信**多識**之言，還是達賴之語？而且，若有意識存

在而感受涅槃之樂，則顯然是執著能了別樂受之意識爲常住我，希望覺知心自己能常時受樂，不但是佛陀所訶責之凡夫外道，而且還是欲界中最貪淫欲的貪行者；這欲貪顯示密宗不僅處處違背「諸行無常苦」、「諸法無我」及「涅槃寂靜」等法印，而且是「外道五現見涅槃」（詳見《長阿含經》卷一四〈梵動經〉）之中最粗淺之欲界常見外道境界，這更具體顯示藏傳佛教外道絕非是佛教了。**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外道否定第八識阿賴耶識，認爲阿賴耶識乃是「虛構」的，因此認爲淨識乃是第六意識；當**多識**讀到四阿含經文中說入涅槃時是要滅盡十八界的，意識當然要同時滅除的；但**多識**是六識論者，不承認有第八識常住，於是此時又怕涅槃境界會落入斷滅之中，就隨同宗喀巴與達賴一般，同樣認定覺知心意識住在第四喜的大樂之中就是涅槃，因此**多識仁波切**在這裡恐懼地說：「否則，涅槃之樂的感受就不存在了。」仍然落入五陰覺受之中，不曾外於色陰、識陰、受陰與行陰，當然其中也有想陰，於是成爲具足五陰我見的凡夫外道。

其實藏傳佛教外道法中，無不處處強調要追求識陰、行陰覺受的雙身法大樂，如達賴說：「如何產生大樂的經驗？當明點在你體內溶化時，會在中

脈產生一種奇特的覺受，這會使你在生理上產生大樂的強烈經驗，把你的心帶向一個微細境界，充滿心理的喜悦。」⁹但是如達賴等藏傳佛教外道諸師不斷強調要追求雙身法大樂之人，則正是世尊所訶責之愚癡顛倒的凡夫外道。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六八，佛陀云：「天王！云何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受念住？謂此菩薩作是思惟：「諸受皆苦！有情顛倒，妄起樂想；異生愚癡，謂苦爲樂；聖者但說一切皆苦。爲斷滅苦，應修精進，亦當勸餘勤修此法。」作是觀已，恒住受念，不隨受行，修行斷受，亦令他學。」

龍樹菩薩亦於《大智度論》卷三一如是說：「如是等苦性而不可得，何況樂性虛妄而可得？」眾生正因爲顛倒見，貪著蘊處界法爲真實有而無法棄捨，故無法安處寂靜涅槃，而不斷於三界六道中輪轉生死。假藏傳佛教外道諸師雖高唱「緣起性空、一切法空」，其修法卻自反其說、心口不一，不斷要信徒們在虛妄的蘊處界上執著，由此可知這些自稱懂得最高佛法，又說般若中觀爲最了義的藏傳「佛教」外道諸師，總是處處違反《般若經》及龍樹菩薩之開示，也總是處處言行不一。

另外，佛陀既然施設出家解脫道之法，並依「法爾如是」之理而施設「不淫戒」，當然是清楚顯示：若要解脫，必定要遠離男女欲的貪著，此亦是屬於無常虛妄之法，並會讓人沈淪、不得出離欲界，豈況能夠出離三界生死；並說明欲界之上尚有遠離男女欲及飲食、睡眠之色界、無色界等貪著要除。但修至上二界具足四禪八定後，卻未必能解脫，還需要滅盡我見、我執後，方能成為不受後有之阿羅漢。此乃法界之正理、定律，並非佛陀任意施設或可任意更動者，故初轉至三轉法輪之經典莫不再三提醒：唯有**邪見外道、天魔波旬及惡知識**，才會誑言「恣情五欲必定可得解脫」，由此證明藏傳「佛教」外道古今法義全都是在誤導學佛人。藏傳「佛教」縱情五欲的說法，佛世尊老早在經中就已破斥，例如：

《百喻經》卷四：「昔有一小兒，陸地遊戲，得一大龜，意欲殺之，不知方便而問人言云：『何得殺？』有人語言：『汝但擲置水中，即時可殺。』爾時小兒信其語故，即擲水中，龜得水已即便走去。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欲守護六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而問人言：『作何因緣而得解脫？』邪見外道、天魔波旬及惡知識而語之言：『汝但極意六塵、恣情五欲，如我語者必

得解脫。」如是愚人，不諦思惟，便用其語；身壞命終，墮三惡道，如彼小兒擲龜水中。」藏傳「佛教」中的多識仁波切等一類人，不正是這類愚癡小兒嗎？當知捨壽後難免「墮三惡道」。

《出曜經》卷二九：「人隨愛意，不自禁制，漸從欲界乃至三有，流轉五趣，不離四生。所以論比丘勝彼此者，彼者六塵，此者六情；比丘能滅彼此者，如蛇脫故皮。」

《楞嚴經》卷六云：「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墮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貪婬，爲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

如上略舉之三段經文，即可證明，藏傳「佛教」外道正是千年來不斷想引導眾生步入歧途者，不斷強調男女兩性雙修如何達到最強烈淫慾境界以享受大樂，認爲如此可得到解脫，是完全違反佛陀及龍樹菩薩之聖教。如達賴喇嘛於《藏傳佛教世界》一書中說：「密宗系統有四部。不過，只有無上瑜

伽能完全展示密續的深廣與獨特，因此我們應該視其他三部為邁向無上瑜伽的進階。雖然四部密續都是利用慾望來導引行者入道，但使用的欲望層次卻不相同。在第一部「事續」中，入道的欲念僅僅是對具有吸引力的異性凝視而已，其他三部——行部、瑜伽部和無上瑜伽部——的入道意念則分別是對此異性微笑，進而想牽手、觸摸，乃至最後想望性的結合。」¹⁰

可見假藏傳佛教確實是以世間男女淫樂為最高目標，可說是天魔波旬之代言人；另外無論是觀想、持咒、灌頂、脈氣等修法，完全在虛妄、無常、有漏之身口意行上用心，完全與佛法之「諸行無常、苦」法印相背離，可見藏傳佛教外道正是「口裡承認四法印，所行卻完全背離四法印的外道」。若真心思想修學佛法，則應速速遠離藏傳佛教外道，切勿自誤前程。

第四節 諸法無我法印與我見

第一目 諸法無我法印與斷我見之正理

眾生淪墮三塗、流轉生死最重要的根本即是我見，即執著五受陰為我，因而廣造作身口意業，於五陰壞滅之時，無法安住於第八識如來藏獨存之境

界，故生起中陰身再次受生，或因造極重罪業，不生中陰而直入地獄。同樣地，解脫道之修證亦是要以斷除我見為基礎，如初果須陀洹即是已斷除了身見、疑見、戒禁取見等三縛結；身見即是我見、薩迦耶見，以五陰身為我故。

如《雜阿含經》卷三（六二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謂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愚癡無聞凡夫無慧無明，於五受陰生我見繫著，使心繫著而生貪欲。比丘！多聞聖弟子有慧有明，於此五受陰不為見我繫著，使心結縛而起貪欲。』」

我見中最難斷除的即是六識身，如《雜阿含經》卷五第一〇九經：「云何見識即是我？謂六識身：眼識，耳、鼻、舌、身、意識身。於此六識身，一一見是我，是名識即是我。」

前已舉證世尊於諸經中不斷開示「諸所有意識，彼一切皆意、法因緣生」，因為意識正是攝屬於五陰中之識陰，「執著意識心為我」正是生死輪轉之根本。眾生長劫以來由於無明覆障，尤其是以意識心的各種變相為我，故不得解脫；應瞭解世間真諦，即色、受、想、行、識等五陰皆是無常、苦、空、無我，不應愛樂、攝受、保持，甚至應當斷除對能覺觀之意識的自我貪愛。

如《雜阿含經》卷一一第二八二經：「意、法緣，生意識，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速滅，聖弟子如是如實知。意、法緣，生意識，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盡滅，是則寂滅，是則勝妙，所謂爲捨；得彼捨已，離厭、不厭。譬如力士斷多羅樹頭，如是意、法緣，生意識，生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不可意；生已盡滅，所謂爲捨；得彼捨已，離厭、不厭。阿難！是爲賢聖法、律，爲聖弟子修諸根。」

《雜阿含經》卷三第六八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常當修習方便禪思，內寂其心，如實觀察。云何如實觀察？如實知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識，此識集、此識滅。……云何色滅？受、想、行、識滅？緣眼乃至色，眼識生；三事和合生觸，觸滅則受滅，乃至純大苦聚滅。如是耳、鼻、舌、身、意，緣意及法，意識生；三事和合生觸，觸滅則受滅、愛滅，乃至純大苦聚滅。是名色滅，受、想、行、識滅。』」

《中阿含經》卷五六第二〇五經：「阿難！如是比丘若有所覺，或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彼觀此覺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減、觀斷、觀捨。彼如是觀此覺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減、觀斷、觀捨已，便不受此世。」

不受此世已，便不恐怖。因不恐怖已，便般涅槃：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由上述所舉之聖教經文，可清楚了知意識是藉意根、法塵相觸為緣而生之法，生已速滅；當如實照見因緣所生之意識虛妄不實，因此三界中根本沒有「純意識」的事例，因為意識存在時，必定要有意根、法塵作俱有依才能生起及存在，不能獨自存在，所以三界中根本沒有**多識仁波切**所說的「純意識」；而且世尊也說一切意識都是由本識藉意根與法塵為因緣而出生的，由此證明意識乃是緣生法，乃是無常性、緣生性的；**多識**竟然還要狡辯有「純意識」可以獨存不滅，可見**多識仁波切**的我見極為深厚，此世根本沒有證初果的可能；既不能證初果，就是還沒有證得聲聞果，依密宗道次第的說法而言，多識是沒有資格學密的。唯有從來不於六塵起覺觀之如來藏本識，是【無煩無熱、恒、不變易法】（《中阿含經》卷五四），才可能常住與獨住無侶，這也是正覺同修會中目前四百餘人都已經實證，並且也都同樣如此現觀的，所以如來藏阿賴耶識不是**多識**所說的「虛構的」；反而是**多識**自己所說的常住不壞而可以獨自存在的「純意識」，才是「虛構的」，

因爲三界中根本沒有哪一種意識是可以獨住而不間斷的，所以多識的說法正是賊人大喊屋主是賊。自命爲學佛人而作賊，不思自省，反而捏造莫須有「純意識」來誣指屋主是賊，是爲世間大賊。眞學佛的人必須求證第八識心，於斷除三界貪愛等法修行滿足時，則能無有恐怖，安處於如來藏獨存之涅槃境界；眞學羅漢法的人仍必須信有第八識心，則五陰等法不再出生，心中無斷滅空的恐怖，是爲無餘涅槃境界。所以前舉多識仁波切於《破論》中說：「如果這個理論能夠成立，又有一個『純意識』的事例了。」就可以證明多識仁波切是多麼無智慧，而這種喇嘛、活佛、仁波切在藏傳佛教中卻比比皆是，何以故？藏傳佛教本身的法義就是外道本質故，所宗皆屬六識論邪見，違背聖教、正理故，亦違背法界事實故，而其所修之法確實與佛法的實證全然無關。此六識論邪見不除，解脫永遠無期，尙不能斷我見取證聲聞初果，遑論取證第八識而轉成無垢識得以成佛。何以故？謂世間從無不能證得無垢識的佛。

不僅 佛陀如是開示，龍樹菩薩亦同作是說：修行人透過煖、頂、忍、世第一法等四加行，如實觀見能取之六識與所取之六塵皆虛妄不實後，斷除

我見等三縛結，是爲初果；煩惱漸薄，是爲二果；斷除五下分結，是爲三果；斷五上分結，是爲四果成阿羅漢。當入無餘涅槃之時，則是要滅盡五受陰而不復相續的。如《大智度論》卷二三：「行者於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正智慧觀，遠諸煩惱，是名離想；得無漏道，斷諸結使，是名斷想；入涅槃時，滅五受眾，不復相續，是名盡想。斷想，有餘涅槃；盡想，無餘涅槃。」

另外再舉大阿羅漢舍利弗之語爲證：《中阿含經》卷七〈舍利子相應品象跡喻經第十〉中，舍利子如是云：「諸賢！世尊說五盛陰從因緣生，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諸賢！若內耳、鼻、舌、身、意處壞者，外法便不爲光明所照，則無有念，意識不得生。諸賢！若內意處不壞者，外法便爲光明所照而便有念，意識得生。諸賢！內意處及法，意識知外色法，是屬色陰；若有覺，是覺陰；若有想，是想陰；若有思，是思陰；若有識，是識陰，如是觀陰合會。」

對於意識心之無常生滅，彌勒菩薩有更詳盡的說明，當有根破壞、境不現前等八種因緣時，六識心是無法出生的。而且在無心睡眠位、無心悶絕位、

無想定位、無想生位、滅盡定位及無餘依涅槃界位等六種情況，六識心是不現前的。這些都是諸佛菩薩親證之現量境，是至教量、亦是法界的真實理。如《瑜伽師地論》卷一三：「生不生建立者，八因緣故，其心或生，或復不生，謂：根破壞故、境不現前故、闕作意故、未得故、相違故、已斷故、已滅故、已生故，心不得生；由此相違諸因緣故，心乃得生。此中若具生因緣故，心便得生，名有心地；若遇不生心因緣故，心則不生，名無心地。」

分位建立者，謂除六位，當知所餘名有心地。何等爲六？謂無心睡眠位、無心悶絕位、無想定位、無想生位、滅盡定位及無餘依涅槃界位；如是六位，名無心地。」

從這一段根本論的論文中，就已經說明很清楚，當來下生彌勒尊佛說「無餘依涅槃界」乃是無心地（無意識心的「境界」，「地」即是「境界」），也就表示無意識心時仍非斷滅境界；因此「無餘依涅槃界」既然不是斷滅，那還剩下什麼？這是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師，譬如印順、達賴、多識仁波切……等人都無法回答的。因爲無餘涅槃界中還有如來藏，乃是第八識阿賴耶識心體獨自安住的「無境界」之境界，名爲「無心地」，即是無意識心

而非斷滅空的「境界」。這已顯示第八識不是多識仁波切所說的「虛構的」妄想，而是法界中的實相，是唯有菩薩摩訶薩才能實證的，而正覺同修會中目前已有四百多人實證了。

第二目 藏傳「佛教」外道法背離諸法無我法印

由上述經論所示，可知包括色法乃至意識心等五蘊法，皆是無常、生滅、無我之法，於因緣不具足時，即無法出生，於無餘涅槃時皆已滅盡。此中最難斷除的，正是以能了知六塵相乃至定境法塵之意識心的自我執著，祂是一切凡夫所無法斷除、亦不願斷除的，深怕「我」滅失不見故，恐懼失去「我」故，不能現觀無我法而不能證得聲聞初果。強力主張六識論之藏傳佛教外道正是此中最具代表性的，始自其所謂之「觀行」終至「無上瑜伽」，甚至是虛妄想像的中陰種種修法，無不是由執著意識心爲我之我見而生之妄想，完全與解脫道的無我法觀行無關，當然就完全背離佛法之「諸法無我」印。

如達賴說：「沒有先前的心續，就不可能了知。因此，沒有先前的意識，就沒有後來的意識。以此方法，可說沒有第一識。同樣地，也沒有心續

的止息。」^{1 1}「我的心意識其本質是光明而且了了分明的，為什麼它的本質如此？沒什麼理由，它本來如此。」^{1 2}「任何一個片刻的心意識都需要有上一刻意識的因。因為如此，我們認為心意識是無限而且無始的。此一立場似乎比較少矛盾。」^{1 3}由達賴諸書中所說，以及上面列舉的三段文字，即可知達賴其實和世間凡夫完全沒兩樣，同樣堅執「意識我是不生滅的，是從無始以來就存在的，也沒有止息的」，落入常見外道的邪見中。更明確知道：假藏傳佛教諸師完全是背離諸佛菩薩之聖教：「意識是因緣所生，亦是可滅盡的。」乃具足邪見的常見外道。依假藏傳佛教理論修學，完全無法斷除我見；信受其說法，則將永遠不得解脫，反而會造下毀謗三寶之重罪，則將長劫輪轉於三惡道中。而且達賴喇嘛還說「此一立場似乎比較少矛盾」，這裡倒要請問假藏傳佛教喇嘛與六識論的支持者，「比較少矛盾」是有矛盾？還是沒有矛盾？但是佛法中有三乘菩提，這三乘法義從來都不曾有矛盾；只是達賴同於一般眾生產生錯解，並自己承認以六識論的說法來解釋佛法時會有矛盾，因此藏傳「佛教」當代最高法王講出這樣沒有智慧的話，可想而知其他藏傳佛教的喇嘛、活佛、上師、仁波切、格西……等，下至多識仁波切

等人又是怎麼樣的情形，自然是等而下之了！還敢號稱假藏傳佛教為最究竟的「金剛乘」，其實達賴、多識……等假藏傳佛教乃是外道本質的喇嘛教，非佛教也。

多識仁波切有的時候也自相矛盾地承認意識乃是因緣所生法，而於其書中表面上好像不敢違背經典，而說意識等六識要依於五根、五塵而生，譬如說：「實際上，心非獨立存在，「心因境生」，心的存在依靠內色五根和外色五境的存在和作用的觀點，才是經部、毗婆沙、中觀家的共同觀點。」（《破論》頁三九）

【如無色，眼睛便看不到色。實際上是無色眼識不生；無聲耳識不生。」（《破論》頁一九四）【色和識都是有為法，凡是有為法都是無常法，只有剎那住，哪有常住？】（《破論》頁一九一）

【如《俱舍論》引契經說：「識二緣生，其二者何？謂眼及色。」「以識起時，必有境故，謂必有境，識乃得生，無則不生，其理決定。」「根境相助，共生識等。」「識從二因緣生，所謂眼（根）、色、乃至意法，名十二入。」】（《破論》頁一九四、一九五）

藏傳「佛教」等喇嘛如多識等，他們爲了要讓眾生知道他們是「佛教」，因此爲了吸收信徒時也不敢太違背聖教，因爲這是聖教上明文所說，故表面也不敢相違。多識雖如是說，但其實這些都是多識掩飾欺人的不實之詞，只是想要先拉人進入密宗而說的表面話語；因爲所有假藏傳佛教之法皆是依於意識而建立，皆是主張意識常住不壞的邪見，乃是否定八識論而建立六識論的觀點；所有藏傳「佛教」喇嘛們都和達賴一樣，都認爲「意識由前面之意識所引生，意識可獨立存在，意識是可由過去世來至現在世，亦可由現在世去至未來世而成爲根本識」。故多識於其書中亦如達賴一樣處處充斥著這一類意識常見，茲略舉如下：

【凡講輪迴的都講意識的轉世，意識受無明和行業的薰染入世投胎，與父母的因緣相合變爲胎中的新的生命。……意識與色（物質）屬異類，意識不能生色體，色體也不能生意識，父母的精血屬物質色，故是胎兒的色體的成因，不可能是胎兒意識的前因。同類相生故，意識的前因應是意識，故可以斷定：胎兒的意識的前因是前世的意識的續流。這便是意識轉世說的理論根據。】（《破論》頁一一三）

「佛家認為生命是連續不斷的流，和現世的意識一樣前後相連，不能中斷。從今天的意識生自昨天的意識，就可以得知今世的意識生自前世的意識。既然有前世的意識，也就有後世的意識，因為今世就是前世的後世。認識這個問題對佛教來說非常重要。」¹⁴

多識仁波切於上舉文中大大方方、毫無遮掩的招認藏傳佛教——喇嘛教六識論常見外道之見解。由多識這二段話，即可明顯知道多識之意為：「意識是自類相生的、相續不斷的，可貫通三世，可由此世去至未來世。」事實上，在佛陀正教中，從不曾有過「意識可去至未來世」之說法，因為這是違背法界真理故。若照藏傳佛教之邪說「意識可去至未來世」，且「心意識其本質是光明而且了了分明的，本來如此的」，則任何有情於入胎之後，皆應當仍有前世意識住胎存在，且是了了分明的；所以住胎時，不但應該知道所有過去生之事，且在胎中應該了了知道住於母胎中及發育的所有狀況；不論是號稱法王之達賴或少聞寡慧的多識，都應該同樣一出世即可說話，並且不需其他人之教導，即可延續過去生所學、所知之事。可是事實上，世間除了少數且極難值遇之已成就意生身，而能正知入胎、住胎、出胎之三地滿心

以上大菩薩，方有此等隔陰無昧的功德外，包括主張意識可以入胎、住胎、出胎的達賴與多識在內之絕大多數有情，都是無法做到的。這已證明意識是無法住胎而來到這一世的，證明意識的存在永遠都是只有一世。

且意生身之成就，仍是要於七住位見道、證悟如來藏具般若中道總相智之後，於三賢位努力修學相見道之別相智，並努力淨除根本煩惱、隨煩惱之現行及種子隨眠，永伏性障如阿羅漢，並發起菩薩十無盡願，方能進入初地修學道種智；如是具初地無生法忍之後，進到三地滿心位時，方能逐漸成就意生身而遠離胎昧。相較於此，諸如達賴、多識等所有藏傳佛教外道諸師，既然一向皆執著虛妄意識爲我，當然是我見未斷之凡夫；而彼等既然一向都否定如來藏，當然不可能證得般若總相智，更不可能瞭解意識無法去至未來世之道理，只能不斷執著意識我見不肯放捨，永遠流轉生死。多識仁波切又言：「無論是佛身還是眾生身都是色身，無論是佛的意識還是眾生的意識都是識。色和識都是有爲法，凡是有爲法都是無常法，只有剎那住，哪有常住？《楞伽經》一切佛語心品云：「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告大慧，諸識有兩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諸識有兩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兩種

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兩種滅，流注滅，及相滅。」

這裡說得非常清楚：第一，諸識是有生住滅的有爲法；第二，諸識並非色等所生，是「識相生」；前後之剎那識，相續不斷，如水流注，故又是「流注生」。說阿賴耶識者，莫不以《楞伽》爲宗經。而《楞伽》明確指出，識有生住滅、非常法。」（《破論》頁一九一—一九二）

多識在此想要修飾藏傳「佛教」常見之謬見，而強辯說「意識是無常法，沒有常住，只是剎那住」，想要以此掩天下人之耳目，卻沒有智慧了知這個說法已經與自己前面所說的意識常住不壞的講法互相矛盾了。其實無論意識是常住抑或剎那住，重要的是，眾生正是因爲有深執意識爲真實我的我見、我執，所以才會不斷在三界輪轉不息，永遠無法滅除生死痛苦；佛陀依法界正理開示眾生意識是生滅無常、無我法，當深入觀察意識虛妄，才能證得解脫自在之涅槃法。多識完全不懂這個正理，然後又在其後之文中作手腳，將世尊所說「由於有根本識——如來藏之存在，八識識種『流注』及所顯現之『相（音：向）』有生、住、滅等法相」之開示，攀緣曲解爲「識自身會相（音：香）生」。由多識這種欲蓋彌彰之作法，再次印證藏傳「佛教」外道諸師是

完全不信受佛寶、法寶的，也完全違反四依法，只是用盡各種手段來歪曲事實，自欺欺人。且由多識之辯解，很清楚的知道他根本無法放下對意識的執著，正是完全違反「諸法無我」法印之外道。關於《楞伽經》中佛陀對大慧菩薩開示「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的正理，平實導師已於《楞伽經詳解》¹⁵ 中有詳細的開示，本書限於篇幅的關係不再列舉，請讀者至各大書局或網路書局請購拜讀。

多識又於其書中「明反宗喀巴，暗反佛陀！」一節中說：「（蕭平實）又說：『宗喀巴一心要證意識心可以外於身根而獨存的歪理，作如是邪說也。』」禪宗說：「出口就錯。」我看這正應了這個不懂裝懂的老無知。（編案：網路版用詞是「老雜毛」。）¹⁶

「意識心可以外於身根而獨存」之說若是歪理，那整個兒佛說都是歪理了。一、佛教無論大乘小乘，無不承認三界六道眾生之說。「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也。何謂「無色界」呢？因該處的眾生無色身，只有純粹的意識，以意識的強弱分爲四界：即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難道三界之說也是歪理嗎？

二、佛教各宗都承認：有色根的眾生今生的肉體死亡，意識離體而去，來世尚未投胎，中間有個中陰階段，此中陰意識既失去舊色體又未取得新色體，也是純意識狀態。難道這中陰也有所依的色身嗎？

三、佛教和各個宗教以及各民族民間都有各種神鬼之說，這神鬼但有靈感，無形無色，這未必純屬虛構。佛教稱神鬼是無色眾生。既然無色，也就是純意識。」（《破論》頁一九八）

在此，又再一次見到**多識仁波切**所慣用之移花接木不實手法，我們先看一下**平實導師**之原文：【**宗喀巴**一心想要證成「意識心可以外於身根而獨存」之歪理，故作如是邪說也。意識心在人間、乃至色界諸天，皆不可能外於身根而獨存，必須依附於有根身，方能現行運作；在無色界天，則必須依於四空定之定力及阿賴耶識所持之意根與命根，方能現行存在。**宗喀巴**所說「外於身根意根而能獨自受於苦樂」之說，非正理也。」¹⁷

平實導師明明清楚說明「意識心在人間、乃至色界諸天，皆不可能外於身根而獨存，必須依附於有根身，方能現行運作」，**多識仁波切**卻用不誠實的手法欲讓人誤以為**平實導師**未談及此前提。而且即使是在無色界天，也

不是如多識仁波切所說「只有純粹的意識」，平實導師也已說明無色界天人「必須依於四空定之定力及阿賴耶識所持之意根與命根，方能現行存在」，這當然也不是藏傳佛教外道所知之理。而多識仁波切竟然用這種掐頭去尾的手法來誣責平實導師，這是古今藏傳佛教喇嘛們的一貫伎倆，這裡又多一證據顯示多識仁波切等不誠實的面目。

另外，稍有佛法概念者亦不會如多識仁波切如此信口開河，說「中陰」及「神鬼」皆是「純意識」狀態，因神鬼屬欲界六道眾生之一，當然也有色身，不是純意識狀態。應往生無色界之有情眾生死後則無中陰（又稱中有）故。如《阿毘達磨俱舍論》卷九：「欲（界）中有，量雖如小兒年五六歲，而根明利；菩薩中有，如盛年時，形量周圍具諸相好。」顯然不是多識所說之純意識，但中有身與神鬼身極微細故，非是肉眼所能見，要有天眼或陰眼方能得見。如《瑜伽師地論》卷一中說：「而此中有，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孺光，或陰闇夜。作善業者所得中有，如白衣光，或晴明夜。又此中有，是極清淨天眼所行。」只有無智如多識「活佛」，才會以己身想當然爾之心態信口雌黃，問出：「難道這中陰也有所依的色身嗎？」的無智

問題；從這裡已經證實：經過專業訓練的藏傳佛教喇嘛、大學博士生導師的**多識仁波切**，居然連這種佛教中的基本「知見」都不知道，還敢寫出來當證據招搖，如此作法徒然貽笑諸方，也提供另外一則證據，證明喇嘛教中經過正統訓練而且嚴格認證的活佛是如何的「無智」。

所以，**多識仁波切**所說皆無法證實有外於色體的純意識存在，故而**多識**接著說：「以上三點並非我臆造，有經典根據，是佛說。若說這是「歪理」，那不是宗喀巴的「歪理」，而是佛陀的「歪理」；若說是「邪說」，也是佛陀的「邪說」。蕭平實誣衊純意識存在是「歪理」是「邪說」，是明指宗喀巴，暗反佛陀。這難道不是明擺著的事實嗎？」（《破論》頁一九九）

仍然很明顯的正是**多識仁波切**所臆造的歪理、邪說，也是宗喀巴的歪理、邪說，世尊與諸大菩薩們從來不曾這樣開示過，**多識**卻栽贓給佛陀，毀謗說佛陀曾經如此說，以此來攻擊污衊平實導師。這就是藏傳佛教喇嘛一貫的手法，**多識仁波切**這樣的說法，已顯示**多識**自己才是「明反平實導師，暗反佛陀世尊」，並且是「明攻平實導師，暗謗佛陀如來」，是故意陷佛陀於說不如實法的莫須有事實中。

多識故意略去四緣中的「因緣」，又不斷狡辯說意識可獨立存在、去至後世，他說：「同類相生故，意識的前因應是意識，故可以斷定：胎兒的意識的前因是前世的意識的續流。這便是意識轉世說的理論根據。」（《破論》頁一一三）希望用這樣既違教又悖理的說法來證成意識僅有等無間緣即可獨立存在，終究無法掩飾其錯謬的本質；然而多識之所以必須如此辛苦地扭曲，皆因藏傳佛教外道諸法完全是建立在意識之上，眾生若了知意識是虛妄法，則藏傳佛教所有的歪理、邪說皆將無法成立而毀於一旦。但是，不論多識如何辛苦穿鑿拼湊，這些**意識不滅**的主張皆違反世尊「意、法因緣生意識」及龍樹菩薩【有爲法性羸故，無有從一緣生】（《大智度論》卷三二）之聖教；更是違反法界中法爾如是之理，所以假藏傳佛教六識論是永遠無法成立的，只能聊供喇嘛法王自欺相愚，以及唬弄愚癡無智之人或籠罩迷信喇嘛教謊言的人罷了，但是謊言終究有被拆穿的一天。

第三目 假藏傳佛教四大派外道說「意識可去至未來世」

是佛陀訶責之荼帝比丘的翻版

在《中阿含經》卷五四第二〇一經（《大品茶帝經》第十）中有記載茶帝比丘因爲執著「意識爲常，可往生至未來世」之惡見，而被佛陀訶責之故事，今以略述如下：

當茶帝比丘對諸比丘說：「諸賢！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之時，諸比丘即訶責他，說：「汝莫作是說，莫誣謗世尊，誣謗世尊者不善，世尊亦不如是說。茶帝比丘！今此識因緣故起，世尊無量方便說識因緣故起：有緣則生，無緣則滅。茶帝比丘！汝可速捨此惡見也！」

但茶帝比丘仍強力執其惡見，而再三說：「此是真實，餘者虛妄。」

眾比丘見無法令茶帝比丘捨此惡見，就向世尊稟報，世尊即喚茶帝比丘前來詢問，茶帝比丘仍不改其語。

世尊問說：「你所說的是哪個識啊？」

茶帝比丘答曰：「世尊！就是這個能說、覺、作、教作、起、等起的識啊！祂會作善惡業而受報。」

世尊即訶責他說：「茶帝！汝云何知我如是說法？汝從何口聞我如是說法？汝愚癡人！我不一向說，汝一向說耶？汝愚癡人！聞諸比丘共訶汝

時，應如法答：『我今當問諸比丘也。』」

隨後世尊即開示說：「我說：『識因緣故起，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識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眼、色生識，生識已，說眼識；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生識，生識已，說意識。猶若如火，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木生火，說木火也；緣草糞聚火，說草糞聚火；如是，識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眼、色生識，生識已，說眼識；如是，耳、鼻、舌、身、緣意、法生識，生識已，說意識。」

世尊並說：「此茶帝比丘愚癡之人，顛倒受解義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誣謗於我，爲自傷害，有犯有罪，諸智梵行者所不喜也，而得大罪。汝愚癡人，知有此惡不善處耶？」

古今之假藏傳佛教（喇嘛教）外道諸師，正是佛世茶帝比丘之翻版，堅執意識可去至未來世之惡見而不肯棄捨，完全背離諸佛菩薩「意識不可去至未來世」以及「諸法無我」之聖教量、聖法印，正是我見最爲深重之外道；而今聖教俱在，藏傳「佛教」諸活佛、喇嘛竟然視而不見，原因無他，乃因藏傳佛教本質就是外道喇嘛教，根本不是佛教，只是想混充成佛法中人而

吸取佛教資源，套用佛法名相、表相，實際上真正乃是要破佛正法，正是佛所預告之「獅子身中蟲」，更是佛於《楞嚴經》卷九中所破斥預記：「讚歎姪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姪姪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踰百世；令真修行總為魔眷，命終之後畢為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有志佛子應同心將藏傳「佛教」這些魔師、魔弟子逐出佛教之外，以免有心修學之佛子被其誤導，不但無法成就解脫道、佛菩提道，死後反而可能墮入魔民、魔眷之中，冤枉造下破謗三寶而淪墮三塗之大惡業啊！

第五節 涅槃寂靜法印

第一目 涅槃寂靜法印之正理

三法印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涅槃寂靜印，故說「涅槃為上首」（《瑜伽師地論》卷二〇），但由上兩節之說明，可知藏傳假佛教外道諸師完全無法瞭解，而且背離佛教二乘法中「諸行無常、苦法印」及「諸法無我法印」，怎麼可能懂得連二乘無學阿羅漢都無法了知內涵的「涅槃寂靜法印」呢？因

爲二乘有學知道蘊處界無我後，即努力斷除對蘊處界我的執著及三界愛等煩惱，當完全滅盡蘊處界我而入無餘涅槃之時，已無意識存在，故無法觀察無餘涅槃中的內涵。此處限於篇幅關係，不多作說明，欲詳細了知此中深妙義理，請閱讀思惟 平實導師於《邪見與佛法》、《宗通與說通》、《大乘無我觀》等諸書中之說明。

當二乘有學聽聞解脫道正法後，了知生死輪迴的根本即在於我見與我執等無明煩惱，因造作諸染污業行，致使在三界中虛受生死無量苦果。亦了知因緣所生之蘊處界諸法「無常、苦、空、無我」，當蘊處界法完全滅盡之後，方是無餘涅槃解脫境界。如《中阿含經》卷二第六經：「云何無餘涅槃？比丘行當如是：我者無我，亦無我所；當來無我，亦無我所；已有便斷、已斷得捨、有樂不染，合會不著。行如是者，無上息迹，慧之所見，而已得證；我說彼比丘不至東方，不至西方、南方、北方、四維、上下，便於現法中息迹滅度。」

下段經文更清楚說明：蘊處界法皆是因緣而生的有爲法，本質上就是會生、住、異、滅。但更爲甚深難見的是「非因緣所生」的無爲法，因爲牠是

本來就在的常恆法，所以不像有爲法一般，有生、住、異、滅之體性；這就是：當比丘們經過如實觀察修行後，斷除了身口意諸行的寂滅涅槃。當所有造成苦集的因都滅除之後，相應而生的苦就滅了；所有世間的相續法皆滅盡之後，就稱爲苦的邊際。當已證至有餘涅槃之後，於滅除微苦所依的五蘊身後，即是清涼、息沒的一切取滅、愛盡、無欲、寂滅的無餘涅槃境界了。

《雜阿含經》卷一二第二九三經：【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爲、無爲；有爲者，若生、若住、若異、若滅；無爲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是名比丘「諸行苦寂滅涅槃」：因集故苦集，因滅故苦滅，斷諸逕路，滅於相續；相續滅滅，是名苦邊。比丘！彼何所滅？謂有餘苦，彼若滅止、清涼、息沒，所謂一切取滅、愛盡、無欲、寂滅、涅槃。」】

再舉一段經文，能更清楚了知，若要證得無餘涅槃，是要先滅盡五陰的，當然包括意識在內的所有識陰都是可滅、當滅的。《雜阿含經》卷三第五九經：【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云何爲五？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觀此五受陰，是生滅法，所謂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

識，此識集、此識滅。云何色集？云何色滅？云何受、想、行、識集？云何受、想、行、識滅？愛喜集是色集，愛喜滅是色滅，觸集是受、想、行集，觸滅是受、想、行滅，名色集是識集，名色滅是識滅。比丘！如是色集、色滅，是爲色集、色滅；如是受、想、行、識集，受、想、行、識滅，是爲受、想、行、識集，受、想、行、識滅。」

龍樹菩薩亦於《大智度論》卷六一同作是說：「如無餘涅槃，不生不滅、不入不出、不垢不淨、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常寂滅相，心識觀滅，語言道斷。」

由上述諸行無常、苦、諸法無我及涅槃寂靜法印之正理以及所舉經論，學人應可很清楚瞭解，無餘涅槃雖要滅除一切因緣所生之有爲法，但絕非是斷滅境界，而是清涼、真實、常恆的寂滅境界；並且其體性是不生不滅、不入不出、不垢不淨、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是常寂滅相、心識觀滅、語言道斷的。如《法華經》中所說，佛陀於初轉法輪中，爲度有情眾生離開斷常二見，故先施設二乘涅槃，讓有情能有個涅槃化城作爲依止；當有人能自知自作證成阿羅漢時，發現解脫確實可得，並因之發起大心，世尊再爲這些人

開示大乘法，令許多阿羅漢們迴心大乘而成爲菩薩。也因為世尊的巧妙施設，更可以讓因緣成熟的菩薩能於蘊處界法中，證悟不與蘊處界法相在的大乘涅槃——如來藏，因爲大乘及二乘總共四種涅槃，同是依於如來藏而有；若沒有正覺同修會中諸同修們所證的第八識如來藏恆存不滅，滅盡意識心等十八界法以後的無餘涅槃，就必然成爲斷滅空；由於有如來藏常住不滅，所以佛陀說無餘涅槃中是常住不變。

第二目 藏傳「佛教」外道所說涅槃是佛陀所訶責之外道五現涅槃

若是無法斷除意識我見之外道，則必定會落於外道欲界至外道四禪等五現涅槃之意識境界中，而錯認自身已證涅槃境界，因造大妄語惡業而被佛陀所訶責，如《長阿含經》卷一四第二一經〈梵動經〉第二中所說：

【第一見：我於現在五欲自恣。（案：藏傳佛教所有法王、活佛、仁波切所說的「樂空不二、輪涅不二」，正是這一種：我於現在五欲自恣而錯認爲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這是欲界中最粗淺的外道現法涅槃邪見。）
第二見：去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

第三見：滅有覺觀，內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第二禪。

第四見：除念、捨喜、住樂，護念一心，自知身樂，入第三禪。

第五見：樂滅、苦滅、先除憂喜，不苦不樂，護念清淨，入第四禪。」

而且無論藏傳佛教外道如何相互吹捧說其修證如何高妙，皆僅能落於外道五現涅槃之第一見——於五欲自恣中，永遠不能進入第二見外道初禪境界。因其包括觀想、脈氣、明點、灌頂、無上瑜伽等等索隱行怪之修法，完全不離欲界男女欲之極粗重境界，是絕對無法發起初禪的，初禪是因離欲而證得的，不是由貪欲中可以證得的。再次舉出多識所言，證明多識仁波切是常見外道：

【小乘佛教諸論師認為，證無餘涅槃，如油盡燈滅，意識和根身同時斷滅；但大乘諸論師認為，「無餘」是煩惱障及業力異熟身了斷無餘，但淨識不滅，否則，涅槃之樂的感受就不存在了。如果這個理論能夠成立，又有一個純意識的事例了。】（《破論》頁一九九）

【既然涅槃後有阿賴耶識，阿賴耶識不是覺知心又是什麼呢？阿賴耶識既然無「覺知」，為何名為「識」呢？阿賴耶既稱為「心」、稱為「識」，

就是有覺知的，若無覺知爲何稱「心」、稱「識」？如果有「心識」而無覺知，和木石佛像有何區別？說什麼「佛說涅槃寂靜」，難道「寂靜」就是無意識嗎？有心就不能寂靜嗎？若有心不能「寂靜」的話，那有心的眾生永遠寂靜不了，只好對廟中泥佛石菩薩講寂靜。」（《破論》頁二八八、二八九）

【我們寧願做有意識靈感的人類，也不願意做無意識靈感的石佛、泥菩薩。」（《破論》頁二九一）

由多識這幾段話，可知多識正是堅執意識我見不肯放捨之凡夫外道，背離「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法印之真義，別說是大乘甚深微妙法，就連二乘解脫道都尚無法入門。所以，當多識評論平實導師關於涅槃之正理時，自然是錯得離譜了。其原因就是因爲藏傳佛教喇嘛教所宗六識論乃錯謬之故，也因爲藏傳佛教的根本法義就是雙身法的樂空雙運、樂空不二，而這種雙身法的淫樂享受境界正是依意識而有故；意識若滅了，或者承認意識是生滅的，那麼雙身法的樂空雙運、樂空不二理論就全然瓦解了，密宗也隨之而不能存在了！因此多識仁波切才會這麼愚癡地執著「意識爲真」的邪見不捨。多識完全不知道第八識阿賴耶識沒有意識的體性，但是祂卻有本

來自性清淨涅槃等無量無邊的無漏體性，乃是與意識完全不同的體性，由於執著六識論的**多識仁波切**根本不知道這個道理，更無法實證及觀察之，才會錯誤地以為「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同於石頭木頭一般。

阿賴耶識一向不執我且無間斷，雖有無量無數功能德用，能攝一切法，能生一切法，但卻從不了別六塵境界，故說之為「恆而非審」；意識一向只能了別六塵境界，又是有間斷法，於無心睡眠位、無心悶絕位、無想定位、無想生位、滅盡定位及無餘依涅槃界位等六種情況，六識心是不現前的，故說之為「審而非恆」。

如《維摩詰所說經》卷一：「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成唯識論》卷二：「阿賴耶識因緣力故，自體生時，內變為種及有根身，外變為器，即以所變為自所緣，行相仗之而得起故。此中了者，謂異熟識（阿賴耶識亦名異熟識。異熟識名函蓋凡夫地、阿羅漢及辟支佛地，兼及妙覺地以下所有菩薩位。）於自所緣有了別用。」所以第八阿賴耶識，當然有了別功能，祂能了別眾生之心行，亦能了別有情的根身、種子以及器世間，這些深妙法義內涵當然都不是否定第八識存在的**多識仁波切**所能了知的。阿

賴耶識從來只是如鏡現像般的顯現六塵境界，讓意識等識陰得以了別，但其自身卻從來不曾於六塵境界上作諸了別，所以稱作「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第三目 我見未斷之外道必定錯會四種涅槃的真實義

多識於書中自舉 玄奘菩薩《成唯識論》卷一○所說的四種涅槃，說大小乘之涅槃完全不同，更是只能證明藏傳佛教外道諸師不懂此四種涅槃之真實內涵，將其與外道五現見涅槃混爲一談，多識說：

【涅槃義別略有四種：

一、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謂一切法相真如理；

二、有餘依涅槃，謂即真如除煩惱障，雖有微苦所依未滅，眾苦永滅，故名涅槃；

三、無餘涅槃，謂即真如除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眾苦永寂，故名涅槃；

四、無住處涅槃，謂即真如除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輔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

一切有情皆有初一，二乘無學容有前三，唯我世尊可言具四。」（《破論》

頁三五—三五二）

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是說：一切眾生皆平等具有無量微妙功德、本性清淨但含藏染污種子的如來藏，是大乘佛菩提道七住位以上菩薩自內所證，此點已於本書第二章第一節第四目及第三章中詳細解說過了；而二乘的有餘依涅槃是依已出離煩惱障之阿羅漢，其如來藏中所含藏之煩惱障已經永寂而不起現行，但尚有煩惱障種子隨眠及五陰身微苦所依而施設；無餘依涅槃則是依阿羅漢五蘊身滅後不再出生蘊處界法，已斷分段生死，完全出離生死苦，僅餘如來藏自住之境界；無住處涅槃則是不但斷除煩惱障之現行與習氣種子隨眠，並已出離所知障究竟，悲智圓滿，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盡未來際利樂有情之佛地境界。

多識既舉《成唯識論》此段論文，（案：多識仁波切舉《成唯識論》卷一

18

當知一切有情皆有本

來自性清淨涅槃之如來藏，但此具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如來藏，卻不是對六塵境界了了分明的意識心，得要證悟此本來自性清淨的如來藏，才能真的

懂得二乘兩種涅槃之內涵。而二乘阿羅漢即使能滅盡煩惱障之現行，證得有餘依及無餘依涅槃，但對自身本有之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卻仍不知位於何處。要待聽聞大乘法後，願發菩提心迴小向大，於初住位至六住位外門廣修六度萬行後，方有機會證得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發起般若慧中道智與涅槃智，這是多識完全不知的法義。多識又說：

【「涅槃」一詞的含義有小乘和大乘的區別。小乘的「涅槃」——指破除三界煩惱障之後的思想寂靜狀態。「涅槃」意為「寂滅」，「寂」指思想寂靜，「滅」指煩惱息滅，煩惱雖然息滅了，但心識不會斷滅——這是佛教不同於外道斷滅論的特點。

大乘的「涅槃」——指虛妄分別的斷滅。此虛妄分別心不是自然地消亡，而是覺知心中所生智慧進行簡擇破除使其息滅，故成「擇滅無為」。無智慧簡擇，虛妄分別怎麼息滅呢？蕭平實一方面主張成佛後「阿賴耶識永存」，這就墮入了阿賴耶外道的常邊；又說涅槃後無覺知心，複〔編案：應為「復」〕墮于斷邊。】（《破論》頁二八九～二九〇）

多識雖舉《成唯識論》的四種涅槃，不過他顯然對其內涵並無正確認

識，因為**多識**誤會得很嚴重。二乘有學、無學在尚未迴小向大、修學大乘法證得此「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前，因信受佛語故，知蘊處界滅盡後的無餘涅槃中仍有涅槃本際存在，亦能自行觀照蘊處界諸法的無常、苦、空、無我，故於斷除我見、證得二乘初果後，能繼續修斷欲愛、色愛及有愛住地等煩惱，漸次邁向二果乃至四果，證得有餘依及無餘依涅槃。至於所謂「心識不會斷滅」者，並非指生滅的意識心，而是指不生不滅的第八識如來藏——涅槃之本際，如此方能說「這是佛教不同於外道斷滅論的特點」。然而，**多識**所說的卻是涅槃之中尙有意識覺知心不會斷滅，正是佛陀所訶責的外道常見論，所以**多識**是與常見外道合流，所說都是常見外道法。

多識不識三乘菩提：二乘阿羅漢於迴小向大後，於初住至六住位修外門六度萬行積集福德資糧；或大乘菩薩於六住位修學四加行，證得能取、所取空時，依已證悟善知識指導之正知見而參究，終能證悟自身本有之如來藏。悟後真實轉依如來藏，並於相見道位四諦十六心，現觀第八識如來藏之真實性與如如性及不生不滅等八不中道性，且與祂所出生之蘊處界諸法同時同處和合運作；蘊處界法雖虛妄無實，但皆由第八識所生，依第八

識亦可說蘊處界具不生不滅、非有非無等中道性，不墮斷常二見，得入般若中道觀。

隨後並深觀第八識永遠如是常恆運作，因緣果報由其異熟性而顯現，故知必定要如實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由是不需執此真相識而能遠離法執；由於第八識從不自執有我，是無自性性，故能由三自性而入三無性。因能於蘊處界運作中，同時觀見第八識之運作，並轉依其真如性，故不但不會落入對蘊處界之執著，反而因有般若中道智慧，能漸除對我、我所之執著習氣，故不須如一乘人爲遠離蘊處界之執著而入無餘涅槃，但亦終能實證有餘涅槃，更向無住處涅槃邁進。

如是微妙甚深之大乘法更絕非是不懂二乘涅槃的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外道之所能知，未證悟本來自性清淨之如來藏卻又否定如來藏者，必定落於能取意識及所取六塵境上難以放捨，這從假藏傳佛教諸多荒誕之理論及索隱行怪之修行法門即可了知，故也只有貪著欲界粗重境界之眾生才會與假藏傳佛教邪法相應。

二乘聲聞之修證，於了知意識等識陰虛妄、斷除意識等五陰我見後，

即利用識陰來依聖教如實觀察，於斷盡貪瞋癡等煩惱、五下分結、五上分結後，終能證得阿羅漢果：梵行已立、所作已辦、自知不受後有。這正是不再出生意識等蘊處界我法，也可說是利用意識爲工具來達成「自殺」〔編案：殺我見、我執之意。此我見、我執唯自己心得決定，方才能殺，而不受後有，故名爲「自殺」。〕的目的，因爲蘊處界法本來「無我」，僅有如來藏獨存的無餘涅槃才是常恆、究竟、真實、清涼的緣故。

在佛菩提道的修證中，固然也要用意識心，然而卻是以與六塵相應的意識心作爲工具，用來求證從來不與六塵境相應的第八識如來藏，由實證而能觀察到所證之第八識如來藏之不生不滅性、本來自在性、清淨無我無自性性、不與六塵境相應之寂靜涅槃性、從不作主性等等無量功能體性，而使妄心意識發起般若實相智慧，意識覺知心即可因此住於第一義諦法相之中行菩薩道，而非以因緣所生、虛妄無常、無法去至未來世之意識心爲修證之本體。所以，在三賢十地的修行中，隨順因緣自度度他，漸次發起世界如幻觀、蘊處界猶如陽焰觀、菩薩道如夢觀，及地上菩薩的猶如鏡像、光影、谷響、如水中月、變化所成、非有似有等等現觀智慧；更於第

三阿僧祇劫實證無量三昧及功德，最終能成就佛道。此非假「藏傳佛教」之名的外道喇嘛教等法王、活佛、仁波切……等所能知，多識當然亦是不知道的，才會公然否定第八識正法。

第四目 喇嘛教之「佛」無第八識心體存在？

多識仁波切又言：

「雖然唯識論持阿賴耶識之說，但「八地舍名，十地舍體」，即七地破除我執後，阿賴耶的名稱已不存在，從八地到十地未成佛稱「異熟識」，成佛時八識轉智，異熟識的識體也已不存在了，佛地豈能有「永存」的阿賴耶識？如果說佛地的「圓鏡智」是阿賴耶轉成的，因此認為「阿賴耶識」是「常住」識的話，那麼，佛地的妙觀察智由第六意識轉成，為什麼說佛地沒有第六意識呢？如果佛地沒有第六意識的話，佛地也同樣不能有阿賴耶識。

唯識家也從不承認成佛後有阿賴耶識。如果說諸佛的圓鏡智是阿賴耶轉化的，因此認為圓鏡智就是阿賴耶識的話，由礦石煉成的金銀為什麼不當作礦石而當作金銀呢？把八地前的阿賴耶識、成佛前的異熟識和佛的智慧當作

一體，而說阿賴耶永不息滅，猶如把狗轉生爲人時，把此人仍然當作「狗」一樣荒唐可笑。

大乘佛教無論中觀家或唯識家，都一致認爲成佛不是意識的斷滅，而是意識轉爲淨識——即佛的遍知智體。如果成佛後沒有覺知意識，就和泥佛、石佛沒有差別，如何肩負利樂眾生的重任而「盡爲來際」〔編案：應該爲「盡未來際」之錯別字。〕呢？動物尚有覺知心，如果佛沒有覺知心，那麼佛連動物都不如了，修成「無知白癡佛」還有什麼好處？除了蕭平實之類的無知〔編案：網路版用詞是「白痴」¹⁹，誰也不會把佛當作沒有覺知心的泥石偶像。我們寧願做有意識靈感的人類，也不願意做無意識靈感的石佛、泥菩薩。〕（《破論》頁二九〇～二九一）

從多識之語，即可知他確實只是一個斷章取義，無法會通佛法之人，我們來對照玄奘菩薩《成唯識論》中的正理，即可知多識的錯謬。《成唯識論》卷三：

【阿羅漢斷此識中煩惱麤重究竟盡故，不復執藏阿賴耶識爲自內我，由斯永失阿賴耶名，說之爲捨，非捨一切第八識體，勿阿羅漢無識持種，

爾時便入無餘涅槃。然第八識雖諸有情皆悉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名，謂或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或名阿陀那，執持種子及諸色根令不壞故。或名所知依，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爲依止故。或名種子識，能遍任持世出世間諸種子故，此等諸名通一切位。或名阿賴耶，攝藏一切雜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見愛等執藏以爲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學，非無學位不退菩薩，有雜染法執藏義故。或名異熟識，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此名唯在異生、二乘、諸菩薩位；非如來地猶有異熟無記法故。或名無垢識，最極清淨諸無漏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來地有；菩薩二乘及異生位持有漏種可受熏習，未得善淨第八識故。如契經說：

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

阿賴耶名過失重故，最初捨故，此中偏說。異熟識體菩薩將得菩提時捨，聲聞獨覺入無餘依涅槃時捨；無垢識體無有捨時，利樂有情無盡時故。心等通故，隨義應說。然第八識總有二位：一、有漏位，無記性攝，唯與觸等五法相應，但緣前說執受、處境；二、無漏位，唯善性攝，與二十一心所相應，謂遍行、別境各五、善十一，與一切心恒相應故，常樂證

智所觀境故，於所觀境恒印持故，於曾受境恒明記故，世尊無有不定心故，於一切法常決擇故，極淨信等常相應故，無染污故，無散動故，此亦唯與捨受相應，任運恒時平等轉故，以一切法爲所緣境，鏡智遍緣一切法故。」

由玄奘菩薩之開示，即知阿賴耶識依其功能體性而有種種名稱，一切位皆可稱爲心、阿陀那、種子識；依修證位階不同，則有阿賴耶、異熟識、無垢識等名。異生凡夫及有學聲聞、菩薩，因阿賴耶心體中有我見或我愛等煩惱種，而執阿賴耶爲我，故稱阿賴耶識。只是尙未證悟的凡夫及二乘人，茫然不知己身之阿賴耶識何在，更有愚癡如多識等一類藏傳佛教學人，矢口否認自己有阿賴耶識常住，猶如一群每天運用自己腦袋卻否認自己有腦袋的人。另外，尙未成佛之一切眾生皆尙有種子變易流注，故彼之阿賴耶識依其異熟性而亦皆可稱爲異熟識。

已斷分段生死之阿羅漢及解脫道無學位之菩薩，已無執藏分段生死煩惱之雜染法，不復執藏阿賴耶爲我故，但仍有第八識體持種，而非是斷滅，僅捨去了阿賴耶之名，唯改稱爲異熟識。聲聞、獨覺於入無餘涅槃時，不再出

生蘊處界法，不於三界現身意，僅餘第八識心體獨存；從已不再出生之蘊處界法來說，可說是妄心我已永遠捨離了異熟識體性，即使佛陀也無法找著此無形無色入無餘涅槃之異熟識，但並非說此異熟識心體就此散壞，註解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之多識仁波切，應知此識性如金剛，永不壞滅故。而最後身菩薩成佛之時，最後一分無明去除，已無識種變易，永離異熟性，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之識體純然白淨無垢，改稱為無垢識，但仍是原來之第八識心體。

玄奘菩薩說：「無垢識體無有捨時，利樂有情無盡時故」，照多識之意：「八地舍名，十地舍體……成佛時八識轉智，異熟識的識體也已不存在了，佛地豈能有「永存」的阿賴耶識？」則莫非是捨了異熟識心體，又另外出生了一個「無垢識心體」？若多識此說為真，則完全不符合佛所說的不生不滅之體性，而使因地的阿賴耶識、異熟識以及佛地的無垢識都成了有生有滅之虛妄法了！如此全屬有生有滅的法，諸佛又怎麼能稱為常、樂、我、淨呢？且成佛之後轉識成智，第八識轉生大圓鏡智，第七識轉生平等性智、第六識轉生妙觀察智、前五識轉生成所作智，四智圓明，智依識有，仍是八識具足，何曾稍缺一識？只是說，在尚未成佛之前，你我應依第八識體之般若智慧而

修行罷了；而事實上，除了多識自己，又有誰說過佛地沒有第六意識呢？可見無智少識的多識仁波切只能依文解義，根本不懂佛法之真實義。而且若照多識主張之六識論，依其修法而果真成佛了（僅是譬喻，事實上絕無可能成佛），則其所成之佛定非四智圓明，因無有第七識、第八識所成就之平等性智與大圓鏡智。且事實上前六識由第八識所出生，若無第八識，則哪來的前六識？如此八識全無，所以藏傳佛教外道「佛」也必將是一智也無！

如多識又說：「唯識家也從不承認成佛後有阿賴耶識」等等言說，又再次證明多識只能依文解義，不解真實義。正是因為眾生率多執言取義，無有般若智以貫通佛法，故多識看到阿含就說只有六識，渾然不知阿含已隱喻第七、第八識於其中，不知諸經典中無量名稱皆是指稱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反說「二乘涅槃完全不同於大乘涅槃」、「唯識說有，般若說空」、「勝義諦是一切法空」等等諸多謬理邪說，盡將完整一貫的佛法切割得支離破碎。平實導師為接引有心佛子入門，於諸書中多處說「第八識有多名」（編案：請詳閱平實導師著，《邪見與佛法》，並如同玄奘菩薩說「阿賴耶名，過失重故，最初捨故，此中偏說」，故常以「阿賴耶識」一名指稱自七地以下菩薩及諸

凡夫眾生，七地滿心時唯捨阿賴耶名而不捨識體，成佛時唯捨異熟識名而不捨識體，改名無垢識。故上至諸佛如來，至於一切凡夫異生，普皆平等具有之第八識心體，玄奘菩薩於《成唯識論》中如是細說，俾使讀者能夠熏習正法，始從入門便得容易貫通三乘佛法之根本大義，而能不重蹈多識在藏傳佛教外道法中用功數十年，卻仍認為三轉法輪所說佛法各各不同，且至今尙完全無法入門之窘境。再者，《密嚴經》卷下又說：「阿賴耶識亦復如是，是諸如來清淨種性；於凡夫位恆被雜染，菩薩證已，斷諸習氣，乃至成佛常所寶持。」這個成佛之後「常所寶持」的第八識無垢識心體，仍然是原來因地第八識阿賴耶識心體，只改其名、不改其體。而佛地第八識名為無垢識，亦名為心、佛地真如、阿陀那識、種子識，雖有多名，卻都不是意識，仍是因地阿賴耶識心體，此非少識而持六識論的多識仁波切所知。

世尊於《大悲經》卷四中如是說：「阿難！我當入於無餘涅槃。如是涅槃，寂靜清涼、無塵離垢、一切苦息、捨於窟宅，無生、無老、無病、無死，無憂、無悲、無苦、無惱、無不稱意、無諸悔恨、無怨憎會、無愛別離。如恒河沙等諸佛世尊，及與一切聲聞、緣覺，皆悉已去、今去、當去。阿難！

汝今當觀我猶愛彼無餘涅槃，有諸愚癡凡夫之人，而不愛彼勝妙寂靜安樂涅槃，亦復不能一念發心隨順解脫；是人若能一念發心，以是因緣即爲種子，當得涅槃。」

但是多識卻說：「我們寧願做有意識靈感的人類，也不願意做無意識靈感的石佛、泥菩薩。」等於明確的表明：「若無餘涅槃是要讓我滅掉意識自我，那我情願永遠於三塗六道輪轉！佛陀猶愛無餘涅槃，我可不要這種解脫的！」正是表明多識自己及所屬之藏傳佛教外道，皆是絕對不肯放捨意識我見的愚癡凡夫，都是貪著意識境界的異生人，也是佛於經中所說「諸愚癡凡夫之人」，由此證明藏傳佛教喇嘛如多識等人所說之法，當然也是常見外道法。由是可知藏密喇嘛教自稱中觀應成派是「佛法中最高深的一派」，僅只是嘴上說承認「四法印」而已，實際上卻是完全背離二乘解脫道的三法印、四法印，更是完全不承認大乘佛菩提道之「實相印」的外道。

- 1 達賴喇嘛著《達賴喇嘛談心經》，圓神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初版，頁五八。
- 2 達賴喇嘛著《達賴喇嘛談心經》，圓神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初版，頁一一三。
- 3 達賴喇嘛著《達賴喇嘛在哈佛》，立緒文化，二〇〇四年七月初版，頁一四。
- 4 網址：<http://www.a202.idv.tw/a202-big5/book1021/book1021.htm>
- 5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妙吉祥出版社，1986.6.20.精裝版，頁三九九～四〇〇。
- 6 達賴喇嘛著《達賴喇嘛談心經》，圓神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初版，頁一一三。
- 7 詳見《阿含正義》中舉證的阿含部經文與解釋。正智出版社，台北市，二〇〇七年二月初版首刷。
- 8 達賴喇嘛著《達賴喇嘛談心經》，圓神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初版，頁五八。
- 9 達賴喇嘛著《藏傳佛教世界》，立緒文化，一九九八年六月初版二刷，頁一二九。
- 10 達賴喇嘛著《藏傳佛教世界》，立緒文化，一九九八年六月初版二刷，頁一〇〇。
- 11 達賴喇嘛著《達賴喇嘛在哈佛》，立緒文化，二〇〇四年七月初版，頁三九。
- 12 達賴喇嘛著《藏傳佛教世界》，立緒文化，一九九八年六月初版二刷，頁四二。

1 3 達賴喇嘛著《藏傳佛教世界》，立緒文化，一九九八年六月初版二刷，頁四三。

1 4 多識仁波切著，《宗喀巴大師佛學名著》，聖地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七月初版，頁一二九。

1 5 平實導師著，《楞伽經詳解》共十輯，正智出版社，台北市。此部分法義的開示在第二輯中。

1 6 自 <http://www.gelu.org/bbs/viewthread.php?tid=8131> 2011/3/17 下載破魔金剛箭雨論.zip (204.83 KB)，本段內文：

【又說：「宗喀巴」一心要証意識心可以外于身根而独存的歪理，作如是邪說也。』禪宗說：「出口就錯。」我看這正應了這個不懂裝懂的老雜毛。】顯示作者尚缺世俗人應有的修養。

1 7 平實導師著，《狂密與真密》第一輯〈第六章〉，正智出版社，台北市，二〇〇九年二月初版十二刷。

1 8 茲舉《成唯識論》此段論文內容如下：【涅槃義別略有四種：一、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謂一切法相真如理。雖有客染而本性淨，具無數量微妙功德，無生無滅湛若虛空，一切有情平等共有，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離一切相一切分別。尋思路絕名

言道斷，唯真聖者自內所證，其性本寂，故名涅槃。二、有餘依涅槃：謂即真如出煩惱障。雖有微苦所依未滅，而障永寂，故名涅槃。三、無餘依涅槃：謂即真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眾苦永寂，故名涅槃。四、無住處涅槃：謂即真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輔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一切有情皆有初一，二乘無學容有前三，唯我世尊可言具四。如何善逝有有餘依？雖無實依而現似有，或苦依盡說無餘依，非苦依在說有餘依，是故世尊可言具四。」《大正藏》冊三一，《成唯識論》卷一〇，頁五五，中七～二三。

自 <http://www.gelu.org/bbs/viewthread.php?tid=8131> 2011/3/17 下載破魔金剛箭雨論.zip

（204.83 KB），本段內文：【修成「无知白痴佛」还有什么好处？除了萧平实之类的白痴，谁也不会把佛当作没有觉知心的泥石偶像。】

第五章 藏傳佛教應成派之「緣起性空」中觀見

背離佛法解脫道及佛菩提道

由上一章舉證之經文及解說，可以瞭解到藏傳佛教外道連最基礎的佛法都誤會得非常嚴重，不肯相信佛陀之教示：「無餘涅槃是要滅除包括意識等一切蘊處界因緣所生法之後，僅餘離見聞覺知的如來藏獨存之真實、寂靜、清涼境界。」藏傳佛教若繼續堅執涅槃中仍有意識存在，說因緣所生之意識可去至未來世，或執修行後使得意識能住於無餘涅槃中，這是明顯違背四法印之聖教，皆是不斷我見之外道凡夫。

世間所有的外道凡夫無論如何努力修行，皆無法跳脫出意識之境界，因為他們不斷地執著意識及執取意識相應的各種境界而不願放捨。從古至今之一切宗教、哲學、歷史、科學等等學者莫不如是，乃至自聲聞法中分裂為部派佛教之後，佛教界中的凡夫學人亦多有誤會佛法真實義而認取意

識心爲佛法根本者，這些沒有實證解脫道斷我見的凡夫，他們以爲佛法乃是六識論，如天竺之清辨、佛護、安慧、月稱、寂天……等中觀自續派或應成派諸學人，以惡取空之惡邪見曲解龍樹菩薩《中論》正義，以意識心想像之緣起境界妄說爲最究竟之中觀；此天竺應成派中觀，後時又由西藏喇嘛教之蓮花戒、阿底峽、宗喀巴、達賴等人接續傳承，以此六識論緣起性空的斷滅見，來包裝藏傳「佛教」核心法義的印度教性力派雙身法——樂空雙運的無上瑜伽，以及融合藏地原始苯教的鬼神信仰之內涵後逐漸發展，乃至近代號稱爲「藏傳佛教」而於世界宣傳。雖藏傳佛教高攀妄說其爲龍樹等菩薩之傳承，但實際上所傳授之內容皆是自月稱以來，依意識境界妄想所成之錯誤法義，將斷滅論之緣起性空，而妄說爲龍樹等菩薩之真旨，完全違背龍樹菩薩所弘之中觀真義。

中觀應成派既源自於我見未斷的聲聞部派（詳見孫正德老師著《中觀金鑑》）凡夫所誤會之佛法，以凡夫見執著於六識論，認定意識爲常住不壞的涅槃心，故皆是我見未斷之凡夫，連二乘解脫道都尙無法入門，當然更無法懂得大乘佛法之內涵。而這些古今的六識論者，他們否定一切有情本有具足

八不中道性之第八識心如來藏，謗稱如來藏爲不了義說，所以一向誤以爲部派佛教聲聞凡夫所弘六識論之「緣起性空」爲大乘佛教的終極真理。（《破論》頁六九：「『緣起性空』見是大乘佛教的終極真理……。」）然而「緣起性空」的建立乃是要依據八識論來說，方符法界的事實與世尊至教。實際上**多識仁波切**與一切古今假藏傳佛教四大派祖師，及古今一切應成派中觀師的六識論，都沒有資格談緣起性空。因爲一切聲聞聖者亦是聞佛開示十因緣法所說八識論正理，亦聞十二因緣法所說的識陰六識生滅不住之正理，方能了知「緣起性空」之真義；因信佛語故，方知無餘涅槃中唯第八識如來藏獨存，三界萬法（包含意識一切粗細心）乃是第八識空性心如來藏藉緣生起，如此方不落入斷滅空之外道見中；（詳細法義說明及阿含聖教，請見平實導師著，《阿含正義》一、七輯）因此即使是聲聞解脫道，仍要以滅盡意識等蘊處界法後如來藏獨存之「寂靜涅槃」法印爲最終依歸，定性聲聞阿羅漢才能於外無恐怖、於內無恐怖的捨壽入涅槃。喇嘛教之應成派中觀見者，否定具有能生萬法功德的如來藏——勝義諦，認爲說不需要有第八識如來藏之存在，還認爲被如來藏依緣出生而空無自性¹之緣生諸法自身就可以互生、

相互依存，²不但違背龍樹菩薩「諸法不自生、不互生」的教誨，也誤解勝義諦就是指緣生諸法無自性而稱作「空性」³，妄說是「心境俱空」；而多識仁波切又顛倒說世俗諦即是「心境俱有」的蘊處界法，⁴完全違背世間正理及諸佛世尊正教，此乃是毀破法寶、毀謗勝義僧，並將非佛所說的錯誤法義謊稱為佛說的謗佛極重罪業。

若以一整株花來作譬喻，如來藏喻為花的根，由根輾轉出生了莖、葉、花等，藏傳「佛教」的應成派中觀見否定有能出生萬法的如來藏，即是否定了根的存在而說莖、葉、花能夠自生；則其所說之「緣起性空」已失其根源，根本無法存在；也就像是人造的塑膠花，只有花的表象而無花的實質。何況藏傳佛教——喇嘛教——在根本法上即已錯誤而遠離正理的狀況下，所說的法必定是矛盾百出，絲毫經不起正法理上及聖教上檢驗的。

但是因為藏傳「佛教」之修學，不以解脫道、佛菩提道之實證為主，反而以欲界淫樂為其實證之標的，眾喇嘛們卻口口聲聲強調以世間邏輯思辯、辯經等為主，看似喇嘛教強調理性，實際上真正遇到佛法法義辨正的時候卻是不堪檢驗，只能在表面上面裝模作樣，令那些不具佛法正知見、

無明我見未除、只能以世智辯聰思惟者，看到西藏喇嘛教處處竊用佛法名相，誤以為喇嘛教即是佛教；卻不知他們表相上誑稱為佛教之一支，實質上卻是掛羊頭賣狗肉、李代桃僵的外道，只是竊用佛法名相來自抬身價的相似像法而已。而假藏傳佛教對於所竊用之佛法名相的解說內涵，卻完全背離了真實佛法的意涵，本質只是假藉佛法名相的外道閨房淫樂藝術；因此，藏傳「佛教」不但無法使有心修學之佛子解脫或成就佛道，反而令隨學之眾生沉淪墮落於欲界中最粗重之淫欲境界，此乃與無慚無愧之畜生道、地獄道相應；甚至爲了主張雙身法的六識論，詆毀八識論如來藏妙義，因此造作毀謗三寶之重罪而速入無間地獄道，長劫難以出離。這是有心修學佛法者，最需要小心謹慎思惟觀察的，應該快速建立無顛倒的正見與智慧，否則極容易被喇嘛教的表相誑惑矇騙。

第一節 藏傳佛教外道諸師讀不懂《阿含經》中隱說之第八識

第一目 《阿含經》中隱說第八識之經文證據

多識仁波切在〈阿賴耶識是佛教各宗共同認可的觀點嗎？〉一節中說：「他的意思是《阿含經》中無七、八識說是月稱等人的誤會，意思是小乘部《阿含經》中有七、八識之說。他又說：「《阿含經》多處可見之佛語，明明說第八識爲一切染淨的根本。」真是撒謊不知道臉紅！如果《阿含經》中不需要多處，只要有一處提到七、八識的話，作爲唯識論根據的「六經」「十一論」之說就要被徹底推翻了。……如果小乘《阿含經》中有七識、八識之說，就會使印度無著、世親、安慧、法護等十大唯識學家和中國的玄奘、窺基等人面紅耳赤，因爲他們只知識六經，不知有「七經」。

如果蕭平實從《阿含經》中發現「八識」之說，那就是對唯識學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但是空口無憑，要舉出哪一部《阿含經》的哪一品、哪一頁、什麼文種、什麼版本、原文是什麼，讓唯識學家和一切「誤解者」開開眼界。」（《破論》頁一六——一七）

【大乘中觀宗根據《般若部》諸經只承認六識說。唯有大乘唯識宗承認八識。】（《破論》頁一七）

【無論是中觀和小乘教的六識說，還是部份唯識家的八識說（因爲唯識

宗中的陳那、法稱不說八識，只說六識），都是佛說。」（《破論》頁一五八）

從此段文字也很清楚的看到喇嘛教祖師及名爲「活佛、仁波切」的多識仁波切等人不斷在割裂佛法，說什麼「小乘《阿含經》中無有七識、八識之說，……唯識只有『六經』『十一論』，……小乘毗婆沙和經部遵照佛陀的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的開示只承認六識，不承認八識」，都是只能依語不依義的外道說法，因爲《阿含經》中甚多處提到八識論的說法，這個部分平實導師已經在《阿含正義》中舉示阿含聖教及理證說明，證據明確；只是這些弘揚六識論雙身法的喇嘛教「活佛」們，根本不讀阿含經典，也絕對不願弘揚四大部的阿含經典；縱使他們之中有極少數人讀了阿含經典，也不懂其中的真義，對於解脫道的法要全部錯解，顯示喇嘛教「活佛」完全沒有斷我見，都是我見俱在的凡夫。現今平實導師不僅是舉出一部、一品之《阿含經》來證明，而是以七鉅冊、篇幅兩千四百多頁的《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將阿含之真實義完整的呈現在世人面前，也證實唯識增上慧學確於原始佛法之阿含諸經中早已隱覆密意而略說之，明確證實《阿含經》中已說第八識如來藏之總相；亦證實釋迦世尊在四阿含中已說此藏識是名色等十

八界之因、之本——證明如來藏是能生萬法的根本心。讀者若能透過閱讀《阿含正義》開示的內容實地履踐、確實觀行無誤者，必能實證聲聞解脫道之果德。因此《阿含正義》的出版流通，可得佛弟子實證解脫道斷我見的功德，亦可據此修正以往受月稱、寂天、宗喀巴、達賴等藏傳假佛教邪師誤導之邪見，建立正見，轉入正道修行。

既然多識仁波切說：「如果蕭平實從《阿含經》中發現「八識」之說，那就是對唯識學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但是空口無憑，要舉出哪一部《阿含經》的哪一品、哪一頁、什麼文種、什麼版本、原文是什麼，讓唯識學家和一切「誤解者」開開眼界。」筆者就茲摘錄平實導師於《阿含正義》書中所舉示部分經文及其釋義以饗讀者，但篇幅有限，少分的摘錄（編案：全部引自《阿含正義》，故字體全數以粗楷體顯示），恐使讀者無法窺見全貌，還請欲深入了解此中法義的讀者，請自行向各大書局請閱。

如阿含部《央掘魔羅經》卷三：「……云何名爲一？謂一切眾生，皆以如來藏，畢竟恒安住；……」語譯如下：「……如何名爲一法呢？是說一切眾生，都是以如來藏的緣故，才能依於種種食而生存存在三界中，而且永遠都

依如來藏一法而常住於三界中，不會斷滅……」】

【「阿難！緣識有名色，此爲何義？若識不入母胎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長阿含經》卷一〇〈大緣方便經〉）……語譯如下：「阿難！緣『識』有名色，這是什麼道理呢？如果『識』不進入母胎的話（此時還沒有識陰生起，所以仍無意識覺知心及前五識，也還沒有受、想、行三陰，當然這個入胎識是指第八識如來藏；至於第七意，名爲根，在阿含中從來不稱爲識，所以這個識也不是指意根，而是指第八識——本識），會有六識及受、想、行蘊及色身、意根嗎？」答覆說：「不會有的！」

在《雜阿含經》卷二第三九經中說：【……比丘！彼五種子者，譬取陰俱識。】語譯如下：「……比丘！那五類種子（五類功能）就好比取陰俱識（好比是攝取五陰而與五陰同在的識，具有出生五陰的功能）。」

【「……『何法有故名色有？何法緣故名色有？』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生：識有故名色有，識緣故有名色有。我作是思惟時，齊識而還，不能過彼；謂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這裡是以十因緣法觀行，只逆觀而推知名色由本識出生，萬法只到本識為止，不能再往前推知有任何一法存在；確認這一點以後，就又順觀流轉法而退回生老病死等現象界，下一段經文是轉入十二因緣法中，探究本識為何會世世出生名色）……」（《雜阿含經》卷一二第二八七經）

【……「今當說譬，如智者，因譬得解。譬如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識緣名色亦復如是，展轉相依，而得生長。」】（《雜阿含經》卷一二第二八八經）……「三枝蘆葦互相依靠而立在地上，必須是三枝成爲三角形而互相依倚才能站立著，假使去掉其中的一枝或二枝，單枝或二枝就不能在地面上站立著，都只能回歸地面。如同三枝蘆葦互相依靠而立在地上一樣，入胎識與色陰及四陰的名也是一樣，得要三法互相依靠，才能在三界中存在及運作，所以入胎識與名、色，要在人間存在及運作時，必須是三個法互相依靠配合，才能存在於人間及正常運作的。」

此外，雜阿含部之《央掘魔羅經》卷二，亦已直接以如來藏名義而明說有如來藏，並說有種種際，如是以種種名而說第八識：「無生際、實際、無

作際、無爲際、無老際、無病際、不死際、無染際、無漏際、無罪際、諦際、法際、如法際、寂靜際、安隱際、……無上際、最勝際、恒際、……斷道際、空樂際、結斷際、愛盡際、涅槃際、如來藏。」〔編案：此諸「種種際」名稱散見於《央掘魔羅經》卷一、二偈頌及經文中。〕

亦如 玄奘菩薩《成唯識論》卷三言：「說一切有部增一經中，亦密意說此名阿賴耶，謂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喜阿賴耶。」凡此諸句，皆已經明說一項事實：不論大乘抑或小乘法中，皆曾言及第八識心，然不以「第八」的數字言之，而名爲阿賴耶識、如來藏，有時則只簡稱爲識。

從這些舉證來說，平實導師舉證阿含部經典中不僅一處、一頁、一經開示，乃是甚多處說明；依多識仁波切書中的說法，平實導師已經是他口中「對唯識學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的人了，卻絕對不會使 無著、世親、玄奘……等人臉紅耳赤，因爲這些聖者所造的論中也都明白地弘揚八識論，與平實導師同一鼻孔出氣。只是古今藏傳「佛教」的活佛上師們（如多識仁波切等）盲而無目，面對舉證歷歷的阿含聖教以及 無著等聖者的論中法義都讀不懂，隨便誣指這些聖者全都和他們一樣是六識論者，都屬誤會一場。若藏傳

「佛教」喇嘛們還睜眼說瞎話而不信受佛語，菩薩看到這種情形，只好如《阿含經》卷二中 佛開示：「我不與世間諍，世間與我諍。……盲無目者不知不見，我於彼盲無目不知不見者，其如之何？」

當讀者仔細讀完 平實導師所著之《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由書中所引述阿含部的經文及釋義，即可了知《阿含經》中確實不僅說蘊處界諸有爲法無常、苦、空、無我，並已藉由三法印中之「涅槃寂靜印」多處隱說有如來藏第八識心的真實存在，絕非如**多識仁波切**所謗說：「釋迦牟尼在第一法輪中說生空」（《破論》頁六二），而**多識仁波切**對所謂的「唯識六經、十一論」也都是無知與錯解，因爲佛於三乘諸經中所開示的法要核心就是第八識如來藏，非如**多識仁波切**所說：「如果《阿含經》中不需要多處，只要有一處提到七、八識的話，作爲唯識論根據的「六經」「十一論」之說就要被徹底推翻了」，因爲唯識學家所宗之六經、十一論都是以第八識爲核心，只是**多識仁波切**讀不懂罷了。

由此也可以知道藏傳「佛教」的活佛們都讀不懂《阿含經》，因爲《阿含經》中的聖教開示都是在破斥喇嘛教雙身法欲界貪愛染污法所主張的內

容，假藏傳佛教雙身法就是把五受陰的覺受——無上瑜伽第四喜的男女淫觸樂受——當成究竟樂，此乃全然違背阿含聖教，因此古今一切藏傳「佛教」的活佛、上師都不讀《阿含經》、不看《阿含經》，所以不懂《阿含經》乃是必然的現象，因為藏傳「佛教」的意識境界與雙身法的貪染心行，已處處被阿含聖教所破。由這些明確證據的舉示，就可以顯示出**多識仁波切**的說法多麼愚癡與顛預，也只是因為藏傳「佛教」的中觀應成派諸師不懂及胡亂割裂佛法的說詞而已。所以讀者由此可以知道：**假藏傳佛教（喇嘛教）根本不是佛教**，喇嘛們連三乘菩提中最基本的阿含聖教法義都不懂。但是，藏傳佛教裡只有**多識仁波切**是如此的顛預無目嗎？其實不然，其實所有藏傳「佛教」中的「法王、活佛、上師、仁波切、格西」都不懂佛法，甚至還否定佛法，卻還高舉「藏傳佛教」的名號欺瞞世人，正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惡人。且舉目前藏傳「佛教」最高「法王」——**十四世達賴喇嘛**於書中所說：「嚴格地說，這三次轉法輪所開示的法教是互相矛盾的——某些內容不符合。既然這些法教皆是佛親口所說，卻又互相矛盾……」⁵。然而，從實證三乘菩提的賢聖所得智慧來看，前後三轉法輪諸經所說的法義，卻是完全沒有矛盾

的，只有深淺與廣狹的差別罷了；由此就可以證明藏傳「佛教」乃是假借佛教名號的外道，所說也都是假借佛法名相的外道法。而平實導師破斥藏傳「佛教」中觀應成派等之諸多邪說，此等撥亂反正之作爲，確實如**多識仁波切**所說「是對唯識學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編案：《阿含正義》的法義確實是對近百年來的佛教界有重大貢獻，然而這些法義卻是佛陀及歷代諸大菩薩曾開示過，平實導師乃是倣仿世尊及大菩薩的作略而說法，但是這些法教對於沒有實證者卻是「大開眼界」。〕，如此菩薩救護眾生之正行，將使佛教正法命脈得以綿延不絕；古時已貫通三乘佛法、法同一味之無著菩薩、世親菩薩、護法菩薩、玄奘菩薩、窺基菩薩等，在世之時皆莫不如是以八識論來破邪顯正。因爲他們同平實導師一樣，**絕對無法**坐視邪師邪見誤導眾生，自己卻還選擇獨善其身，閉口噤聲而無所作爲。菩薩眼見眾生被誤導時絕對不鄉愿，必然摧邪顯正而導正邪說，救護被誤導的人們回歸佛法正義。

藏傳「佛教」乃是竊取佛法名相及佛教表相的外道，因此對於菩薩的破邪顯正作略也會仿冒的，卻只是魚目混珠，如宗喀巴、雍正皇帝等六識論者，都同樣造書造論而顯示破邪顯正之表相，本質上則是對真實的佛法提

出異見；但是有智慧者卻能透過辨正法義而分清楚正說與邪說，因為透過法義辨正以後即能使得法義顯明、正邪釐清。而古今甚多外道或聲聞法中的凡夫，同樣假借大乘菩薩破邪顯正的手法，冒充大乘菩薩，以誤會的二乘法曲解大乘法、誹謗大乘；如古時天竺安慧、陳那、佛護、月稱以及西藏宗喀巴等佛門外道，才會對佛教正法有異見；至於不懂大乘佛法的小乘毗婆沙及經部師中的凡夫論師們，在佛陀才入滅不久即從聲聞上座部中分裂出來，後來輾轉分裂為十八部派，各執一詞。而這些現象只能證明：無般若智慧之二乘聖者及二乘法中的凡夫，是無力住持佛法的。從聲聞上座部分裂出來的聲聞部派各個宗派，都沒有實證法界實相心而各說各話，最後就逐漸讓外道法（例如常見外道的六識論及藏傳佛教——喇嘛教——男女雙修的性力派修法）滲入本來一貫而完整的佛法之中，從此將完整的佛法切割得支離破碎，乃至藏傳佛教用外道雙身法來完全取代佛法，使得有心修學之佛子不但無法實證三乘佛法，甚至誤入歧途，造下三塗惡業。

如上所舉《雜阿含經》卷一二第二八八經：「今當說譬，如智者，因譬得解。譬如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

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識緣名色亦復如是，展轉相依，而得生長。」

世尊已清楚以譬喻說明「識」與「名、色」是三種不同之法，展轉相依才得豎立於人間，**多識仁波切**卻要與佛唱反調，強辯說：「從來沒有一經一論說過「無生法，乃是名色所緣的識」；而且，「名色所緣的識」這句話也是說不通的。十二因緣中的「名」指「受想行識」四蘊，難道名色中的「識」和名色所緣的「識」不是一個「識」嗎？難道當道士的蕭平實和練氣功的蕭平實不是一個蕭平實嗎？」（《破論》頁一九三～一九四）

由此可知**多識仁波切**乃是「依語不依義」之人，無有智慧了別經文之真實義，只要看到「識」這個字，即一律認為是指同一法。如同執著名言而寡聞無智的凡夫眾生，聽到蝸「牛」就認為與水「牛」相同，而說「不是同一個『牛』嗎？」；聽到風「車」就當作汽「車」同類，而說「不是同一個『車』嗎？」**多識仁波切**於此也是這樣的無知，因為執取六識論而不知道佛於《阿含經》開示十因緣觀中「識緣名色，名色緣識」的識，乃是出生名色的第八識入胎識，而不是名色中的識陰所攝的識。**多識仁波切**因為信受六識論邪

見，所以把名色中「識陰」的「識」，與出生名色的「入胎識」的「識」當成一樣，這樣的多識仁波切與前舉寡聞無智的凡夫異生有何差別？由此也知道多識仁波切對於《阿含經》中所說十因緣、十二因緣的正理根本不懂，勸請多識仁波切把《阿含正義》請來拜讀吧！就算夜深人靜無人知曉的時候，暗地裡躲在房中細讀也好，因為能得到很多正知正見聞熏的益故。若如多識仁波切所說十二因緣是如此簡單易懂，則當阿難說「如來與諸比丘說甚深緣本，然我觀察無甚深之義」時，世尊因何會制止阿難說：「止！止！阿難！勿興此意。所以然者，十二因緣者極為甚深，非是常人所能明曉。……以此方便，知十二緣法極為甚深，非常人所能宣暢。如是，阿難！當念甚深，奉持此十二因緣之法，當念作是學。」⁶

另外我們來檢視藏傳「佛教」經過嚴格訓練的上師程度如何？由多識仁波切說「難道名色中的『識』和名色所緣的『識』不是一個『識』嗎？」這句話中，竟然將能緣與所緣混為一談，讓人驚訝其所自豪之喇嘛教因明學的邏輯訓練竟是如此毫無邏輯可言，這倒是將千年騙局的喇嘛教欺騙的手段展現無遺；多識已為人師，小有名氣，都還會把能緣與所緣混同而分不

清楚；像多識仁波切這樣能夠相應適用這個五濁惡世，號稱「藏傳佛教」的密宗喇嘛教的上師與活佛們，多如過江之鯽；藏傳佛教所有喇嘛們對佛法知見的無知，由此可見一斑。

由此可知，藏傳「佛教」諸師執著應成派中觀之六識論，皆是我見未斷之凡夫，向來不追求實證真理，所受辯經之訓練只是盲目依循錯解佛法的藏傳「佛教」祖師之言，連二乘解脫道之三法印都不懂了，更無般若智慧了知《阿含經》中隱說之第八識如來藏，所以才誤會《般若經》是在說無如來藏之「緣起性空」，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二目 龍樹菩薩亦說阿含經中有說實相——第八識

龍樹菩薩亦如是說聲聞法中有少分說第八識，並非未說，如《大智度論》卷三二〈序品〉第一：【問曰：「聲聞法中何以不說是『如、法性、實際』，而摩訶衍法中處處說？」答曰：「聲聞法中亦有說處，但少耳！如《雜阿含》中說，有一比丘問佛：『十二因緣法，爲是佛作？爲是餘人作？』佛告比丘：『我不作十二因緣、亦非餘人作。有佛、無佛，諸法『如』，法相、法位常

有，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生故是事生，如無明因緣故諸行，諸行因緣故識，乃至老死因緣故有憂悲苦惱。是事無故是事無，是事滅故是事滅；如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識滅，乃至老死滅故憂悲苦惱滅。如是生滅法，有佛、無佛，常爾！」是處說『如』。」

如《雜阿含》〈舍利弗師子吼經〉⁷中說：「佛問舍利弗一句義，三問三不能答。佛少開示舍利弗已，入於靜室。舍利弗集諸比丘，語諸比丘言：『佛未示我事端，未即能答。今我於此法，七日七夜演說其事而不窮盡。』復有一比丘白佛：『佛入靜室後，舍利弗作師子吼而自讚歎。』佛語比丘：『舍利弗語實不虛，所以者何？舍利弗善通達法性故。』聲聞法中觀諸法生滅相是爲『如』，滅一切諸觀，得諸法實相，是處說『法性』。」

如、法性、實際，皆是如來藏之異名，例如龍樹菩薩於該《大智度論》同卷中又說：「所謂諸法實相，如《持心經》說，法性無量，聲聞人雖得法性，以智慧有量故，不能無量說。如人雖到大海，以器小故不能取無量水，是爲法性。實際者，以法性爲實，證故爲際，如阿羅漢名爲住於實際。……如、法性、實際……是三皆是「諸法實相」異名。……「如」者如本，無能

敗壞！以是故，佛說三法爲法印，所謂一切有爲法無常印、一切法無我印、涅槃寂滅印。……得是諸法「如」已，則入「法性」中，滅諸觀、不生異信，性自爾故。」

阿羅漢已遠離以因緣所生之蘊處界法爲我、我所之貪愛執著，未入滅前住於有餘依涅槃，前章中亦已證明涅槃即是第八識如來藏獨存之境界，龍樹菩薩這裡所說「如阿羅漢名爲住於實際」，若阿羅漢滅盡蘊處界之後，即是住於「實際」——第八識如來藏獨住的境界。這個實際非十八界法，而意識乃是十八界法中的六識所攝，乃是阿羅漢捨壽後滅盡之法；而無餘涅槃不是斷滅境界，佛說是「真實」而且是「常住不變」的境界；若依**多識仁波切**六識論的主張說「意識是常住不滅的實相」，那就是常見外道，不外於生滅性的十八界有爲法；若承認阿羅漢入無餘涅槃乃是滅盡十八界法，又無第八識獨存，那豈不是與斷見外道同？若與斷見外道同，就不應該稱爲「佛教」或者「藏傳佛教」，名義不符合故，應該改稱「斷見外道」。由此可知「實際」即是指第八識如來藏心，因爲阿羅漢滅盡五陰十八界後，成爲如來藏獨住境界，名爲無餘涅槃；此第八識如來藏亦名涅槃本際，阿羅漢

入無餘涅槃後乃是滅盡十八界，當然意識亦滅盡，故阿羅漢若有實際可住，定非六識，由此可知定有第八識如來藏爲涅槃之本際，因此可知龍樹菩薩乃是主張八識論的人。龍樹菩薩又說：「實際者，以法性爲實，證故爲際」，則「法性」當然指的是「如來藏法性」，因此第八識法性真實不虛且可親證，故名實際，故證此第八識如來藏之菩薩，現觀而知此第八識如來藏乃是「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具足不共十八界的自體本住法性，具有能生萬法之無漏法性，具有自在如如的自在，具有非一非異等中道法性、清淨法性、涅槃法性……等無邊法性，世間、出世間、世出世間等一切法的自性都依如來藏而有，故如來藏又名爲「法性」。而且龍樹菩薩這裡也說，此第八識如來藏涅槃本際乃是可以親證的；又由龍樹菩薩論文中所說：「『如』者如本，無能敗壞」，應知「如」絕對不是可以敗壞的意識或六識，當然亦是指從來不生不滅、非因緣所生，故如來藏具足金剛性，世出世間法中永遠無有一法能夠敗壞此第八識如來藏，因爲祂是本住法，一切萬法皆依此本住法而生而存，故無有一法能敗壞此第八識金剛心，即使集合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之力，亦無能敗壞任何一有情之如來藏，方

能應於金剛心之體性，而不是藏傳「佛教」假借「金剛」之名，實際上卻是隨處都可毀壞之法；亦由此《大智度論》的論文中可以證明，龍樹菩薩因此而說「如」、「法性」、「實際」，是三皆是「諸法實相」之異名，同是指第八識如來藏。以一切因緣所生之世間法皆虛妄不實，唯有第八識如來藏方是出生一切有爲諸法，並與虛妄諸法同時同處而具無爲法性的根本實相心故；如此證知者，才是實證般若波羅蜜多的大乘賢聖。

龍樹菩薩先舉《雜阿含經》中世尊開示十二因緣法之經文爲例，說：「無論有佛、無佛，諸法皆是由第八識真如所生，其真如法相及真如法體皆是常住的，因有此真如法，才有無明因緣故行等等十二因緣之生滅法，此處即是在說第八識『真如法性』。」

龍樹菩薩接著又舉《雜阿含經》〈舍利弗師子吼經〉爲例，說：「舍利弗已通達法性，般若智慧已開，故可七日七夜演說其事而不窮盡。舍利弗善於通達法性之故，觀聲聞法中諸法之生滅相皆是從真如法性而生，故能滅一切諸觀，證得諸法實相，這裡也是在說『真如法性』。」

可見龍樹菩薩亦是通達三乘法義之菩薩摩訶薩，故能了知釋迦世尊早

已於初轉法輪時隱說第八識、如來藏、眞如、法性、實際了，並非未說。**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諸師既尊崇**龍樹菩薩**爲其祖師，「編案：實際上乃是古今密宗喇嘛教賁緣龍樹菩薩的聖名，**龍樹菩薩**所說乃是八識論，非密宗喇嘛教主張的六識論外道見。**龍樹**所認定的第一弟子如來賢，也是一生弘揚如來藏妙法的賢聖。」爲何不直接鑽研**龍樹菩薩**之著作而了知**龍樹菩薩**其實是主張八識論，不是六識論者，但**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上師們，爲何卻還要依止中觀應成派之月稱、寂天、宗喀巴等無明凡夫所轉述之錯誤中觀見呢？眞是令人費解。因此，藏傳佛教古今諸大小「活佛、上師、仁波切」等繼續錯解**龍樹菩薩**論中的眞義，理由無他，無非就是智慧不足，根本讀不懂**龍樹菩薩**所造諸論之眞實義，所以只能夠依歷代錯解誤會佛法的各藏傳佛教凡夫祖師而人云亦云，毫無實證的內涵，只是支解經論文字的文抄公罷了！

第三目 聲聞教阿含緣起法正理

即是雙具有爲界與無爲界的緣起性空觀

二乘解脫道是含攝於大乘法中的基礎，也是依於本來常住、非因緣所

生、不生不滅之無爲法——如來藏所建立，只是二乘人因爲根器、福德、智慧等因緣尚不具足，尙無法體證此大乘佛法之根本心，而依世尊之教導知道有一個涅槃的本際而不落入斷滅空外道見中，在此八識論的信力基礎上，而去如實觀察因緣所生之一切世間有爲法虛妄、無常、苦、空、無我，此一切緣生法乃是如來藏藉緣而生起，名爲「緣起性空」；此一切世間有爲的緣生法乃是可滅盡之法，雖未實證法界實相心第八識，但因信受佛語，而知若將此十八界法——包括意識等生滅無常之有爲法——滅盡之後，並非斷滅空無，而是僅餘如來藏獨存之「一切苦滅盡之清涼、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境界，故說阿含的緣起法正理是雙具有爲界與無爲界的緣起性空觀，自始至終全然是八識論的正見。如《雜阿含經》卷一二第二九三經：【爾時，世尊告異比丘：「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拔邪見刺，不復退轉；心無所著故，何處有我？」爲彼比丘說法，爲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所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如

是說法，而彼比丘猶有疑惑猶豫，先不得、得想，不獲、獲想，不證、證想；今聞法已，心生憂苦、悔恨、蒙沒、障礙。「所以者何？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爲、無爲；有爲者若生、若住、若異、若滅；無爲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是名比丘；諸行苦、寂滅、涅槃。因集故苦集，因滅故苦滅；斷諸逕路，滅於相續；相續滅滅，是名苦邊。比丘！彼何所滅？謂有餘苦；彼若滅止，清涼、息沒，所謂一切取滅、愛盡、無欲、寂滅；涅槃。」

世尊於此段經文中分明開示有「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之如來藏，有「是」（如來藏）才有十二因緣法依序出生及還滅。聞法之比丘先前自以爲已懂、已證緣起法之真義，但聽了世尊的開示之後，方知自己並未實證此倍復甚深難見、無生住異滅、寂滅涅槃性之無爲法，故而心生憂苦、悔恨。

對於這部分的法義，平實導師於《阿含正義》中對此已有十分詳盡的說明；因篇幅有限，茲舉一例說明，其他勝妙法義請讀者直接拜讀《阿含正義》中開示。平實導師於《阿含正義》第五輯中開示：「緣起法必須雙具有

爲法與無爲法，有爲法是緣生法，就是無爲性的入胎識所出生的生滅法；無爲法是入胎識自身的涅槃性、解脫性、無執著性、不生滅性，由於有入胎識無爲法，而在祂的無爲法性之中，含攝了能生有爲法的種種緣生法的功能，才會有一切有情的生、住、異、滅，才会有四聖法界的四種聖人存在世間利樂眾生；這樣雙具無爲與有爲的緣起法，才是正確的緣起法；若不如是，離於無爲性的入胎識而說緣起性空，則一切緣起法、緣生法就都成爲無因而唯緣生起的外道見，與阿含道中的世尊本懷大相違背。……所以說，雙具無爲法與有爲法的緣起性空觀——雙具有爲界與無爲界的緣起性空觀——才是聲聞佛教阿含緣起法的正理……】

從這段開示就可以知道：本來自在且不生滅的如來藏非是因緣所生，故稱之爲「無爲法」；雖是涅槃性，卻又具足出生一切世間法的功能，能隨順諸因緣而出生世間萬法，故雙具有爲性與無爲性。有情眾生於世間所造作之善惡業種，全部收藏於此永不壞滅的如來藏中，故所有因緣果報昭昭不爽，有情眾生亦隨此因緣果報而出生於三界六道中，而有四聖六凡及無量的正報、依報差別。故佛陀開示：【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卷一），但藏傳「佛教」如多識仁波切者，卻偏要與佛陀唱反調的說：「『無爲法』指空洞無物、無任何作用的東西，如「虛空無爲」。從認識佛教、皈依三寶和發菩提心，到修六度萬行，沒有一樣修行不是有爲法。「無爲法」是非因緣之法，無任何作用，怎麼會皈依、發心、修六度萬行呢？」（《破論》頁二九二）從這裡可以知道多識仁波切對於無爲法的錯誤認知，仍不懂虛空無爲之真義；其實平實導師早就於一九九八年時於書中開示過了，多識仁波切卻依舊讀不懂。今舉平實導師之開示：「無爲法有六：虛空、擇滅、非擇滅、不動、想受滅、真如。虛空者虛空無爲也，謂真如無爲無作，不起世間雜染作意，體如虛空，故名虛空無爲，簡名虛空，法處所攝，非君所謂非情非心、一無所有之虛空也。」⁸

因此第八識所擁有的各種無爲法中的一種特性就是猶如虛空一般的無爲性，不是多識仁波切六識論者所說的「空洞無物、無任何作用的東西」，而是如來藏第八識體如虛空，不起世間雜染作意，名爲虛空無爲。所以多識仁波切根本不懂佛法，他這樣的見解乃是世尊於《楞伽阿跋多羅寶經》所破斥的「以斷見壞無爲法」的外道；而他又認同意識常住不壞的常見邪

見，所以又同時是常見外道。因此，想要正修佛道的學人到底是該聽從佛陀的開示，還是該聽假佛教——藏傳佛教的密宗喇嘛教——中的多識仁波切毀謗三寶、誤導眾生之說法呢？筆者也相信多識仁波切自身亦是不願意被誤導的，但為何依舊堅固於情執而信受喇嘛教邪法，乃至繼續以邪法來誤導眾生呢？都是因為藏傳佛教根本法義自始就已錯誤，從來不曾符合佛法正見；由於歷代藏傳佛教祖師的邪見、邪教導關係，因此導致今天的多識仁波切仍然誤會而寫出錯誤連篇的文章來；而這樣完全不懂佛法的多識仁波切，卻是在佛學院中教導學佛的學生與出家人，看到這樣的情形不免覺得末法眾生真是可憐愍者！

第二節 般若中觀之世俗諦、勝義諦皆依於第八識而有，

完全不同於藏傳佛教外道六識論之緣起性空觀

第一目 八不中道是第八識如來藏之體性

本書第三章第三節中已舉示諸多大乘《般若經》中，世尊分明開示說「一

切有情皆是如來藏、金剛藏、正法藏、妙業藏」，說「如來藏阿賴耶識本來常住，無始以來不曾間斷，不從緣起、非因緣所生法」，說「般若波羅蜜皆是依於證悟自心如來藏而說，非僅是說諸法無自性」，更明白地說「般若波羅蜜多是依於如來藏之本來清淨自性而修」。此外，最爲精要的濃縮本般若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則更明說當你找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真實心，現觀這不墮任何一邊的真實心時，就是有般若波羅蜜，有時則稱爲智慧到彼岸；有生死的蘊處界法則是此岸，本來即無生死的涅槃性如來藏才是彼岸。何謂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就是法界實相的智慧。般若波羅蜜這個智慧就是親證如來藏——親自觸證第八識，從此能體驗領受祂的不生不滅等自性。所以，尙未實證如來藏的小乘阿羅漢，是沒有般若波羅蜜的；若如藏傳佛教中觀應成派等人，不但未實證不生不死的如來藏，甚至還否定之，並且都認定雙身法中的意識是常住心，墮入我見而被三結繫縛於欲界中，連二乘斷我見的解脫智慧都沒有，當然更無有般若波羅蜜。

且般若諸經中亦處處明說此第八識如來藏爲「非心心、無心相心、無念

心、無住心、無所著心、真如、法界、法性、不思議界、虛空界、斷界、離界、滅界、無性界、無相界、無作界、無爲界、安隱界、寂靜界、空性、涅槃實相……等」，這個法爾如是、具有無爲實性、具不生不滅等八不中道之不二法性，又能出生一切世間有爲蘊處界諸法之如來藏，方是真實之中道法；能證悟如來藏，能證驗、觀察到此如來藏含攝無爲法及有爲法，才能稱得上是真實的中觀。而**多識仁波切**所認同的雙身法境界，從來都是意識境界，都是生滅境界，永遠不可能成爲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來不去的中道法。

被稱爲中觀共主的**龍樹菩薩**在他所造諸論中，同樣是以如來藏**阿賴耶識**本來具足眞如佛性的中道空性爲立論之根本，而破斥執著惡取空者。例如《中論》卷一開宗明義即先依此如來藏之中道性而說八不中道：「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唯有第八識如來藏方是無始劫以來就有中道的體性、功能、種子、界性，是故說**阿賴耶識**心體「不生」；因爲是本住法，從來不生故，永遠「不滅」，無有生滅現象。

阿賴耶識本體自性清淨，但是於因地中卻含藏有七轉識的染污種子，隨

著眾生所造作善惡業而對現世世五陰出生、受用與死亡的果報；因為阿賴耶識含藏的種子有善惡染淨的變異性，故說阿賴耶識「不常」。也因為種子有這種變異的體性，所以修學佛法、行菩薩道時，於歷緣對境中才能將染汙的種子轉變成清淨的種子，而使修行之功德都能功不唐捐，乃至最後才能究竟清淨，圓滿佛地功德。然而阿賴耶識心體，至佛地時亦不會消滅，原來的清淨自性及能生萬法的自性亦不會消滅，唯是清淨其原來所含藏種子的染汙；雖然至佛地時，此第八識改名為佛地真如——無垢識，然而無垢識心體的真如法性仍然跟因地時的阿賴耶識心的清淨體性是完全一樣的，仍是第八識心體常住不滅，不曾改換變異過，是故說阿賴耶識如來藏「不斷」。

又阿賴耶識能夠出生一切法，七轉識亦為其所出生之法，若單以七轉識這一方面來說，七轉識性空、無有自性，因為七轉識都是三界有法、是可以滅除的；而阿賴耶識則有其自性體性，能出生七轉識，七轉識被滅了以後，阿賴耶識心體卻還是繼續存在而無一法能滅壞祂；一切證悟者都可以現見七轉識唯具生滅性，而第八識卻是不生不滅性，兩者體性迥異，故所生的七轉識與能生的第八識阿賴耶識的關係名為「不一」。從另一方面來看，七轉識雖然是阿賴耶

識所出生的法，但是七轉識其實是阿賴耶識所含藏的種種法性功能中之一小部分；而且七轉識確實不能離開第八識而單獨存在，歸根結蒂，還是要歸結於第八識中，還是附屬於第八識所有，所以七轉識與阿賴耶識「不異」。

阿賴耶識不受生死，是本住法而非所生法；由於祂本來自在故，佛說阿賴耶識體恆常在、永不出生，無始以來從來不受生死輪迴而永無生滅，於世世的五陰生滅時，第八識從來沒有所來，因為祂是本然就在的真實性，故說「不來」。然而阿賴耶識雖然有出生七轉識等一切法，使七轉識等法有生、住、異、滅的現象，但阿賴耶識心體始終無有變異、始終涅槃寂靜，即使二乘聖者滅盡十八界以後而入無餘涅槃，五陰滅盡而有所去，第八識如來藏卻仍然沒有去，本然常住於無餘涅槃的實際境界，故說第八識為「不去」。

如此，龍樹菩薩所說四句八不偈義，完全符合釋迦世尊所說小乘佛法與大乘佛法所賴以為根本的第八阿賴耶識實義，故第八識具足涅槃性、中道性，八不中道義乃是祂的表徵。而第八識其實不是只有八不中道義，實有八百、八萬、八百萬不中道義……乃至有無量中道義，因此中道實相的正義乃是描述如來藏涅槃之不墮一邊的中道體性；這才是龍樹《中論》的正義。

又如《大智度論》卷三二：【如《般若波羅蜜經》中，了了說諸法實相。有人著常顛倒故，捨常見、不著無常相是名法印，非謂捨常、著無常者以爲法印，我乃至寂滅亦如是。般若波羅蜜中破著無常等見，非謂破不受不著。得是諸法「如」已，則入「法性」中，滅諸觀、不生異信，性自爾故。】

龍樹菩薩於此段論文中，亦如同釋迦世尊說有個「常」而「無能敗壞」的「諸法實相」，又稱爲「如」、「法性」或是「實際」，本書第三章中已有詳盡的舉證及說明「諸法實相」即是如來藏心。佛陀是依此「常」而「無能敗壞」的諸法根本「如」而說三法爲法印的，因爲一切有爲法無常印、一切法無我印、涅槃寂滅印皆依此「眞如法性」而有、而建立故。

龍樹菩薩又明確地責備「惡取空者」說：若不見此眞實本際的「常」法，而僅見其所生的一切法無常、苦、空、無我、不淨，則是妄見者。龍樹菩薩接著又說明：所謂般若中道智慧所依的「實相印」，是依於此眞如法性而捨離世間常見的顛倒見，同時亦不執著於世間無常相，並不是說捨離常見而執著於無常法者可以稱爲法印，乃至於寂滅法亦如是。因爲眾生不離四顛倒，將識陰的變相當成常住不壞之實相，故執此五陰爲常，故世尊破此常顛倒

者，而於諸經說蘊處界一切無常，然有一分斷見外道執言取義，反著無常以爲真實，撥無因果，認爲一切法空、無常，成爲此執無常見者，因此龍樹菩薩於此論中更爲說明此執。並且於論文中更明確地說：般若波羅蜜中，是破執著於無常等見，而非破從來「不受不著」的真如法性。當實際證得了這個諸法的「真如本體」，亦即「大乘見道」後，方能入於「法性」之中現觀第八識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等諸多中道性、無爲性，因此轉依真如法性的真實、如如、清淨之法性而行菩薩道，而肯安心的滅掉七轉識妄心的顛倒覺觀，不再生出其他不同的邪見、錯解，依此第八識根本心的體性而行成佛之道；因爲真如本體的法性是法爾如是的緣故，證悟者轉依真如無量法性，以三大無量數劫的普賢行，清淨真如心中所含藏的一切有漏種子，證知一切種子的智慧而成就一切種智，最後福德莊嚴、智慧莊嚴而成究竟佛。這整個成佛之道的證成都是依於此如來藏真如心體的親證，以及悟後漸次圓滿相見道而入初地通達位，乃至十地修道位無生法忍的成就，等覺位中百劫修相好，最後四智圓明成就一切種智；在三大阿僧祇劫中的所有修行，無一法能離此第八識如來藏心，故此第八識乃是一切眾生、一切萬法、一切諸佛成就之根本所依。

由此《大智度論》論文處，亦明顯可見龍樹菩薩所見同於佛陀，說「有一不生不滅、法爾如是之真實之法，祂能夠出生萬法」，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六九，世尊開示云：「天王當知，真如名為無異、無變、無生、無滅，自性真實，以無諍故說名真如。如實知見諸法不生，諸法雖生、真如不動，真如雖生諸法，而真如不生，是名法身。」

世尊開示得很清楚，「真如雖生諸法，而真如不生」，證明有一實相心名為真如，出生了三界萬法；而此實相心本身卻是本來就在而是不生法，此實相心第八識具有為性而能出生諸法，又具無為性而本來不生，成就中道義，非如多識仁波切所說「空洞無物、無任何作用的東西」，由此證明多識仁波切完全不懂般若中道正義。

又如多識仁波切等執著六識論藏傳佛教外道法者，完全無法實證了知甚深佛法之理，假冒佛法中人而謗佛、謗法、謗勝義僧，妄說：「若按『心生萬物』的說法，認為自己的色身，是由自己的第八識中生出來的話，有形的物質色體，無法從無形無色的覺知性心靈中生。因為，一切事物因果同性，精神和物質非同性，不能互生。」（《破論》頁三八七）

諸經論中處處談論體、性、相、用，亦處處可見「體性」及「體用」之語，有智之人皆知：若無本體，則根本談不上其性、相、用。假使有人說「無本體而有性相用」，那就像是說「沒有太陽，但是卻會有陽光的存在；沒有燈，但是卻會有燈光存在」一樣的荒謬。但是藏傳佛教外道所說之法就是這樣的荒謬，說沒有第八識心實相心本「體」，但卻有蘊處界法的出生，並且有緣起「性」空之「相」。再者，多識仁波切這裡說：「有形有色的物質色體，無法從無形無色的覺知心靈中生出。」就可以證明藏傳佛教等六識論外道根本不懂第八識，他們是把第八識當作是意識的細分，是將對六塵有靈知性的心靈——有念無念的意識心——當成是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由此也證明他們都無法實證般若經中說的「非心心」第八識如來藏，都是錯將第六識的變相當成真實心如來藏；因此古今所有喇嘛教的上師活佛們，都無法透過實證而現觀證解第八識出生萬法的體性，故有此疑產生。若連實證第八識最粗淺的總相智慧都沒有，還敢號稱為「活佛」，全無般若智慧，何論有佛地的一切種智？因此藏傳佛教諸上師活佛都是大妄語者。

在二轉法輪經典之中，除了前述的非心心、無心相心、法性、無為界、

諸法實相等名相外，有時也稱爲菩提心、涅槃心、無等等心、廣大心、不動心、不念心、不戲論心、空性、勝義諦、第一義等等，這些莫不是第八識如來藏之異名；因爲如來藏有無量功德體性故，爲避免眾生依於名字文身表相而起執著故，亦是爲避免外道盜法之故，亦是藉此諸多名相開示而能讓證悟菩薩之智慧增廣、增上故，乃依無量功德性之名相來表述此法界實相心如來藏之總別法相，無非都是諸佛菩薩爲利益眾生得以實證而建立之異名，然無量諸名皆唯指此一「唯我獨尊」的實相心。而欲現觀此一法界實相心之總別法相，亦須是宿世已在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而具有大菩薩之慧眼，方能得聞、得見；若是性障重者、邪見深者，雖其自身之如來藏就在眼前，無時無刻不在作用著，卻仍然如盲如聾，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日用而不知。藏傳佛教一切喇嘛、活佛即是此類有眼無珠之凡夫，經中名之爲「盲聾瘂者」。所以開示此法界實相心甚深般若波羅蜜之聖教，乃是爲善根深厚者說，不爲根淺、非器者說，不爲外道者說，乃至不爲煩惱障深重的「盲聾瘂者」說。誠如《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一，世尊如是開示：「菩薩摩訶薩行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威德重故，非器不聞。大王！般若波羅蜜不爲非器眾生說，

不爲外道說，不爲不尊重者說，不爲不正信者說，不爲求法貿易者說，不爲貪利養者說，不爲嫉妬者說，不爲盲聾瘂者說。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心無慳吝，不祕深法，非於眾生無大慈悲，不捨眾生；眾生宿世善根，得見如來及聞正法。諸佛如來本無說心爲此、爲彼，但障重者雖復在近而不見聞。」爾時勝天王白佛言：「世尊！何等眾生堪聞諸佛菩薩說法？」佛告勝天王言：「大王！具正信者，諸佛菩薩即爲說法。根性純熟，堪爲法器，於過去佛曾種善根，心無諂曲，威儀齊整，不求名利，親近善友，利根性人，說文知義，爲法精進，不違佛旨。大王！諸佛菩薩爲如是等眾生說法。」

於佛正法「盲聾瘂」故，因此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諸師則說【「阿賴耶識」純屬理論上的一種假識，不是實際存在】（《破論》頁三一九），又說：【釋迦牟尼……在第二法輪中（僅）說一切法空】（《破論》頁六二、六三），顯然多識是落在世間有、世間無之虛妄生滅法中，皆是意識想像而處邊說法；加上執著世間法真實有，錯認識識是三世輪轉的主體——根本識，分明落於我見未斷的凡夫顛倒見中，才會再三顯現其對正法之「盲而無目」，

所以藏傳佛教任何的「中觀見」（不管是自續派或者應成派），根本不能稱作「中觀」，只能稱作「凡夫顛倒觀」。

只有如來藏甚深之法才是真正的秘密法道，唯有宿植善根的大乘菩薩之慧眼方能得見，根本不是信受應成派中觀邪法、連聲聞法都尚未入門之藏傳佛教外道諸師所能了知之境界；藏傳佛教外道諸師既根本無因緣得見此甚深法——第八識如來藏，因此藏傳佛教諸喇嘛如多識者，會否定阿賴耶識、如來藏，自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已證初果至四果之二乘人，必知除了虛妄的六識之外，還有真實的涅槃本際存在，阿含經中說為「入胎識、取陰俱識」。所以凡是二乘法中的證果者，就已不可能是六識論者，更別說是已證不生滅法性如來藏之大乘菩薩了。所以否定阿賴耶識之喇嘛教師徒，根本就不可能懂得佛法中的般若中觀，彼等皆是性障深重、無正信、不尊重佛法之外道故。

第二目 佛法中之世俗諦非藏傳佛教外道的「識境俱有」

假藏傳佛教竊取了佛教的名稱表相，讓人誤以為喇嘛教是佛教中的一支

宗派，事實上喇嘛教所說的法義內涵卻與佛法大相逕庭，乃至完全背離諸佛菩薩之教示，完全違背三量。除了第四章所談的四法印外，所謂應成派中觀中的世俗諦、勝義諦等法義，亦與佛教正法相悖。

佛法中所謂「諦」是指解脫道、佛菩提道中已見道之出世間聖者所覺悟、所證得之不顛倒真實理，非是世間凡夫執著於我、我所見執而以意識思惟所得之法。如《瑜伽師地論》卷二七：【又苦諦苦義，乃至道諦道義，是如、是實、非不如實，是無顛倒、非是顛倒，故名爲諦。又彼自相無有虛誑，及見彼故無倒覺轉，是故名諦。問：何故諸諦唯名聖諦？答：唯諸聖者於是諸諦同謂爲諦，如實了知、如實觀見；一切愚夫不如實知、不如實見，是故諸諦唯名聖諦；又於愚夫唯由法爾說名爲諦，不由覺悟；於諸聖者俱由二種。】因此藏傳佛教喇嘛的顛倒見不名爲諦。

但藏傳佛教諸喇嘛卻都是將佛法淺化，主張六識論，否定七、八識，是先割除古今大小喇嘛所不證不解、極爲甚深之第一義諦如來藏法後，將虛妄之世間境界及意識思惟所得法當作是世俗諦真實法，再將想像的一切法「空無自性」取代真實常住的第八識如來藏。如多識仁波切說：【中觀家嚴格按

佛祖的教導，將一切法即一切存在歸入二諦義——世俗諦和勝義諦。「諦」是「正確」義、「真實」義。「世俗諦」即是智力正常的世人共認的事實。」

（《破論》頁一〇六—一〇七）

由這一段**多識仁波切**的說法，就知道**多識仁波切**如同藏傳「佛教」的其上師、活佛、仁波切一樣，「根本就不懂世俗諦」。佛法中之世俗諦乃是聖諦，此聖諦乃不共世間、外道，並非多識所說「智力正常的世人共認的事實」；因為若能證得世俗諦理者，乃是具有聲聞果證之功德，至少已是初果聖者，是證得斷我見的須陀洹果，已超越「智力正常的世人」。此世俗諦乃聲聞解脫者之共認事實，而非「智力正常」的世俗人及外道者所共認。而**多識仁波切**所說「世俗諦」即是「智力正常的世間人共認的事實」，現在社會上處處都是智力正常的世俗人，他們共認的事實卻是與**多識仁波切**一樣認定「意識為真實」的顛倒見，所以要「把握自己、活在當下」，但這些人都四阿含諸經中佛所說的凡夫，都無法解脫於三界繫縛，連斷我見的出世間智慧都沒有，怎麼可能是實證解脫果的聖者？若不是實證解脫果者，豈有實證者所共認的「世俗諦」事實呢？**多識仁波切**這個說法是誤會佛法中對

世俗諦的定義，顯見多識仁波切不懂世俗諦。世俗諦乃是三乘聖者所證，並非「智力正常的世人共認的事實」。由此段法義辨正中，知道多識仁波切的說法多麼無智，也可以知道多識仁波切乃是一個具足我見的凡夫，連世俗諦基本的知見都不清楚，是連佛法的定義都弄不清楚的未入門者，竟還稱為「藏傳佛教」中受過專業認證的「活佛」，正是多識仁波切自己說的「真是撒謊不知道臉紅」的愚人。而這卻是修行解脫道最基本的知見，如今現見藏傳「佛教」中都是這樣昧於解脫正理的「活佛、上師、仁波切、法王」，也只有假名為「藏傳佛教」的密宗喇嘛教中才有，而且比比皆是，全部都是未斷我見的凡夫俗人。

多識仁波切又說：【藏傳佛教誠如蕭道長所言：「未證唯識真義。」實際上我們壓根兒就不想證「唯識」，因為我們認識到，非意識的物質世界是客觀存在，它是由微塵積累而成，是與心心所對立的色法。並非阿賴耶識所化。】（《破論》頁三四二～三四三）

【因明的基本世界觀與經部的觀點相同，承認外境的物質性和與內識相對的獨立性，這個觀點與以實際經驗為根據的科學的觀點是一致的。如果承

認阿賴耶識的話，就要承認「唯識無境」的一套否定客觀物質世界獨立存在的理論，而這種理論，與人們的實際經驗相矛盾。而因明論是以實際經驗現量爲真實的。

中觀宗在世俗諦上是順世的，故承認與識相對的外境物質世界的存在，認爲在世俗諦上「識境俱有」，在勝義諦上「識境俱空」。】（《破論》頁一七～一八）

從隨手拈來多識仁波切於《破論》中所說的這些話，即知多識仁波切根本就只有世俗顛倒見，只是順世外道，所以不知道自己執以爲實者正是生死輪轉的根本，（《楞嚴經》卷一：「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喇嘛能誤會佛法到這麼嚴重的地步，原因無他，就是因爲不承認有第八識，唯獨推崇六識論，因此才有這樣的錯解；甚至顯示他的見解與四大極微外道的邪見一樣，由此可知藏傳佛教的喇嘛、活佛、上師們的智慧，確實如同世俗人一般，毫無佛法的實證智慧，都不知器世間亦是共業有情的如來藏心所成就，乃是因緣所生法。由此段說明，可知一切喇嘛連二乘世俗諦都不懂了，更別說是大乘《般若經》及更深奧的三轉法輪經典之法義了！

且讓我們來看看藏傳佛教外道所承認的般若經是如何說的，如《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三〈法性品〉第五云：【大王！菩薩摩訶薩善能通達世諦眾法，雖說諸色而非實有，推求此色終不取著，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雖說地大而非真實，推求地大終不取著，水、火、風、空、識亦復如是；雖說眼入而非真實，推求眼入終不取著，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雖復說我而非真實，推求覓我終不取著，眾生、命、養育、人、作者、壽者、知者、見者亦復如是；雖說世間而非真實，推求世間終不取著；雖說世法而非真實，推求世法終不取著；雖說佛法而非真實，推求佛法終不取著；雖說菩提而非真實，推求菩提終不取著。大王！凡有言說名爲世諦，此非真實，若無世諦，第一義諦則不可說。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通達世諦，不違第一義諦，即通達之，知法無生、無滅、無壞、無此、無彼，悉離語言、文字、戲論。大王！第一義者，離言寂靜，聖智境界，無變壞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是名菩薩通達第一義諦。……但以世諦因緣見有生滅，皆是虛妄，非真實有。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善巧方便見因緣法，即知世諦悉空無有，不見堅實，似有如影，如炎、響、幻，不安搖動，從因緣生。】

多識仁波切自豪說自身的基本世界觀與「以實際經驗為根據的科學的觀點是一致的」，但這些多識認為地水火風四大及四大所造之五塵等，有「與內識相對之外境的物質性及其獨立性」，在佛法中僅能稱作是「世間法」，絕非是「世俗諦」；因為世俗諦的正確定義就是二乘解脫道的斷見惑、斷思惑的正理，不是多識所說的這些世間法。四大及四大所造之五塵等，在三轉法輪的經論中則稱之為「本質法」，以阿賴耶識為根本的三乘佛法從來也不會否定過此四大的存在，而是說「無離第八識之所緣境」，因為所緣之五塵相分皆是由第八識如來藏依本質法而生故。此理甚深極甚深，非是藏傳佛教及中觀應成派祖師等外道一切人所能知、能信、能解；這些深妙法的義理若要對這些六識論外道來說，就如同對於一群瞎子解說明眼人所見的境界一般，絕非六識論的多識仁波切所能理解的。除非藏傳佛教——喇嘛教放棄六識論的邪見，培養自己的善根，方有得見及實證的機會。因此六識論者及一切藏傳「佛教」上師、活佛、仁波切都不懂二諦而錯解，這乃是正常的，因為他們邪見深厚故，盲而無目故，因此而不知不見乃是可以體諒的。若具善根而欲求佛道實證者，當如經中聖教而行，此理將於後面章節再加以細說。

世尊於上述這段經文亦如是開示：凡夫眾生正是由於無明所障，不明瞭自身之六根、六識與所觸之六塵皆是由第一義諦如來藏所生、所顯，此如來藏卻是不了知六塵境亦從不作主，故稱之為無我性、無自性。眾生正因為無始無明及一念無明而有俱生我執及法執，執著如來藏依緣而生之意識等識陰為我，執著如來藏依緣而化現之外五塵境為心外實有之法，依此顛倒見而不斷造作善惡業，並熏染貪、瞋、癡等煩惱習氣業種，而於三界六道中不斷虛受生死輪轉，卻仍將世俗顛倒見當作是世間的真理。**多識仁波切**於此不但不知，還依著世間情執而不肯放捨邪師邪見，更要全天下人信受藏傳佛教外道邪見，大膽地抱持自身的分別我執、俱生我執及我所執，讓被誤導之眾生跟著他永遠不得解脫。

若照**多識仁波切**所說時下這些科學家「以實際經驗為根據的科學的觀點」是正確的話，那世間這些科學家應該都是已得解脫之四果聖人了，因為應該已證得世俗諦故。然而事實上卻非如此，科學家正因為偏執於有情自我乃至外境物質法真實存在的世俗顛倒見，而仍落於世俗煩惱中無法實證解脫。而佛陀跳脫我及我所的見執，實證法界的真理、根源——如來藏，因

此能發起般若波羅蜜及大菩提心，終究得至無上正等正覺，並爲此一大事因緣出興於世：開佛知見、示佛知見，亦欲有緣佛子能悟佛知見、入佛知見。這才是真正的實證科學，然此不共外道亦不共智力正常的世人之實證法內涵，絕非智力正常的善根不具的科學家及藏傳佛教喇嘛們所能稍知。

況且世尊在《般若經》中所說的世俗諦是「世諦悉空無有，不見堅實，似有如影，如炎、響、幻，不安搖動，從因緣生」，並非是多識仁波切所說的「世俗諦上『識境俱有』」，因此多識仁波切此說乃是將非世俗諦的世間法冒稱爲世俗諦，並且將成佛所憑藉的唯識正義說爲非法，佛於《阿含經》說此爲誹謗如來者，經中說：「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二人於如來眾而興誹謗。云何爲二人？謂非法言是法；謂法是非法。是謂二人誹謗如來。』」⁹可見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諸師所說與佛說不但不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謗佛、謗法、謗僧的誤導眾生之說。

世尊更說：「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通達世諦，不違第一義諦」，因爲以較廣義標準來說，證悟萬法根本——如來藏後即可稱作菩薩摩訶薩（大菩薩）；證悟如來藏而有了達不死之彼岸的真見道根本智，依之而觀察一切

世間法相莫不由如來藏所生，而有相見道之後得智成就，此菩薩的世俗諦之智慧，具足解脫道之沙門果德，當然不會像藏傳佛教外道一般既誤會世俗諦，又違背如來藏第一義諦。此第一義諦（亦即是勝義諦），世尊說為「離言寂靜，聖智境界，無變壞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顯然是依於已實際證驗不生滅之如來藏，已能現觀了達如來藏是不生滅涅槃彼岸的般若智慧，具有菩薩慧眼能於現前觀察、體驗如來藏之後而「知（如來藏）法無生、無滅、無壞、無此、無彼，悉離語言、文字、戲論」，如此方能稱為「菩薩通達第一義諦」，此甚深義將於下一目中詳述。

第三目 佛法之勝義諦即是如來藏，

而非假藏傳佛教外道之「識境俱空」、「性空」

佛陀出世以三轉法輪說法，皆是依於如來藏為中心而宣說，只是應眾生根性初轉法輪時偏重在尚無大乘菩薩心量之聲聞、緣覺而說世俗諦——如來藏所生之蘊處界諸法虛妄，皆是無常、苦、空無自性的可滅法，當蘊處界諸法全部滅盡之後，僅餘如來藏獨存的境界——無餘涅槃，是為解脫

法道。

至於二、三轉法輪所開演之法義則皆爲大乘法，開展以如來藏爲中心的佛菩提道，只是二轉法輪之般若經著重於講述如來藏之總相以及別相，乃爲使二乘聲聞人能夠好樂大乘妙法而迴小向大，欣求大乘成佛法道而修學四攝六度之法，因緣成熟時終能證悟菩提心如來藏，能以慧眼如實照見如來藏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等諸真如體性而發起般若波羅蜜的智慧；因爲當找到並能體驗這不生不滅的如來藏時，實相智慧隨即生起了，就已了達無生死之「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性之如來藏彼岸，如是才能稱爲般若波羅蜜——智慧到彼岸。當已如實了知成佛之道必定是要轉依此如來藏心，方能真發菩提心，並因此能逐步顯發如來藏本具的無量無邊功德而終能成就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般若經中處處皆描述如來藏之不生不滅、體性清淨、不從緣生、實際、法身、常住法、非作法、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空性等等，皆是依此第八識如來藏的無量功德而有無量諸名。這些正理在三乘經論中是處處可見的，例如：

「何等爲第一義空？第一義名涅槃。涅槃、涅槃空，非常、非滅故。何

以故？性自爾，是名第一義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五）

【若實若諦者 所謂如來藏 第一義常身 佛不思議身——第一不變易恆身亦復然 第一義淨身 妙法身真實。」（《央掘魔羅經》卷二）

【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佛說不增不減經》卷一）

【佛言：「大王！在諸眾生陰界入中，無始相續所不能染；法性體淨，一切心識不能緣起，諸餘覺觀不能分別，邪念思惟亦不能緣；法離邪念，無明不起，是故不從十二緣生；名為無相，則非作法，無生、無滅、無邊、無盡，自相常住。大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能知法性清淨如是無染、無著，遠離垢穢，從諸煩惱超得解脫，此性即是諸佛法本；功德智慧因之而生，體性明淨不可思量。」（《勝天王般若波

羅蜜經》卷三）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最尊、最勝、最上、最妙，具大勢力，能安住無等等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能圓滿無等等

眞如乃至不思議界，能具足無等等眞如乃至不思議界，能得無等等自體，所謂無邊殊勝相好妙莊嚴身，能證無等等妙法，所謂無上正等菩提。」（《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〇）

【畢竟空性即是涅槃，離此涅槃無別有法。」（《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八六）

【善現！若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眞如、若一切有情眞如、若一切法眞如，無二無別，是一眞如；如是眞如無別異故，無壞無盡，不可分別。善現！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證一切法眞如，究竟乃得無上正等菩提，由此故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是諸佛母，能示諸佛世間實相。善現！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實覺一切法眞如，不虛妄、不變異，由如實覺眞如相故，說名如來應正等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〇六）

【復次，勝義諦有五種相：一、離名言相，二、無二相，三、超過尋思所行相，四、超過諸法一異性相，五、遍一切一味相。」（《瑜伽師地論》卷七五）

上舉諸佛菩薩教示之聖言量如今俱在，聖典可稽！然而，那些藏傳「佛教」諸喇嘛們，如達賴、多識等輩，又是怎麼說的呢？我們略作舉證：

達賴喇嘛說：「由於現象缺乏實存的自性，因此它是空的，我們稱作「空性」。沒有更高的真理超越這個了。意識所見到的現實經驗就是如此，這稱作「勝義諦」，存在的本然狀態。」¹⁰ 又說：「空無是最根本的真與善。」¹¹

多識仁波切則說：「在勝義諦上「識境俱空」」（《破論》頁一八），又說：「既然《大日經》和《金剛頂經》中既然說到「緣起性空」，怎能「未言及第一義諦」呢？「緣起性空」的「性空」二字不是表第一義諦又是什麼呢？若不懂佛法就查閱《佛學辭典》、《佛教常識》，看一看「性空」之義是不是勝義諦？」（《破論》頁三四九）

這些喇嘛們的說法顯然與釋迦世尊及彌勒菩薩所說完全不同，因為勝義諦是本來自在、本不生滅的真實、如如、清淨、涅槃法，超過諸法一異相，而非依世俗法所建立，亦非智力正常的世人尋思所及之法，是離開語言、文字、戲論的。而達賴、多識等藏傳佛教諸喇嘛們既然否定第八識如來藏的存在，所說的「空性」當然是依於意識觀察、思惟現象界的無常空而建立的一種觀念，也就是多識所說的無因唯緣論的「緣起性空」，僅能存在於意識心中，是無法離開語言、文字的戲論，在眠熟、昏迷、麻醉等意

識消失的狀態時，也就跟著消失了。若達賴所說爲真，則應一切世間數學、物理、化學所發現之原理，亦皆可稱作是勝義諦，那麼勝義諦應當有無量無數種。可是既然稱作「最勝義諦」，甚至「最第一義諦」，必定是法界中唯一不二的真理，而且是一切萬法的根源，絕非是達賴、多識等輩所說的「空無」，因爲「空無」只是無意義之戲論故。

而且多識仁波切這裡還敢大言不慚的說：「既然《大日經》和《金剛頂經》中既然說到「緣起性空」，怎能「未言及第一義諦」呢？」姑且不論四阿含所說的二乘法「緣起性空」根本不是第一義諦，只是世俗諦，光是從多識仁波切這段話就知道他只是一個文抄公，根本不是一個修行者，更不是一個實證者，因爲《大日經》和《金剛頂經》這兩部藏傳佛教崇奉的偽經，連二乘世俗諦「緣起性空」的道理都說錯了，更何況正確談論法界實相第一義諦的真理，正是言不及義的偽經；多識仁波切盲而無目，當然無法分辨真偽。佛弟子應該要遵循佛所開示四依法中的「依義不依語」來閱讀經論，方爲有智慧的人，不能像多識仁波切這樣「依語不依義」的一味迷信。再者，就算《大日經》和《金剛頂經》中有提到「如來藏」名相，那就一定所

言及義嗎？所言及義乃是所說經典義理內涵必須與法界的現量事實吻合，也必須要與 佛陀所說的至教量吻合，還必須要符合比量道理的證成，符合三量的正理檢驗，但這二部藏傳佛教偽經卻與三量全部違背。

復次，**多識仁波切**還說：「若不懂佛法就查閱《佛學辭典》、《佛教常識》」，這也顯示**多識仁波切**乃是屬於查《佛學辭典》的文抄公，也是初機學者。我們知道佛法乃是實證之法，對於凡夫所編輯的《佛學辭典》、《佛教常識》只能參考，不能盡信，因為其中錯誤甚多故，亦因為作者編者乃是無明俱在、我見未斷的凡夫，無有慧眼、法眼，無法看出許多偽經，譬如《大日經》和《金剛頂經》及諸多喇嘛教《密續》的落處與邪見。佛弟子當以至教量的勝解、實證的現量、比量的證成檢驗作為依循的標準。我們由他所說短短的一段話中，就可以看到**多識仁波切****多識仁波切**再三地露出無知的馬腳，因此套**用多識仁波切**自己的話來勸告他：「批評別人的正見，暴露了自己無知偏見，哪有比這更可笑的自我表演呢？」（《破論》頁一四）而**多識仁波切**這些可笑的表演卻是全部留下不能滅除的文字記錄的愚行。

又如：「佛言：『比丘！於此四聖諦中，若法住智境界，彼是世諦；若復

自內最勝義智境界，非安立智境界，彼是最勝義諦，應如是見。」（《緣生初勝分法本經》卷二）可知：依於意識觀察五陰等世間法生滅不住的真相而有的智慧，只能稱作世俗諦；唯有經由實證而能觀察本來自在、本不生滅、非安立之如來藏，由此所出生的實相法界智慧，方是最勝義諦；一切正信學人都不可如**多識仁波切**一般妄說佛教中各派可以各有不同的「第一義諦」法，因為究竟真理必定是唯一無二故，佛陀於經中說一切法無二故；而佛陀所說的第一義諦絕非藏傳「佛教」六識論之「緣起性空」，而是直指第八識如來藏實相法界方為第一義諦。**多識仁波切**所說的六識論緣起性空，連世俗諦都談不上，因為佛陀在四阿含中所說的世俗諦全部都是八識論的緣起性空，是意識滅盡後的第八識常住的涅槃法，不是**多識**與達賴等喇嘛們所說的意識常住的常見外道法。

另外，達賴喇嘛又說：「在龍樹《中論》一開頭的禮敬偈中，再度說到這種智慧：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此處，龍樹禮敬諸佛開示緣起法為八不，故知萬法皆無自性。生、滅、常、斷、一、異、來、出這八個特

質在世俗諦上來說是存在的；換言之，萬法的確有世俗的生、滅等特質。但從勝義諦的角度來看，這種特性並非本有。勝義諦的觀點是「無」這些特性，亦即無自性，無相，無生，無滅，無垢，亦無離垢，無增，無減。」¹²

多識仁波切亦同達賴喇嘛持六識論的斷滅思想而作言語戲論瞎掰說：

【「無」即「無生」，「無生」就是性空義。……佛法中所說的「無生」就是「性空」義，指所有的法共有的勝義法性。】（《破論》頁一五三）

達賴所謂的勝義諦是指「意識所見到的現實經驗，因由於現象缺乏實存的自性，因此它是空的，我們稱作『空性』」，同於多識仁波切以六識論所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不僅如此，多識仁波切並於書中認同釋印順「般若的主要意旨就是緣起性空，一切皆空，所以般若就是性空唯名。」（《破論》頁一一），顯然多識仁波切與釋印順同墮此虛妄想之邪見中，認為般若乃是「性空唯名」。然而多識仁波切如此之勝義諦是由現象的「有」而建立起「空、無」的概念，如同因為見到「牛有角」而施設出「兔無角」這個概念。而「兔無角」這個概念並非是法界原本就有的法，而是經由意識觀察「牛有角」才思惟建立的虛妄想像法；從這個虛妄想像法當中，再加上一層想像的「空、

無」，說「它是無生、無滅，無垢，亦無離垢，無增，無減。」這無非是自欺欺人的戲論，因為若僅從世俗的角度來看，因緣所生之無自性而空的法，畢竟就是有生、住、異、滅等相。離開了達賴喇嘛、**多識仁波切**、釋印順及藏傳「佛教」所有上師、活佛、**仁波切**所不承認的第八識如來藏，而認取了生滅性的意識所想像出來的戲論，何來的無生、無滅、無垢、無淨、無增、無減之法？依附在生滅法上的想像法，豈有本來無生之義？所依附的意識已是生滅無常，再由生滅無常的意識所想像出來的戲論更是虛妄無常，這樣粗淺的道理卻是號稱「藏傳佛教活佛」的達賴與**多識**所不知的。並且此意識想像出來的戲論是有思議界、是因緣所生的安立、有作之法，與諸佛菩薩所說不可尋思而且「法爾如是」的如來藏法「體性相違背，故藏傳「佛教」的達賴、**多識仁波切**等說法自落於進退兩難之境。

由上可知達賴、**多識**等藏傳「佛教」喇嘛所說是多麼愚昧，由於現象法中缺乏實在自性而自行建立的「空性」、「勝義諦」，這和佛法中所說實相法界的正理是完全不同的。誑稱是「觀世音菩薩之化身」的達賴喇嘛從第一世至今第十四世已歷經數百年，卻對佛法中的世俗諦、勝義諦都還弄不

清楚，竟敢冒稱為觀世音菩薩之化身，有何資格稱作「法王」？因此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之化身」的說法只是謊言，也是在侮辱觀世音菩薩；因為觀世音菩薩化身來人間時，絕對不會仍有我見、仍未明心、又不懂世俗諦與勝義諦的分際；只有迷信愚癡的無智者才會相信達賴的謊言，有智慧者都不可能相信。

另外由本書第一章中所錄多識仁波切所說「般若學以《現觀莊嚴論》為綱，學習印藏學者的般若疏論，學制一般三、四年。……中觀學以《入中論》（月稱所著）為綱，學習龍樹《中觀論》和提婆《中觀四百頌》等有關中觀的各家學說」（《破論》頁九一），即知在藏傳「佛教」中，一向以來皆無智慧足以通達釋迦佛陀與諸大菩薩之經論，茫然不知須先證悟如來藏才能生起般若的根本無分別智，而後進修才能具足般若的後得無分別智及中道觀行的智慧，乃更一味的否定第八識，而以夜郎自大的傳統習性，學習錯誤的因明及思惟辯經之戲論而自豪，承襲月稱等凡夫邪師的邪見而代代相傳至今不改，所說所為卻與佛法完全背離，實為可悲至極之無明凡夫！

第四目 未證悟如來藏之凡愚衆生

無法如實了知涵蓋世出世間法的勝義諦

世間人只知世間法，不瞭解世俗諦——出世間法，不知一切世間法皆是因緣所生，不知意識等六識我及一切我所等蘊處界法皆是無常、苦、空、無我；由於我見等無明煩惱無法斷除，所以不斷在三界六道中輪轉；藏傳佛教四大派的古今所有喇嘛們，都不曾自外於這類無明凡夫。

已實證二乘初果見道乃至四果之聲聞、緣覺聖人，因為已證知世俗諦——出世間法——蘊處界法或因緣法等皆是虛妄、無常、生滅，唯有如來藏所住的寂靜涅槃才是究竟常樂之法。故於斷除我見等三縛結後，能逐漸厭離意識等世間我及我所、遠離對三界之貪、瞋、癡等無明煩惱而漸次解脫；然其所證只是解脫道出世間法，屬於世俗諦，故其智慧尚無法實證勝義諦——世出世間法，故偏執於寂滅之一邊。

如《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二：【佛告勝天王言：「不爾，大王！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甚深微妙，聞慧麁淺不能得見，第一義故，思不能量；出世

法故，修不能行。大王！般若波羅蜜如是甚深，凡夫、二乘所不能見。何以故？譬如生盲不見眾色，七日嬰兒不見日輪；尚不能見，況復修行？」

唯有已於無量佛所種諸善根之大乘菩薩能證勝義諦，即使仍有隔陰之迷，但依於無量劫來累積所成之種性、福德、智慧及信根，有能力實證勝義諦——世出世間法「如來藏」；以其無形無色，非因緣生滅法，卻能生、能顯一切有為生滅法及真如法性，非凡愚眾生所能知解。尤其是於此末法時代之娑婆世界的菩薩，若能信樂大乘第一義諦法，必是過去世早已親證二乘解脫道而迴小向大者，根本不會如喇嘛教諸師樂著於虛妄無常的世間樂上——貪著無上瑜伽男女淫合的四喜樂觸。

況且菩薩於見道位前之加行位中修習四加行時，於煖、頂二位，即須如實觀察所取之六塵世間一切因緣所生法皆是無常空之虛妄法，了知六塵諸法皆如來藏心所變現，雖有而非真實，是為現觀所取空；於忍、世第一法二位，則須如實觀察能取六塵境之六識覺知心亦是因緣所生、依他而有，不離所取境而有，能取與所取相待而立故；因此終能印定能取之六識空，所取之六塵境亦空；如是雙印二取空，方立為世第一法，從此無間必入見道位。（參見《成

唯識論》卷九）由大乘四加行位對所取諸塵無常空及能取六識無常空的現觀，顯然菩薩於大乘見道位前業已透過如實觀察發起「世俗諦」之見道智慧，但菩薩明心親證如來藏的見道所證「勝義諦」智慧，卻非二乘聖人及藏傳佛教喇嘛等凡夫所知。

由以上說明可知：世間凡夫僅能見到世間法而不知世俗諦，更不知勝義諦；二乘見道者，能依於所見之蘊處界法上證知世間法之虛妄不實，而證知世俗諦——出世間法，故知要離棄世間法，方能證入寂滅涅槃；唯有大乘見道位以上之菩薩，能於所見之世間法上證知其虛妄、生滅、無常、空，而有世俗諦——出世間法之智慧，此通二乘見道聖者；菩薩更能於因緣所生之世間法上，依大乘菩薩慧眼得見不空、不生滅之如來藏勝義諦——世出世間法。由於有大乘菩薩慧眼，見此不生不滅之如來藏能依因緣出生有生滅之世間法蘊處界，並與生滅之世間法蘊處界和合運作，非一非異；這些都不是已斷我見、我執的二乘聖人所知，何況我見、我執具足的藏傳佛教喇嘛們，如何能知？多識仁波切對此毫無理解，竟敢以淺陋的一知半解佛法名相，隨意評論已證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大乘菩提的賢聖，不免令人覺得無知與可笑。

亦如馬鳴菩薩於《大乘起信論》卷一開示：「復次，眞如者，依言說建立有二種別：一、眞實空，究竟遠離不實之相，顯實體故；二、眞實不空，本性具足無邊功德，有自體故。復次，眞實空者，從本以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離一切法差別相故，無有虛妄分別心故。應知眞如非有相、非無相、非有無相、非非有無相、非一相、非異相、非一異相、非非一異相。略說：以一切眾生妄分別心所不能觸，故立爲空。據實道理：妄念非有，空性亦空；以所遮是無，能遮亦無故。言眞實不空者，由妄念空無故，即顯眞心常恆不變、淨法圓滿，故名不空；亦無不空相，以非妄念心所行故，唯離念智之所證故。心生滅門者，謂依如來藏有生滅心轉，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

此說亦同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若已實證如來藏，則能具有到不生滅之彼岸的般若智慧，則知此經中所說之「空」絕非空無一物的斷滅空，亦非僅是說其無自性，而是說祂雙具「空」

與「不空」體性之眞如法體——如來藏——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中道性，以其能出生色等五蘊而與之非一非異，故說之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證悟者若轉依於不生滅的如來藏來看，一切萬法無不由此不生不滅的第八識阿賴耶識眞實心出生，無有一法可離眞實心而獨自存在，由此如來藏本身現觀時，則如來藏空性的自住境界中並無祂所出生的五蘊十八界等諸法，故說「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等等蘊處界法。但又因爲蘊處界諸法，乃依於如來藏空性爲因及其他諸緣而生，其根本終歸於如來藏，故依於無形無相、究竟清淨之如來藏根本因，而說其所生、所顯之一切世間法與如來藏無二，亦皆是清淨、無相法，皆是如來藏相故。欲知其詳，則請自行請閱平實導師所著之《心經密意》一書。

般若空經的眞義甚深難解，本自具足無量功德法故，非思議所及故，亦非世間凡夫及二乘愚人所知故；愚癡無智之喇嘛教諸師卻夜郎自大，對二乘佛法尙且完全無知，何況能知二乘聖人所不知道的般若空經的眞義，卻自以爲知，妄說般若空經的眞義極淺白，以爲不過就是空無自性，猶如井蛙觀天，完全無智堪受般若空經中的「無自性」、「空」等正理，卻大言

不慚地說：「又如「諸法無我性空」，是大乘佛教的統一觀點，被列入佛教原則「四法印。」在此，無論是中觀或唯識，都主張諸法本體性空，中觀以緣起證空，唯識以圓成實性顯空。雖然各自所說角度不同，但落腳點都在一個「空」字上。」（《破論》頁四二三）

實際上卻是多識仁波切根本不瞭解般若經所說「空」之真義，而藏傳「佛教」諸上師、活佛都執言取義，只抓住一個「空」字便依字解義，卻不解「空」之真實意涵，竟用常見外道主張的六識論邪見，錯解二乘緣起性空之「蘊處界無常空」作為般若空經中所說的究竟空。筆者便藉多識仁波切錯解空義的因緣，引用一段平實導師於《維摩詰經講記》書中之開示供養有緣者，平實導師如是開示：「空是被佛陀分成兩個部分來講：二乘法講的空，是緣起性空：空無的空、無常的空、滅後的空，名為諸法空相；大乘法講的空，是講空性，是說「空」有一個真實性能生蘊處界諸有，故名空性。而這個空性生了諸有以後，諸有就顯示它們的無常空，所以空性所生諸有的無常空，稱為空的法相，叫做空相。……（中略）……因此空性與空相看來是兩個法，但其實還是同一個法；因為空相是由諸有而產生、而顯示的，但空相

所依的諸有卻是從空性出生的；空相所依的諸有既是從空性出生，所以空相是空性中的一部分，所以空相與空性其實還是不二。但是爲了方便解說，爲了讓學佛者容易瞭解，我們施設了空性與空相兩個名相出來，讓大家容易瞭解。」¹³

所以藏傳「佛教」諸上師活佛都不解空的真實義理。然而多識仁波切不知自己知見錯誤，還說：「漢文經典的艱深難懂，不是佛教教義的問題，而是語言文字的問題。」（《破論》頁四五）我們藉此機會告訴多識仁波切及所有藏傳「佛教」諸活佛上師：漢文經典的艱深難懂，不是佛教教義的問題，也不是語言文字的問題，而是藏傳「佛教」根本法義就已偏邪的問題，因爲「藏傳佛教——密宗喇嘛教」根本就不是佛教，只不過是冒用佛教之名而已。

由上面的辨正知道藏傳佛教之內涵乃是虛妄想。如同平實導師曾開示說：由法爾如是的如來藏所開顯出來具無量莊嚴之佛法，就像黃金百貨公司，不但有金條、金塊、金幣，更有無量無數各種莊嚴之黃金製品；而喇嘛教假冒佛法而說的「空無自性之勝義諦法」看起來也只是好像有一坨黃澄澄的黃金，其餘則是空無一物，更可悲的是，喇嘛教所自誇爲「金塊」的黃澄

澄的物品，只不過是表面鍍了黃銅的石塊罷了！根本不堪檢驗，因此勸諫被喇嘛教以佛法名相化妝後的華麗表相所眩惑的人，當依三乘經論中佛菩薩的開示再三謹慎揀擇才好！

第五目 多識仁波切顛倒 龍樹菩薩依於如來藏建立二諦的真實義

作者在前面諸章節及本節第三目已舉出 佛陀所說《般若經》及其餘諸經論中所說之第一義，莫不是指第八識如來藏心，但藏傳佛教喇嘛們自古以來無智故無能深入經藏，只能依藏傳佛教祖師代代相傳之邪說謬見而叫囂。**多識仁波切**於其《破論》中又想要以喇嘛們所不懂之 龍樹菩薩的《中論》來支持藏傳佛教六識論應成派中觀緣起性空的謬論，妄說本來自在的勝義諦是由世俗法而建立的安立法，如此顛倒也不怕被智者拈提及世人哂笑。例如**多識仁波切**說：

【世俗諦就是世俗認可的真實性，如山河大地、房屋、人獸、飲食、衣服，都是世俗認定的存在，甚至，佛、法、僧、受苦、享樂、煩惱、慈悲等等，都是世俗知識中的真實存在。佛教解釋的世界和佛教所以存在的前提是

世俗世界，佛教所教化的主要對象也是世俗之人，若全是聖賢佛菩薩，何必教化？因此，佛教的基礎就是世間。故龍樹在《中觀頌·觀四諦品》中說：

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

若不知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

這裏非常清楚地說明：佛法分二諦義，若不懂世俗、勝義二諦，就不知佛法的真實義。在二諦中，世俗諦表事相，勝義諦表法性，二諦既非一、也非異。而勝義諦是依靠世俗諦建立起來的，沒有世俗諦，就沒有勝義諦，二諦是辯證的統一。】（《破論》頁四七、四八）

我們就來看看龍樹菩薩造、梵志青目所釋之《中論》卷四是如何說的，即可了解**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諸師真的讀不懂《中論》：

【諸佛依二諦 爲眾生說法 一以世俗諦 二第一義諦

若人不能知 分別於二諦 則於深佛法 不知真實義

世俗諦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間顛倒，故生虛妄法，於世間是實。諸賢聖真知顛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無生；於聖人是第一義諦，名爲實。諸佛依是二諦而爲眾生說法，若人不能如實分別二諦，則於甚深佛法，不知實

義。若謂一切法不生是第一義諦，不須第二俗諦者，是亦不然。何以故？

若不依俗諦 不得第一義 不得第一義 則不得涅槃

第一義皆因言說，言說是世俗，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義則不可說。若不得第一義，云何得至涅槃？是故諸法雖無生，而有二諦。」

梵志青目所釋文義，對於現代人來說已經不易理解了，筆者再加以語譯如下：

龍樹菩薩《中論》之偈頌原文如是說：「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

龍樹菩薩《中論》之偈頌白話語譯如下：「諸佛乃是依二種正確的道理來為眾生演說法要，第一種乃是以解脫道世俗諦的道理來為眾生說明；第二種乃是以佛菩提道的第一義諦來為眾生說明。」因此佛說法都是具足二個主要道來說，也就是具足解脫道及佛菩提道的真實正理來為眾生說法。「若有人不能如實了知這個道理，不能詳加分別二主要道所揭示的世俗諦與第一義諦當中的義理異同之處，就知道這個人乃是對於甚深佛法不曾如實知

其義理。雖然蘊處界乃是虛妄性的，但是若不依循能夠顯示蘊處界虛妄的世俗諦來說法，就不可能爲眾生說明不生滅、不虛妄的第一義諦，眾生即無法於第一義諦有所實證；若不能得到第一義諦的實證，就無法實證法界實相中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梵志青目所釋之白話語譯如下：「所謂世俗諦的真實道理者，即蘊處界一切法的自性都是無常空；而世間人因爲顛倒見，因此而出生了種種虛妄想之法，誤以爲蘊處界等世間生滅無常之法性是真實不壞的。諸賢聖能夠現觀真知眾生這一類顛倒性，故知蘊處界等一切生滅法皆歸於空性涅槃心，而且此空性涅槃心本來無生，是不生不滅性，所以一切法攝歸不生的空性心以後就成爲無生之法；對於一切聖人來說，這樣的真實理即是第一義諦，名爲真實法。十方諸佛乃依如是二種真實諦理而爲眾生如實演說種種法要，若人不能如實分別了知此二種諦理的同異差別，則對於無上甚深的佛法就不能了知其中的真實義。若是直接把大乘「一切法不生」當作第一義諦以後，而主張不須要另外建立世俗諦的話，這樣的主張是不對的。爲什麼呢？因爲若是要爲眾生宣說第一義諦的真實道理時，還是要透過言說

來表達的，言說乃是蘊處界世俗法所攝，同樣要攝歸世俗諦中；是故若不依世俗法言說來說明蘊處界緣起性空的世俗諦，異於世俗諦的第一義諦的離言自性，就變成無法說明清楚，會使眾生將離言自性的第一義諦空性心誤認為是世俗法蘊處界中的某一法；而說明第一義諦及世俗諦的言說也是世俗諦所攝的世俗法，所以若不依世俗諦，眾生即無可能得證第一義諦。若眾生不得第一義諦的實證，如何可以得證涅槃本來自性清淨的寂滅？是故諸法雖是本無生無滅，為度眾生而有二種諦理的開示。」

此處《中論》同樣如是說：世間人顛倒無明，不知蘊處界等一切法其性本空，認為世間實有，故生顛倒妄想而生出無量虛妄法等言說；已證悟般若波羅蜜的諸賢聖則知蘊處界一切法皆空，此蘊處界皆由無生無滅的空性心如來藏所生、所顯，但如來藏非三界生滅法所攝故本來無生，蘊處界諸法都是由如來藏所生顯，無一法能離如來藏而獨存，因此蘊處界萬法都是在如來藏的表面顯現出生生滅滅的現象，也都不能離如來藏而有生有滅，故都應攝歸如來藏；對如來藏來說，實際上無有生滅，一切生滅的蘊處界萬法既然都攝歸空性心如來藏，故亦是無生。已證空性如來藏心之聖人而

言，因為能夠現前觀察而證知此空性心是萬法的根源，是不生滅性，才是實證勝義諦，才是不生滅的真實法，證知空性心是一切萬法的根源。就因為如來藏本來無生，所以才不受三界萬法所染，悟者依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本來無生的空性心如來藏而行菩薩道，悟後轉依此因果所依之空性心而修行成佛之道，最後究竟清淨如來藏中所含藏的累劫所造七識心染污種子，發起無邊殊勝功德、智慧，成就一切種智而四智圓明成究竟佛。因此諸法依如來藏而說雖然無生，但是卻有世俗諦與第一義諦的真理。若是像**多識仁波切**這樣具足無明的人，不能如實分別及了知二諦的道理，更無法了知微妙甚深佛法的真實義，才會依文解義而說出「勝義諦是依靠世俗諦建立起來的」離譜之語。若照**多識仁波切**之意：第一義諦——勝義諦是靠世俗諦建立起來的；照這樣的邏輯世俗諦乃是第一義諦建立的所依囉！果真如此，則世俗諦才應該被稱為第一義諦！那又何必再施設建立另外一個第一義諦？因此**多識**等喇嘛們如是之說法真是顛倒至極！

其實第一義諦就是不生不滅的空性心如來藏，般若諸經所說的空，正是說這個空性心！由於如來藏的獨住境界中，無意識等七轉識，是遠離名

言相、超過尋思行相之寂滅涅槃境界，才說是一法也無。然而若無意識及世俗言說分別，則無法親從善知識的教誨中了知並實證此如來藏而出生般若波羅蜜之智慧；若未能證得此第一義諦——如來藏，則無法實際了知涅槃境界；如是不知不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當然更無法到達佛地究竟涅槃境界。是故，世間諸法雖說依於如來藏而本自無生，但眾生要依於聖人所說之二諦法才能如實體證。

也由此處 龍樹菩薩所說「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的開示可知，若無法實證勝義諦的主體——空性心如來藏，根本無法成就佛道。向來否定如來藏存在的藏傳「佛教」諸師，當然皆是未曾證得空性心如來藏者，必然是尚未得證此第一義諦者，當然也將如 龍樹菩薩所說，永遠無法得至涅槃境界。

多識仁波切又說：【說什麼「性空見是斷滅法」，那純屬對性空義理極端無知的瞎說。如龍樹大師所說：

雖空亦不斷，雖有也不常，業果報不失，是名佛所說。
應成派講「空」，並不破世俗諦諸法，若破世俗諦諸法，輪迴解脫、善

惡因緣等無從說起。」（《破論》頁一〇〇—一一）

龍樹菩薩既於《中論》開宗明義說：依於第一義諦——空性如來藏而說其八不中道之性（詳見本章第二節第一目所說），當然是因為有能執藏業種功能之藏識——如來藏，才能使「業果報不失」，也才能夠成立「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之正理。若照喇嘛教所說不須有如來藏執持業種，而每一世的意識等六識都只能存在一世而世世不同，則造業以後轉入未來世時，在業、緣尚未會遇的百劫中，這些業種是儲存在何處而得以不失？是存在於死後斷滅已不存在而唯有名稱的「意識」無法中？還是存在於想像的虛空中？不論多識仁波切選擇了哪一種，都會連續出生無量的過失而不能自圓其說，所以多識仁波切否定第八識空性心如來藏，是極不明智的愚行。

眾生因為無始劫以來就墮在無明之中輪迴不已，因此具足四倒，錯將蘊處界生滅無常的諸法，當成常恆不變不壞之法，如藏傳「佛教」諸大小活佛、上師、仁波切錯認生滅的意識為真實我，都是具足四倒者；是錯把無常的識陰覺知心當成常恆不變異的真實心，與凡夫及外道一樣執著世俗法

爲真實，與佛法的實證都不相應。由此邪見之故仍將流轉於無量生死中，佛爲遣除**多識仁波切**一類妄執之遮障，故從佛菩提道第一義諦析出解脫道世俗諦理，先爲眾生開解障礙，若不破盡眾生執著世間法中的某些變相——不先解說世俗諦，眾生將無智堪任法界實相第一義諦之珍貴勝妙法，無有心量堪容法界實相之廣大無邊妙義，所以得要從世俗諦的正理開始宣講。當眾生證知世俗諦苦集滅道的正理，確認世俗法蘊處界及種種言說都屬生滅的虛妄法之後，方有力能堪爲大乘法器；此乃娑婆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及十方一切諸佛三轉法輪之慈悲施設，欲令十方五濁惡世量小、器劣、根差、性愚之眾生得以實證法界實相之妙理，所以開演解脫道正理，讓眾生得以實證世俗諦理，然後始於第二、三轉法輪時，開演法界實相般若、唯識種智正理。因此於此世間當如是次第說法，悲憫眾生故，隨順根器故。

再者，藏傳「佛教」的六識論中觀所說的「一切法空」定是斷滅論，因爲佛於阿含聖教當中已多次明白說明「意識乃是意、法因緣生」，既然是「意、法因緣生」，乃是緣生法，因此緣缺必滅。依於世世不同的五色根爲緣才能出

生而導致死後永滅的意識，不可能貫通三世；因為人們的意識乃是依五色根爲緣而出生的，五色根只存在一世，人們的意識當然也是一世而有，死後必定斷滅。這是世尊在四阿含諸經中的至教，也是現代醫學可以驗證而被一般人所知的「常識」；藏傳佛教喇嘛們自稱是無上佛法的實證者，竟然不懂此一常識，還執著爲眞理，真是愚癡至極。再說，既然一切人的意識都只有一世，捨壽必定斷滅，按照六識論（例如藏傳佛教古今喇嘛）所說「只有六識」的說法，哪裡還有輪迴可說呢？應該是每一個人捨壽後都是入無餘涅槃囉！也應該不必斷我見我執就已是阿羅漢了！但是現見眾生輪迴生死不停，由此可知必有另一異於意識的第八識來執持眾生的業種，而有三界六道輪迴的事實顯現。這是三乘佛法中基本的知見，密宗喇嘛教號稱「藏傳佛教」，個個自稱成佛而名爲活佛，居然連這個簡單的佛法道理都不懂，才會有多識仁波切在這裡以「極端無知的瞎說」而落實在文字上，不免臭名傳千古。

因此，若照藏傳「佛教」喇嘛們所說之勝義諦爲「無自性空」，則必定因果錯亂，造善因可能得惡果而墮落三塗，造惡因卻可能得善果而升天，因果律即不能成立，則將因果錯亂，依藏傳「佛教」的說法「皆空無自性」

的緣故。因此我們可以檢視藏傳「佛教」所說，他們在表面上說因果如何如何，其實在本質上卻是根本不信因果的，所以喇嘛們認為既然一切法皆是「無自性空」，所以只要用意識心持咒、觀想等等，甚至男女和合淫樂保持第四喜樂觸的一心不亂，妄認為這一切因此都是可以改變的，反正皆是「無自性空」，反正一切皆「空」；藏傳「佛教」這樣「純屬對性空義理極端無知的瞎說」，卻還誣責演說正理者為「極端無知的瞎說」；這本是藏傳「佛教」古來政教合一的政治抹黑手段，正是古今喇嘛們一貫實行的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純屬顛倒事實的虛妄說法。

再者，這也是為什麼藏傳「佛教」從來不肯弘揚四阿含所說的二乘菩提的原因，而以全面曲解後的說法來取代四阿含所說的二乘菩提，具體代表即是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與《四阿含》佛所說的意識是生滅法的至教完全違背；這同樣也是藏傳「佛教」所有的修行法皆是在世俗法上用心的原因，所以藏傳「佛教」的修行法門與所得境界都與妄想顛倒的世俗凡夫沒有兩樣，甚至有肆無忌憚、變本加厲的情況；因為藏傳「佛教」喇嘛們修行的最終目的，乃是要每天與女信徒合修雙身法而獲得第四喜遍及全身

的淫樂境界——無上瑜伽、樂空雙運，卻不知男女交合的淫樂觸覺本是欲界中最低賤的貪染境界。

又如多識仁波切說：「中觀論主張的性空，並非否定世俗諦事相的存在，只是以理否定諸種事物的獨立自性。龍樹在《中觀論》說：性名為無作，不待異法成。」

意思是「『物性』是非造作自然形成，不依靠其他因緣的獨立存在之謂。」月稱《中觀四百頌釋》中說：「所謂無我的『我』，指一切事物的不依賴他物的自性。」所以，中觀應成派以「空」遮遣的並非事物本身，只是遮遣其不依賴眾緣的單一獨立存在的「自性」而已。證明萬物性空的論證方法雖有多種，但最殊勝的是緣起之理。」（《破論》頁一〇九～一一〇）

本章第一節第二目中已詳釋龍樹菩薩於《大智度論》中「如、法性、實際，……是三皆是諸法實相異名」之語，此處「性名為無作，不待異法成」中所說之「性」明顯的亦是指真實法性如來藏，說之為本來自在之無作法，不待其餘諸法所成故。多識仁波切於書中前頁既說「一切有為法，情器世界都是因緣所生之法，沒有一樣非因緣形成之物」（《破論》頁一〇八），此處又

說依於因緣所生法之「『物性』是非造作自然形成，不依靠其他因緣的獨立存在之謂」，也就是說：意識依於觀察「牛有角」而產生「兔無角」的觀念是可以「不依靠其他因緣的獨立而存在」，如此荒謬而自我矛盾的邏輯觀，大概也只有藏傳佛教的**多識仁波切**才會引以自豪吧！再者，**多識仁波切**不知器世間萬物乃是共業有情的第八識如來藏共同成就，卻對於世間萬物訴諸於「自然形成」，正是標準的自然外道。

多識仁波切又於書中多處引用**龍樹菩薩**之論文，想要證明般若正見僅是「諸法緣起性空、諸法如幻不實」，**多識仁波切**說：

【7、**龍樹《中觀論頌》**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8、**龍樹《大乘二十頌論》**云：「此岸彼岸俱無生，和合之物緣所起，按其自性原是空，入于一切智智境。」

以上這樣的經論可以引證無數，都是諸法緣起性空、諸法如幻不實的般若正見的有力佐證，都證明了印順法師的觀點正確無誤，反證了蕭平實的無知。批評別人的正見，暴露了自己無知偏見，哪有比這更可笑的自我

表演呢？」（《破論》頁一三—一四）

由如上多識仁波切所引之論文，再次證明多識仁波切不懂龍樹菩薩完全依如來藏中道實相而演說的妙法。龍樹菩薩於《中論》偈頌所開示意思是：蘊處界萬法無有一法不從因緣生，都是因緣所生法，但這些緣生法都是以空性心如來藏為因，才能藉緣生起之法，不能離於第八識空性心如來藏。而此諸蘊處界萬法都是因緣所生法故，因緣生而有，因緣滅而歸於空性心如來藏，因此龍樹菩薩於此偈中說「我說即是空」。又從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的菩薩們的現觀來說：蘊處界諸法自性乃是由如來藏中所藏諸種現行，假名為蘊處界等名，此蘊處界等名之假說自性亦是詮表，故龍樹菩薩說這一切緣生法為蘊處界等「亦為是假名」；證悟第八識如來藏的菩薩摩訶薩，具足現觀此蘊處界諸法與法界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乃是「不一不異、不來不去、不生不滅、不垢不淨」等無量中道體性的內涵，因此龍樹菩薩才說「亦是中道義」，所以龍樹菩薩《中論》偈頌所說乃是證悟菩薩般若現觀的智慧境界；而菩薩於此現觀當下，同時已具有此「空觀、假觀、中觀」三觀之中道諦理的般若智慧，乃是蘊處界諸緣生法在生生滅滅的任何時候

都是如此三觀具足；而非藏傳「佛教」六識論者錯解龍樹菩薩偈頌，而用意識妄想猜測的胡說。依照多識仁波切及藏傳佛教一切六識論所說的說法，就變成「蘊處界存在的時候就沒有空，滅了以後才有空」，這是對中道觀的嚴重誤會；因此藏傳「佛教」喇嘛們對於「空」的理解與說法，套句多識仁波切的話：「純屬對性空義理極端無知的瞎說」，因此勸請多識仁波切聽聽自己所說的話：「批評別人的正見，暴露了自己無知偏見，哪有比這更可笑的自我表演呢？」若多識仁波切能深入比對經論而生起勝解，然後深自反省自己所說而發露懺悔，進而改往修來，早日遠離藏傳「佛教」六識論邪見，方可遠離謗法、謗賢聖的地獄業。若能捨棄邪見而發露懺悔，去除深重的煩惱障及罪業後，未來斷我見或證悟法界實相心，方屬可期。我們再來看龍樹菩薩的《大乘二十頌論》卷一開頭即如是說：

【歸命不可思議性，諸佛無著真實智，

諸法非言非無言，佛悲愍故善宣說；

第一義無生，隨轉而無性；佛眾生一相，如虛空平等；
此彼岸無生，自性緣所生，彼諸行皆空，一切智智行；

無染真如性，無二等寂靜；諸法性自性，如影像無異；

凡夫分別心，無實我計我，故起諸煩惱，及苦樂捨等。」

14

略解說其義如下：第一義諦是指無生滅、具八不中道性之如來藏，祂無眾生之作主性，故說爲無我性，一向隨順祂所生七轉識之分別、作主性，任運而轉；佛陀與一切有情眾生之根本皆是此法身——空性如來藏心，體性相同、一相無二，無形無色、猶如虛空，且又平等無差；所不同者僅是各個有情的如來藏中所含藏之業種清淨與否，因而顯現出無量的差別相。無論是本不生滅的第一義諦如來藏彼岸，亦或由祂所生、所顯之蘊處界生滅法此岸；若依此平等一相之如來藏的角度來看，其實皆同樣是無生滅的如來藏相。如來藏本自寂滅無生，而眾生是由如來藏——根本因及其中含藏之無明業種等等，隨順諸緣而出生之六根、六塵、六識繼而輾轉出生一切萬法。如來藏所生之蘊處界法行相，若依世俗諦則皆虛妄不實，若依於勝義諦則皆不一亦不異於空性心如來藏。若依佛陀之一切智智所見，一切有情如來藏皆是清淨無染，具真實性與如如性，無二無別且平等寂靜。如來藏隨順因緣所生諸法，其體性虛妄猶如影像一般；無智凡夫顛

倒分別，於無真實我之十八界法中卻遍計執爲真實不壞我，不肯捨棄，多識仁波切即是此類人，才會認同藏傳佛教六識論的斷滅見中觀，才會支持藏傳佛教的雙身法意識身識境界。

多識仁波切又在書中說：「蕭又說：『法身是第八識如來藏。』這又是一句出格的外行瞎說。」（《破論》頁一四二）但是我們可以檢查看到底誰才是「出格的外行瞎說」？究竟多識仁波切是不是自己作賊而指控屋主是賊？在《央掘魔羅經》卷三有這樣的開示：「云何名爲八？所謂八聖道，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大乘八聖道，聞說如來常，經耳因緣力，終到涅槃城。如來常及恒，第一不變易，清淨極寂靜，正覺妙法身；甚深如來藏，畢竟無衰老，是則摩訶衍，具足八聖道。」

經文明明說：「如來常及恒，第一不變易，清淨極寂靜，正覺妙法身；甚深如來藏，畢竟無衰老。」所以第八識如來藏正是法身。再者，《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廣經》卷一：「世尊！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成就，說如來法身。世尊！如是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名如來藏。」經中說：「如是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名如來藏。」三者，《佛說不增不減

經》卷一：「舍利弗！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明明有許多經文中說「如來藏即是法身」，多識仁波切卻視而不見。由這裡證實多識仁波切乃是故意誣責平實導師，而這些經教證據已充分顯示多識仁波切自己的寫照了：「多識仁波切是個外行的瞎說者」，正是自己做賊而反過來指控屋主是賊。但是多識仁波切卻如其他藏傳「佛教」的上師活佛一般，於自己書中簡介廣告大肆宣揚吹噓自己，號稱是：「天堂寺第六世轉世活佛，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西藏大學客座教授等多種社會職務。雪域當代深孚眾望的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破論》頁四三五～四三九）其實只是一個少聞寡慧以及誤會經論的無知者。由此可知藏傳「佛教」轉世活佛以及宣傳的種種世間響亮名號，都是虛名不實的吹噓產品，根本不堪有智者加以檢驗。

而多識仁波切又於下一頁說：「法身是佛的三身之一，唯獨佛地才有，成佛前無。」（《破論》頁一四三）顯然不同於龍樹菩薩所說的「佛眾生一相」；多識仁波切說：「唯獨佛地才有，成佛前無。」我們再看經典怎麼說？《佛說不增不減經》卷一：「舍利弗！即此法身過於恒沙無邊煩惱所纏，從無

始世來隨順世間波浪漂流，往來生死，名為眾生。」「舍利弗！即此法身厭離世間生死苦惱，棄捨一切諸有欲求，行十波羅蜜，攝八萬四千法門修菩提行，名為菩薩。」「復次舍利弗！即此法身離一切世間煩惱使纏，過一切苦，離一切煩惱垢，得淨得清淨，住於彼岸清淨法中，到一切眾生所願之地，於一切境界中究竟通達更無勝者，離一切障、離一切礙，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名為如來應正遍知。」「是故舍利弗！不離眾生界有法身，不離法身有眾生界；眾生界即法身，法身即眾生界。舍利弗！此二法者義一名異。」

這些經文中說明得非常清楚，在「眾生、菩薩、如來」位中皆具有法身，因為法身即是空性心如來藏，如來藏心從來不生不滅，而且本來就有，不曾有生，顯然**多識仁波切**不是真的**多識**，而是**少識**無聞的人，竟然可以擔任大學教授而指導博士生，那究竟是什麼樣的大學呢？指導教授的品質已經如此低下，被他教導出來的博士品質當然更是不堪，他所任教的大學前途真是教人憂慮。

我們再舉一段經文證明，《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三〈報恩品〉第二：

「法身體遍諸眾生，萬德凝然性常住，不生不滅無來去，不一不異非常斷。」這段經文是說法身心體乃是遍諸眾生存在著，即代表一切凡夫眾生都有法身。同樣的《大般涅槃經》卷一六〈梵行品〉第八：「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見諸眾生法身未增。」經文明明說「諸眾生法身未增」，而**多識仁波切**卻說：「唯獨佛地才有，成佛前無。」這樣過失甚大甚多，若法身唯獨佛地才有的話，那就表示佛地法身乃是先無後有；既然法身是先無後有之法，那就表示這個「佛地法身」乃是所生之法，所生之法必有壞滅之時，成為壞滅法、磨滅法，怎能稱為諸佛的法身？但是佛於經中說：「如來法身常住，非變易法、非磨滅法。」而且經典聖教明明說：「法身非生，以本有故；以緣生故，名之為生。」從這許多經典之教證一再證明法身是遍於一切眾生身中存在的，不是佛地才有的，由此證明**多識仁波切**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外行瞎說者」；因為不論從佛法知見、佛學學術界，乃至教育界人士來說，**多識仁波切**的說法都是標準的外行表現，但是這樣的喇嘛卻又常常頂著響亮的名號招搖撞騙，例如**多識仁波切**的「天堂寺第六世轉世活佛」，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西藏大學客座教授等多種社會

職務。雪域當代深孚眾望的學者和教育工作者。」只是名實不符的稱號，頂著「活佛、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者、教育工作者」之響亮名號，其實是完全不懂佛法基本知見的「外行瞎說者」。

我們再列舉多識仁波切的「出格的外行瞎說」來證明他的無知，多識仁波切說：「如果人沒有我的意識，就不會有為「我」著想的小乘解脫輪回的觀念和「我」為眾生利益求證無上菩提，作佛的思想。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二利事業，若無「我」，怎麼會有自他之分呢？因此，世俗諦的我，是客觀存在，既不能斷，也不可斷。」（《破論》頁三九七、三九八）

從這段說法就知道多識仁波切根本沒有斷我見；唯有凡夫眾生才會將「五陰我」寶愛，而主張「既不能斷，也不可斷」，顯然多識仁波切很愛著識陰或意識自我，我見具足。而多識仁波切所貪愛的這個意識「我」卻是緣生法，是藉意根與法塵才能出生的，乃是因緣所生法，夜夜眠熟就暫時斷滅而不存在了。意識覺知心不僅可斷，也能永遠斷滅，因為當他捨壽的時候，這個「五陰我」就壞滅斷除了，下一世卻是藉另一個五色根來出生的全新五陰，就這樣世世出生全新的五陰而輪迴不已，所以只有愚癡凡夫才會想要保

有這個意識「我」，一心想要保持而認為「不能斷、不可斷」，顯示多識仁波切根本不懂聲聞菩提，不但未斷我見，反而主張要保持我見的存在，與達賴喇嘛及宗喀巴一樣，同屬我見具足的凡夫。

再者，這些「我」及「我所作事業」的「緣生法」，是有相、有變異、有生住異滅的，都是由空性心如來藏因依緣而生，顯然並非是本來無生之法，是要回歸於本自無生的如來藏，才能說緣生法亦是無生。故多識仁波切所說根本就違背自己引用的龍樹菩薩所說的「此岸彼岸俱無生」〔編案：現代學者巫白慧之譯本。〕或宋本翻譯「此彼岸無生」之理。多識仁波切執著於「世間我真實、是客觀存在」，亦不同於龍樹菩薩所說的「無染真如性，無二等寂靜，諸法性自性，如影像無異；凡夫分別心，無實我計我，故起諸煩惱，及苦樂捨等」¹⁵之義理，正是龍樹菩薩所說「凡夫分別心，無實我計我」之我見、我所見堅固的凡夫。這樣不懂得應該斷我見的凡夫教授，所教導出來的佛學博士的品質也就可見一斑了，竟有大學願意聘他為指導教授，應該說是大陸奇聞吧！

至於龍樹菩薩所說：「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

是空者。」固然是說一切世間法皆是因緣所生，所以是性空，但也說證悟者現觀法界的「空、假、中」三觀智慧而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則顯然也說世間法除了依世俗諦說爲性空、生滅外，亦同時說世間法是由空性如來藏所生，故依於不生滅之勝義諦如來藏而說一切世間法亦是無生。此部分法義前已論述過，此處不再贅言。

由上述龍樹菩薩所說偈語，可知同皆依於無生法勝義諦如來藏之體性而說，並非「都是諸法緣起性空、諸法如幻不實」，顯然**多識仁波切**若不是對佛法極度無知，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以爲天下人都如喇嘛教信徒一般好騙嗎？

由上面所舉大乘諸經及龍樹菩薩之論，可知二轉法輪般若系諸經皆是依勝義諦如來藏而說，絕非中觀應成派佛護、月稱、寂天、宗喀巴、達賴、**多識**等藏傳假佛教六識論諸師所說的無如來藏之「緣起性空」而已，所以**多識仁波切**說：「蕭平實想拿「緣起論」、「性空說」攻擊應成派月稱、宗喀巴，但緣起性空說不僅不是應成派所創，也不是龍樹等中觀大師所創，而是《般若》、《華嚴》等一切經典的真俗二諦的主要精神，是一切佛法的根本。」（《破論》頁七六）其實「緣起性空」只有在八識論中方能建立爲世俗諦之真理，

而且也只是說明現象界蘊處界諸法都是第八識如來藏藉緣生起，根本不是佛法的根本，只是二諦中世俗諦之真理，並且是在八識論的前提基礎下才符合正理，若是藏傳「佛教」等諸六識論者所說的「緣起性空」，那是斷滅論外道的見解，此分法義前已辨正過，此處不再說明。並且，平實導師從來不會指控「緣起論、性空說」是應成派的月稱等人所創，而是指控「六識論的緣起性空說是應成派中觀師所創」，並且不曾指控是月稱、宗喀巴所創，而是指明爲佛護所創；因此，多識仁波切這個指控仍屬移花接木的栽贓說法。

多識仁波切又說：「應成中觀的經典根據是「般若部」諸經，立宗的經論有「十五部」：即龍樹《中觀論》、《七十空性論》、《六十正理論》、《精研論》、《回諍論》、《中觀寶鬘論》，提婆《中觀四百論》，佛護《中觀論釋》，月稱《中觀大疏》、《六十正理論疏》、《中觀四百論疏》、《入中論》、《入中論自釋》，寂天《入菩薩行論》、《入菩薩行論釋》。以上十五論被稱爲應成派堅不可摧的十五座理論堡壘。」（《破論》頁五八）

這也是不如實語，因爲佛護、月稱、寂天、宗喀巴等人所說乃是六識論之意識想像的中觀，全屬常見外道見，故都認定意識是常住心，皆是違反世

尊及龍樹、提婆菩薩依於八識論如來藏所說中道法之意旨。

第六目 《解深密經》三轉法輪之說法方是正說

多識仁波切又說：「彌勒、無著以第三法輪主要經典爲依據，造論開演「境空識有」的唯識見。

龍樹菩薩根據《無盡智慧所說經》中「說諸法究竟性空者爲了義經，以種種名相說世俗法者爲不了義」爲總旨，視第二法輪《般若》部諸經爲了義經，廣泛開演般若深義、諸法緣起性空之理，造中觀六論，開創了中觀見。依《解深密經》的劃分原則，第一、第二法輪爲不了義，第三法輪是了義；依《無盡智慧所說經》的劃分原則，第一、第三法輪爲不了義，第二法輪爲究竟了義。

唯識家以《解深密經》爲宗依，視第二法輪《般若部》所示法爲不了義；中觀家以《無盡智慧所說經》爲依據，視《解深密經》、《楞伽經》等爲不了義經。」（《破論》頁一三六—一三七）

依照本章上述之解說，即知無論是初轉法輪或二轉法輪之經典，皆同

於三轉法輪經典所宗，皆依勝義諦如來藏空性心而說，如初轉法輪阿含部經典中所提到的「入胎識、住胎識、取陰俱識、如、本際……」，亦如二轉法輪般若系經典所說「眞如、諸法實相、非心心、無心相心、無住心、空性心、金剛心……」，都是在說這個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所以《解深密經》卷二〈無自性相品〉第五說：【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遍於一切不了義經，皆同一味，不障一切聲聞、獨覺及諸大眾所修事業。」】

三轉法輪經典皆是符合《法華經》所示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即是「開、示、悟、入」佛之「所知、所見」，就是要讓眾生能夠實證法界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進而能夠次第增進而成就究竟的佛道。又依據眾生根器而有隱說、顯說、略說、廣說等差別，而有初轉、二轉、三轉法輪的次第說法，然而都是直指法界實相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性、具「無自我性」之性的如來藏，如《解深密經》中所說。此無二勝義諦，非有爲、非無爲，而有一切法平等眞如，能夠圓滿成就一切世出世間法之清淨圓成實相；由如來藏因依緣而出生緣生諸法之雜染依他起相；以及一切法

假名安立自性差別，本自無相之遍計所執相等三種法相。若能如實了知無相法，即能斷滅一切雜染相法，而能證得一切清淨相法。

當證得此清淨之如來藏後，則如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一所說：「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既已證知如來藏是無生無滅性、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性，是一切諸法**法無我性**，並無意識覺知心之我性，故亦名為勝義無自性性。雖有能生萬法之自性及本來涅槃之自性而不需執著，因之能得究竟解脫，並非藏傳佛教喇嘛等六識論外道所說之一切滅盡之後的「空無自性」，而**多識仁波切**所知的空無自性正乃是佛所破斥的斷滅論外道的邪見。世尊並於《解深密經》卷二中說：「一切聲聞、獨覺、菩薩皆共此一妙清淨道，皆同此一究竟清淨，更無第二，我依此故密意說言唯有一乘。」所以三轉法輪經典都是依此第八識心如來藏而說，皆為成就究竟佛道，故說「皆同一味、唯有一乘、共此一妙清淨道」。**多識仁波切**卻完全不懂釋尊、彌勒、龍樹在這些經論中所說的道理，是不懂裝懂而誤導眾生的凡夫。

至於**多識仁波切**舉說「龍樹菩薩依漢字大藏經中所無之《無盡智慧所說

經》諸法緣起性空之理，造中觀六論，開創了中觀見」，這也是不如實之語！因爲，本書前面已舉出諸多《般若經》及龍樹菩薩之論著，證實皆是依於不生滅之如來藏而中道說法，法同一味，僅是由淺入深，並無絲毫矛盾之處。至於中觀見也非龍樹所創，觀乎二乘人結集在四阿含中，已變質爲小乘解脫道經典的大乘經中所說，早已證明中觀見是釋尊所說；（四阿含諸經中有多處說五陰與真我的關係是「非我、不異我、不相在」……等。）再由菩薩們所結集的大乘般若系列諸經中的中觀智慧，同樣證明中觀並非龍樹所創，而是釋尊自始即已倡說而不會稍離的中道正義，由此證明**多識仁波切**完全不懂前後三轉法輪諸經中的法義。由「業果報不失」，因果報應絲毫不爽；由有三界六道、四聖六凡諸界差別，乃至十方諸佛同有三身、十八不共法、四無所畏、十力、三十二種大人相等，即知世尊業已隱說佛與諸有情眾生必定皆有平等無差之如來藏，不然法界眾生應該不止三界六道，而應有無量界、無量道；而諸佛亦應該不定有三身、三十二種大人相等圓滿法。況藏傳「佛教」諸師特愛施設建立各種妄想所成之名相以自高，譬如：金剛上師、金剛地獄、佛母、佛慢、烏金淨土……等，但喇嘛教的這些施

設都只是名言而非實際上存在的境界；若真有喇嘛教自創的金剛地獄，則其妄想所成之「密教佛」也必定不是三身、不是三十二相，各各「密教佛」之功德也必定完全不同而非佛佛平等了。依此，則必定會衍生出無量無邊的過失，凡此種種皆因喇嘛教之教義與行門都是與善、惡、無記三性相應之不公平、不清淨的意識心所建立故！至於多識仁波切所提的《無盡智慧所說經》到底怎麼說？因為沒有看到這部經典的原文，我們不知道是否如多識仁波切這樣說？但是由本書前所舉出甚多事相證據知道，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上師、活佛、仁波切所說幾乎都是「不如實語、妄語、瞎說、胡說」，因為謊言、顛倒言語甚多，因此我們對於是否有此經典存在，持保留態度；或者是假藏傳佛教祖師集體偽造的經典，如同《大日經》、《金剛頂經》等偽經一般？或者真有此經典，但是卻由未斷我見的藏傳「佛教」外道所曲解，如同其誤解般若諸經，誤會龍樹《中論》一般；因為三乘諸經所說之理，凡是真經而非偽經者，一定不會互相違背，只會有深淺、廣狹……等之差別。

而且佛法是依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法爾如是、非安立之空性心如來藏

而有，佛佛道同，法同一味，絕無違背。但藏傳佛教古今諸喇嘛們皆無智了達諸經論之深妙義理，僅能憑中觀應成派祖師們以意識思惟所建立之六識論邪說爲依據而加以曲解，當然會處處矛盾衝突！如多識仁波切說：「第一法輪說生空，第二法輪說諸法性空，第三法輪以三性、三無性解說生法二空之理。三時所說三輪佛法，均從二諦義解說有空性相，其理一貫。」（《破論》頁七一），而所謂的「法王」達賴則說：「根據一般大乘佛教的觀念，佛陀有三次重要的轉法輪——傳統上，佛陀對弟子主要的三次佛法教示，傳統上稱爲三轉法輪。嚴格地說，這三次轉法輪所開示的法教是互相矛盾的——某些內容不相符合。」¹⁶等等相互矛盾、謗佛、謗法的離譜說法，然而親證空性心如來藏的菩薩們所見的諸經義理，卻都是毫無矛盾而只有淺深廣狹差別的不同。至於藏傳佛教祖師創造的密續偽經例如《大日經》、《金剛頂經》……等，所說的法義卻是與釋迦佛所說法義互相違背的，顯然不是佛佛道同，當然是凡夫位的藏傳佛教祖師集體創造的偽經。由此可見，向來慣於自吹自擂的喇嘛教師徒們，皆是佛法的門外漢，無有絲毫慧力可以貫通佛法，用一句多識仁波切自己說的話回贈給他：「批評別人的正見，

暴露了自己無知偏見，哪有比這更可笑的自我表演呢？」

第七目 不懂佛法「般若空義」之多識仁波切

所舉證經論只能證明自己的錯謬

多識仁波切說：「釋迦牟尼在第一法輪中說生空，在第二法輪中說一切法空，在第三法輪中說分別三性說空。總之，他的每個法輪都說到一個「空」字，只是說空的具體範圍不同和說空的對象不同而已。所以說，若離開「空」字談佛法，可以說是十足的外行。」（《破論》頁六二～六三）

由這段話就知道喇嘛教祖師及多識仁波切等人的佛法水準了，喇嘛們不懂真空妙義而偏要說空，墮於空無之中而極力執著之，正是佛陀所說惡取空之增上慢¹⁷者，成為無藥可救治者，亦皆是背離世尊「依義不依語」之教示者。就像出生就眼盲的人，從未看過月亮，別人再怎麼說，他都無法感受到月亮的存在，就信誓旦旦的說：「月亮只是你們大家的想像，事實上並沒有月亮的存在，都是空無所有的！」所有見過月亮的人對此愚癡又執著之人，都只能悲憐罷了，實難轉易其心。多識仁波切對於空義不解而執

言取義的部分，我們前面已經多所破斥，知道**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喇嘛們乃是無知而不懂佛法，由這些證據可以確定一個結論：「滿口『空』字的藏傳佛教喇嘛教，可說是十足的外道」，因為藏傳佛教諸上師、活佛、仁波切常常說「空」，卻是處處落在男女淫慾雙身法的欲界「有」中，正是不知空義的凡夫。既然大聲主張一切皆空，當然會言行如一而遠離欲界有，絕對不會再愛樂雙身法的淫樂觸覺了；所以凡是真懂空義的人，絕對會大力否定藏傳佛教的雙身法貪著男女根淫觸的愛著；**多識仁波切**既然自稱懂得空義，一定會大力否定雙身法，但他卻是極力支持藏傳佛教雙身法的，從來不曾說過一句否定雙身法的話。這樣的人正是**世尊**所說：對空自以為知而懷著增上慢，不信正法中的真正空理，轉而落入識陰或意識境界中，於是無能斷除我見，於是與意識相應的五欲及淫樂相應，成為「墮自共見樂欲之中」的凡夫外道。因此每天想著與女信徒合修雙身法的淫觸快樂，當然不能理解**平實導師**所說世出世間一切萬法皆唯是自心如來藏所顯現的真相，由於自己無法親證而大力否定之，墮入**世尊**所預責的「不了諸法唯心所現」的凡夫知見中。又因貪著雙身法的淫樂觸覺而將這種外道法用來取代三乘

菩提正法，具足了外道的特質。

多識仁波切接著又舉示一些經文爲其佐證，想要證明他依六識論所說空無之「空」的正當性，但是卻適得其反，反而證明藏傳佛教教義的外道本質，因爲喇嘛們都是我見分明存在，而且多識仁波切也公開主張不應該斷我見，顯然連二乘解脫道之初果斷我見的功德都沒有，而下地智不知上地境，更何況已證解脫果的阿羅漢所不知的佛道真義？就像只有小學三年級的算術程度必然無法懂得大學的微積分，更何況多識仁波切是連小學算術都不知者，豈能臆測？而藏傳佛教喇嘛們是具足外道見之凡夫，怎會懂得連定性聲聞阿羅漢都無法了知的大乘般若法中雙具有爲無爲、勝義世俗之理？所以多識仁波切這些講法，只會貽笑方家而已！我們再往下看多識仁波切荒謬之言，多識仁波切云：「看看佛經中是如何說的：

一、《般若心經》：「行甚深般若波羅密多行時，應觀五蘊性空。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編案：

應爲「復」字）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唐·全本心經）

二、《華嚴經·入法界品》：「同甚深法，解一切法如虛空故。」

三、《華嚴經·十地品》：「觀諸緣起，知無我，無人，無壽命，自性空。」
「雖知一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清淨妙行莊嚴佛土；雖知諸佛法身本性無身，而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知諸佛聲音性空寂滅不可言說，而能隨一切眾生種種差別一切聲音。」
「佛住甚深真妙性，寂滅無相同虛空。」

四、《法華經·信解品》：「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
「修習空法，得脫三界。」

五、《法華經·比喻品》：「我悉（多識少錄了經文中的「除」字）邪見，於空法得證。」

六、《法華經·敘品》：「觀諸法性，無有二相，猶如虛空。」

七、《圓覺經》：「生死與涅槃，凡夫及諸佛，同爲空華相。」

八、《寶積經》：「真實觀者，不以空故令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無相故令法無相，但法自無相。」
「一切諸見，以空得脫。」
「一切諸見，唯空能滅。」
「若畏空法，我說此人狂亂失心。」
「何謂菩薩出世智藥？謂（編案：多識少錄了經文中的「知」字）諸法從緣合生，信一切法無我，

無人，亦無眾生。」「法相即空相，空相即無相，無相即無願。」〔編案：此句經文出自《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卷二，並非出自《大寶積經》。〕九、《大般涅槃經》：「離諸有者，乃名涅槃，是涅槃中無有諸有。」「空無所有，故名涅槃。」「解脫者名曰虛無，虛無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虛無，非作所作。」「彼虛空者，喻真解脫。」

一〇、龍樹《中觀論》：「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此是中道義。」「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破論》頁六三～六五）

又說：「一六、禪宗六祖《壇經·般若品第二》云：『世人妙心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編案：應為「復」字）如是。』」「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壇經·機緣品第七》云：「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汝之本性，有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破論》頁六八～六九）

多識仁波切又繼續言：「『緣起性空』見是大乘佛教的終極真理，發現

此真理者既非宗喀巴，也非龍樹，而是十方三世一切佛陀。龍樹和宗喀巴只是扮演了繼承弘揚佛教中觀思想的一個主要角色。

「緣起性空」的這一觀點，若有「錯誤」，也錯在佛陀，不在龍樹和宗喀巴。蕭平實想反佛，不必轉彎抹角，可以直截了當地批佛好了。

如前述，我們引證經論中說緣起、說空理的句子要舉多少就能舉多少，可是蕭平實及其徒眾憑邪思臆想，除空口否定緣起性空教義而外，能拿出反緣起性空論的經典和理論根據嗎？除了瞎編，舉不出任何經論證據來。引經據典地和這樣的法盲外道論戰，實在沒有多大的意思。漢傳佛教知識界對蕭平實的胡言亂語，報之以輕蔑的冷笑而不予理睬，並非沒有道理。」（《破論》頁六九、七〇）

多識仁波切洋洋灑灑的舉出十六點，欲證明佛教經論及一些世間佛學學者處處提到「空——緣起性空」見即是大乘佛教的終極真理。但其實多識仁波切所舉的經論已經處處證明他都是在自打嘴巴，只是他把自己掌嘴以後還不知道痛癢，這讓大家更清楚看到喇嘛教中所謂「活佛、上師、仁波切」的佛法水平是如何低落，茲分破如下：

(一) 多識仁波切首先舉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經文，不知多識仁波切有無想過：攝屬於「小品般若」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常被簡稱作《心經》，既然叫作《心經》當然是講「心」，這心當然不可能是講生滅心，而是密指二轉法輪般若諸經皆依一切有情眾生皆有之「無生滅、涅槃彼岸的真實心」而說，非是說意識生滅心等法的「一切法空」；若是說一切法空，那就應該稱為「一切法空經」，但事實上這部經叫作《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而且多識仁波切心行不善，故意掐頭去尾，將經文前後的重要語句略去，如「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之前，摘除句首之「觀自在菩薩」，以及遮覆「諸法空相」後面接著「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等重點語句。所以經文原意為：「已觀見到涅槃真實心如來藏的菩薩，發現到真實之空性心如來藏與五蘊等非一非異，且此真實心具有八不中道之體性。」這部分的辨正，已於本章第二節第四目中說明，此處不再贅述。欲知詳細的內涵，讀者可請閱平實導師所開示之《心經密意》¹⁸一書，其中有非常詳盡的闡述。

(二) 多識仁波切再舉《華嚴經》〈入法界品〉乃是實又難陀三藏所譯八十華嚴，其所引之經文為：「同甚深法，解一切法如虛空故。」這是說甚

深、極甚深的眞實法第八識如來藏，其體性乃是可以容受三界一切法，猶如虛空一樣可以容受一切色法而不改其性，乃是以虛空來譬喻空性心如來藏，而不是藏傳「佛教」六識論所說的「一切法空」，多識仁波切誤會了；因爲《華嚴經》所弘揚的正是八識論正理，不是藏傳佛教所弘揚的六識論邪理，所以《華嚴經》卷六〈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中說：「諸佛菩薩自證悟時，轉阿賴耶識得本覺智」，阿賴耶識即是第八識如來藏，正是多識仁波切、達賴喇嘛完全不懂而極力否定的能生一切法之空性心。而且〈入法界品〉這一段經文，善財童子總共說了八十四個同行法，從「同念，心常憶念十方三世一切佛故」，乃至到「同出離，滿足一切諸大願海，成就如來十力智故」，都是在說明菩薩悟後應該如何發起更深妙的菩薩種性，由此轉依如來藏本來清淨自性涅槃的大悲普賢行，而不是藏傳「佛教」六識論的「緣起性空、一切法空」的斷滅論見解，在此八十四種大悲行中，經文其中有說「同妙音，普演一切法門海故」、「同受生，應現成熟諸眾生故」、「同建立，示現種種諸佛事故」，這些都是利益眾生的願行上，而不是「空無所有」的「空」；因此多識仁波切如同其他藏傳佛教喇嘛活佛上師仁波切一般，只會斷章取

義、斷句取義的說空，根本不知道經典中說的空義內涵。

多識仁波切說得越多、舉證越多，敗闕就顯示越多，更是讓大家見識到，號稱經過喇嘛教所謂嚴密學佛過程的「**多識仁波切**、**多識活佛**」，對經典法義的認識膚淺到什麼樣的地步。**多識仁波切**於《破論》書中第一六頁說《華嚴經》是唯識六經之一，又在第三八頁說：「因為『唯識』二字把唯識論的本質說得非常清楚。『唯識』這句話出自《華嚴經·十地品》，原話是：『三界所有，唯是一心。』」（《破論》頁三八）但此段經文出自《華嚴經》卷三七，恭錄原文如下：【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經文中更是清楚說明，緣起法之十二有支，皆是依於此實相一心而有的，「三界所有」的出生由「唯是一心」如來藏所成，不是**多識仁波切**所認同的意識生滅心所成的，所以**多識仁波切**舉出這段經文時，卻是證明應成派中觀之「緣起性空、一切法空」乃其自意妄想，完全違背佛意。這顯示**多識仁波切**等人舉出經文證明別人不對時，都是在證明自己的錯誤；卻仍然不知已經證明自己的錯誤，反而得意洋洋的繼續舉出來想要證明別人的錯誤，所以**多識仁波切**就如同盲

人竟然可以愚癡到不知自己是瞎子一般。

另外，學佛人大多對八十卷《華嚴經》的卷一九中之偈：「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更是耳熟能詳，這個「心」當然是指眾生本有、能生萬法之第八識實相心，不是多識仁波切所愛惜的意識心，因為意識心是意法因緣生的生滅法，生滅心絕對不可能出生別的法。而其舉示之「雖知諸佛法身本性無身」，只要稍具一般國學程度者，都很容易的可以瞭解其意為：「雖然知道諸佛法身之本性是無形無色，並非是有形質色身」，當然是在說明有一個真實的法身，只是祂並非物質之法，而非應成派中觀所說佛的法身是虛妄法。多識仁波切所另舉之《華嚴經》卷三九：「佛住甚深真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而於第一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編案：多識仁波切將經文中所說的「真法性」更改為「真妙性」），這段經文原旨當然也是說「佛陀住於一般凡夫所無法了知的究竟清淨之第八識如來藏微妙甚深無上無垢真實法性中，是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性，無形無色無相，本來寂滅而猶如虛空一般的體性可以容受萬法；而於此真實之第一義諦實相法中，能如摩尼寶珠般的顯現出種種所行業及其業果等事。」這裡明明是說「於第一實義中」

乃是說明實相法中顯現眾生一切的所行事業，而不是「一切法空、緣起性空」的虛相法中，由此再次的證明執著意識爲我、我見未斷之多識仁波切根本不懂佛法。

（三）多識仁波切又舉《法華經》〈信解品〉中的經文：「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及「修習空法，得脫三界。」欲爲喇嘛們所錯解之六識論「緣起性空」邪見作靠山。但若如實瞭解此段經意，大眾可都要對多識仁波切的愚癡無智、胡亂舉證而忍俊不禁了。此段經文是摩訶迦葉等大阿羅漢以挑糞子的譬喻，言自己心樂聲聞解脫道小法，以得證二乘涅槃小法爲足，而於大乘法唯一佛乘無有志求；然佛實以大乘教化，是故眾聲聞種性的大阿羅漢們本無心悕求能成佛道之佛菩提無上大法，如今法王世尊所傳唯一佛乘核心之大法寶自然而至，佛之眞子者皆已得之；只有不迴心之小乘聲聞人無緣得此無上大法，種性不合故，心不愛樂故，故大迦葉阿羅漢心中慨嘆所說之偈，原文如下：

【一切諸佛祕藏之法，但爲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爲我說斯眞要；如彼窮子得近其父，

雖知諸物心不希取；我等雖說佛法寶藏，自無志願亦復如是。

我等內滅自謂爲足，唯了此事更無餘事。我等若聞淨佛國土，教化眾生都無欣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無大無小無漏無爲，如是思惟不生喜樂。我等長夜於佛智慧，無貪無著無復志願；而自於法謂是究竟。我等長夜修習空法，得脫三界苦惱之患，住最後身有餘涅槃；佛所教化得道不虛，則爲已得報佛之恩。我等雖爲諸佛子等，說菩薩法以求佛道；而於是法永無願樂。」

由這段偈頌而說明一個事實：「一切諸佛祕藏之法，但爲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爲我（聲聞種性者）說斯真要。」然而阿羅漢知蘊處界法虛妄無常、苦、空、無我，將蘊處界法之三界愛滅盡後（斷盡我見、我執），證得有餘依

涅槃，但這些定性阿羅漢都自以為滿足，對於佛道的增上無有願樂，他們因為信受佛語，從佛得知涅槃的本際乃是無生無滅，滅盡十八界以後不是斷滅境界，能入無餘涅槃而永離三界生死苦；但是他們對於成佛無有願樂，根劣性愚故無法實證此諸佛秘藏之法，諸佛也不為定性聲聞解說諸佛秘藏之法；因為這個諸佛秘藏之法乃是為種性尊貴的菩薩而說，定性聲聞心量狹小、智慧低劣、根器無法堪任此諸佛秘藏之法。雖然他們知道無餘涅槃中有此第八識——涅槃本際，而不否認有此涅槃本際如來藏存在，雖沒有證得此諸佛秘藏之法，可是卻無礙於他們解脫三界生死的實證，知道這個識陰我、意識我乃是虛妄無常的生滅法，捨壽後得要滅盡這些無常生滅的蘊處界。然而定性阿羅漢滅盡五蘊十八界後，得脫三界之後獨存之涅槃本際——空性心如來藏——乃是本來寂靜，卻非中觀應成派所說之一切法空的斷滅之法；而是本來常住、無生無滅、無大無小、無漏無為之究竟安樂處——第八識如來藏之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無奈多識仁波切邪見熾盛而無智簡別，只要看到「空」字，就見獵心喜地即刻舉出來當作證據，結果反而證明自己的主張錯誤，證明他只能「依語不依義」、執言取義，這哪裡是學

佛人該有之心態呢？終究還是凡夫異生罷了。這個連二乘解脫道小法都尚未入門的**多識仁波切**，閱讀了大乘了義說的《妙法蓮華經》之後，仍執意要修自意思像的二乘空法，無視於經文中這麼清楚的解說，**多識仁波切**還要曲解經義而背離佛之教誨，只能引用一段《阿含經》卷二的經文送給**多識仁波切**及一切藏傳佛教的上師、活佛、**仁波切**：「盲無目者不知不見。我於彼盲無目不知不見者，其如之何？」看到這段經文，就知道**多識仁波切**是與世俗法中的凡夫眾生一樣盲目而不知真相，那要諸佛菩薩及善知識該如何說呢？因此連佛都說：「其如之何？」

（四）**多識仁波切**又再舉《妙法蓮華經》卷二中「我悉除邪見，於空法得證」之經文，但此段經文是舍利弗因聽聞《妙法蓮華經》了義之法後而踊躍歡喜，自嘆過去本為外道，蒙世尊救拔，而能悉除邪見，證得滅盡虛妄不實的蘊處界世俗諦空法而稱作阿羅漢，那時還沒有證得空性心如來藏，只是現觀蘊處界諸法空相，知道捨壽後滅盡蘊處界後成為無餘涅槃本際的境界，那時還自以為已得究竟；但舍利弗今日聽聞佛陀開示《妙法蓮華經》，方自覺自己所證的二乘涅槃並非真實究竟滅度之法，應迴小向大，修

學菩薩道而能究竟成佛，成佛後方能成爲「永盡滅無餘」，所以多識仁波切的舉證，又再一次證明自己讀不懂經文。今以經文爲證，舍利弗言：

【我常見世尊，稱讚諸菩薩；以是於日夜，籌量如此事。

今聞佛音聲，隨宜而說法；無漏難思議，令眾至道場。

我本著邪見，爲諸梵志師；世尊知我心，拔邪說涅槃。

我悉除邪見，於空法得證；爾時心自謂，得至於滅度；

而今乃自覺，非是實滅度。若得作佛時，具三十二相；

天人夜叉眾，龍神等恭敬，是時乃可謂，永盡滅無餘。」

由經文得知二乘聖人所證八識論爲前提的蘊處界緣起性空的法非究竟滅而無餘之法，更何況六識論斷滅見的藏傳佛教外道所執的「緣起性空」見者？所以多識仁波切根本不知道自己舉的這兩段經文，究竟意在何處？難道是要證明應成派中觀所修學的就是小乘法，絕對不肯如舍利弗及摩訶迦葉等迴心大乘嗎？還是仍執著所錯解的六識論「緣起性空」才是真理，而認爲是世尊說錯了呢？如果藏傳「佛教」能夠改依八識論來修學二乘解脫道正確的「緣起性空」，也還有機會斷除我見，至少不會繼續造作淫人妻女的

地獄業。

（五）多識仁波切接著又舉《法華經》〈敘品〉之經文「觀諸法性，無有二相，猶如虛空。」以及《圓覺經》之經文「生死與涅槃，凡夫及諸佛，同爲空華相」。欲證明爲支持自己所錯解的「緣起性空」，但是未破無始無明，未能實證自心如來藏，甚至未斷我見之多識仁波切，只能「依語不依義」，完全不能瞭解佛法的深義以致錯解經義。此兩段經文的法義與《心經》所言無二無別，仍然是在說：「已實際證得自心如來——阿賴耶識之『觀自在』菩薩，已出生了慧眼，可如實觀察到蘊處界諸法的法性無不是直接或間接由阿賴耶識實相心所出生，因此轉依了如來藏阿賴耶識後，不再落在有爲法的虛妄表相上；而知道因緣所生一切法，其實都只有一相——如來藏相，由如來藏本心來看，並無有第二種相，此阿賴耶識無形無色，猶如虛空；而祂所出生之一切法，無論生死或涅槃、凡夫及諸佛，都是依如來藏而生而有，猶如空華水月一般。」這樣雙具有爲法及無爲法、勝義諦與世俗諦，方是真正の中道義！對此深義，愚昧無知的凡夫如**多識**等喇嘛們，眼如生盲，無法如具慧眼之菩薩時時可見、處處可見此寂滅相，只能落在虛妄想像中說「一切

法空」；但是未實證自心如來或不信佛語的人，是無法真的如實安住「蘊處界一切法空」的，所以就抓著虛妄性的「意識」說為常住法，或說為意識細心，或者說為意識極細心，這些說法與佛說「意識是因緣所生法，乃意、法因緣生」的正理完全相反，顯然是於真實心外求法之外道，名為「心外求法者」，這樣心外求法的外道，竟反過來「乞丐趕廟公——鳩佔鵲巢」，欲將弘揚世尊正法的平實導師誣謗為外道之流，也只能說這是末法時代特有的怪象吧！凡理性有智者，當以經論檢驗，當以智慧簡擇，唯有迷信愚癡者才會信受藏傳「佛教」諸活佛、上師、仁波切的謊言。

（六）多識仁波切再舉《寶積經》卷一一二之經文：「真實觀者，不以空故令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無相故令法無相，但法自無相。」「一切諸見，以空得脫。」「一切諸見，唯空能滅。」「若畏空法，我說此人狂亂失心。」「何謂菩薩出世智藥？謂知諸法從緣合生，信一切法無我，無人，亦無眾生。」（《破論》頁六四、六五）

多識仁波切仍一貫使用斷章取義之方式而作舉證，不顧前後經文所說的一貫義理；以此不誠實之手法犯下毀謗三寶及大妄語之重罪，正是最愚癡人之作

爲。由這些經文的舉證，更可證明多識仁波切無法貫通經義，只見文字表相上列有「空」字，即認爲是他所錯解的六識論「緣起性空、一切法空」，足見多識仁波切所中之毒——藏傳「佛教」六識論的應成派中觀邪見之毒害已入骨髓而深重難以救治矣！茲舉經中完整的段落來作說明，以明佛語正是嚴詞痛責如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學人落於斷滅空見而無可救藥者，讀者當以智慧正見簡擇，慎勿爲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邪見所誤導。

《大寶積經》卷一一二：「真實觀者，不以空故，令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無相故，令法無相，但法自無相；不以無願，令法無願，但法自無願；不以無起、無生、無我、無取、無性故，令法無起、無取、無性；但法自無起、無取、無性，如是觀者是名實觀。復次，迦葉！非無人故，名曰爲空，但空自空。前際空、後際空、中際亦空，當依於空，莫依於人；若以得空，便依於空，是於佛法則爲退墮。如是，迦葉！寧起我見積若須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所以者何？一切諸見，以空得脫；若起空見，則不可除。迦葉！譬如醫師授藥令病擾動，是藥在內而不出者，於意云何，如是病人寧得差不？」「不也，世尊！是藥不出，其病轉增。」「如是，迦葉！一切諸見，

唯空能滅；若起空見，則不可除。」】

語譯如下：「法界真實觀者，不以無常無我而空的緣故，使諸法名之爲空，實際上乃是由於空性心——如來藏——的法性本自是空；不以諸法無常性空必滅而歸於無相的緣故，使諸法無相，只是諸法本屬無相的如來藏而自己成爲無相法；也不以諸法無願的緣故，使諸法無願，而只是因爲諸法歸屬於本來無願的真實心如來藏以後，就自然成爲無願。同樣的道理，諸法都不因爲無起、無生、無我、無取、無性的緣故，而成爲無起、無取、無性，而是因爲歸屬於本自無起、無取、無性的如來藏時，才說諸法本自無起、無取、無性，能夠如是現前觀察者，名爲真實觀。復次，迦葉啊！並不是因爲現象界中沒有五陰人我的緣故而名之爲空，但以空性心如來藏本自具有猶如虛空的體性而說是空。前際無量世是空性如來藏、後際無量世也是空性如來藏、中際今世亦是空性如來藏，應當依於空性心本身之空性而說空，莫依於蘊處界等人我而說空；若以觀察蘊處界緣起性空而證實三界有法全都無常空，便依止於這樣的無常空，像這樣的人於佛菩提正法中則是退墮的人。迦葉啊！寧願生起我見累積得像須彌山那般高大，也不要以無常空的見解而生起增上

慢。爲何如此說呢？所有一切執著五蘊我與我所常住不壞的諸種常見，都可以藉現觀蘊處界無常空來對治而得解脫；但若生起了一切法無常而歸於空無的邪見，則無法再以空見去除而不可救治。迦葉啊！就譬如醫師用藥來擾動病因，但若此藥一直留在身內而不排出的話，你認爲如何，這樣的病人病情會改善嗎？」「不會的，世尊！若這藥不排出，則他的病反而會轉重而不治的。」「就像是這樣啊！迦葉！所有一切執著五蘊我與我所等種種常見，只要用現觀蘊處界無常空就可以滅除；但若是生起斷滅論的一切法空邪見的話，那就無法去除而落入斷滅見中了！」由此段經文可知，眾生因爲聽到佛菩薩說「空性心本來具有空的體性」，因此就執著於「蘊處界無常、無人我而名爲空」，因此誤以爲「滅除一切法即是空性」，但是佛說「非無人故，名曰爲空，但空自空。」並不是把人我殺死而不存在了才名爲空，而是空性本來就是空。顯然這段開示正是在訶責如**多識仁波切**一樣的藏傳佛教喇嘛諸師六識論者，這些大小活佛喇嘛都是執著這類空見而不肯放捨之人，乃是難以救治者。而四阿含一千餘部經中的全部解脫道所說蘊處界一切法空，乃是基於八識論而說，不是藏傳佛教所認爲的六識論前提；因爲所有阿羅漢都知

道：除了識陰六識以外還有另一個意根第七識，而且滅盡五蘊十八界以後，還有第八識——涅槃本際獨自於無餘涅槃中，不是斷滅空。這些證據都已證明**多識仁波切**是多麼無知於下士道聲聞解脫道，也證明**多識仁波切**完全錯解中士道緣覺道，更證明**多識仁波切**完全不懂上士道佛菩提道，至於宗喀巴所說的藏傳佛教道，根本就是印度教性力派的貪著淫樂外道法，只是把外道的閨房交歡技術加上佛法名相加以包裝罷了。

《大寶積經》卷一一二的經文繼續說：「若畏空法，我說是人狂亂失心。所以者何？常行空中而畏於空！譬如畫師，自手畫作夜叉鬼像，見已怖畏迷悶蹙地。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自造色聲香味觸故，往來生死受諸苦惱而不自覺。」

語譯如下：「若有人因為這樣而畏懼空法，則我說此人是狂亂失心。為什麼呢？因為一切眾生本自就是常時不斷的行於空性如來藏之中生生滅滅，常住於空性中，從不離空性卻還畏懼於空性。就像是畫師，親手畫了夜叉、惡鬼像，畫完以後自己看了卻心生怖畏，嚇暈了過去而跌倒在地。一切凡夫也就像是這樣，眾生都是由於往世的業種而由自己的空性造作了虛幻的

色聲香味觸的緣故，卻又不知被空性造作出來的這些法的虛幻，不知都是空性如來藏所生所顯，由於對這些法的虛幻無知，就顛倒妄想地去造作諸業，這樣往來生死受諸苦惱而不自覺。」此段經文也是說色聲香味觸等五塵境，是由自己的空性阿賴耶識所變現的法，藏傳佛教所有喇嘛都不知此爲空性如來藏所生顯之法，因此執以爲真實不壞而落入識陰之中，執著雙身法中的淫樂觸覺；殊不知這些法都是緣生法，都是由自己的空性如來藏藉緣生起之法，所以執爲真實常住之法，因爲這些顛倒見而貪著於雙身法的身觸、身識的淫樂境界，於是必須不斷受生而往來於三界生死之中，於五塵境中受諸苦惱卻又不自覺。因此這段經文並非如藏傳「佛教」諸愚癡「活佛」如多識仁波切之輩所錯解的六識論「緣起性空」、「一切法空」之斷滅見。

我們再看《大寶積經》卷一一二：「何謂菩薩出世智藥？謂知諸法從緣合生，信一切法無我、無人、亦無眾生、壽命、知見、無作、無受，信解通達無我、我所，於是空法無所得中不驚不畏，勤加精進而求心相，……是心無色、無形無對、無識無知、無住無處。……如是，迦葉！求是心相而不可得。」

語譯如下：「如何是菩薩的出世間智慧的法藥呢？也就是如實了知蘊處界諸法乃是因緣和合所生之緣生法，因此信受一切法乃是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無知無見、無作、無受，這樣信解通達無我法乃是無眾生我及我所，因為能信解通達這個道理，因此能於空性如來藏本來就在而無所得的正見中安住，而不驚恐及畏怖，精勤的加以精進而求證此空性之心行法相，……：這個空性之心自身無色、無形無對、無識別也無了知，無住也無處所……如是，迦葉啊！若是想要尋求空性心具有三界諸法的色相、形對、識別、了知、所住、所在等法相，都是不可能求得的。」此段經文是說：當菩薩能信解通達無我及無我所，而於此空性如來藏本來就在而無所得的道理已經理解了，住於這樣的正見中而不驚不畏時，就應勤加精進的深入求證空性心如來藏的真相；當找到此如來藏心後，證驗此心並非是意識心，現前觀察這個空性心無形無色亦無任何相對待之法，因為祂對六塵境界是無識無知的，祂是無所住的心。而且任何人都無法於空性心上求得三界心的法相，因為空性心如來藏迥異於識陰或意識等三界心，又是本來就在，不是三界法，而三界心等一切法都是由此空性心如來藏所生所顯；所以這一段經文還

是不離如來藏心而說一切法，非是多識仁波切所錯解的「緣起性空」。

我們前面舉過《大寶積經》卷一一二經文：「真實觀者，不以空故令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無相故令法無相，但法自無相。」再與《大寶積經》卷四經文對照：「如來所說一切諸法，非一性非異性，諸法無有一異性故。此一切法非生非有，如是宣示諸法亦空。法若空者彼即無相，若無相者即無願求。若法是空、無相、無願，則不可知、不可遍知，不應該說彼若有若無，言有無者，但是言說，不應於中而生執著。何以故？如來常說：若不執著一切法者，是真勝義；若有著者，由是著故，於彼彼法隨生執著。如是執著一切皆空，是敗壞法，但唯虛妄戲論分別。」

上面兩段經文相對照下，即可知世尊之意爲：如來所說一切諸法與如來藏非一非異，因爲諸法皆從如來藏所出生、所顯示故，故說此一切法非生非有。依如來藏之體性而說空、無相、無願。說此根本真理，是爲了要出生智慧而爲眾生去黏解縛，但不應因此而對空義生起執著。像這樣執著一切皆空，則是敗壞之法，只是虛妄戲論分別，卻無有實義。這段經文也正是訶責藏傳「佛教」諸師之執著離如來藏而有「緣起性空、一切法空」之惡取空者，

多識仁波切正好落入此中。多識仁波切努力的找尋經典想要支持藏傳佛教自己的邪謬論點，卻因愚癡無智，絲毫不知所舉經文正是在責備多識仁波切自己，正好公開讓大眾看看藏傳佛教喇嘛們所謂的「活佛」於佛法水平是如何的不堪！舉證越多的結果，只有自曝己短越多，顯現多識仁波切對於佛法的更多無知與愚昧。

由以上多識仁波切所舉之經文，在在處處證明多識仁波切是個不懂佛法的愚癡外道凡夫，只是一個「純屬法盲外道」的「瞎說者、文抄公」，套句多識仁波切的話來形容他自己：「除了瞎編，舉不出任何經論證據來。」（《破論》頁七〇）因為多識仁波切所引用的經典都是在證明自己的錯謬，多識仁波切於上句話後又故裝高姿態而說：「引經據典地和這樣的法盲外道論戰，實在沒有多大的意思。」（《破論》頁七〇）這是多識仁波切心虛之托詞與邪慢、慢過慢的心行。其實菩薩是可以透過法盲外道的錯謬說法，而能引經據典來破斥邪說、彰顯正理，那確實是有很大的意思，因為對眾生智慧的提昇是有極大的幫助，因為救護眾生遠離邪見乃是菩薩應做的，平實導師二十年來正是廣藉附佛外道的質疑，依據理證現象上的論述，配合至教量的舉證以及比

量上的舉證及論述，說明佛法勝妙的所在大幅度提升了當代佛教界的水平；因此在這裡也要謝謝**多識仁波切**展露無數的邪見，讓筆者能有機會作出深入的法義辨正，能夠弘揚正法義理而與有緣的菩薩結緣，這真是有意思而不是**多識仁波切**所說的「實在沒有多大的意思」。

另外**多識仁波切**尚有舉第一一項**彌勒**《大乘經莊嚴》〈眞如章〉，經查大藏經中並無此論，應係藏傳佛教祖師所造的密續所說，故不予評論；另一二、一五項所舉皆非證悟菩薩之經論，只是古今凡夫之論；乃至有所謂乃波博士在《緣起與性空》文中對藏傳「佛教」之讚歎，亦皆落於意識思惟之世間法中；一個號稱實證佛法的「活佛」，卻要引用凡夫異生的說法來爲自己證明，這是極爲荒唐的事情。由此可知藏傳「佛教」的「活佛」都是說著好玩的，根本沒有佛法智慧的實質內涵。因此這個部分也是毫無引證之價值，故在此不予辨正。

另外**多識仁波切**在其《破論》中又說：【《維摩詰經》云：「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寶積經》云：「不以空故令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無相故令法無相，但法自

無相。」「一切諸見，唯空能滅。」「若畏空法，我說是人狂亂失心。」（《破論》頁二七一—二七二）等等諸多經文欲證成已說，也都是在證明**多識仁波切**自己的過失；前已辨正過了，此處不再贅述。透過**多識仁波切**這裡舉出的經論，我們加以辨正，結果卻是再三再四證明：三乘佛法皆是一貫依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之空性如來藏心而說，是唯一佛乘，無二亦無三；如是經論舉之不盡，只是**多識仁波切**無智故不懂，其經文愈是多舉，愈是自曝其短。

是故**多識仁波切**說：「蕭平實說『緣起性空』是月稱、宗喀巴的邪說，但實際上『緣起性空』說出自《般若》、《華嚴》、《寶積》、《法華》等經，是佛陀之見解，並非龍樹等佛弟子之見。蕭平實若未學佛經而不知此情，就不該張冠李戴地亂說；若是知情，那就是故作不知地指桑罵槐地反對佛陀。」（《破論》頁一〇二）也是違背事實之論。藏傳「佛教」二大中觀派別以六識論為前提所說之「緣起性空、一切法空」，只是與外道斷滅論落一樣墮處；四阿含一千餘部經典中所說的世俗諦，所說的蘊處界緣起性空則是全部基於八識論所說的，與藏傳「佛教」中觀依六識論前提所說的完全不同；前面已經辨正過藏傳「佛教」六識論主張的「緣起性空」諸多過失，其他相

關的辨正，下節將會從另外一個層面來作辨正。而多識仁波切如此無知之語，我們也只能回贈多識仁波切說：「若多識仁波切未學佛經而不知三乘佛法皆依如來藏空性而說，就不該張冠李戴地亂說；若是知情，那就是故作不知地指桑罵槐，乃是謗佛、謗法、謗勝義菩薩僧之毀謗三寶的一闢提人！」

第三節 依喇嘛教之六識論「緣起性空」

無法實證佛法中之真實密法——勝義諦

第一目 喇嘛教之佛法知見錯誤、標的錯誤、方向錯誤，

故無法實證佛法

由本書所舉 佛陀及諸大菩薩之經論與釋義，可以得知佛法與喇嘛教外道法之差異，大略彙整如下：

一、佛教正法：

如來藏心是一切世間萬法的根源。因緣果報及三界、六道、二十八天等一切法，皆因眾生的如來藏心所含藏業種之差別而有，不是藏

傳「佛教」說的由意識含藏業種而有。

如來藏能出生萬法，但卻本自無生，具八不中道性。（《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六九：「天王當知，真如名為無異、無變、無生、無譯，自性真實，以無諍故說名真如。如實知見諸法不生，諸法雖生、真如不動，真如雖生諸法，而真如不生，是名法身。」）

三乘佛法皆依無我性、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之如來藏心而建立。

世俗凡夫僅有世間顛倒見，二乘人僅證世俗諦——蘊處界虛妄、無常、無我，唯大乘菩薩實證勝義諦——實相心如來藏。

二乘見道之基礎為如實證知意識等蘊處界法虛妄、無我，斷除身見、戒禁取見、疑見等三縛結，得須陀洹果。

大乘見道須實證如來藏心，如實體驗、現觀並轉依此「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如來藏，方能出生般若智慧、發起勝義菩提心、正確邁向成佛之道。

二、藏傳假佛教（喇嘛教）外道邪法：

竊取佛法名相，假冒為佛法一支，所說卻皆為外道法，完全背離佛法。

以外道法六識論取代佛法八識論，由意識想像八不中道。

不知不證勝義諦，並否定勝義諦——如來藏，故爲斷見論者。

執取因緣所生之意識心爲常住之眞我，說可貫通三世，所以又是常見論者。

意識我見、識陰我見未斷，毫無二乘見道之基礎；不知乃至否定勝義諦——如來藏，更無大乘見道之因緣。

不懂般若實相，以外道六識論邪見所誤解之「緣起性空」取代「般若空」。於否定勝義諦——如來藏後，更以「識境俱有」的世俗緣生法取代蘊處界苦、空、無常、無我的二乘世俗諦；以「識境俱空無自性」的斷滅見取代大乘如來藏勝義諦。

雖說「緣起性空」，卻是「口但說空、行在有中」，是執著世間最粗重欲貪——男女淫樂無上瑜伽樂空雙運雙身修法之外道。

藏傳「佛教」外道是六識論者，爲建立雙身法的識陰境界故執取虛妄無常之意識心及五識爲常住不壞我；因爲無法實證而否定第七識末那及第八識如來藏之眞實存在，藏傳佛教喇嘛們又誤認爲大乘及二乘的見道內容相同、

智慧無差，差別只在有無發起願度眾生之菩提心，故誤會說二乘人亦有明心。如多識仁波切說：「凡是有點佛學常識的人誰都知道，既沒有未明心的小乘兩類羅漢，更沒有未明心的大乘羅漢——佛陀。因「阿羅漢」是破除三界煩惱障的勝果，「明心」是指獲得見道真智。若無見道真智，就連九品煩惱障的最粗分也無法破除，更不要說獲得大小羅漢果。小乘的明心見道在修道八向果之前，也就是說，在小乘修道最低層預流向位之前，必須獲得明心真智，否則，無法修斷欲界煩惱的一至六品。」（《破論》頁八六）

但佛陀正法中卻不是這樣說的，而是說二乘愚人只能依世俗法蘊處界的無常、苦、空、無我而證世俗諦，卻無足夠慧力得見法爾如是、甚深微妙、無形無色之勝義諦——般若實相心如來藏。佛陀此類聖教，於諸經中所說不勝枚舉，稍舉小部分如下：

【實相般若波羅蜜多甚深微妙，異生、二乘所不能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六七〈法界品〉）

【然諸愚夫、異生，不如實知世俗諦及勝義諦，無聖道、無修聖道，彼云何有聖果差別？唯諸聖者能如實知世俗諦及勝義諦！】（《大般若波羅蜜

多經》卷三八三（諸功德相品）

【世尊！如來成就過於恒沙具解脫智不思議法，說名法身。世尊！如是法身不離煩惱，名如來藏。世尊！如來藏者，即是如來空性之智；如來藏者，一切聲聞、獨覺所未曾見，亦未曾得。】《大寶積經》卷一一九）

【大慧！如是藏識行相微細，唯除諸佛及住地菩薩，其餘一切二乘、外道，定慧之力皆不能知。】（《大乘入楞伽經》卷二）

【天王！當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自在：是無盡相，遍一切處，無色現色自在；遍觀諸有心情，見如實心性，自在憶念無邊無數劫，相續不斷；自在變化，住解脫相；自在漏盡，為有情故不證漏盡；自在出世，是聖智境；自在甚深，聲聞、獨覺不能測量；自在堅牢，魔不能壞，坐菩提座，成就佛法最為第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六九）

如是一類說明定性二乘聖人不知不證第八識如來藏的聖教，其數眾多，不勝枚舉；皆以第八識如來藏心是真實本有，當然是可實證之法！也唯有親證而找到此第八識如來藏心，能夠如實現觀體驗其總相、別相，方能稱為「明心——開悟」，才有能力悟後起修而漸次通達並明瞭其無量功德

體性。阿羅漢既然只須現觀蘊處界等緣生法的生滅無常無實無我，不必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當然是不明心者，當然如同諸經中世尊所說不明白勝義諦。但是多識仁波切的說法卻是自相矛盾的：「凡是有點佛學常識的人誰都知道，既沒有未明心的小乘兩類羅漢」，就表示確實是可以明心的，那就是說空性心如來藏是確實可證的，但是多識仁波切卻又否定了明心之標的——空性心如來藏，顯然自語相違；因為佛陀所說的大乘見道是指明心，而明心之標的自始至終都是指第八識如來藏空性心，從來都不是指意識心。意識心不需要開悟明心就能知道了，連世間法中不學佛的醫師都知道意識。由此證明多識仁波切前言不對後語，是思想混亂而無世間智慧的凡夫，連世間邏輯都不懂。

至於要如何明心開悟，證悟無生死彼岸之智慧，而得到大乘見道功德呢？因為勝義諦——第八識如來藏既如上述經文所開示的「遍一切處，本自無色，卻如鏡能現一切色，遍觀諸有情，亦皆能見此如實心性」，亦是性常清淨、遍一切時皆在，¹⁹ 所以若要找到此真實密法——諸佛秘藏第八識如來藏，就要在諸有情身上去找。世尊及禪宗諸證悟祖師莫不如是指引，

這當然非是否定不生不滅之阿賴耶識的喇嘛教諸師所能知的，然而藏傳佛教大小喇嘛們竟不知藏拙而公開展示他們對佛法的無知。

例如**多識仁波切**說：「因此，世俗諦的我，是客觀存在，既不能斷，也不可斷。這種世俗諦義的「我」，佛陀也未斷除。如佛陀降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地下，唯我為尊。」若無我，怎麼會說，「唯我」呢？」（《破論》頁三九七～三九八）

這裡所說 世尊甫降生時所開演的無生大戲，明明是在為有緣眾生密意指示微妙甚深之真實密法——勝義諦如來藏之所在！不是指意識我，因為意識我始終是 世尊所否定，一向指為緣生法。但認為勝義諦只是「空無」的達賴、**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諸師，於此卻只能以意識思维想像，全都在世俗法上領會而說蘊處界我是不能斷及不可斷的；並且還說「佛陀也未斷除」，意思是 佛陀仍無出離三界生死苦的能力。但佛陀所教導的弟子們可以成為阿羅漢而滅除世俗諦所斷的我，竟然可能自己沒有這種能力，這也只有不懂二乘菩提的藏傳「佛教」喇嘛如**多識仁波切**一類的愚人，才會說得出來的愚癡言語。假藏傳佛教喇嘛們甚至還毀謗說 世尊有「佛慢」，而

且多識仁波切又把佛陀所指「常樂我淨——無垢識」，當成眾生「虛妄無常——意識我」；但無垢識與五陰我，一個是第八識，另一個是被第八識所生的第六識，猶如天地之別，多識仁波切卻不知道。由此可知多識仁波切真是無知到極點了，正是無明障重難可救拔。由上舉多識仁波切於《破論》中的種種可笑說法，徒然讓已悟之智者慨嘆。

此外丹霞燒佛、南泉斬貓，無不是開悟祖師慈悲，眉毛拖地、入水和泥之作。如南泉普願禪師與貓兒共演的一場無生大戲，不知活卻多少佛子禪和的法身慧命；多識仁波切卻眼見如盲，對此真實密法視而不見，反而自以為是，毀謗已證悟而為佛子示現的聖者說「燒佛像，謗佛毀法、殺生斬貓，已嚴重違背了皈依戒規，這種行為若能成佛，就沒有成不了佛的人。」²⁰ 果真如同多識仁波切如此說法，倒真的是白白犧牲了那貓兒菩薩性命，真是苦哉！苦哉！

講過大乘菩薩的證悟實質以後，我們再來看看喇嘛教所謂的開悟又是如何？多識仁波切說：「佛法中所說的開悟是指彼岸智慧，是經過資糧、加行二道的長期行善修慧，破除見惑後自然生出的一種直觀直覺智慧。除了

佛以外，這種見真智慧只有定中才有。出定後俗心復生，就成為分別智。而這種定中智的最大的特點是無色無相……。」²¹

喇嘛教諸師皆是執著於六識論的常見者，而其所謂的已經修成的顯教佛法中的開悟，當然亦是落於意識心相應的定境法塵境界，由多識仁波切「見真智慧只有定中才有。出定後俗心復生」此語，即可知喇嘛教的「見真智慧」是生滅法，入定方生、出定即滅。因為藏傳「佛教」及一切六識論外道，就是錯把有生有滅的意識心當作不生不滅的實相心，以為定中意識「一念不生、不起妄念」而不能詳細分別諸法的愚癡狀態或直覺狀態，就是顯教的開悟證得「無分別智」；然後認為出定以後雜念又生、妄念紛飛，因此所證之「無分別智」消失而成為「分別智」了；這是落入識陰或意識中，正是佛陀所斥責的常見外道。由多識仁波切這裡的說法，就可以知道藏傳「佛教」六識論者自稱已經修完的顯教證悟之標的，乃是與定境法塵相應的第六識——意識心住於一念不生的境界，錯把意識境界當成是顯教證悟的境界。其實定境中即使不起語言文字，還是有法塵的分別；因為只要意識存在的當下，就是有分別的功能，而意識本身就是分別六塵境的心；不管是

否有妄想，了知的當下就已分別完成了。本是分別心，就始終都是分別心，不可能把分別心變成無分別心，因為住在定中一樣能分別定中的境界相，不能無分別。

只有本來就不分別六塵的心，才是真正的無分別心；無分別心是第八識，是與能分別的意識或前六識同時存在的；所以證悟後既知道無分別的第八識心所在，能觀察祂的無分別性，而能夠觀察無分別心的意識分別心仍然繼續存在，是有分別的意識與無分別的第八識同時同處存在的。菩薩證悟是找到第八識無分別心，生起了對無分別心所住的實相境界的知而有實相法界的智慧，所得的智慧才是「無分別智」；而此證悟後的般若智慧，不管定中、定外，都是可以現觀這個「無分別心——第八識阿賴耶識」而時時都有「無分別智」；不是多識仁波切說的「定中才有，定外就無」的錯誤說法。多識仁波切如是說法既與佛陀所說完全不同，當然不是真正的佛法，乃是十足的外道法。對六塵永遠都無分別的第八識真實密法，無時無刻不在運作，而且與七轉識同在，從不分別六塵諸法、亦不作主，離諸覺觀、離見聞覺知，佛弟子只要參禪知見、方向正確，時時處處都有開悟

之可能，故禪師家說「生緣處處」，絕非**多識仁波切**所說僅在定中才能得見。若僅能在定中相應的，必定是定境法塵境界，不離六塵中的境界，必屬意識境界；即使證得四禪等至的捨清淨、念清淨境界，還是意識境界，這與遍一切時、遍一切處、永不生滅之勝義諦如來藏完全不相同故。故佛陀於《楞嚴經》卷一中早有明言：「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不幸的是**多識仁波切**仍然落入其中。而且**多識仁波切**這個說法，也早就被眞悟的禪宗祖師破斥，如《景德傳燈錄》卷五中，南嶽懷讓禪師說：「坐禪豈得成佛耶？」

若照**多識仁波切**之語，定中才有悟「見眞智慧」，出定後俗心復生，不復有「見眞智慧」，所以藏傳「佛教」所謂的開悟都是有時開悟、有時不悟，這樣的「悟」卻成爲不折不扣的生滅法。顯教中的眞正悟者乃是時時都有開悟的般若智慧，而不是**多識仁波切**說的有時開悟、有時不開悟；這就表示**多識仁波切**所悟之心乃是生滅心，而不是不生不滅之實相心，且此有生有滅之法乃是虛相法而非實相法；因爲意識是有生有滅之法，欲以此生滅心達到不生滅之彼岸則爲不可能。因此《楞嚴經》中佛陀說：「此種既不知

意識爲無始生死輪轉之根本，亦不知如來藏爲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²²

就是在說明「想要把生滅的意識修到不生不滅的境界，就如同想要煮沙成飯的愚癡人一般」，由此可知多識仁波切根本就是一個無智的凡夫異生，這樣的「活佛、上師」在藏傳佛教中卻是比比皆是，因爲假藏傳佛教（密宗喇嘛教）根本就不是佛教而不懂佛法的緣故。

多識仁波切說：「還說什麼：『宗喀巴未證得第八識，故未證得大乘。』」這話說得更離譜。在什麼經論中說過「未證得第八識就未證得大乘」呢？蕭道士應該指出何經何論？佛教中的「證」的含義有：「親自經驗」、「實行」、「解悟」、「理解」、「驗證」等等。如說對八識說在理論上的「瞭解」、「理解」，那不需要證悟大乘，隨便什麼人只要閱讀有關唯識學的經書都能理解，沒有任何難解之處。如說「證」指「親自驗證眾生有阿賴耶識」，那純屬阿賴耶外道的說法。」（《破論》頁三一—三二）

多識仁波切又說：「因爲『阿賴耶識』純屬理論上的一種假識，不是實際存在，故在《唯識三十頌》中說『由假說我法。』如從感覺和知覺可以證

明意識的存在，但無法證明第八阿賴耶識和第七末那識的存在。設立七、八識的理由也極不充分，而且與世俗經驗相違。如把一切物質性的客觀存在，視爲阿賴耶識的外現，視爲精神性的存在，是違背科學觀點的。」（《破論》頁三一九～三二〇）

但綜觀大乘諸經，佛法縱有八萬四千法門，但大乘佛法證悟的標的只有一個，即是有情眾生各個本有、具無我性之第八識實相心，絕非是「空無」、「空無自性」。這個阿賴耶識是真實可證的第八識心，至今仍然有正覺同修會中的許多菩薩們親自實證；**多識仁波切**沒有智慧而不能實證，隨順宗喀巴的邪說而主張說：「因爲阿賴耶識純屬理論上的一種假識，不是實際存在。」**多識仁波切**既未明心而無大乘見道的智慧，當然無法證明第八識和第七識意根的存在，才會這樣說：「如從感覺和知覺可以證明意識的存在，但無法證明第八阿賴耶識和第七末那識的存在。」這已充分顯示**多識仁波切**的無智與凡夫的本質了。第八識的真實存在，還可以從至教量中獲得證實，所以在極多大乘經中都在解說第八識心的體性；既有真實體性可以被證悟者所體驗及解說，當然是真實存在的法。既然是利智菩薩才能覺知

到第八識的存在，當然是「與世俗經驗相違」的，否則不修行的世俗人也都可以稱為證悟的菩薩摩訶薩了！**多識仁波切**連這種基本道理都不懂，還自稱已經實證顯教法義而開始修習密法，真是大言不慚的人。

第八識是諸佛如來的祕密之教，不共外道與凡夫，乃至不共二乘定性聲聞緣覺等聖人，何況未斷我見仍屬凡夫的**多識仁波切**如何能知？不但是古時的宗喀巴，就連現代達賴、**多識仁波切**等所有一切堅持六識論而否定七、八識者，也必定皆是無大乘菩薩慧眼、未證得大乘勝義諦者，當然無法覺知到第八識的存在。而且因未證得第八識真實密法，必定也不懂得阿賴耶識的各種體性，不免常常自語相違、相互矛盾，完全無法瞭解佛法的真實密法，以致公然毀謗三寶，卻將見不得人而只能私下祕密傳授之外道粗鄙雙身法說為佛法中的密法。

多識仁波切卻又大言不慚地誇口說：「如說對八識說在理論上的『瞭解』、『理解』，那不需要證悟大乘，隨便什麼人只要閱讀有關唯識學的經書都能理解，沒有任何難解之處。」但本書從開始處寫到這裡，已經列舉太多例子證明**多識仁波切**完全不懂唯識；連這個號稱「天堂寺第六世轉世活

佛，西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西藏大學客座教授等多種社會職務，雪域當代深孚眾望的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多識仁波切**，他的這些名號若不是他自己吹噓的話，顯然他就不是「隨便什麼人」一類，而是藏傳佛教密宗中大名鼎鼎的「活佛、上師、仁波切」，但這樣的「活佛、上師、仁波切」卻連簡單的佛法知見都不懂，還講得錯誤百出，居然還敢大言不慚的說：「只要閱讀有關唯識學的經書都能理解，沒有任何難解之處。」難不成藏傳佛教中尊貴的「活佛、上師」竟然連「隨便什麼人」都不如？透過這裡的簡單舉示，就知道這個藏傳「佛教」的「活佛、上師、仁波切」根本不堪檢驗，只會撒謊吹噓誇大，在這裡只能用**多識仁波切**自己所說的話來送給他：「真是撒謊不知道臉紅！」

第二目 以喇嘛教錯誤法義修行，永遠無法證得大乘及二乘見道

假藏傳佛教宣稱必須具足修得顯教法義以後才能修學藏傳佛教，而顯教中的最究竟法義是唯識一切種智，卻是藏傳「佛教」**多識仁波切**等所有喇嘛公然否定的；顯教中稍微粗淺的般若實相智慧所依的空性正是第八識如

來藏心，一樣是藏傳佛教的多識仁波切等一輩人所公開否定的；至於顯教中最粗淺的斷我見、斷我執，如前所舉多識仁波切的說法，這仍然是藏傳佛教的多識仁波切等一輩人所公開否定的，顯然藏傳「佛教」所有人都是還沒有實證顯教教義的凡夫；依照藏傳佛教喇嘛們自己的說法，所有假藏傳佛教喇嘛們（包含多識仁波切在內），都是還沒有資格修密及弘密的人，卻敢大言不慚的弘傳密法，都是言不符實的妄語者。但斷我見、我執，只是聲聞法中的見道與修道內容；大乘法中的見道即是實證般若智慧，才能有智慧現觀自己確實已經到達無生無死的彼岸了，這才是般若波羅蜜多的實證。欲得般若波羅蜜多，須如上一目所說——證得無生無滅的如來藏，方有智慧能夠觀察自己確實已經到達無生死的涅槃彼岸。但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一中所說，在末法時代，若要於義趣甚深之「此經」——八識如來藏——深信並以此為實，是人必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若非如是深信樂，反多生誹謗，則必是貪瞋癡三毒深重者，故對「此經」——如來藏——不信、不樂、心不清淨。²³如是之人，亦必同樣對已證悟之大善知識之開示不信、不樂，且多加毀謗，自失利益。

如多識仁波切說：「蕭平實說：『密宗的真菩提心，吾同修數月之中用無相念佛法門，已能成就。』真會胡說。連「真菩提心」指什麼東西都未搞清楚，就敢吹牛說「吾同修數月就能成就」。

「真菩提心」即勝義菩提心，是證得菩薩道的第三道位——見道（漢譯「通達位」）後的現觀聖智境界。此道位的實證，如果是小乘道後轉菩薩道者，在證得小乘羅漢後發心進入大乘道，修滿第一個阿僧祇劫的資糧道和加行道的圓滿行，進入大乘見道的解脫道——第一地，才能獲得真菩提心。若一開始就發心進入菩薩道者，按顯宗理論，要經過一個阿僧祇劫，修滿三資糧道、四加行道，獲得九止心，超越世間頂禪，證得出世間第一道——見道，破除見惑後，才產生真菩提心。所以，我藏傳佛教的一般人，別說見道，就連中、大資糧道位都不敢覬覦。因為知道每一個道位的證得意味著達到怎樣的境界。如果就憑兩片嘴巴、一顆虛妄心，就能輕而易舉地超越世間頂，獲得十六種見道的話，在《般若部》說「一個阿僧祇大劫，才能修證見道位」，不就成了佛陀的大妄語？

也許蕭平實和他的同修都是在菩薩道修過了一個阿僧祇大劫的加行道

高位「菩薩」吧？否則，數月之間別說進入見道，就連五道十地的證道理論都學不透。因為我藏傳佛教辯經學院要學完五道十地的「般若理論」，就需要三至五年的功夫，要學精通就沒有年限，所以，我藏傳佛教徒別說各各見道，就連學精見道經論都視為不易。」（《破論》頁一八七、一八八）

多識仁波切既知佛菩提道要三大阿僧祇劫方能圓滿成就，亦無法躡等，初地才至見道通達位，但以一劫乃至十千劫，十信位滿足，於初住至六住位時修學六度波羅蜜，並於四加行觀行滿足後，證得能取所取空，入世第一法，以福德、知見具足故，有緣遇到諸佛菩薩攝受指導學習參禪之法，即能實證本不生滅的第八識如來藏，由此般若正觀現在前故，而至七住位入佛法內門中；若信力、福德、慧力具足而無慢者，又能值諸佛菩薩之攝護，而能如實轉依如來藏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真如體性，至此則可常住不退。²⁴ 因此菩薩道行者，累劫修習大乘了義究竟正法，雖可能有隔陰之迷，但若因緣成熟，得遇真善知識，別說數月，證悟有情身中本有之第八識如來藏也只不過是「一念相應慧」的剎那間事，這在禪宗公案中所在多有；若信力、福德、智慧、無慢等諸緣不熟，就算當面告訴他如來藏所

在，套句禪宗祖師的話：「驢年亦不會」（《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語錄》卷一）。若還是依於藏傳佛教密宗六識論的邪見來修行，不要說「藏傳佛教徒」（密宗喇嘛教徒）要證悟明心，哪怕「密宗喇嘛教——藏傳佛教——辯經學院學完五道十地的『般若理論』，並且精通喇嘛教密法」的上師、活佛，如達賴喇嘛、多識仁波切等，都是一個結果——永無證悟之期。別說各各見道明心，就連二乘斷我見都無望，以禪宗祖師的話來說：「若恁麼，參到驢年也不省。」（《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卷一）

而平實導師本就是多識仁波切所說「在菩薩道修過了一個阿僧祇大劫的加行道高位『菩薩』」，從一百多本著作中開示甚多地上菩薩道種智深妙法，闡述許多眾生聞所未聞的無生法忍智慧，這都是當代眾生所不知道的甚深妙法，但多識仁波切卻因邪見誤導而瞎卻眼目，不知珍惜、禮敬，我們看到這種情形，只能如世尊於《雜阿含經》卷二中所開示：「盲無目者不知不見，我於彼盲無目不知不見者，其如之何？」若欲求取佛教正法的實證，卻不信有如來藏、不信真善知識，卻願造謗佛、謗法、謗僧之地獄惡業，只可謂是無智之人。

若是藏傳佛教（密宗喇嘛教）徒受過完整的辯經學院訓練，如果「連『真菩提心』指什麼東西都未搞清楚」，將如來藏——勝義菩提心說為「空無自性」的斷滅空，或者欲「以定為禪」之邪見而修無上瑜伽男女淫合的雙身法第四喜樂觸而一念不生，別說「需要三至五年的功夫學完五道十地的『般若理論』」，就是三十年、三百年、三百劫、三百阿僧祇劫也仍然不可能見道，因為知見完全錯誤故、完全背離佛教正道故。若再加上毀謗三寶之極重惡業，則捨報之後尚不知要在地獄中待上多少劫方能得出？！輾轉回到人間繼續執著六識論邪見而再謗，那是永無出期之日，真是可憐愍哉！但只恐怕這些喇嘛教上師、活佛等皆非深信因果者，而皆當作馬耳東風嗤之以鼻吧！

第三目 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必墮地獄

多識仁波切說：「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經論中所說的道理，屬於「教法」，不屬於「證法」。教、證屬於兩種概念，不容混淆。蕭平實經常把書中的言教和實際證悟混為一談，認為書中不說就等於未悟、未證，書中所

說，就是證悟之境。

這裡又一次露出了外行的馬腳。實際上按佛教理論講，會說其理，未必是證悟其理；證悟其理，也未必是會說其理。因為，證悟的思想境界是一種只有自覺的離言、離戲論境界；相反，通過讀書學習，掌握佛教理論，做到會說會寫並不難，而要悟到那個境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說大話敢和大家辯論的人，首先應該懂得佛教法相概念。否則，雖然有天大的勇氣，若不懂規則和「套路」，則永遠進不了辯論的「拳擊場」。】（《破論》頁一三一）

多識仁波切此言差矣！此種歪理完全違背佛教理，佛法甚深極甚深，絕非凡夫意識思惟所能想像得到的境界；要依聞思修證次第而修，且是要講求真修實證，方能逐漸明瞭其真實義理。否則若像喇嘛教之教法，完全以凡夫世間智慧欲探知佛法證悟賢聖之殿堂，就像是井蛙之見。而藏傳「佛教」乃六識論者，所證只有意識思議的境界，無法思議超越意識諸佛秘藏的如來藏不生不滅之法，藏傳「佛教」密宗所強調的「證」法，說穿了乃是「證」得「欲界最最低下的男女淫合的樂觸境界」美其名為「無上瑜伽、

樂空雙運」，我們從藏傳假佛教中格魯派（俗稱黃教）祖師所謂的「至尊」宗喀巴所著《密宗道次第廣論》中就可以知道，宗喀巴有這樣說：「……若傳女子灌頂，於金剛處當知為蓮。此如妙吉祥口授論第三灌頂時云「由虛空界金剛合，具正眼者生大樂，若於正喜離欲喜，見二中間遠離堅，蓮空金剛摩尼寶，蓮藏二合金剛跌，若時見心入摩尼，知彼安樂即為智，此是圓滿次第道，最勝師長共宣說。貪離貪中皆無得，剎那妙智於彼顯，八時一日或一月，年劫千劫受此智。」正灌頂時受須臾頃，正修習時長時領受經八時等。」²⁵

多識仁波切推崇的格魯派宗喀巴要求弟子要在無上瑜伽雙身法進行中，男女性器官交合淫慾之剎那間，就是藏傳「佛教」要「證」的究竟法——生起第四喜的樂觸，宗喀巴「大師」稱這個叫作「妙智慧」；這個「妙智慧」在喇嘛上師與女信徒明妃彼此淫交苟合的時候就得要顯現出來，才說「證」得這個法，如果已經接受過藏傳「佛教」密宗第四喜灌頂者，得要依據藏傳「佛教」所自創的三昧耶戒來行這個「無上瑜伽第四喜的性交」，這些藏傳「佛教」的男女行者，每日至少八個時辰（即十六個小時）來修雙身法

「證」這個「妙智慧」，或者要求「證量」更高者，得要全天保持在這種男女性交的樂觸之中安住；甚至於宗喀巴要求能夠維持整整一個月或者整整一年、整整一劫，乃至整整一千劫之中，都要保持在男女性交的樂觸中安住，這樣才是「證」此無上瑜伽第四喜的智慧。

古時候宗喀巴強調雙身法，我們看現代藏傳「佛教」密宗最高法王十四世達賴喇嘛，在他的書中明白說：【對於佛教徒（編案：其實是「藏傳佛教——喇嘛教徒」）來說，倘若修行者有著堅定的智慧和慈悲，則可以運用性交在修行的道上，因為這可以引發意識的強大專注力，目的是爲了要彰顯與延長心更深刻的層面（稍早有關於死亡過程時曾描述）爲的是要把力量用在強化空性領悟上。否則僅僅只是性交，與心靈修行完全無關。（編案：其實就是男女性交苟合，只是藏傳佛教喇嘛教徒的托詞謊言。）當一個人在動機和智慧上的修行已經達到很高的階段，那麼就算是兩性相交或一般所謂的性交，也不會減損這個人的純淨行爲。在修行道上已達到很高程度的瑜伽行者，是完全可以資格進行雙修，而具有這樣能力的出家人是可以維持住他的戒律。」²⁶

目前藏傳「佛教」密宗最高法王的達賴喇嘛書中所說，如果喇嘛教「證」得很高的階段，「那麼就算是兩性相交或一般所謂的性交，也不會減損這個人的純淨行爲」，那擺明了就是要修雙身法，難怪每個喇嘛都自稱爲「活佛」，不外乎就是藉口自己「證量高」而堂而皇之的努力修男女淫慾的雙身法。我們再舉一例〈達賴喇嘛和中國佛教訪問團之問答〉中更明白的說藏傳佛教密宗所「證」的法就是「男女性交」，因爲喇嘛們都想要「永恆的保持這個無上瑜伽性交大樂」，我們看原文：「在無上瑜伽中，有講到喝酒、吃肉的問題，而這是與男女結交有關係的。其中談到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男女的結交問題，也就是雙身的問題。以瑜伽者來講，如果他是男性，他所依的就是佛母，瑜伽者若是女性的話，那她所依的就是佛父。也就是說佛父佛母是互相依靠的。爲什麼呢？因爲經由身軀的結交之後，粗分的意識和氣流會慢慢的緩和下來，漸漸的消失了！而爲了使達到最究竟的目的，所以他必須產生大樂才有辦法，爲了能永恆的保持這個大樂，所以他的精液絕對不能漏出，一滴都不能漏出，他有辦法運用這個精液！假使他在行雙身法時，將精液射出來，那他必須要有辦法一滴不漏的收回，否則就是違背了梵行，

就是犯了大罪。」

27

所以多識仁波切大刺刺的說「證法」，當大家檢視藏傳「佛教」所謂的「證法」的內涵，結果與世俗人「性交」沒有什麼兩樣，甚至更而入骨，灌上「無上瑜伽、大樂光明」的名相，居然還敢用「藏傳佛教」來假裝成爲佛教，這就是藏傳假佛教的底細。此處篇幅有限，讀者欲瞭解藏傳「佛教」的本質，可以請閱平實導師《狂密與真密》四鉅冊五十六萬字的披露，亦可參考佛教正覺同修會出版眾破斥藏傳「佛教」密宗之書籍，如《甘露法雨》、《護法與毀法》、以及《魔界轉世》、《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密續」之達文西密碼》、《博愛——愛盡天下女人》……等小冊說明。

真正佛法中實證的法，非意識境界所能思議，如《解深密經》卷一中，法涌菩薩向世尊報告說：【我於彼佛土，曾見一處有七萬七千外道，并其師首同一會坐，爲思諸法勝義諦相；彼共思議、稱量、觀察、遍推求時，於一切法勝義諦相竟不能得，唯除種種意解、別異意解、變異意解、互相違背，共興諍論。】

因此佛法不但難可思議而得，而且錯誤說法者（如藏傳佛教密宗等六識論

者）的邪見、邪教導，乃是會傷害眾多佛子的法身慧命，使不得成就，此果報極為嚴重，易墮入三塗惡道，長劫難出。佛陀於經中多有提醒，有智者切勿輕忽。

又如《佛藏經》卷二，世尊云：「舍利弗！不淨說法者，有五過失。何等爲五？一者自言盡知佛法；二者說佛經時，出諸經中相違過失；三者於諸法中心疑不信；四者自以所知，非他經法；五者以利養故爲人說法。舍利弗！如是說者，我說此人當墮地獄，不至涅槃。……舍利弗！說法甚難！如是說者，我說此人名爲外道、尼犍弟子，非佛弟子；是說法者命終之後，當生尼犍子道。何等是尼犍子道？邪見是尼犍子道；何等爲邪見？謂是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舍利弗！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必墮地獄。舍利弗？如是因緣如來悉知，我諸弟子以種種門、種種因緣、種種諸見，滅我正法。」

達賴喇嘛、多識仁波切等虛妄名爲「活佛」，連我見都沒有斷，居然號稱「法王」來欺瞞眾生，佛說如此人「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必墮地獄。」

第四節 依藏傳佛教（喇嘛教）之六識論「緣起性空」

只會走向背離佛道之歧路

第一目 未實證勝義諦，無法真發菩提心，亦不知真平等心

若能於一切眾生之蘊處界世俗法中得證勝義諦——如來藏，則能確定此決非達賴喇嘛、多識仁波切等藏傳「佛教」諸師所說之六識論緣起法無自性空，因為此無自性空，是有分別、音聲、名字而建立之虛妄戲論，而世尊說此勝義諦，無分別戲論、一切音聲名字路絕，乃是說第八識如來藏從本以來就不分別六塵萬法，乃是離見聞覺知，不受三界萬法諸戲論所繫縛，既不是一切三界六塵萬法的體性，乃是本來清淨自性涅槃，三界一切音聲名字都與如來藏隔絕，因為祂是諸入不會故；真實親證此法界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之菩薩摩訶薩，能現觀此如來藏心是真如、法性、實際，具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九六：【善現！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

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是名一切法平等性。此平等性名清淨法，此依世俗說爲清淨，不依勝義。所以者何？勝義諦中，無分別、無戲論，一切音聲名字路絕。」

諸菩薩摩訶薩因爲能觀見一切有情眾生與諸佛菩薩皆同樣有此無差別之如來藏心，只是如來藏心中所含藏之種子清淨與否而有差別不同，因此菩薩依於實證此法界實相如來藏心而稱之爲大乘見道，因爲見到一切有情的成佛之道皆依此如來藏心而建立、而成就，也可知道過去現在未來一切三世諸佛，都是依證悟此如來藏心而得之般若波羅蜜來修行，進而成滿佛地無量無邊的功德，由現觀此心真實常住法性無邊，故能發起勝義菩提心來行菩薩行。²⁸且亦因爲以慧眼見到一切有情之法性皆平等無差，而凡夫眾生不知不覺自身有此無價寶珠卻仍繼續流浪生死，在三界五趣六道中生生死死輪迴不已，故依此現觀智慧及菩薩種性的功德利用，而發起大悲心欲救度一切眾生，由此大悲心的驅使精進，相應諸佛菩薩悲願的感應加持，因此一步一步的在十方無量世界利益安樂有情永不退墮，此乃真實證悟菩薩現觀智慧之心境，非諸外道凡愚所能思議。

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九：【復次，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於一切有情若劣、若勝、若好、若醜，起平等心；是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有情起平等心已，復起利益安樂之心；是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心已，於一切法性皆得平等；是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性得平等已，普能安立一切有情，於一切法平等性中作大饒益。】

但是達賴喇嘛及多識仁波切皆六識論者，因此未能實證此法界實相心，並否定此第八識如來藏心，不知菩薩證悟後轉依此本來平等清淨的眞如實相，如是行菩薩行方名平等，而達賴喇嘛及多識仁波切六識論外道所說的平等乃是不平等，因爲其所謂的對眾生之平等、大悲，皆僅是依於凡夫我愛之意識想像境界，所依、所緣境界都是意識，意識本身就是生滅無常而不平等，依此意識境界而起的「平等、大慈、大悲」當然不平等，因爲藏傳假佛教的「平等大悲」乃是依據不平等的意識而有；而證悟菩薩的「平等、大慈、大悲」乃是依據現觀「本來平等性、本來大慈性、本來大悲性」如來藏之勝義「平等無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這些現觀智慧都不是藏傳「佛教」大小活佛、上師、仁波切所能思議。

又如達賴喇嘛說：「等觀自他的意思是開發一種態度了解到「正如我想離苦得樂一般，其他無邊無量的眾生亦然，他們也希望離苦得樂。」」²⁹

此種意識思惟分別所得之平等其實是依於親疏遠近、利弊得失而有差別不同的，乃是我見俱在的凡夫意識境界所思，不離我見、我所見故，此乃是通世間的善法，並非依於一切眾生法性之平等而作大饒益，仍是凡夫境界。我們再由多識仁波切書中所說的內容，更可明顯看出其面對旁生道有情眾生之慢心，何來平等之有？多識仁波切說：「在大乘佛教中，凡稱「勝義」者皆指本際法性，如對理菩提心解釋說：「一切諸法本來寂滅，安住于此中道實相而成上求下化之願行，是為最上之菩提心，謂為願理之菩提心。」（見丁氏《佛學大辭典》「菩提心」條）願理之菩提心就是勝義菩提心。有此菩提心就是登地聖菩薩。」

……說「勝義菩提心是阿賴耶識」，純屬法盲的瞎說。……豬狗牛羊，毒蛇猛獸也有阿賴耶識，因此，豬狗牛羊、毒蛇猛獸也該和他們沒有什麼區別了。宣稱高人一等的「菩提心」、「道種智」和豬狗牛羊、毒蛇猛獸沒有什麼差別，因為阿賴耶識眾生均有無差別故。

從他們對佛教教理的錯倒理解，在勝義菩提心和阿賴耶識中間劃等號，也證明他們的「阿賴耶」所現「了別心」和低級動物的了別心沒有什麼差別。這也足以證明他的理論是何等的荒謬了。既然，勝義菩提心是一切眾生本來具有的「如來藏」，那麼龍樹、無著等菩薩依經開示的菩薩道入道修行證果理論統統不就是「廢話」了嗎？中國的三論、天臺、華嚴、法相、禪淨等宗重點宣導的發菩提心、證菩提心的教義全都不就成了「無稽之談」了嗎？真是豈有此理！」（《破論》頁五三～五五）

多識仁波切在其書中後段說得好聽：「通俗地說：「菩提心就是為利樂眾生而發起的成佛之心。」」（《破論》頁三六五），在書中前段，卻說豬狗牛羊則是「低級動物」，甚至若為了自己活命，則可理直氣壯的吃同有佛性之眾生肉（多識仁波切《破論》頁三八六～三八七，將於第六章中詳破），這哪裡像是發菩提心的菩薩之作爲？可見其完全不知「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及「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悟後仍須起修之正理。而意識心變化無常，由意識一時為利樂眾生而發起的成佛之心，肚子餓時就忘了，而吃起眾生肉來，有可能帶多識走向成佛之道嗎？意識是無常生滅法，並非成佛之道之

正因，欲以此意識心成就佛道，正如世尊所訶責之「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之愚癡人。再者，多識仁波切卻不知「喇嘛教所修之法都是畜生業、地獄業」，也是他口中所說的「低等動物」之屬，更有甚者如多識仁波切等「活佛、上師、仁波切」等級的，那更是低於這些畜生（低等動物）的地獄報。我們看佛於經典的開示：「復有十業能令眾生得畜生報：一者、身行中惡業，二者、口行中惡業，三者、意行中惡業，四者、從貪煩惱起諸惡業，五者、從瞋煩惱起諸惡業，六者、從癡煩惱起諸惡業，七者、毀罵眾生，八者、惱害眾生，九者、施不淨物，十者、行於邪淫。以是十業得畜生報。」（《佛爲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卷一）

因此喇嘛教的信徒若是用上師、明妃的男女淫液（不淨物）來供養諸佛的話，那是畜生報；若被上師的邪教導誤導而不小心行於邪淫的話，那是畜生報；若更甚者，明知故犯而破戒者，乃是地獄報；若是喇嘛、上師、活佛本身乃是廣行淫慾、污姦比丘尼、誹謗正法者，那不僅是地獄報，還是無間地獄報。因此修習喇嘛教的廣大佛弟子當謹記佛語開示，免得學佛的善因，卻遇到藏傳「佛教」惡知識的邪教導誤導，而造了墮三塗的惡

業，那是天下最大的冤枉事啊！不可不慎！

第二目 藏傳佛教應成派「緣起性空觀」邪見是爲遮掩其邪惡世俗密法未實證如來藏之二乘愚人及外道凡夫異生無法了知大乘般若的智慧，只能從字義上去推測臆測大乘法之境界。如藏傳佛教諸師不承認 佛陀於經中開示之能出生萬法的根本因——第八識如來藏，而執言取義誤會經典內容，因此自行建立一切萬法皆是畢竟無自性空、相互依存的邪見而生邪思妄想。如多識仁波切說：

【大乘根據第二期法輪《般若經》，龍樹開創了萬法性空的「空宗」中觀。……在中觀宗中根據《般若經》只承認六識，不承認八識。】（《破論》頁四二二）

【緣起性空說不僅不是應成派所創，也不是龍樹等中觀大師所創，而是《般若》、《華嚴》等一切經典的真俗二諦的主要精神，是一切佛法的根本。】（《破論》頁七六）

【如中觀「性空」之義，並非否定事相的真實存在，只是否定其自性而已】

（《破論》頁二四五）

又如達賴喇嘛說：「佛教一切萬法皆是畢竟無自性、相互依存的『空性哲學』，是獨有殊勝的。」³⁰

這不但與佛陀於《般若經》中之開示不同，龍樹菩薩依《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之釋義，亦非如是說。如龍樹菩薩於《大智度論》卷一即開宗明義的破斥如中觀應成派之邪見而說道：「諸法無常非第一義！復次，若一切實性無常，則無行業報。何以故？無常名生、滅、失故，譬如腐種子不生果，如是則無行業，無行業云何有果報？今一切賢聖法有果報，善智之人所可信受，不應言無；以是故，諸法非無常性；如是等無量因緣說，不得言諸法無常性。一切有為法無常、苦、無我等亦如是，如是等相名為對治悉檀！第一義悉檀者，一切法性！一切論議語言、一切是法非法，一一可分別破散，諸佛、辟支佛、阿羅漢所行真實法，不可破、不可散。」

《般若經》依勝義諦如來藏而說：「一切法本來清淨、……一切法如涅槃、……一切法不來不去」，本非空非有；而緣起性空本是聲聞解脫道的一個部分，二乘人現觀蘊處界萬法乃是因緣所生法，既然有生終究歸於滅

盡，而阿羅漢滅盡十八界萬法入無餘涅槃卻非斷滅境界，而知有涅槃的本際本來就在恆不壞滅，非緣生法故，乃是真實如常住法，聲聞人雖無菩薩深妙般若慧，未能於萬法中實證此一涅槃本際的境界，但信受佛語故，故肯滅盡蘊處界法而於內於外都無恐怖。以有情眾生多偏執有病，故世尊說空以除有執。是故聲聞人可依之遠離對世間法之執著，而成就解脫道。大乘證悟菩薩不僅能夠現觀二乘聖者所觀之蘊處界空相，更能現觀出生蘊處界萬法之空性心如來藏，而且能夠於證悟後，透過諸佛菩薩的加持教授，而能現觀如來藏藉緣而生起一切萬法的真實面貌，都能現觀三界萬法都是如來藏藉緣而直接、間接、輾轉出生，最後都是歸於如來藏本來寂滅的空性，而此現觀智慧唯有證得法界實相心的大乘菩薩才有，而此大乘緣起性空觀乃是甚深極甚深，因此佛陀在《雜阿含經》卷一二中開示說：「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因此，不管二乘及大乘緣起性空觀，都是以八識論為基礎，而不是藏傳「佛教」密宗六識論的緣起性空觀。

眾生顛倒見故，因此執著錯認蘊處界某一法為真實有，如達賴喇嘛、

印順法師執意識細心、意識極細心爲真實心；因此顛倒錯計後，卻想要滅有而存空，如藏傳「佛教」應成派中觀諸師及繼承應成派中觀邪見的印順法師之「滅相不滅、滅相真如」。因此藏傳佛教密宗乃是俱執空有兩邊者，雙具斷見及常見。一分斷見外道聽佛菩薩開示蘊處界無常的道理後，知道凡是執三界有爲真實者是病，但不知道若執空亦是病，並且世尊特別強調「空病」無藥可治。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八中世尊云：「善男子！本設空藥，爲除有病；執有成病，執空亦然，誰有智者，服藥取病。善男子！若起有見，勝起空見；空治有病，無藥治空。」

達賴、多識仁波切等六識論藏傳「佛教」諸師否定七、八二識，是於實有事起損滅執，又執取依緣起法之無常、苦、空而立之性空錯說爲勝義諦，正是無藥可救治之惡取空者；另一方面，藏傳「佛教」諸師怕這樣會落入斷滅見，卻又執著「就意識之流本身來說，沒有任何方法可以令其毀滅」³¹，說意識心可貫通三世，如此又是於實無之事而起增益執。所以藏傳「佛教」所說之法乃是遠離如來藏無二中道之法，而落於既執空、又執有的兩邊惡見中，上舉諸多事實俱在，由不得多識仁波切狡辯。

睽諸多識仁波切等喇嘛教諸師之意，其實是要說：「勝義諦是『無自性空』，而世俗法才是真實的，值得我們努力追求。」如此見解乃是同於世間凡夫，因此一切藏傳「佛教」所修之密法，莫非落於虛妄之世間法中，卻皆自以為真實，而自豪的說：「實證主義的科學可以輕而易舉地否定「唯識所變」的理論，但永遠無法推翻萬物緣起的科學理論。而且，生物、物理、化學進一步發展，給緣起論提供了有力的支援。」（《破論》頁一〇九）正是如佛陀呵責為「口但說空，行在有中」³²之愚人。而且此說法具足證明藏傳「佛教」密宗崇尚六識論的邪謬，因為連世俗法中實證主義的科學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否定「唯識（六識）所變」的理論」，但無智寡聞的多識仁波切卻不知道「連實證科學都無法證明的「唯識（八識）所變」的理論，卻由不共外道、凡夫、二乘的「大乘實證佛法」來證明」。而且西方實證科學或哲學界也可以知道不可無中生有，因此證明斷滅論者乃是邪見，但是能力有限無法實證佛法中的真實理地，因為都是凡夫異生的階段，其所謂的「緣起論」也只是觀察蘊處界緣起性空的局部而已，猶如井蛙不知大海，若執此蘊處界緣起性空為法界實相的究竟義理，那就是佛所破斥的邪見者。

《菩薩地持經》卷二中如是說：【有二種人壞佛正法：一者、若色等諸法、色等諸事，施設假名說自性、自相，於不實法妄想計著；二者、施設假名處、假名所依離言說自性第一實義，誹謗毀滅一切都無所有。】

說明兩種人壞佛正法：一種是將虛妄不實的蘊處界法，妄想計著爲真實法，如藏傳「佛教」之達賴喇嘛所謂的最細意識心，達賴說：【我們主張有特定幾種誕生方式，但必須有先前的意識連續體（continuum of consciousness）爲基礎。意識並不真正由物質產生，但是意識連續體可以進到物質裏去。】³³【意識分爲三層次：粗、細、與最細意識。如我們較早所討論過的，心智越粗糙的層次，對身體的依賴越多，越細微的依賴越少，而最細的層次則是獨立於身體之外的。我們的這種最細意識叫做明光、明光心。】³⁴【這意識——最細意識——繼續成爲來世的意識或自我。】³⁵因爲這乃是常見外道的說法，難怪多識仁波切說：【世俗諦的我，是客觀存在，既不能斷，也不可斷。】（《破論》頁三九七、三九八）這就是佛所破斥第一種壞佛正法者；另一種壞佛正法者乃是將蘊處界法所依之第一實義如來藏，誹謗說爲一切都無所有。如同多識仁波切在書上說：【只承認六識，不

承認八識。】（《破論》頁四二二）【「阿賴耶識」純屬理論上的一種假識，不是實際存在】（《破論》頁三一九）此乃是誹謗根本識阿賴耶識菩薩藏者，乃是一闡提的種性，也是佛在此處所破斥第二種壞佛正法者。因此，藏傳「佛教」諸師正是兩種壞佛正法行爲皆犯者，正是經中所說破壞佛教正法最嚴重者；若依之修學，則只會離解脫道越遠，而越益深著於世間法，若任其在佛教中恣意發展，則必將佛教正法破壞殆盡。

所以假藏傳佛教密宗諸師高舉六識論「緣起性空」之旗幟，不但無法幫助修學藏傳佛教之人成就解脫，反而因爲得到「一切法空無自性」的藉口，其目的乃是要遮掩其邪惡之世俗密法本質——無上瑜伽、樂空雙運，正好可順自身之貪瞋染污種子恣意貪求，而理直氣壯的說之爲「大貪之法可快速成就佛道！」或者說「反正一切法空無自性，因此喇嘛上師與明妃合修雙身法也是一切法空無自性嘛！」正似有一人偏愛吃油炸等上火食物而得到上火之熱病，庸醫卻告之說：「只要吃熱藥，火上加火，把火燒光，燒光就沒有火可燒，汝病即可速癒！」此猶如告訴已吸毒成癮者：「你只要以毒攻毒，儘量吸毒，則毒癮必定可除！」有智之人一聞即知此分明

是不可信之歪理，但卻仍有眾多無智之人會受騙上當，只是因為不知道藏傳「佛教」非佛教的底細，透過平實導師《狂密與真密》的披露，時至今日筆者亦藉**多識仁波切**這本《破論》邪說的辨正機會，而再次披露藏傳佛教密宗的本質，至於有智的您是否還要繼續信受喇嘛教諸師的謊言，就端看您要如何用智慧抉擇了！

1 《達賴喇嘛談心經》頁一二三：「觀自在菩薩了解到最高、最細微的空就是自性空，亦即無自性。」

2 《達賴喇嘛談心經》頁二〇：「佛教一切萬法皆是畢竟無自性、相互依存的「空性哲學」，是獨有殊勝的。」

3 《超越的智慧》頁一三：「由於現象缺乏實存的自性，因此它是空的，我們稱作「空性」。沒有更高的真理超越這個了。意識所見到的現實經驗就是如此，這稱作「勝義諦」，存在的本然狀態。」

4 《破魔金剛箭雨論》頁二八：「龍樹根據《般若》部諸經開創緣起性空中觀之說，「中觀六論」等其著作已有藏漢等數種文本，其見解與「唯識無境」說針鋒相對：在世俗諦中主張「心境俱有」，勝義諦中主張「心境俱空」。」

5 杰瑞米·海華、法蘭西斯可·瓦瑞拉編著，靳文穎譯，《揭開心智的奧秘》，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灣），一九九六年六月三〇日初版，頁七一。

6 《增壹阿含經》卷四六，《大正藏》冊二，頁七九七，下二二～頁七九八，上二三。
7 請參閱《雜阿含經》卷一四，第三四五經

8 平實導師著，《平實書箋》，正覺同修會（台北），二〇七年一二月初版七刷。編案：此書早於一九九八年一〇月初版首刷流通了。

9 《大正藏》冊二，《增壹阿含經》卷九〈慚愧品〉第十八，頁五九三，上一、三。

10 達賴喇嘛著，陳琴富譯，《超越的智慧》，力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二〇〇四年四月初版二刷，頁一三。

11 達賴喇嘛著，《喜樂與空無》，唵阿吽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第一版第一刷，頁一二〇。

12 達賴喇嘛著，鄭振煌譯，《達賴喇嘛談心經》，圓神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初版，頁一三〇、一三一。

13 平實導師，《維摩詰經講記》第五輯，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台北），二〇〇八年初版首刷。

14 《大正藏》冊三〇，《大乘二十頌論》卷一，頁二五六，上二二、中二。

多識仁波切所引用 龍樹菩薩《大乘二十頌論》論文內容，乃是現代學者巫白慧的譯文：「歸命我佛真實智，離貪不可思議力；諸法非言能表述，佛悲愍故善宣說。」

第一義上本無生，真實性中亦無滅；諸佛猶如太虛空，眾生與佛同一相。此岸彼岸俱無生，和合之物緣所起，按其自性原是空，入於一切智智境。智者洞悉諸有法，由自性故如映象，無染及自性寂靜，無二等同真如性。實際其中本無我，凡夫分別心計我，歡樂痛苦與捨離，煩惱解脫亦如此。」資料來源：法音季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總參期），一九八一年八月三〇出版，頁二〇二四。

1
5

編案：現代學者巫白慧之譯本為：「智者洞悉諸有法，由自性故如映象，無染及自性寂靜，無二等同真如性。實際其中本無我，凡夫分別心計我，歡樂痛苦與捨離，煩惱解脫亦如此。」法音期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總三期），頁二三〇二四。杰瑞米·海華、法蘭西斯可·瓦瑞拉編著，靳文穎譯，《揭開心智的奧秘》，一九九六年六月初版，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台灣），頁七一。

1
6

《大乘入楞伽經》卷四〈無常品〉釋尊說：「寧起我見如須彌山，不起空見懷增上慢；若起此見名為壞者，墮自共見樂欲之中，不了諸法唯心所現。」《大正藏》冊一六，頁六〇八，下二六〇二九。

1
7

平實導師演述，正智出版社（台北）。截至二〇一〇年二月初《心經密意》，已經

1
8

出版至二版十二刷了，有意了知心經究竟義理者，歡迎至各大實體書局及網路書局請購。

1
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〇：【譬如真如無所不在，……譬如真如遍一切時，……譬如真如性常清淨，……譬如真如於法無礙。】《大正藏》冊一〇，頁一六三，中七
／下六。

2
0
多識·洛桑圖丹瓊排仁波切著，《三寶原理與皈依通俗解說》，花岩印經會，一九
九八年八月初版，頁二一。

2
1
同上註，頁二二。

2
2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一：【佛告阿難：「一切眾生，
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又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
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
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
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
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

趣。」(《大正藏》冊一九，頁一〇八，中二八、下八。

2
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三八：「世尊！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義趣甚深極難信解，若於先世不久修習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豈暫得聞即能信解？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毀訾誹謗，當知是人已於先世，由貪瞋癡覆蔽心故，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典亦曾毀謗。何以故？世尊！如是癡人聞說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義趣，由串習力，不信、不樂、心不清淨。」《大正藏》冊七，頁二〇四，中二、一〇。

2
4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一：「諸善男子！若一劫、二劫乃至十劫，修行十信得入十住。是人爾時從初一住至第六住中，若修第六般若波羅蜜，正觀現在前，復值諸佛菩薩知識所護故，出到第七住，常住不退。自此七住以前名為退分。佛子！若不退者：入第六般若，修行於空、無我、人、主者，畢竟無生，必入定位。佛子！若不值善知識者，若一劫、二劫，乃至十劫，退菩提心。如我初會眾中，有八萬人退。如淨目天子法才、王子舍利弗等，欲入第七住，其中值惡因緣故，退入凡夫不善惡中，不名習種性人；退入外道若一劫、若十劫，乃至千劫，作大邪

見及五逆，無惡不造，是爲退相。」《大正藏》冊二四，頁一〇一四，中二九、下一三。

25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妙吉祥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初版，頁三八四。

26 達賴喇嘛著，丁乃竺譯，《修行的第一堂課》，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三年五月，初版七刷，頁一七七、一七八。

27 〈達賴喇嘛和中國佛教訪問團之問答〉，記錄／理成，刊於《達香寺法訊——利生》，一九九八年元月刊（二七期）第二版。

28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卷一：【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29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著，陳琴富譯，《藏傳佛教世界》，立緒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三月初版五刷，頁八三。

30 達賴喇嘛著，鄭振煌譯，《達賴喇嘛談心經》，圓神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初版，

頁二〇。

3 1 達賴喇嘛著，鄭振煌譯，《達賴喇嘛談心經》，圓神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三月初版，
頁四八。

3 2 《五苦章句經》卷一中所說：「聞無所有，便曠其意，不復修戒，無所罣礙；於六
德中，事事懈廢，言一切空，當何所作，口但說空，行在有中，墮四顛倒故，言無
功德，菩薩不應使聞無所從生法忍。」（《大正藏》冊一七，頁五四六，中三～七）
3 3 杰瑞米·海華法蘭西斯可·瓦瑞拉編著，靳文穎譯，《揭開心智的奧秘》，眾生文
化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六年六月初版，頁二六五。

3 4 同上，頁二七三。

3 5 同上，頁二七七。

第六章 未得般若波羅蜜的喇嘛教外道

無法懂得第三轉法輪成佛之道

由上述三章所引經論之說明可知：在表面上看似紛亂的有情世間、器世間中，其實是有一定的因果規律在運爲的，而其究竟的根本，即是一切有情皆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真如、¹ 本心、如來藏，此第八識如來藏具有五法、三自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二種無我法：：等無量無邊的功德體性，² 故能圓滿成就世間、出世間一切法。也就是說，第八識如來藏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的根本，由共業有情各自的如來藏共同運爲而成就三界六道器世間之成住壞空；有情眾生依於自身所造善惡業之業種儲存於第八識如來藏中，而依如來藏之異熟性，當善惡因緣成熟時便於三界六道中轉生，自受業果流轉不已。意識心不論粗細，都是生滅心，不可能儲存任何業種到百千劫之後受報；而且意識若能儲存業種，意識一定會分

別各類業種對自己未來世的利害而作取捨，世間就不可能會有三惡道有情了，因果律也就不可能繼續存在了；證明意識不能儲存業種，只有第八識如來藏才能儲存業種。此外佛法中的賢聖，無論是證得二乘無餘涅槃或大乘無住處涅槃，亦皆是依此如來藏為根本而成就的，只是如世尊於《解深密經》所說：初轉及二轉法輪中是隱說有此如來藏，要至三轉法輪時方才顯說。若無第八識如來藏永恆存在不壞，阿羅漢們遵循聖教而滅盡五陰十八界以後入了涅槃，將會成為斷滅空，與斷見外道一樣；所以佛陀在初轉法輪時期講解脫道時，一樣有說第八識法，說為涅槃中的實際、本際、識。唯有這樣建立，二乘涅槃才不會成為斷滅空；然後在第二轉法輪時期開始，才教導迴小向大的阿羅漢們實證無餘涅槃中的本際：第八識如來藏。

不迴心的二乘人因無有親證第八識如來藏，因此沒有大乘菩薩之般若深慧，故於解脫道之見道位中，也只是依佛陀開示的聖教，知道有「涅槃的本際」常恆不滅，也知道滅盡五陰十八界後，不會落入斷滅空之中；這類二乘人同時也已確認由第八識如來藏所生之意識等蘊處界諸法是虛妄無常、苦、空、無我性，他們聽佛開示知道唯有如來藏獨存之無餘涅槃是究

竟歸依處，但是由於根器偏屬聲聞性的關係，所以不願三大無量數劫廣行難行的菩薩道而成就佛道，故他們只肯捨離一切因緣生滅之世間法，欲證入寂靜、清涼、真實之無餘涅槃。

至於經一劫乃至萬劫修學十信位滿足之菩薩，已能深信一切世間法及有情皆依第八識如來藏而生，一切眾生皆可成就究竟的佛道。故能進入初住位修學布施波羅蜜乃至六住位般若波羅蜜，滿足資糧位之菩薩，於六住位修加行時，經由四尋思之觀行，而獲得四如實智，雙印能取之七轉識及所取之五根、六塵境等法，皆是依於第八識如來藏根本因及各種緣所生，知道能取所取皆空無自性，因此完成大乘見道前的四加行，並具足大乘見道之因緣，此時之智慧已超勝於二乘初果。

但是修學般若，不能僅像喇嘛教諸師等將之當作「思想、學問」，而是要透過教外別傳的禪法來使學人悟入較為容易，並不全是由教入宗；還是得要真參實證後，方能發起般若智慧，畢竟自古以來由經教直接契入者有如鳳毛麟角，少有其人。禪宗始自世尊至西天二十八祖，中土則由達摩初祖單傳至六祖惠能，一花開五葉而廣弘，中至圓悟克勤、大慧宗杲，乃至

今時廣欽老和尚及平實導師都是親證法界實相心的菩薩摩訶薩，因此禪宗般若的證悟，必須要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以第八識爲核心；我們廣閱現存之一千七百則公案中，除少數錯悟者之外，所悟所證莫非是第八識如來藏心。此心又稱作法性本體，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中道體性；但絕非多識仁波切將法性扭曲爲「緣起性空」的兔無角法，也不是喇嘛教的凡夫中觀師所說的「意識細心、意識極細心」的生滅體性。如永明延壽禪師於《宗鏡錄》卷一中云：「今依祖佛言教之中，約今學人隨見心性發明之處，立心爲宗。是故西天釋迦文佛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此土初祖達磨大師云：「以心傳心，不立文字，則佛佛手授，授斯旨；祖祖相傳，傳此心。」已上約祖佛所立宗旨，又諸賢聖所立宗體者，杜順和尚依《華嚴經》，立自性清淨圓明體，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從本已來，性自滿足，處染不垢，修治不淨，故云自性清淨；性體遍照，無幽不矚，故曰圓明；又隨流加染而不垢，返流除染而不淨，亦可在聖體而不增，處凡身而不減。雖有隱顯之殊，而無差別之異，煩惱覆之則隱，智慧了之則顯；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斯即一切眾生自心之體，靈知不昧，寂照無遺。非

但華嚴之宗，亦是一切教體，《佛地論》立一清淨法界體，論云：「清淨法界者，一切如來真實自體，無始時來自性清淨，具足種種過十方界極微塵數性相功德，無生無滅猶如虛空，遍一切有情平等共有，與一切法不一不異，非有非無，離一切相，一切分別、一切名言皆不能得，唯是清淨聖智所證，二空無我所顯，真如爲其自性，諸聖分證，諸佛圓證。」此清淨法界即真如妙心，爲諸佛果海之源，作群生實際之地，此皆是立宗之異名，非別有體；或言宗者，尊也，以心爲宗，故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禪宗裡面實證第八識如來藏心之開悟者，不但可由宗入教，知二乘聲聞、緣覺以及大乘般若、唯識之眞旨，亦可檢點天下錯悟諸師之落處，引之導歸正途。（請參閱平實導師所著《禪——悟前與悟後》及《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真假開悟》、《鈍鳥與靈龜》之舉證。）

正因爲一切有情之第八識如來藏本體皆是真實、如如，而此第八識如來藏是與諸佛平等無差，所以當七住位以上之菩薩證悟如來藏、眞見道時，時時皆能於自身及一切有情身上以慧眼觀察、證驗此如來藏「自性清淨、本不生滅、本無動搖、能生萬法」³，同時也能於有情生滅之蘊處界法

中實際體驗不生滅如來藏之運作，現前觀察各個有情的第八識如來藏，祂無形無色、非因緣所生，本來自在、本自清淨，自無始劫以來都是法爾如是而不曾生滅，祂也不曾有意識等前六識對六塵境的了別性，也沒有末那識的處處作主性，也不會如染污末那識不間斷的與我癡、我見、我愛、我慢四個根本煩惱相應，從來皆是配合七轉識隨緣運作，故說第八識如來藏爲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無我性，因此能以大乘見道的功德來斷除我見、我所見之一念無明，發起大乘真見道之般若智慧，亦初次打破所知障無始無明，功德智慧乃是遠遠超勝於二乘人。

除了前面章節所舉示之經文外，於此再舉般若系經典之《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三〈法性品〉中世尊之開示，讓大眾明瞭般若經中所說之般若波羅蜜之智慧，是要依於找到有情眾生具諸煩惱之五陰身中的「諸法本、諸佛法本、法性、真實、如如、第一義、法身」如來藏而得出生，現觀其如來藏乃是「法性清淨、無染無著，不從十二緣生，無相、無作、無生無滅、自相常住」，當知即是應轉依此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而行；由其「眾生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覆蔽，不入自性」，所以現觀眾生的第八識亦同於自己

的阿賴耶識，一樣是自性清淨，只是因為眾生被客塵煩惱所覆藏遮蔽，因此不能親證此第八識心的清淨無漏體性。

由「諸佛菩薩般若波羅蜜從此性出」，即知若未實際證驗第八識如來藏的眞如法性，即無法得到般若波羅蜜之智慧；因為無法「如實見法性故，具足方便、大悲、願力，不捨眾生」，當然也不可能發起大悲心，更無法成就佛道，因為「一切聖法由此成就，因是性故，顯現聖人、諸佛如來無邊功德不共之法從此性生、由是性出」之故。所以般若經中所開示的般若正理，乃是依於第八識心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眞如體性來開示，因此佛陀於般若經中所開示的內涵，都是依八識論而說，有別於多識仁波切總是「斷章取義」，甚至是「斷句取義」以扭曲法義來朋比己意，落入常見外道的六識論中。今於此將整段經文節錄於下，以證明般若經中確實已隱說有如來藏、阿賴耶識，並非未說，般若波羅蜜即依實證第八識如來藏而有故。《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三說：

【佛言：「大王！在諸眾生陰界入中，無始相續所不能染，法性體淨，一切心識不能緣起，諸餘覺觀不能分別，邪念思惟亦不能緣；法離邪念，無

明不起，是故不從十二緣生，名爲無相，則非作法，無生無滅、無邊無盡、自相常住。大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能知法性清淨，如是無染無著、遠離垢穢，從諸煩惱超得解脫。此性即是諸佛法本，功德智慧因之而生，體性明淨不可思量。大王！我今喻說，汝善諦聽。」王言：「世尊！唯然願聞。」

佛告勝天王言：「譬如無價如意寶珠，裝飾瑩治皎潔可愛，體圓極淨無有垢濁，墮在淤泥已經多時，有人撿得，取而守護，不令墮落；法性亦爾，雖在煩惱不爲所染，後復顯現。大王！諸佛如來悉知眾生自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覆蔽，不入自性。

是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應作是念：『我當勇猛勤修精進，爲諸眾生說是甚深般若波羅蜜，除其煩惱。一切眾生皆有性淨，是故於彼勿生下劣，應當尊重，彼即我師，如法恭敬。』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心，即生般若闍那大悲。大王！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般若波羅蜜，能入阿鞞跋致地。

大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復作是念：『此諸煩惱無力無能，自體虛妄與淨相違，何以故？背薩婆若故；清淨法性爲諸法本，自性無本虛妄

煩惱皆從邪念顛倒而生。』大王！譬如四大依虛空立，空更無依；煩惱亦爾，依此法性，法性無依。大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如實觀知，不起違逆，以隨順故煩惱不生。大王！菩薩摩訶薩觀察煩惱，不生染著，若自染著，云何說法令他出離？是故菩薩斷滅著心，如實說教，解眾生縛。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復作是念：『若生死中，有一煩惱利益眾生，我則攝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復作是念：『如昔諸佛行般若波羅蜜，應如是行，何以故？諸佛如來昔在因地亦如是學成菩提故。』以此二緣，是故菩薩種種方便知此法性。

大王！如是法性無量無邊，為諸煩惱之所隱覆，隨生死流沈沒六道，長夜輪轉，隨眾生故，名眾生性；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起厭離心，除五塵欲，修無上道，是時此性名為出離；過一切苦，故名寂靜，為究竟法，一切世間之所樂求，一切種智常住微妙，因此法性能得自在，受法王位。

大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初中上位觀察法性，一切平等、本來寂靜、悉無罣礙，猶如眾色不能滿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如實而知諸佛所說一切眾行，如量修行。法性功德不可具說，無有二相，過一異境，

平等一相，覺觀不行。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般若波羅蜜，能除二相，人相、法相；一切凡夫爲執所縛，不識、不見、不得法性。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則能通達如此法性，若在眾生無二無別。何以故？如如不異故。

大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依此法性修諸善根，來入三有，利益眾生，雖現無常而非真實。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如實見法性故，具足方便、大悲、願力，不捨眾生。二乘凡夫無有如此大悲本願，是故不見圓淨法性。大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如是觀法性：一切聖人，無能修者，無所修法，無能行者，無所行法，無心、無心法，無業無果報，無苦無樂，如是觀者名得平等；不異遠離，隨順廣大，無我我所，無高無下，真實無盡，常住明淨。何以故？一切聖法由此成就，因是性故顯現聖人。大王！諸佛如來無邊功德不共之法，從此性生、由是性出。大王！一切聖人戒定慧品從此性生，諸佛菩薩般若波羅蜜從此性出；是性寂靜過諸名相，性是真實則離顛倒，性不變異故稱爲如，聖智境界名第一義，非有非無、非常非斷、非生死非涅槃、非染非淨、離一離異、無名無相。

大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復作是念：『法性離相，一切法離

相，無二無別。何以故？一切法離相即法性離相，法性離相、一切眾生離相，同法界離相，法界離相、一切法離相，如是離相求不可得；法性如如、眾生如如同一無二，眾生如如、法性如如同一無二，法性如如、一切法如如無二無別，一切法如如、諸佛如如無二無別……。」大王！所言如者名為不異，無變不生，無諍真實，以無諍故，說名如如。如實知見諸法不生，諸法雖生如如不動，如如雖生一切諸法，如如不生是名法身，清淨不變猶如虛空無等等，一切三界無有一法所能及者；遍眾生身無與似者，清淨離垢本來不染，自性明淨、自性不生、自性不起……大王！是名法性。」

由上述經文亦可得知：實證第八識如來藏發起根本無分別智後，應進一步於相見道位中，現見一切世間蘊處界虛妄法皆由此第八識如來藏如如法性所生，與如來藏非一非異，而發起般若波羅蜜之中道智慧（亦即後得無分別智），逐漸於世間法歷緣對境之中，以此世出世間智，除遣對虛妄蘊處界法之相縛及粗重縛，亦即我執、我所執，以及無明障、煩惱障，乃至一切隨順雜染分相皆悉除遣，經由十住位、十行位、十迴向位乃至初地，滿足所該有的福德智慧等功德方成見道通達位。

諸見道菩薩雖然彼此所悟或有深淺差別，但所說之法絕不會出現相互矛盾之情形；而明心見道後也才能真正發起現觀勝義菩提心的般若智慧，因爲已確定一切世間法皆從第八識如來藏所出生故，佛菩提道皆是依此本來、清淨、自性、涅槃的第八識如來藏而修之故；也才能真正發起大悲心來，時時可眼見一切有情皆同具此第八識如來藏，皆由其如來藏攝持故。

如來藏中並含藏有無量不可思議、難測難量之功德種子，初地以上菩薩無生法忍之修學，本質即是自心如來藏所蘊藏一切種子之智慧；而此一切種智之修習，皆是藉由對本有自心如來藏之禪觀而漸斷所知障塵沙惑，初地至十地滿心菩薩修學一切種智而尚未圓滿者名爲道種智；當完全實證了知此心所藏一切種子之智慧時，即名爲一切種智，究竟成佛。由上可知，般若經中之說法完全同於《解深密經》；另依彌勒菩薩頌曰：「若了依他起，能除遍計情；常依般若觀，何慮不圓成？」（《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卷一）所以明心見道成就般若智慧的現觀亦是三轉法輪成佛之道之起點，若未實證第八識如來藏，如同多識仁波切一般落入意識而同於常見外道，即無法了知、亦完全無法相信經中及大菩薩論中所說色心二法皆由如來藏而

生之理，如何可能斷除所知障之少分呢？

因如來藏心具有七種性自性中的異熟性，故能持善惡業種流轉三界六道，並且依所造善惡業之輕重，而有百倍、千倍乃至無量倍之可愛或不可愛之異熟果報；⁴ 唯有世尊第一善解無量劫的因果業報法，方能為利眾生而先觀察眾生根器，然後應機而說法教，是故必先以施論、戒論、生天之論等五戒十善諸法來教導眾生，讓眾生勿以貪、瞋、癡、惡見等根本無明，逞一時之快而於三惡道中長劫受苦。而後依佛子福德智慧成熟之因緣，次第隱覆如來藏而宣說二乘解脫道，使有情能依於清涼、真實之無餘涅槃本際而遠離斷滅空之恐懼，終能斷除我見、我執；當有眾多弟子成就二乘無學後，即為說大乘般若中道正義，使之欣求大乘而迴小向大，並隨緣以各種教外別傳的機鋒、開示，使之證悟如來藏、發起般若智慧；最後又於三轉法輪時才廣說顯說如來藏之各種體性，加持成熟菩薩摩訶薩之一切種智。

但以如來藏本來了知一切法之行相極微細，娑婆世界蓋障深重之凡夫眾生難以相應，故世尊依已究竟實際證驗如來藏的身分及智慧，觀察眾生

之根器，待至三轉法輪之時，方爲已實際證悟如來藏、具般若波羅蜜之大菩薩說此如來藏極深妙法。此深理並非尚未證得般若實相者所能知，賢位菩薩親證此心後，得以有般若實相的總相智慧，亦隨學於諸佛聖教及諸大菩薩開示，而熏習種智正理邁向成佛之道；然此一切種智的圓滿境地，乃是諸佛的境界，甚至亦非已證得般若實相而通達大乘見道位智慧之初地以上菩薩摩訶薩所能盡知，⁵當然更非是意識我見未斷，甚至連凡夫所修之五戒十善都尚未滿足之喇嘛教諸師所能瞭解的。彼等喇嘛教諸師所說佛法，皆是以愚癡凡夫之狂妄低劣心智所想像者，與佛陀由依止如來藏心而成就佛道智慧所建立之解脫道、佛菩提道正法完全相背離；甚至這些喇嘛教諸師誑惑隨學之無辜大眾修習雙身法樂空雙運，是引導隨學者深執我見、我執與我所見、我所執不得放捨，並使得許多學人誤以爲自己修學喇嘛教即是在修學最殊勝之佛法，卻因此而得到永在三界六道中輪轉、甚至長劫於三塗惡道受苦之果報。這些喇嘛教中的隨學者，本來欲求實證解脫乃至成佛，卻因邪見及邪教導而在來世下墮三塗，可謂冤枉至極。

但是這些依附佛法的喇嘛教外道們，卻是會說一些似是而非的六識論

邪見來誤導眾生，例如達賴喇嘛說：「藏傳佛教的經典說到，人在不同的情境會瞥見淨光，包括打噴嚏、暈倒、死亡、性交、入睡。……在這此情境裡，強烈的自我感會稍稍鬆懈。」⁶ 這樣的六識論邪見，完全著眼於識陰境界中，不離識陰境界，根本就不是經典中開示遠離識陰境界的正理；因為第八識如來藏雖如鏡現像，現出六塵境界，但如來藏心本身卻從來不與六塵境界相應，是向來不生不滅的無所住法，是「平等一相，覺觀不行」；達賴喇嘛卻自己承認喇嘛教經典中所追求的，是特定境界中意識所相應的有所住狀態，被諸粗重之識陰境界相所縛。一切萬法皆是由第八識如來藏所生所顯，因此一切法皆不離如來藏而有，縱然有情皆不能離如來藏而有五陰的一切行爲，乃至上述打噴嚏、性交等事，但真心如來藏第八識在一切善惡心行之中，卻是時時永遠清淨無漏；⁷ 此卻非否定如來藏之喇嘛教諸人所知，其所說法皆在如來藏所生之前六識相應的三界世間虛妄有漏相上用心，⁸ 與佛法完全相背離，根本不知大乘菩薩見道後，一切時皆能轉依於不墮三界、無我性之第八識如來藏心，而非如喇嘛教諸人不斷於六塵境界貪著、起遍計執。

但是多識仁波切乃至一切喇嘛教的活佛們，根本沒有實證第八識如來藏，因此只好否定第八識，乃至以凡夫世俗的無明無知，刻意當作如來藏沒有存在，這是標準的凡夫知見。如同天生盲目的人從來沒有看見過太陽，因為他沒有看見過太陽，所以無法真正知道太陽的樣子，但是聽到明眼人述說太陽的時候，又因為自己的無明無能，就逕行否定太陽的存在，這是一種愚癡無智的行爲。多識仁波切也是這樣無智的人，以不知而當作不存在。例如多識仁波切說：「因為「阿賴耶識」純屬理論上的一種假識，不是實際存在，故在《唯識三十頌》中說「由假說我法。」如從感覺和知覺可以證明意識的存在，但無法證明第八阿賴耶識和第七末那識的存在。設立七、八識的理由也極不充分，而且與世俗經驗相違。如把一切物質性的客觀存在，視為阿賴耶識的外現，視為精神性的存在，是違背科學觀點的。」

（《破論》頁三一九、三二〇）

由多識仁波切前面的說法就可以知道，他根本沒有觸及到法界實相心的實證，所以他才會說「『阿賴耶識』純屬理論上的一種假識，不是實際存在」，但是不論從經典聖教，乃至古今一切證悟阿賴耶識的賢聖，甚至從比

量的推論，都可以證明有一個根本心阿賴耶識存在；我們已於前面許多章節都舉出甚多理證與教證說明，此處不再贅言。

我們再看多識仁波切對於佛法正理的正知見欠缺的情形是多麼嚴重。多識仁波切又說：

【既然涅槃後有阿賴耶識，阿賴耶識不是覺知心又是什麼呢？阿賴耶識既然無「覺知」，為何名為「識」呢？阿賴耶既稱為「心」、稱為「識」，就是有覺知的，若無覺知為何稱「心」、稱「識」？】（《破論》頁二八八）

【在這裏，我倒要請問：「五重唯識」中的第一重「遣虛存實識」是什麼意思呢？難道遮遣的「虛妄」不是指外境嗎？存留的實體不是意識，又是什麼呢？】（《破論》頁四〇）

【唯識論怎麼會承認「非心物質」的存在呢？在唯識家眼中，宇宙萬物均屬意識的顯現。】（《破論》頁四〇）

達賴與多識仁波切等既然否定自身本有且「日用而不自知」的第八識如來藏，顯然是未發起般若中道智慧者，當然無法實際瞭解阿賴耶識之內涵，而只能以凡夫意識想像或猜想，想當然爾地將經論中所說非因緣生滅

之真實心如來藏，與藉由如來藏和眾緣所生的意識妄心混爲一談；故雖表面上承認眾生有「佛性」，但其所說的「佛性」指的卻是因緣所生、虛妄生滅之意識心等識陰六識自性，落入常見外道見解中，當然不懂般若波羅蜜所證的是能生色法、心法等萬法的「諸法本」心，也就是第八識如來藏，或名爲阿賴耶識。

所以多識仁波切信奉附佛法外道的喇嘛教，主張六識論而同於常見外道，依宗喀巴等應成派中觀師的邪見，以爲意識乃是真實不壞的心，所以才會說出「存留的實體不是意識，又是什麼呢？」他把意識當作萬法的實體，這乃是誤會般若及唯識經典的聖教，同時也違背阿含部等聖教，三乘菩提大小經典都說意識乃是生滅無常而是依他起性的，故小乘經典說意識是「意、法因緣生」，大乘經典中說意識爲「意、法爲緣生」。時至末法，佛陀開示的三乘經典記載依然俱在，不容多識仁波切狡辯謗說，而又誣賴古時證悟菩薩開示的唯識正理，妄說「在唯識家眼中，宇宙萬物均屬意識的顯現。」真正的唯識家從來不像無智的多識仁波切而作此說，反而不斷地以三種能變識而說有三大類的識：第一能變的阿賴耶識，第二能變的意根末

那識，第三能變的識陰六識；詳細說明這三種能變識中只有第八識阿賴耶識是常恆不壞之心，然後綜合而說人有八個識。所以真正的唯識學者中流傳著一句名言：「一心說，唯通八識。」只有錯悟的古人以及外道見者，才會認同無智的**多識仁波切**主張的「宇宙萬物屬意識的顯現」這類邪說，同樣落入第三能變識而主張生滅不常的意識心能生萬法。

多識仁波切其實是無識的喇嘛，因為他連現前可以觀察出來的道理都還不懂，沒資格稱為「多識」喇嘛。因為意識是「意、法因緣生」的有生之心，要藉人身眼等五色根具足，然後由意根觸法塵以後才能出生。當意識尚未出生之前，意根及法塵與人身已經存在而且正常運作著，宇宙萬有也早在**多識仁波切**的意識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著，**多識仁波切**的意識這時尚未出生，怎能說「宇宙萬物屬意識的顯現」？可見**多識仁波切**真是無識。宇宙萬物的生成過程，乃是共業有情的第八識如來藏，依於眾生的自業及共業而生成各自有情的五陰世間以及器世間。這個第八識如來藏，又名阿賴耶識、眞如、涅槃本際，到達佛地時改名為無垢識；此第八識眞如心並不是意識等緣生法，而是能出生人身五色根、意根及意識的常住心，在意識出

生之前就已常恆存在不滅，才能入胎、住胎而出生**多識仁波切**的意識；此第八阿賴耶識乃是一切法界的實相心，也是因果的所依；此第八阿賴耶識具有大種性自性，雖無形無色卻能夠「現色自在」，所以佛陀在《楞伽經》中說祂出生名色以後與名色同時同處，在小乘阿含部經中也如是說；這是沒有親證法界實相心的一切外道喇嘛所不知，因此**多識仁波切**也不明白經典中聖教所開示的這個正理，因此之故，**多識仁波切**才說出：【若按『心生萬物』的說法，認為自己的色身，是由自己的第八識中生出來的話，有形有色的物質色體，無法從無形無色的覺知心靈中生出。因為，一切事物因果同性，精神和物質非同性，不能互生。】（《破論》頁三八七）這樣的說法來。因為**多識仁波切**信受六識論，不懂佛陀在諸經中的說法都是八識論的正理，所以只知道局部前六識的特質，而且還主張生滅無常的意識為真實心，才有這樣的錯誤張揚於書中。

因為應成派假中觀這樣的六識論邪見的誤導，以致於藏密中一切的法王、喇嘛、上師、活佛等都落入外道見中，除覺囊派宣揚如來藏「他空見」的一些菩薩以外，其餘的喇嘛、活佛、上師、仁波切等，全部皆以為除了

要將虛妄生滅之意識心修成不生滅的法身外，還要另外修佛色身，如多識仁波切說：「密宗修證的目標也是佛的色法二身，「道」也是修積二佛身的因緣。但密法中有許多修止觀、修色身因緣的特殊方便法門，這是它成就快的主要原因。在無上密中有一套修佛色身的方便法門，一般的修法是佛身瑜伽，在特殊的層次上修幻身法。」（《破論》頁三八四）

由此可見，喇嘛教確實是錯會佛法、背離佛法、壞佛正法的常見外道，才會與常見外道一樣主張識陰六識是真實法。而多識仁波切所說「在無上密中有一套修佛色身的方便法門」，其實是謊言，其實多識只是沿用古今藏傳佛教喇嘛的騙術，虛晃一招來為男女性交行淫的雙身法鋪路，作為未來上師活佛們誘拐異性修雙身法的托詞罷了。

因為男女性交淫行的雙身法，乃是欲界中的低下之法，完全落入識陰與色陰境界中，連證聲聞初果都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透過這樣來修成究竟佛。三世一切諸佛都是依於實證法界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次第轉依修證一切種智而成就佛道。當如來藏中的煩惱、所知二障皆淨除之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此時如來藏即改稱為清淨法身、無垢識；而圓滿報身及無量

應化身亦皆依此清淨法身如來藏而得以三身成就。若像藏密所說的，不必斷我見，不需去除煩惱、所知二障，不需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也沒有清淨法身可證，就「有一套修佛色身的方便法門，可快速成就密宗的『報身佛』」，那麼密宗喇嘛教外道的「報身佛」顯然並沒有無上正等正覺，也尚未三身成就，當然就不是無上之法，而是有上之法，那麼這和佛教中三身皆成就、具有無上正等正覺、佛佛平等的諸佛世尊並不一樣，也並不平等。佛教中並沒有密宗這樣的貪慾之佛，這只是智慧低劣的密宗外道自己的想像發明而已。但這些密宗喇嘛卻不知道自己的發明處處敗闕，就大膽地將狐狸尾巴撩向天際，還不知羞恥的洋洋自得，實在是愚癡至極。

再者，第八識如來藏如明鏡含容萬像，有如大海廣納百川一般，所有一切萬法無不匯歸如來藏本心；又如七寶多羅樹之根，其上之莖枝葉及種種寶華寶果無不由其根本而來，所以世間萬法以及三乘佛法，無不依如來藏而有，三乘菩提、三乘果位功德等根莖脈絡條理分別、井然有序。但是藏傳「佛教」所謂的「成佛」，則是要將此生滅性之意識心修行成爲不生不滅的心，修成清淨微妙、究竟常住之佛地法身；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爲

意識乃是生滅性，真實法身如來藏乃是不生不滅性，未修之前即已不生不滅，兩者根本不能等同類比。由此可見，**多識仁波切**及諸喇嘛教上師活佛仁波切等，皆是我見、我執極為深重之人，根本就是凡夫，連基本的解脫道初果斷我見的功德都沒有，卻是要把生滅的意識變成不生滅的法身，極力主張意識常住不壞而同於常見外道。這是標準的蒸砂成飯的愚癡行，此舉猶如欲將全無含金之鐵礦煉成黃金一般，真是癡人說夢話！

喇嘛教無法瞭解佛法深義，卻來盜取佛教法寶名相以自妝點，猶如寓言故事中之烏鴉，偷遍森林中其他鳥類之美麗羽毛而插於自己身上，然後自詡為森林之王、百鳥之后；但無論這個烏鴉如何裝扮，也無法改變烏鴉身及滿身黑毛之本質，若遇明眼之人，終有被拆穿之一天。若說佛法是七寶所成之堅固寶城，則喇嘛教義就像是散落一地的破碎石塊，喇嘛們欲學佛法而嘗試將這些破碎石塊堆砌成七寶山是不可能的，因為本質就是破石頭一堆，根本沒有七寶的殊勝特質；但是喇嘛教否定了法界實相心如來藏，根本就無法發起般若智慧，雖經過千百年來的努力，終究還是一團拼湊而成的大雜燴，只能欺騙貪著世樂之愚昧凡夫罷了。

多識仁波切既知【佛的法身是指破除煩惱、所知二障的本淨境界】（《破論》頁一四二）但破除煩惱障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否定識陰六識，特別是要否定意識；多識仁波切卻反過來認定意識常住，可見其愚癡。破除所知障的第一步是要實證第八識如來藏——阿賴耶識，多識仁波切卻先否定第八識的存在，先遮障自己破除所知障的可能性；一切所爲都與自己的所求相違背，可謂愚癡無比。由此事實與聖教中的開示，即應知一切有情皆有此本來自性清淨之第八識如來藏，佛道之修學就是要除去其中之煩惱障、所知障，淨除一切煩惱障習氣種子及隨眠，同時也除淨一切所知障隨眠，使如來藏中本有之無量無邊的功德顯發。無奈多識仁波切等藏密諸師如此愚癡無智，佛陀所傳聖教中微妙甚深的佛法，到了十足法盲的喇嘛教諸師口中就完全變了樣，完全以世間凡夫不離斷常的知見來解說，背離世尊開示「四依、四不依」之理，真實是諸佛菩薩所訶責不可救拔之斷善根一闡提人！

此非空非有之如來藏法，本非爲尙未證悟或未有正信之凡愚眾生所能說之法，以非其境界而易錯會、錯說故；雖然藏傳佛教諸上師活佛等外道本質者，如達賴喇嘛及多識仁波切，他們誤會佛法到了這樣嚴重的地步，

但是他們還是一樣有第八識如來藏，第八識如來藏不會因為眾生不信受而不存在，所以達賴與多識仁波切身中之第八識如來藏，仍然是真實性、如如性、本來性、清淨性、涅槃性，無始劫來時時隨順服侍他們，絕不會對忘恩負義之達賴與多識的否定作為，有任何絲毫的怨言；但第八阿賴耶識如來藏之集藏性、異熟性，卻仍會因其造下謗法行為及斷眾生法身慧命之作爲，在他們死後變現極嚴重不可愛的地獄異熟果報，由他們的如來藏所生之來世地獄五陰身去承受。但這個道理甚深、極甚深，並非達賴、多識二人所能理解，乃至三明六通的不迴心大阿羅漢亦不能理解，是故世尊於《解深密經》卷一有偈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我於凡愚不開演，（「凡」指達賴、多識等未斷我見的凡夫，「愚」指大阿羅漢們。）恐彼分別執爲我。】

亦於《楞嚴經》卷五中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

喇嘛教六識論的中觀應成派諸師，全都不知諸佛菩薩雖是因病與藥、應器而說，但是都不違背根本正理；雖然因為眾生多執著三界有而生煩

惱，故說般若空，實際上法界的真相本是非空非有，成就中道義；然修學應成派中觀的諸喇嘛卻執著惡取空，以六識論的緣起性空、一切法空爲究竟義，因此否定八識論中的如來藏勝義諦，墮入無因無果論外道見中、成爲無藥可治之壞佛正法者，乃至誤導眾生同墮此惡見惡行之中；任何一位具菩薩性者，若知道這樣誤導眾生之事發生，一定會盡力救護眾生遠離邪見，因此之故，平實導師不得不對眾公開宣揚如來藏正教，破斥藏傳「佛教」的六識論邪見，以導正佛教界已被喇嘛教惡取空的邪法所嚴重誤導之現況。

藏傳「佛教」這種執空邪見的過失，佛陀早已在經典中預說了，例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八：「佛告文殊師利：『又善男子！以何因緣立空義邪？爲滅煩惱從妄心生，而說是空。善男子！若執空理爲究竟者，空性亦空，執空作病，亦應除遣。何以故？若執空義爲究竟者，諸法皆空，無因無果，路伽邪陀有何差別？善男子！如阿伽陀藥能療諸病，若有病者服之必差，其病既愈，藥隨病除；無病服藥，藥還成病。善男子！本設空藥，爲除有病；執有成病，執空亦然；誰有智者，服藥取病？善男子！若起有

見，勝起空見；空治有病，無藥治空。善男子！以是因緣，服於空藥除邪見已，自覺悟心能發菩提，此覺悟心即菩提心，無有二相。」

所以佛陀早於經典中開示：執空之病者乃是無藥可治之徒，但是當菩薩的人，不能讓廣大眾生被這樣邪教的喇嘛活佛所誤導，唯有破斥這種喇嘛執空的邪見，才能救護被誤導的廣大眾生回歸正法之中。

至於多識仁波切書中不斷提到一些荒唐的邪見，例如多識仁波切主張藏密認為佛教是以世俗法所建立的科學，顯見多識仁波切對佛法是全無正確認知的。多識仁波切說：「禪宗《壇經》敦煌本無相頌說：

佛法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

這也說明了佛法不能離開世間法。世間法就是世間知識、世人認同的真理。因此，佛法不是「成為」世間科學，佛法的根本就是世間科學。」（《破論》頁四八）

這是一個標準執言取義的凡夫例證，多識仁波切根本就是錯解六祖惠能的意思，然後套用在自己的邪見之中而說「佛法的根本就是世間科學」，然而世間科學只是世間凡夫對於蘊處界等緣生法的局部了知，前面科學家所立

的假說總是不斷地被後來的科學家推翻，至今根本沒有辦法透徹法界的實相，連聲聞解脫道的實證都沒有，仍然在生死輪迴之中，仍然墮於我見我執之中，因此無法實證解脫道的功德，更不用說實證法界實相心，當然更不用說成就究竟佛道。因為事實上世尊經由三大無量數劫修行成佛，並示現八相成道，指引一切有情也都同樣可經由此古仙人道而成就佛道，這才是究竟的實證科學，這些功德是世間科學所無法了知、無法實證的。其實**多識仁波切**於此又再次以不如實的作法，故意掐頭去尾的漏掉六祖《壇經》中後面的文句，**多識仁波切**故意把後面一段【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⁹】之經文漏掉不說。其實，六祖大師這段開示是說：因為世間法皆由第八識如來藏所生，故可於一切蘊處界法上悟得第八識如來藏而遠離對世間法的貪著。亦如永嘉大師《證道歌》卷一中云：「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故應說「佛法是世間科學的根本」，而不應如**多識仁波切**顛倒說為「佛法的根本就是世間科學」。

如果「佛法的根本就是世間科學」，那麼世間的科學家、哲學家，依世

間法中學得的科學與邏輯思惟，早就可以證得聲聞果及成佛之法，可是終究不曾有誰證得聲聞初果，更別說是開悟明心而證得法界實相，成佛就更別提了。現代所謂的科學家，皆由不知法界實相，也不知道解脫的正理，只能如同**多識仁波切**認為「從感覺和知覺可以證明意識的存在，但無法證明第八阿賴耶識和第七末那識的存在。設立七、八識的理由也極不充分，而且與世俗經驗相違。」故永遠落於我見、我所見上，不斷地在世間法上用心，僅爲了現世的蠅頭小利，卻造作許多不善業，必將於未來世自受無量苦果而不自知。大家眼前所面對地球暖化、生態浩劫……等問題，不就是數百年來世間科學發展之不良後果的最好說明嗎？今天若科學家能依止佛陀之如來藏正法，檢討而修正現前作爲，必能突破眼前瓶頸，真實自利利他；若如**多識仁波切**深執世俗法以爲真實而不肯放捨，自以爲是科學而引以自豪，卻不知即將面對未來世的三塗惡道長劫受苦果報，則只能說是佛法中的至愚之人！

由上述幾章的舉證分析，可知**多識仁波切**等藏密諸師根本連二乘意識我見、識陰我見都未斷除，尚且不具二乘解脫道初果之見地，也完全錯解

大乘般若中觀之真實義理，當然其所說三轉法輪唯識之法可說是完全與佛法顛倒之邪知邪見，背離法界真實理，卻來哄騙眾生說這些源於常見外道的六識論相似佛法爲佛法、出世間法，不但只會誤導眾生更深執於世間煩惱法，造作更多雜染業，甚至共同造下毀謗三寶、成就大妄語等極重罪業，必將墮入無間地獄遭受長劫苦痛而難可出離，可說是最可憐憫者！

多識仁波切未實證如來藏，當然無般若智慧明瞭大乘佛法之內涵，所以我們可以於其書中找出很多錯誤，**多識仁波切**依於六識論邪見的虛妄想像而說三轉法輪諸法，其錯誤之多不勝枚舉，本章乃依於如來藏之正法、正理，略拈其中較爲嚴重者，小錯誤之處極多，不煩一一枚舉；尙望**多識仁波切**能幡然改正，庶免捨壽後長劫三塗受苦。若喇嘛教諸人真要如同**多識仁波切**所說要「自己信自己的」，則請公開與佛教劃清界線，「井水不犯河水」，別再假冒佛教之名，盜取佛教資源，卻用來壯大喇嘛教、毀滅佛教。

在此嚴肅奉勸尙未實證般若波羅蜜之佛弟子，包括將研究佛法當作職業之所謂的佛學教授等：切勿以世間學歷自高，以爲六道輪迴是哄騙愚夫愚婦的迷信說法而嗤之以鼻；因爲如來藏是第一義真實法，其所具足之異

熟性能成就三世因果，絕非是爲教化社會而假施設之法；此第一義諦攸關有情眾生之法身慧命，若錯說而誤導眾生，其所成就之果報極爲嚴峻。因爲以毒藥殺害眾生僅害其一世，而以邪見斷有情之法身慧命，則可能影響其無量世；以是果報極重，必將於三塗惡道中長劫受苦。切勿如喇嘛教諸師向來皆把佛法當世間「學問」、「思想」研究，因爲被邪知邪見所遮障，對於自身本具之第八識如來藏卻「日用而不知」，但已證悟之明眼人皆能以慧眼分明見其如來藏之運作，各人之如來藏於各人捨壽後自動實現之因果，亦是真實而昭昭不爽。然而藏傳「佛教」諸上師活佛等，卻公開否認自身之根本——第八識如來藏，不但可謂之爲全天下最愚癡之忘本者，並會因之成就一闡提之重罪，自造無量苦果。然而多識仁波切說：【隆慶大師曾說：「修密士面前只有兩條路，或者成佛或者墮地獄。」】（《破論》頁二六〇）可見喇嘛教諸師也自知所修之法是走偏鋒；但隆慶與多識仁波切說的這句話也只說對一半，因爲修六識論、雙身法之密法者，墮入地獄是必然的，這是正確的說法；但是勤修六識論、雙身法之密法者想要因爲這樣而成佛，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說，六識論雙身法的修密士會因修密而成

佛，全是謊言，不可採信。因為，唯有依止 佛陀八識論正法修行者方能成就佛道，若是不肯放棄依止喇嘛教偏邪的六識論雙身密法而修，則只有墮入地獄一途，絕無他途可行，當知絕無成就佛道之可能！

第一節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第一目 八萬四千法門皆匯歸如來藏

多識仁波切說：「大乘小乘，三乘一乘，中觀唯識，有性無性，都是佛陀對機方便之說，如良醫治病，辨證施治，對症下藥。世上沒有能治萬病的一味藥，佛法中也沒有適合一切根基的一種法。佛說三乘、一乘，演八萬四千法，是讓一切眾生有所依存，各隨其緣，各取其道，終歸一地。一條道路通羅馬，一切向善之道，皆是佛陀之道。有多少不同心態的眾生，就會有多少種佛法。這才符合佛的大方便智慧，是超勝一切外道之處。

佛法並非只符合一類眾生的「八識說」羊腸小徑。只拿一門一法的尺度，左右衡量，定其「是法」、「非法」，實屬無知的違法 and 謗法之舉。蕭

氏父子若管窺鼻〔編案：此字是管窺「蠡」測的錯別字。〕測海天佛法，並任意歪曲，大造心口惡業，其終極歸宿惟有阿鼻地獄一處，真是愚不可救。〕

（《破論》頁一二四）

多識仁波切此言差矣！因為佛陀演說八萬四千法門，或者譬喻條條大路通羅馬，這些都是有前提的；因為八萬四千法門都是趣向成佛之道，條條大路通羅馬都是朝向羅馬。結果多識仁波切根本沒有弄清楚這個前提，卻信誓旦旦的說八萬四千法門都可以成佛，但事實上，佛說的八萬四千法門中，就是沒有六識論的常見外道法門；因為六識論是常見外道的邪見，佛陀所說都是八識論的正見。因為佛陀演說八萬四千法門的目標就是成就佛道，然而成就佛道就是要靠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悟後轉依第八識如來藏而行菩薩行，這樣修學三大無量數劫，最後才能成究竟佛。不管八萬四千法門的哪一種法門，全部都是以八識論的基礎在說有八萬四千法門。若是以為六識論的外道見可以修行成佛，那是妄想邪見；因為六識論不是八萬四千法門之中所攝，而是常見外道成就世世輪迴之法所攝，是違背成佛之道的旨趣。如同世間人說條條大路通羅馬，這是說每一條路的方向與目的

是朝向羅馬，不是一切路都通羅馬，如果方向弄錯就不可能通羅馬。

佛法之中也是一樣的情形，不是連造作惡法都可以成佛，**多識仁波切**根本就是誤會八萬四千法門的前提。如今再舉一世間譬喻來說明，讓**多識仁波切**瞭解自己的錯誤，例如今天要深入地心去，不管是從地球的哪個地方往下挖而深入，都是可以到達地心之處，因為目標一致故；雖然從不同的地表來深入，但是方向沒有誤差，最後還是可以成就這個事業。但是愚癡人卻執言取義，誤解每個地方挖下去都可以到地心的意思，這個愚癡人卻是往虛空去求，因為方向都弄錯了，這種愚癡人是永遠都不可能挖到地心處。然而這類愚癡人的行爲，就如同**多識仁波切**等六識論者一般的愚癡，弄錯方向還自以爲是，真是可悲、可憐憫者。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其實眞如、如來藏本不生滅而能出生萬法，世尊於般若經中並非未說，只是**多識仁波切**無識，所以不知。前已舉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六九，世尊開示云：「天王當知，眞如名爲無異、無變、無生、無淨，自性眞實，以無淨故說名眞如。如實知見諸法不生，諸法雖生、眞如不動，眞如雖生諸法，而眞如不生，是名法身。」

二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六三：【如是善現！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應信諸法皆「如」變化。】

三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三二：【佛告善現：「如是！如是！色等五蘊，廣說乃至有爲、無爲，一切皆『如』所變化事。」】

如多識仁波切所說，佛法縱有八萬四千法門，終歸一地，但這一地卻是勝義諦，¹⁰亦即是眞如、如來藏、第八識，以萬法皆是第八識如來藏所生顯之法，故最後一句說：「一切皆」是「如所變化」出來的「事」。但以眾生無量劫來之熏修，因爲眾生的根器、種性皆不同，必然是要視個人的層次次第而修而學。首先要能持守五戒保得人身，次修十善業道修除粗重業習，累積足以生天之福德，具足人天善法後，方可談得上修學二乘解脫道：如實了知斷除虛妄蘊處界我之二乘涅槃是寂靜、清涼、眞實，能經由觀行證知意識等蘊處界法虛妄無我，斷除我見、疑見、戒禁取見等三縛結，得證二乘初果後，漸次薄貪瞋癡、斷五下分結、五上分結，成就阿羅漢果。

菩薩經由一劫乃至萬劫之熏習滿足十信位，而能欣求大乘佛菩提道，願迴小向大，進入十住位開始修學菩薩六度，求證般若波羅蜜；於七住位

實證第八識如來藏，如是真見道得根本無分別智之後，則於蘊處界一切世間法相之中修學相見道位應修之後得無分別智；若能修除凡夫性——捨離五蓋及異生性，發起聖性，並於初迴向位之努力摧邪顯正，及十迴向位之勇發十無盡願，熏修道種智而證初地無生法忍，即成初地之入地心，一世得超第一無量數劫；此乃菩薩修道之正途。

若是貪瞋等五蓋深重，假借以「欲爲道行爲」的藉口來修行，¹¹則人天善法之基礎都尙未具足，二乘法則更尙無資格入門，是完全不懂得佛法的門外漢，這類愚癡人卻高推喇嘛教所修之凡夫錯誤想像的中觀應成派爲最高深的佛法，¹²說喇嘛教貪欲之法更高於佛教。¹³如是作爲顯然不懼造作誹謗三寶、大妄語業等地獄長劫苦果之愚癡人，另又破謗無如來藏或謗其爲方便說，已成捨一切善根之一闡提。¹⁴然若細推多識仁波切等一切喇嘛堅決主張意識爲一切法之根源，目的其實是想要求保護其樂空雙運的色陰、識陰境界，以免被質疑全與佛法三乘菩提的實證與聖教相違，可謂司馬昭之心。若意識或六識境界如佛陀在三乘經典中所破斥的那樣被所有人知道了，那麼多識仁波切所推崇的雙身法在佛教中就沒有立足點了，無

怪乎多識仁波切要跟隨宗喀巴極力主張意識常住，也同時主張意識是宇宙萬有的起源。但意識出生之前，宇宙萬有早就存在了，人身與意根、六塵等也早就先於意識而存在著了，多識仁波切怎能反過來主張意識出生了色身……等法？只能說多識仁波切是無理狡辯者。

多識仁波切又說：「在大乘佛教中，承認「五種性」即菩薩種性、聲聞種性、辟支佛種性、不定種性、無性種（一闡提）的是法相唯識宗，而承認「眾生皆有佛性」的是中觀宗。蕭平實之類不懂佛法，才把「佛性論」和「一闡提」之說混在一起，不分是非。但只要有一個「一闡提」，「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論」就不能成立。」（《破論》頁三〇六、三〇七）

吾人可由《楞嚴經》卷四經文來判定多識的說法正確與否：【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說言：『因地覺心欲求常住，要與果位名目相應。』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清淨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住不壞。」】

可知佛果中的真如、佛性等名，即是因地中之如來藏，性如金剛常住不壞故。藏密所信受之應成派中觀，既否定有常住不壞之如來藏，故彼等

雖口說承認「眾生皆有佛性」，其實已成無意義語，其所說之佛性皆是依因緣生滅之意識想像建立故，全皆墮入識陰六識的覺知性中故，並非如第八識如來藏本自清淨圓滿、常住不壞的本覺性，此類六識論的應成派中觀全都落入識陰的生滅虛妄自性中，同於自性見外道，何佛性之有？

再者，有些下劣眾生雖亦本自具有清淨圓滿、常住不壞之如來藏，但因今生或過去世受惡知識之邪教導故，堅執「無如來藏」之大邪見不肯放捨，堅持有生必滅的意識爲常住心，熏習成就常見外道的染污種子，攝藏於自己的清淨第八識如來藏中，自造長劫地獄之苦果；在三惡道中受苦無量劫以後，好不容易再次回到人間有機會修學佛法時，舊有惡見種子不滅，仍舊不信有如來藏而再三誹謗，不免繼續淪墜而反復領受三塗惡報。

如彌勒菩薩於《瑜伽師地論》卷六七中如是開示：「云何而有畢竟無般涅槃法耶？」應誨彼言：「汝何所欲？諸有情類種種界性、無量界性，下劣界性、勝妙界性，爲有耶？爲無耶？若言有者，無有畢竟無般涅槃法補特伽羅不應道理；若言無者，經言諸有情類有種種界性乃至勝妙界性不應道理。」

佛陀亦云：「自性清淨心而有染污，難可了知。」（《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卷一）這本就是已證悟第八識如來藏而有般若波羅蜜之菩薩智慧境界，然而誹撥第八識如來藏的人，佛陀在《楞伽經》指斥爲一闡提人，他們第八識及佛性雖然自性清淨，但是這類人第八識心中卻藏有此染污的謗法種子，過往無量世於地獄受報完，回到人間時仍然不改其性，因此繼續造作這些謗法之業行；只要這些謗法的下劣種子不除，謗法的行爲不改，這個一闡提人就永遠無法成佛。因爲謗法的種子與成就佛道乃是相違因故，當這類人開口將第八識謗爲不存在時，善根立刻永斷，故名斷善根者，佛陀在《楞伽經》曾經如是開示；而此謗法惡業惡習轉易清淨的時劫極其久遠，不可計數，故名一闡提人。所以眾生皆有眞如佛性之「佛性論」，和斷善根「一闡提」人之如來藏中含藏有「不信有如來藏」的下劣種子，此二種說法並無衝突，只是凡夫外道二乘人難以思議而已。

既然連斷善根的一闡提人都有自己的如來藏，其餘一切有情身中當然亦有常住不壞的第八識如來藏時時在運作。但是佛法中無論「大乘小乘，三乘一乘，中觀唯識，有性無性」，均以第八識如來藏爲根本才能成立：二乘

人要以如來藏獨存之無餘涅槃爲修學標的，大乘法無論中觀、唯識，成就佛菩提道更皆是以實證如來藏爲根本、爲首要。縱然有八萬四千法門，也都是依於如來藏而有，也都離不開如來藏的運作；所以以八識論爲基礎的八萬四千法門之行，都有機會實證如來藏，法界中唯有如來藏是本來常住不壞、非因緣生法故；證悟真實之第八識如來藏心，方能出生佛法智慧の見地；故說爲「終歸一地」，條條大路皆通於「如來藏」，唯有如來藏能貫通世出世間一切法故，「這才符合佛的大方便智慧，是超勝一切外道之處」。就譬如說想要飛到太陽，容有八萬四千條路徑，但是如果一直往背離太陽的方向飛，則只會離太陽越來越遠，是永遠無法到達太陽的。

但絕不可如**多識仁波切**所說的六識論即是成佛之道，雖然「一切向善之道，皆是佛陀之道。有多少不同心態的眾生，就會有多少種佛法」，但是這個前提卻是以法界實相心的實證爲基礎的八識論才能實證，因此應該依於佛說：惟證悟第八識如來藏而發起般若波羅蜜，方是一切善法之母，亦是成就佛道的根本。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〇四：【此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切善法之母，能生五波羅蜜多及五眼等諸功德故。舍利子！若菩薩摩訶

薩欲得清淨五眼，當學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學如是清淨五眼。舍利子！若菩薩摩訶薩能學如是清淨五眼，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惟有符合如來藏正理者所說方是正法、正道，才能讓佛子依之成就佛道，不符合如來藏正理者則是邪法、邪道。如**多識仁波切**等喇嘛教諸師，都是以六識論邪見為基礎，向來都是教人貪著世間欲樂，每天努力沈浸於雙身法的淫慾中，只會讓眾生繼續輪轉生死，甚而造下誹謗三寶、謗菩薩藏之重罪。此惡法業種收藏於有情之如來藏中，於因緣成熟時，必定要自受苦果。如此殘害眾生慧命，令其造惡業受苦者，絕對非是佛法，而是魔所說法，《楞嚴經》中佛陀早就破斥過了。有智者當依止真正的善知識，切莫依止惡知識；末法時代群魔亂舞，多現慈眉善目相，但卻常是披著羊皮的狼，欲遮障有情出離欲界故。

所以依於如來藏而有的八識論，所說的是：如來藏即是第八識阿賴耶識，又名異熟識、阿陀那識，是恒而不審的真心（《楞伽經》中又稱為眞識），能出生恒審思量之第七末那識（又稱現識）及審而不恒的前六識（又稱分別事

識，含意識在內），第七識與前六識合稱七轉識，是為妄心，是真心如來藏所出生之虛妄法故。故佛陀於《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一中說：「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欲知其真實義涵，請參閱平實導師所著《楞伽經詳解》）

故由如來藏一心所生之八識心王，是世間有為法的根本，世親菩薩於《大乘百法明門論》卷一中說為「一切世間之最勝法故」。故「八識說」絕非多識仁波切所說的「只符合一類眾生的羊腸小徑」，而是成佛之道的唯一坦途，而「八識論、八識說」正是八萬四千佛法行門的根本。斫斷此根本，則佛法之大樹必然傾倒、枯萎，則如喇嘛教的一切喇嘛們一樣誤會佛法而修證無期矣！

第二目 不可以如藏密自己信自己的，

更不可以學什麼《論》就順應什麼觀點

多識仁波切說：「若就阿賴耶識而言，那僅僅是唯識派一家之言，在佛教四大學派中，小乘毗婆沙、經部及大乘中觀宗只承認六識，不承認虛構

的阿賴耶識。承認阿賴耶識的唯識家有他的經典理論根據，不承認阿賴耶識的也有他的經典和理論根據，並非憑空捏造。自己信自己的，井水不犯河水。從來佛教各派，講什麼經論，就按什麼觀點解釋，不是用自己的一個標準衡量一切教派和一切經論的是非對錯。」（《破論》頁九六、九七）

多識仁波切又說：「各派都有各自的主信仰，中觀派堅信中觀見是最究竟的，這種觀點也有經典和理論的根據；唯識家認為唯識觀是正確的，也有他立論的經典理論根據。各信其說，所以佛教四家學說在藏地才能並存。」（《破論》頁九九、一〇〇）

又說：「我們並不要求唯識宗承認這種觀點，我們用自己的經典理論體系，自己的智慧認識真理。我們不需要別人強加的任何真理，包括唯識之理。信唯識的可以走你的陽光道，即使是獨木橋我們也要走自己的路。但我們不認為成佛之道只有一條，而更不認為那一條道路就是「唯識之道」。佛法的方便廣大無邊，有多少眾生，就有多少成佛之道。蕭平實應該選擇好自己的道路，我們走什麼道路我們自己會選擇，不需要遊浪街頭的小狗來逮我家的耗子。」（《破論》頁三四四）

從上面所舉多識仁波切的錯誤說法，我們先舉平實導師於《宗通與說通》一書中第三六四頁〈佛教不應分宗立派——全面修證的佛法〉一節如是誠懇呼籲：

【如第七章中各宗地位略判，可知分宗分派之不當；以不當之分宗立派於先，而崇己貶他於後，殊屬無智。一切學人修學佛法，當依真善知識建立佛法修道次第之全盤概念，了知佛道之概略內涵及修學次第，而後依之修學，方屬正辦。不應由於世俗表相之法脈傳承，自命為某宗某派之孤臣孽子，以弘揚某宗某派之法、光大某宗某派門庭為志。應當於佛法具全面性之認知，而後一一修證之，繼之以整體佛法之弘揚，不宜再如古時祖師之分宗分派也。

自此而後，真善知識於佛門法教修證弘傳，當綜其成，提綱挈領而涵蓋一切佛法，具足佛菩提道及解脫道。亦應次第建立此二道果之見道修道順序，令諸學人於解脫果及佛菩提果之修持，有入手處，能得見道；見道已，復能依進道順序而次第修進，逐步成功，不虛擲光陰、浪費生命。欲如是者，必先求證別教真見道功德——禪宗之明心及與見性。明心及見性

已，復入般若宗義，詳研《般若經》及三論；已明心者能起勝解及勝行故。三論宗之宗義已證已了，則入唯識宗，依所證知之八識心王體性，一領受五法、三自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及二種無我，便能證得初地道種智，住於初地無生法忍果；由是道種智故，漸能通達十地修道斷惑圓智之理，亦能圓證二乘菩提之解脫果（此依《十地經》戒慧直往菩薩而說），成人天之師，能破佛門內外一切邪見，能建立三乘法義於不敗之地，一切人天外道所不能壞。然欲臻此地步，首須留心戒律，不犯律法；尤以不謗菩薩藏（如來藏法）、不謗大乘勝義僧爲要，以免障道。」

然而我們看喇嘛教諸人全無佛法證量，連聲聞初果人斷我見的知見都無，更別說是佛菩提道的開悟見道而明心證得第八識，當然更不懂實相般若的智慧；因此而不知依止佛陀及已證悟諸大菩薩所說實證佛法的經論，卻緊抓依凡夫六識論邪見而說之應成派中觀思想，自行將佛教區分爲小乘毗婆沙、經部及大乘中觀宗、唯識宗四大學派，竟不知全都是佛陀前後一貫相續的成佛之道，喇嘛教如此作爲，猶如亂點鴛鴦譜一樣地可笑。從多識仁波切說：「從來佛教各派，講什麼經論，就按什麼觀點解釋，不是用自

己的一個標準衡量一切教派和一切經論的是非對錯。」即可知喇嘛教這些自稱爲佛教徒者，並無慧力貫通佛法，也無能力簡別各宗各派正確說法的真義，或外道、各宗派中未悟祖師錯誤說法的差別，亦不知一切法皆由如來藏所生，一心想要維持其「宇宙萬物均屬意識的顯現」的邪見；而第八識雖含藏無量功德性用，雖能如鏡現出六塵相，卻從來安處寂靜涅槃，不曾有過對六塵相的見聞覺知；然而喇嘛教（藏傳佛教）諸活佛喇嘛，執取六識論而認定意識常住的邪見永不捨棄，對於現象界及實相界諸法仍然愚癡無智之故，此類活佛喇嘛們專在虛妄事相上用心而追求雙身法的淫樂，將體系完整、博大精深之佛法割裂得支離破碎，猶如瞎子摸象般地堅持己見，妄說「中觀派堅信中觀見是最究竟的」，專取各派中未悟凡夫之說法來相互攻詰；爭執到最後，僵持不下，卻又各自劃清勢力範圍，主張可以各說各話，因此多識仁波切主張：「自己信自己的，井水不犯河水。」這是世俗凡夫和稀泥的鄉愿愚癡行，是在互相矛盾而又無法解決現有矛盾的情況下所作的虛詞。雖然這類說法無法誤導有智者，但是仍有許多初機學人會被這類似是而非的鄉愿說法誤導，一切外道、凡夫就不免自己信自己的邪見不

捨，因此繼續信受無明邪見而造作謗法的惡行，永遠無法實證解脫及實證眞如。有智理性者應該檢討自己的無明所在，轉而信受正法、信受正理、信受佛世尊的聖教，不是一味愚癡地主張「自己信自己的，井水不犯河水」。

再者，**多識仁波切**口口聲聲說「自己信自己的，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他自己卻用誣謗的方式來誹謗正法、誹謗賢聖，自己正是「井水侵犯河水」的行爲。而且喇嘛教教義的六識論及雙身法，明明是印度婆羅門教性力派的性愛外道法，卻假冒佛教名義及竊取佛教名相而作曲解，號稱「藏傳佛教」而假冒佛教，號稱「修無上瑜伽雙身法的性愛遍身快樂可以即身成佛」，此類外道邪見的井水千年來侵犯佛教正法的河水，就這樣「井水侵犯河水」而誤導眾生一千餘年，正是**多識仁波切**這類外道者的行爲；如今還大言不慚地主張「井水不犯河水」，忝不知恥地自語相違；藏傳佛教仿冒了佛教卻不尊重被他們仿冒的佛教，反而極力貶抑佛教說佛教不如他們，也極力貶抑釋迦牟尼佛而高推仿冒的藏傳佛教假佛，卻要求正統佛教不要評論藏傳假佛教的仿冒行爲及貶抑佛教教主的惡行，理性有智者見此也只能無奈地哂笑。

多識仁波切又辯稱說：「不是用自已的一個標準衡量一切教派和一切經

論的是非對錯」，但是其實多識仁波切以及所有喇嘛教諸師，完全「是用自己一個凡夫外道自訂的標準去衡量一切教派和一切經論的是非對錯」，這類用六識論外道見來誤導眾生，用不懂人倫的欲界畜生法、地獄法的無上瑜伽雙身法來迷惑眾生；這些邪見及邪教導，不但讓有心學佛的初機弟子無所適從，更令其被誤導而錯修混入佛門中的喇嘛外道法，可說是完全無益自他，只能說喇嘛活佛等都是披著佛法外衣，求取世間名利之凡夫外道，哪裡是在修學佛法呢？當心來世大有殃在！

再者，用「一個標準衡量一切教派和經論的是非對錯」並不是問題核心所在，問題核心是這個標準是否符合法界事實的真相，如果符合法界事實的真相，當然只有一個標準；如果不符合法界事實的真相，就算有千萬億個標準，也都是不能成為真正的標準，只能籠罩初機學人及不具信的眾生，所以多識仁波切根本不知道問題癥結而亂說一通。真正的佛法，全部都是依於一切法的所依——法界的實相——這個唯一的標準來建立；也就是說，第八識如來藏在因地就已經是真實如如且本來清淨，乃至到了究竟佛地的諸佛，祂們的第八無垢識也是真實如如且本來清淨，這已顯示佛教正

法實修所應證者，是一切萬法皆由此唯一標準的法界實相心而生顯，因為法界實相中的事實真理乃是唯一標準。但是喇嘛教及諸外道所說的標準，全部都不符合法界事實，當正統佛教的實證者出來演說正法的真實義，同時對滲入佛教中的外道法加以區別時，顯示喇嘛教的一切修行都與佛法無關；此時喇嘛教恐懼因此失去名聞與利養，於是喇嘛們彼此之間只能用和稀泥的鄉愿方式來說「自己信自己的，井水不犯河水」，完全不管藏傳的仿冒佛教所說、所修、所證是否符合法界實相的事實，所以**多識仁波切**乃是繼承喇嘛教歷代祖師六識論的性力派邪說，這類說法乃是邪師籠罩眾生的一貫說法，因為不堪檢驗的緣故。

多識仁波切說：「佛教思想從來是容納百川的大海，各種思想兼收並蓄，使適合一切眾生的根機和需求。這才是佛教的大方便，也是佛教思想海闊天空的主要標誌。」（《破論》頁一〇一）從文字表面讀之，看似符合佛法內涵如同大海容納百川，因此各類根器的有情全部攝受。但是一切佛法正理，全部都是導向正確的義理，趣向成佛之道，並不是如同藏傳「佛教」的邪見教導眾生亂倫而戕害眾生下墮；這類六識論及雙身法邪見，根本就是

違背成佛之道的正理，六識論及雙身法只會讓眾生繼續輪墮三塗，因此違背成佛之道。所以多識仁波切根本就不知道「大海容納百川」這個譬喻的正理，只是會鸚鵡學語的胡亂湊合著用。

然而，多識仁波切又說：「密宗無論是氣脈的修證或者其他修證都屬一種修行範圍，而無論唯識見和中觀都是屬於見解的範圍，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範疇，沒有可比性。」（《破論》頁三三四）

由此處的說法可知，多識仁波切等藏密諸師確實是不懂佛法，將只修氣脈等三界有爲有漏的虛妄生滅法外道法，修到他們所謂的成就時，依然不能進入佛法中；然而多識仁波切卻誑說之爲佛教的大方便，卻是自露本質是外道之狐狸尾巴。因爲從佛菩提道的真正內涵可以檢驗而證實「密宗無論是氣脈的修證或者其他修證」都屬外道的「修行範圍」，密宗裡的氣脈修證與其他觀想……等種種施設法的修證，全都與佛法的修行無關，只是套上佛法的名詞來籠罩不知情的人，多識仁波切也一樣被密宗祖師籠罩而不自知；也因爲佛法絕對不是思想或是見解、理論，而是依於實證法界究竟真理——第八識如來藏，因爲親證現觀第八識如來藏而出生般若智慧，並依之而隨眾生根

器來方便善巧度化有情，將之迴向成就佛道。但是這些應器而有的方便善巧，全部都不違背法界的正理而建立，全部都依實證一切法的所依而實踐，全部都符合般若波羅蜜多而有，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若菩薩摩訶薩欲行少分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為諸有情方便善巧，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使得無量無邊功德，應學般若波羅蜜多。」】

而般若波羅蜜多的智慧生起，卻一定要因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才能生起；因為佛陀在般若諸經中說的實相般若，全依第八識如來藏的眞如法性而說的，乃至濃縮為《心經》時更名之為專講眞實「心」的經典。但在喇嘛教中，卻是將此深妙佛法當作世間學問、思想、見解來研究，從來不肯實修，從來不肯設法加以實證；而喇嘛教對此加以研究之後仍然錯解，乃至因為無法實證就加以推翻，大力誹謗實相法界中的正理而不得不貶抑正統佛教及釋迦牟尼佛；證明喇嘛教不僅誤會佛法，根本就沒有實證解脫及佛道；卻去修證與佛法完全無關的氣脈、樂空雙運等法，騙人說是可以使人成佛。這樣的修氣脈明點的雙身法，根本就是「修輪迴、行惡行」的欲界低下的惡法，這明明就是昭告天下：喇嘛教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宗教，與佛法之修證完全無關，

卻假冒佛法，在佛教中吸取大量資源，用來壯大外道法、破壞佛法，有智佛子皆當與之劃清界限。

第二節 如來藏是成佛之道的根本

第一目 一切有情皆有清淨法身，非成佛後才出生

一切有情都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第八識如來藏，這個第八識心乃是本來具足，不因後生，不論多麼低下的有情，乃至究竟清淨的佛陀，全部都具此第八識心，這個法身如來藏是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的體性。因此《央掘魔羅經》卷三開示：「如來常及恒，第一不變易，清淨極寂靜，正覺妙法身，甚深如來藏，畢竟無衰老，是則摩訶衍，具足八聖道。」

然而多識仁波切卻說：「無論藏傳佛教、漢傳佛教，無論中觀、唯識，都不會把眾生的第八識和如來藏當作「法身」。而法身指的是佛的斷證境界，一切眾生雖有如來藏、第八識（唯識論者說），但絕無「法身」。因為，只有佛才有法身。」（《破論》頁一四五～一四六）

由他的這些話，可以證明多識仁波切根本就不曾證得第八識如來藏，

當然是不懂般若波羅蜜多的凡夫、愚人。而這個第八識法身如來藏，世尊在諸經中早就說過是一切有情平等有之，不是只有成佛時才有的。而且，當多識、宗喀巴等喇嘛教中的喇嘛們，否定了第八識的存在時，未來成佛時又何來第八識法身？而世尊在諸經中說的法身正是第八識，在因地名為阿賴耶識，在八地名為異熟識，在佛地名為無垢識，宗喀巴及多識等喇嘛們既然號稱是宣揚佛法，怎能公然否定第八識以後成佛時還會有法身呢？由此可見多識與他的先祖宗喀巴是多麼愚癡了。

多識仁波切又說：「既然知道現世的佛教知識，就應該知道「法身」唯佛獨有、眾生皆無的道理；既然知道「法身」唯佛獨有、眾生皆無的道理，就不會把唯佛獨有的「法身」和眾生皆有的「阿賴耶識」視為一體，大肆宣揚，導致在邏輯上不得不承認，豬狗牛羊也具「法身」、因此也都是「佛」的大笑話。」（《破論》頁一七二）

多識仁波切又說：「如《成唯識論》云：『大覺世尊成就無上寂默法，故名大牟尼。此牟尼尊所得二果永斷二障，亦名『法身』，無量無邊力無畏等大功德法所莊嚴故。』又如《現觀莊嚴論》所說：『法身界限唯在佛地。』」

如果說「法身就是第八識如來藏」的話，哪個眾生沒有第八識和如來藏呢？即使是如來藏去染的清淨狀態是佛的自性法身的話，也不能說眾生都有「法身」，因為，眾生雖有如來藏，也是處於污染狀態下的如來藏，而不是去染後的清淨法身。」（《破論》頁一四六）

多識仁波切這裡所說不但自行假造佛法，說法身唯佛獨有，與世尊的說法完全相違，想要以此假造的假佛說來籠罩世人；而其所說乃是錯誤連篇，我們就來一一檢驗他的說法，先看《佛說不增不減經》卷一的聖教開示，佛陀說：「舍利弗！甚深義者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

佛陀明明開示「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如來藏者即是法身」，也就是眾生各自都有的第八識如來藏就是各自的法身；此法身乃是本來具足，不是成佛以後才有，若是成佛以後才有，世尊就不會說眾生界即是如來藏，也不會說第八識如來藏就是法身。如果依**多識仁波切**的說法，法身是成佛以後才有，因地是不存在的，那就是有生之法；既然有生，未來必定有滅，又怎能說是不生滅的法身？然而第八識如來藏法身卻是本自存在，本來清

淨；雖然因地的時候含藏染污種子，使得法身所生的七轉識有諸不淨，但是第八識如來藏法身自己卻是本自清淨、不生不滅。多識仁波切信受六識論邪見，不知道第八識本自清淨、不生不滅，又不信受諸經中世尊所說第八識即是法身、法身本有的聖教，所以才會主張本無後有而有生滅性的法身；這就顯示多識仁波切乃是無知於佛法正義，根本就是不懂佛法基本知識的外行人。

多識仁波切說：「又說：『宗喀巴以虛妄法，成就佛道，寧有此理？』這句話又暴露了外道加外行的嘴臉。

大乘佛教無論中觀唯識，都一致認為：見道以下的眾生，一切知見皆屬虛妄；見道後消除部分虛妄，消除所知障，成佛後才能消除一切虛妄知見。」（《破論》頁二七三）

但從上面多識仁波切的說法以及經教證據，可知多識仁波切的底細。套用他自己說的話，多識仁波切就是「暴露了外道加外行的嘴臉」。我們從理證及教證的事實上來看，理證上，正覺同修會已有許多人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法身，多識怎能說第八識法身在因地不存在？聖教上，佛陀於三乘諸經中

（包括般若經在內）卻是說一切有情，無論其見道與否，皆有「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第八識如來藏清淨本體，如前舉證經典中說此如來藏亦名法身；凡夫眾生的如來藏中雖含藏無量染污煩惱種子，猶如無價寶珠墮在污泥，但是第八識如來藏心體從來不爲所染，與佛無垢識的心體都是本自清淨而無差別；佛在經中也說一切眾生都有此本自清淨的第八識心，故這些因地眾生亦是未來諸佛。菩薩證悟此根本心如來藏後，於一切時中皆能現前觀見此無我之清淨法身真實、如如，因之發起般若波羅蜜多的智慧，才能有中道的觀行名爲中觀。此無漏智慧絕不會如**多識仁波切**將通於外道之幻境、定境誤爲般若，而把第八識法身無得無失的境界，說爲六識論所謂的眞智會有時得、有時失，定中才有、出定即失，¹⁵他顯然落入識陰或意識離念靈知之中，同於常見外道，卻反過來毀謗實證佛法的賢聖。

我們再舉幾處經典聖教，來說明**多識仁波切**前面的說法是多麼外行於佛法知見的事實，也證明法身是在因地本有，也證明法身名爲如來藏，又名阿賴耶識。一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三：「法身體遍諸眾生，萬德凝然性常住；不生不滅無來去，不一不異非常斷。」

二如《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一：「歸法身者，即是歸依過去、未來、現在諸佛。」

三如《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九中如是說：「瞿曇法性身，妙色常湛然，清淨常寂滅，其相如虛空；如是法性身，眾生等無差，此境界甚深，二乘不能知。」

四如《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一：

【眾生悉有如來藏 三寶於是現世間

一切有情入佛智 以性清淨無別故

佛與眾生性不異 凡夫見異聖無差

一切眾生本清淨 三世如來同演說

其性垢淨本無二 眾生與佛無差別

空遍十方無分別 心性平等亦復然

譬如一切眾生界 遍在虛空受生滅

諸根生滅亦如是 處在無爲界亦然……

無生無滅性空寂 本體光明智清淨

自性無生無變異 煩惱無明垢所覆

亦如瞽眼見二月 眾生二執亦復然

煩惱猶如眾蜜蜂 其蜜即喻如來藏

此蜜眾蜂共圍遶 智者護身能取蜜

無相六度爲方便 而能證彼法界身……

法寶自性恒清淨 諸佛世尊如是說

客塵煩惱之所覆 如雲能翳日光明

無垢法寶眾德備 常樂我淨悉圓滿

法性清淨云何求 無分別智而能證

譬如池水淨無垢 其中蓮花妙無染

如月蝕已重光明 亦如皎日出雲翳

無垢功德遍莊嚴 滌除煩惱光明現

佛告慈氏：「當知第一法寶即是摩訶般若解脫法身。復次慈氏！應知第二法寶者，謂即戒、定、智慧諸妙功德，所謂三十七菩提分法，……以修此法而能證彼清淨法身，當知此即第二法寶。復次，慈氏！云何名爲第三法寶？

所謂過去無量殑伽沙諸佛世尊所說正法，……攝爲五分：一素咀纜、二毘奈耶、三阿毘達磨、四般若波羅蜜多、五陀羅尼門，此五種藏教化有情，隨所應度而爲說之。……是三法寶，一切眾生應當歸依無爲法寶，一切法中最尊最勝莫過無爲。」

五如龍樹菩薩於《大智度論》卷五四中云：「非心相常非心相」者，須菩提意謂：是心相如、常住，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以非心相故，非心亦無是非心，是故說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亦常不可思議，不可籌量思惟取相。以是因緣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因心似果，不似則不能生。若初心不淨，後不能發淨心，如鍊鐵不能成金。……「安慰諸菩薩心者」，以般若波羅蜜教諸菩薩，汝莫自以煩惱未盡、未成佛道故，而自懈怠，諸法無礙，初心、後心，無有異相。」

六如《入楞伽經》卷七〈佛性品〉第十一云：「大慧！阿梨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斷絕，身俱生故；離無常過，離於我過，自性清淨。」

七如《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二〈一切佛語心品〉云：「我說如來藏，

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有時說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法身、涅槃、離自性、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

由上所舉諸經，包括般若經、唯識經等大乘經論，明明說「法身體遍諸眾生」，也說凡夫異生一切有情皆有清淨無爲無垢、與佛無異無別之第八識如來藏名爲法身，即是第一法寶，本自含藏無量功德；雖然眾生之第八識如來藏中含藏有無量煩惱種子，但如來藏自體卻永遠是清淨性的法身。這個法身如來藏若是譬喻爲蜂蜜，煩惱就如蜜蜂一般；如來藏若是譬喻爲太陽，客塵煩惱就像烏雲；如來藏若是譬喻爲寶珠、蓮花，煩惱就像是污泥；但第八識如來藏總是如蓮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所以煩惱根本不影響本性清淨的如來藏之運作。

多識仁波切又想舉《成唯識論》之文，希望證明如來藏非實有法，但是卻不知道自己根本就是誤會《成唯識論》的內容，多識仁波切說：「口口聲聲不離阿賴耶識的阿賴耶道長，如果讀過唯識論的話，應該記得《成唯識論》中語：「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愚夫所計，

實我實法，都無所有，但爲妄情而施設，故說之爲假。」（《破論》頁二七四）

我們就來看看玄奘菩薩於《成唯識論》卷一中所說，¹⁶ 即知**多識仁波切**真是顛倒黑白之人；說老實話，**多識仁波切**根本讀不懂此論，因爲只有實證第八識法身並且深入進修很多年以後的人，才能讀懂此論，也還不免常常有一些誤會，何況**多識仁波切**未證第八識法身又否定之，當然永遠讀不懂而不免誤會。玄奘菩薩的意思是說：世間聖教所說能分別、作主的七轉識「我」等見分，以及所見的有情等「法」相分，皆是由阿賴耶識自證分所生起，依於阿賴耶識而施設「我、法」，此二若離阿賴耶則無有所依，意在說明阿賴耶識就是諸法所依之身——法身。阿賴耶識能如鏡現像，於有情之勝義根處變現六塵相分猶如外境，而又生起七轉識見分加以了別。有情因爲無始時來的顛倒無明，故執此阿賴耶識所變現之見、相二分以爲實我實法，不知猶如夢幻，**多識仁波切**正是此類人，才會執著阿賴耶識所變現的見分離念靈知爲能生宇宙萬有的眞實心，墮在常見外道中，正是《成唯識論》所破斥的，**多識仁波切**讀不懂還舉出來爲自己作證。其實愚夫所計著的實我實法皆是妄情施設，雖有而並非眞實，故說之爲假；有情所執外

境是隨情施設而假有，是遍計執性，七轉識等則會依於因緣而出生，是依他起性，故說非無，而此「我、法」皆是由阿賴耶識之圓成實性所變現。

可見得 玄奘菩薩正是訶責如藏傳「佛教」等人深執意識等我及外境等法爲實有之愚癡人，不知此皆是虛妄假有，皆由具圓成實性之如來藏阿賴耶識所變現故，不應該不斷地在虛妄之我法上貪著不捨。但是**多識仁波切**讀了《成唯識論》讀不懂就算了，應該生起慚愧而請求善知識開解迷雲，但是**多識仁波切**不但不知懺悔改正，卻顛倒是非，欲用來矇騙他人。可見喇嘛教諸師雖對外宣稱「讀了一、二十年之顯教經典，通達之後才能修學密教」，其實皆未讀懂經典，只是看文字表面而矇混了一、二十年，根本誤會經典意思，甚至所知、所說內涵全部違背般若諸經及龍樹菩薩聖教，因此之故，**多識**等喇嘛教諸師並非是真想得到佛法的智慧者，向來只以藏密祖師之六識論邪說爲本，學習辯經的技巧表象，這亦只不過是作爲對外派系鬥爭而爭取高位、藉以獲得名聞利養的工具罷了，與修學佛法無關。

第二目 法身非屬修、非屬不修

多識仁波切又說：「佛說『真心出於虛妄心』」（《破論》頁二七三）這明明是極重大的邪見，且是謗佛之語；因為如**多識仁波切**所說「真心出於虛妄心」的話，那這個所謂的真心根本就不是真心，因為真心乃是本來就已真實如如而不虛妄，不必修行就已經存在而且如如了；若是由虛妄心所生，當然也是虛妄的心，因為虛妄法不可能出生真實法；**多識仁波切**連這種基礎邏輯都不懂，還敢出面與實證法界實相的人爭論，太無自知之明了。今舉《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九〈初發心菩薩功德品〉第十三佛陀的開示：「菩薩淨法身，無量等虛空，隨眾所欲樂，一切無不現。其心無所染，真實無虛妄，清淨煩惱法，皆悉無所有。」

由這一段至教可以知道，第八識真心如來藏法身，乃是真實無有虛妄，也是在因位的菩薩位中就已存在，並非成佛時才有，並且特地點出來說，在實證如來藏的菩薩地中已經是「真實無虛妄」，不是被虛妄心所生的。因此**多識仁波切**說「真心出於虛妄心」這句話乃是妄說，是**多識仁波切**自己的胡言亂語。探究**多識仁波切**錯得離譜的原因，就是因為**多識仁波切**所服膺的藏傳佛教六識論邪見，因為六識論只相信有前六識，而前六識全

部都是妄心，既然全部都是虛妄心，所以就成為斷滅論者；但又怕人指出他們斷見外道的本質，因此再創造一個細意識常住的邪說，例如藏傳佛教最高法王的達賴喇嘛說：「依照佛教的演化觀點，有一個無窮大的宇宙；佛教的宇宙學認為，任何一個世界系統都會經過各種階段；有時被毀滅了，有時生起，有時有大物體，有時沒有大物體，但真正是無始也無終。而細意識卻永遠存在。因此，什麼是一個有情眾生？一個有情眾生是一有身體與心智的個體，而基本上這裡所謂的心是極細心。」¹⁷

然而 佛陀在《雜阿含經》卷九中明明說：「諸所有意識，彼一切皆意、法因緣生故。」所以多識仁波切也知道意識乃是虛妄心，而又服膺六識論邪見，爲了辯解自己的窘境，因此才會說出「真心出於虛妄心」這樣愚癡的話，連基本邏輯都不通，又鬧出一場笑話。由此可知，藏傳佛教六識論的主張乃是處處違背事實與聖教的開示，全部都是虛妄語，對於修行根本沒有幫助，信受藏傳「佛教」的教義，那只是增長邪見，對於解脫道及佛道的實證，根本就是背道而馳，如果不捨棄喇嘛教的邪見，永遠沒有實證佛菩提的機會。

多識仁波切又說：「說什麼：『宗喀巴藉著修行，累積漸成，數數聞思修而成爲法身之說，顯然違背佛理。宗喀巴的法身是因修而成，若因修而成，則將來隨修緣之散壞而消滅，非是本有者故，有生之法故。』這又是非理瞎說。」

凡佛教的佛都是修成的。如果不修而能成佛的話，那些豬狗牛羊都該成佛了；若不需要修就能成佛，釋迦牟尼說法四十五年，三轉法輪，開演三藏，不就成了毫無意義的兒戲了嗎？」（《破論》頁二七八）

多識說：「什麼叫法身？法身是唯佛獨有的斷證功德。「斷」就是斷除煩惱障、所知障後的佛性清淨狀態，也稱擇滅無爲。」（《破論》頁二七九）

多識說：「在《大般涅槃經》中佛說：「雖有佛性，以未修習諸善方便，是故未見。以未見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說：雖有佛性，若不修諸善方便，就不能成佛。難道佛陀的這話也「違背佛法」嗎？」

（《破論》頁二八二）

多識說：「《大乘起信論》云：「問曰：上說法界一相，佛體無二，何故不唯念真如，複假求學諸善之行？答曰：比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

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實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如是眾生真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染垢，若人雖念真如，不以方便種種重修，亦無得淨，以垢無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破論》頁二八二）

多識說：【密法根據彌勒《大乘經莊嚴論》所說認爲：

一、由聞法、平等心、說善法、利樂眾生四因成就圓鏡智、平等智、妙觀察智、所作智。由本具法明性，成法界體性智。

二、五蘊淨化轉爲五智。此五智分而爲五，合而爲一，即無上遍知智慧。

信唯識的可以持八識轉智之說，我中觀家依據經論持「四因成智」和「五蘊轉智」二說。各持各說，各走各道，互不侵犯，何辯之有？」（《破論》頁三六四）

多識又說：【蕭平實想否定第六意識而高舉第八識，但他頭腦中缺乏唯識論的系統知識，不知道作爲「藏識」的阿賴耶識所儲藏的色境和善惡等種子來源於第六意識；也不知道若無第六意識，第七、第八識也就不復存在了的知識。「藏識」是因儲藏善惡種子而得名，若無善惡種子的來源第六意識，「藏識」就等於無糧的空倉，便成爲有名無實的東西了。對這樣一個簡單的

道理也不懂，可見其知識已貧乏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了。」（《破論》頁二九六—二九七）

由上述多識仁波切所舉經論解說，即可見其佛法知見之錯亂、自相矛盾，又喜愛東拉西扯亂逗一氣，簡直無法形容他是什麼樣的人，令人不免感覺「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言歸正傳，佛法本就非屬修、非屬不修，這道理非尚未悟道者所能知；宗喀巴與多識仁波切都是否定第八識的常見外道，當然無法得知，爲了名聞與利養，當然更是不信而要公然加以否定。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二一：

【「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若不？」

佛言：「不！」

「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得薩婆若不？」

佛言：「不！」

「世尊！修不修得薩婆若不？」

佛言：「不！」

「世尊！非修非不修得薩婆若不？」

佛言：「不！」

「世尊！若不爾，云何當得薩婆若？」

佛言：「菩薩摩訶薩得薩婆若如如相。」

禪宗馬祖大師亦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意即：若說佛道所證的內容是本無今有，因修而成，則將來必定會隨著修緣之散壞而消滅，所證之法非是本有故，是有生之法故；但是若說不修行就能證知自己本有的如來藏，或者說不必修行就能去除如來藏中的煩惱障種以及所知障隨眠，則無異於凡夫、愚人。平實導師之說法完全同於世尊及禪宗諸祖，只是多識仁波切等偏執六識論，否定不生滅的、本有的如來藏正因，拼命想將生滅無常的意識等五蘊，透過修行而變成不生滅的四智、五智，竟還膽敢偽造經文，誣謗佛陀曾說「真心出於虛妄心」之違背法界正理之語，是公然說謊想要欺騙世人。還請多識仁波切指出佛陀於初轉至三轉法輪經典中，何處說過此語？

「因有二種：一者正因，二者緣因」（《大般涅槃經》卷二八〈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若想修學佛法、成就佛道，首先即要找到並確認自身有無佛地究竟

法身之正因，例如乳能生酪，即說乳中有酪性；但沙非飯因，縱經塵劫，煮沙終究不能成飯，以沙非飯因故。若如**多識仁波切**與宗喀巴等人，想要把生滅性的識陰六識覺知性或意識離念靈知，修成不生滅的真心常住，即是煮沙而欲成飯、將水而欲成酪的愚人。所證的心必須是本來即真的，也就是因地所證的心，必須可以修到將來成佛時可以改名為無垢識而恆常不變，才是菩薩地中開悟時所相應的心，這樣的修行才是佛法中的實證，否則都是錯會而非實證；爲了說明這個道理，故佛陀於《楞嚴經》卷四中開示云：「阿難！第一義者：汝等若欲捐捨聲聞、修菩薩乘、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阿難！若於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

亦即若想以現在因緣生滅性的意識心爲本修的正因，而欲求得將來成就佛地不生不滅的清淨法身，是絕無可能的，不幸的是**多識**與宗喀巴正是這樣的人，同樣是想要把此世才出生而不能去到下一世的意識，修成佛地的真實心。如**多識仁波切**自舉《大般涅槃經》中佛說：「雖有佛性，以未修習諸善方便，是故未見。以未見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此處之真

如佛性，是指不生滅之如來藏所有的體性，是達賴、多識等喇嘛所未曾以正法修習諸善方便，是故未曾得此真如佛性，並且還極力否定如來藏的眞如法性，而非藏密諸師所說「以生滅之意識爲佛性」；生滅性、攀緣性之意識心是生死輪轉之根本故。

如《楞嚴經》卷一云：【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

多識仁波切說由色、受、想、行、識五蘊等無常生滅法可淨化轉爲五智，顯示其不但不知無始菩提元清淨體之第八識如來藏，亦不知「用攀緣心爲自性，如同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的道理，連聲聞菩提初果人所知的五蘊全都虛妄的道理都不知道，竟然將此無始流輪生死的根本當作是寶，正是佛所訶

責之顛倒愚癡人；亦分明是認賊作父，自願永為魔子魔民之斷善根人。

不論從聖教上或理證上來說，事實上，都要在菩薩七住位找到「法界一相、佛體無二」的第八識如來藏，方能發起法界體性智，唯有如來藏才是法界之本體故，聖教中及理證上都能證明這是事實故；要能具有大乘慧眼，找到凡夫、二乘所不知不見、微妙甚深的如來藏，第六意識才能發起下品妙觀察智；依此般若智慧，發現一切有情眾生皆同有與佛平等無差、無我性的如來藏，而與「貪、癡、見、慢」四大惑相應的污染末那第七識，方能發起下品平等性智。當第八識如來藏中所含藏之煩惱障種及所知障全除盡淨時，成為無垢識，方能發起大圓鏡智；第七識轉發上品平等性智、第六識轉發上品妙觀察智，前五識轉發成所作智。這些正理，都在前後三轉法輪的阿含、般若、唯識諸經中說過了，只是宗喀巴與**多識仁波切**……等人全都讀不懂，還敢造論誣攀世尊說的是六識論的外道見。

如佛陀於大般若經所說「以一切法、一切有情皆以真如為定量故」，**多識仁波切**所說「中觀家依據經論持『四因成智』和『五蘊轉智』二說」違背真如法界正理，聞法、平等心、說善法、利樂眾生四因只是緣因、非是

正因；密宗的中觀家找不到故否定如來藏本體，無法發起般若智慧，以凡夫愚癡心之故，所見五蘊完全是無根本的虛妄生滅法，如何能轉成般若實相智慧？其說完全不符合現量、比量以及至教量，僅能說是經不起檢驗的荒謬邪說，有智之人絕不信受。

多識仁波切所說：「若無善惡種子的來源第六意識，「藏識」就等於無糧的空倉，便成為有名無實的東西了。」更只是顯示執著六識論者處處敗闕。意識是從如來藏中出生的，夜夜斷滅，本就是易脫、易斷之法，何能存藏任何種子？意識以了別六塵為性，在眠熟無夢、昏迷悶覺、無想定、滅盡定等無心位時，根塵雖相觸，第七識意根卻不起意了別，即不出生意識，故無法了別六塵，顯然此時並無意識；但第七識意根末那、第八識如來藏仍如實在運作，具大乘慧眼者分明可見，自是愚癡無智如**多識仁波切**無法得見，何嘗變成有名無實者？至於二乘無學入無餘涅槃時，意識、意根等七轉識皆已滅，若無如來藏獨存之「寂靜、清涼、真實」，而如**多識**所說「如油盡燈滅」（《破論》頁一九九），則是斷滅見外道；若如**多識**說涅槃之中有意識感受「涅槃之樂」（《破論》頁三九三），則又是常見外道。如今**多識**

仁波切所說已經逃不開這二種外道見，同理，無論斷見抑或常見，喇嘛教諸師所說無非皆是落於斷常兩邊之外道法。

又如多識仁波切所舉之《大乘起信論》中，馬鳴菩薩亦如佛陀說云「法界一相，佛體無二……，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鑛穢之垢」，但多識以不如實的手法，故意略去馬鳴菩薩於其後接著說的「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真如法故」，也就是此清淨如來藏之無量功德性只是被煩惱障、所知障所遮障而無法開顯，「『斷』就是斷除煩惱障、所知障」，去除二障後，則「自然歸順真如法」，因地心與果地覺仍是同一無二。

多識仁波切爲了遮掩喇嘛教因否定第八識如來藏，只以生滅之意識心修學佛法產生之無量錯謬、漏洞，而辯稱說有「增長佛性、習所成佛性」，多識說：「《疏》曰：『具二清淨之究竟法界即自性身之相。』『自性身』有本覺和始覺兩種：本覺是無始時來自性清淨的覺體，即本具如來種；始覺是本具如來種由二障覆蓋而不現，經聞法、修無量善功德而未悟始悟，故稱「始覺」。「本覺」如生在岩石中的翠玉，「始覺」是經能工巧匠雕琢成的玉佛。前者也稱「本具佛性」，後者稱「增長佛性」或稱「習所成佛性」。】

（《破論》頁二八〇）

多識所引的疏，究竟是誰所寫的疏，多識也該註明出處，不該只是「《疏》曰」二字就想籠罩別人。但是大乘佛法中從來沒有「增長佛性」、「習所生佛性」之說法，不論是經中或證悟菩薩寫的論或疏中都一樣；馬鳴菩薩也未曾如是說，多識仁波切切莫朋比己意，而隨意嫁禍於馬鳴菩薩摩訶薩，來生果報堪慮故。馬鳴菩薩明明說：四聖六凡十法界只有一相，即如來藏、法身、本覺，眾生找到自身之如來藏，稱為始覺，始覺所悟即是如來藏的本覺，¹⁸並非多識自行創造的「增長佛性」，佛性乃因地本已具足而不增不減故，不可能經由修行而增長故。

馬鳴菩薩故接著訶責未證得本覺而胡亂說法之凡夫，自古未悟而瞎說之野狐即漫山遍野故，馬鳴菩薩說：「如凡夫人，前念不覺起於煩惱，後念制伏令不更生，此雖名覺，即是不覺。」自古以來，以意識心爲我，欲將意識心修學成不生滅之六識論者極多，喇嘛教諸師無不如是，多識仁波切同樣落入馬鳴菩薩此論所訶責的離念靈知境界中。然而多識仁波切既讀《大乘起信論》，不知依馬鳴菩薩之訓示自我檢討、懺悔，卻不斷將佛菩薩之經論作

爲諍論之工具，若非極嚴重之文字障故讀不懂這麼淺顯分明的論中意思，就是不信因果、不畏因果之一闡提人！

多識仁波切又舉藏密所譯龍樹菩薩《法性贊》，欲證明喇嘛教「將生滅之染污意識修行清淨」的說法是對的，所以多識仁波切說：【龍樹菩薩在《法性贊》中說：

原悉輪迴因，將其修治後，轉淨爲涅槃，也稱做法身。

猶如牛奶中，不見有酥脂，混入煩惱中，法性也不見。

如奶經提煉，出現淨酥脂，斷除煩惱後，法性得清淨。】（《破論》頁二八三）我們於《大正藏》中查無此篇論文，也查無該段文字，而且文中的說法與龍樹菩薩一貫是依如來藏本自清淨而含藏八不中道的法性來闡揚的佛法相互違背，疑是密宗祖師偽託龍樹名義而寫作所謂的《法性贊》，同於古時高麗僧人偽託龍樹名義寫作《釋摩訶衍論》的行爲一樣，以致成爲非理所說。我們來對照宋代「顯教大師」施護三藏所譯，與多識仁波切援引的上開論文類似之龍樹菩薩論文，即可明瞭。《讚法界頌》卷一：

【輪迴三惡道 法界理凝然 本來常清淨 諸相不能遷

寂靜如虛空	處處悉周遍	體皆離彼此	非深復非淺
乳未轉變時	酥醍醐不見	煩惱未伏除	法界無由顯
如酥處乳中	酥本妙光瑩	法界煩惱覆	圓滿體清淨
如燈被障礙	非能照餘物	無明恒覆心	法界非明了
如燈離障礙	處處物能照	煩惱破壞時	眞如恒顯現
初中及最後	二障不能擾	如淨瑠璃珠	恒時光照耀
光明物所障	被障明非見	法界煩惱覆	眞如理難顯
圓寂體光潔	輪迴不能染		

由上所引論文，可知龍樹菩薩所說與世尊、馬鳴菩薩無二無別，皆說眾生之如來藏、眞如、法界，即使輪迴於三惡道，但此眞如法界本來常清淨、寂滅、恒時顯現，完全不受煩惱、所知二障干擾；卻與多識仁波切援引的所謂龍樹菩薩論文內容相反，可見多識仁波切所引文應屬密宗後代祖師偽託龍樹名義而造的偽論。

龍樹在此段《讚法界頌》的論文中，舉奶酥乃至醍醐是由牛乳所煉製而成，在尚未煉製前，雖然看不見酥及醍醐，但是在牛乳中還看不見的

本已存在的酥性，卻是本妙光螢的。以此來比喻法界（即如來藏真如法性）雖被煩惱所覆蓋，但是本自圓滿的法界本體卻是清淨無染的。另外又以燈作喻，燈本有光，只是被障礙住，所以無法照餘物；當遠離障礙時，則處處物皆能照見。這也與諸佛菩薩常舉金礦為例完全相同，一定要是金礦才能提鍊出金子來，若只是鐵礦，當中完全未含金子的成分，是無法提鍊出金子來的。

像這麼簡單明瞭的舉例，一般正常智商的人都能一聽就懂，但是**多識仁波切**等密宗諸師卻好像無法理解，不斷的執著己見而強辯。這就像是天在污泥中打滾的小豬，看到旁邊牛舍中的乳牛所分泌的乳汁可以提煉出高價的酥、醍醐，得到主人歡心，牠心中老大不服氣；於是當牠看到身邊這許多污泥，就不斷向主人叫囂說：「那有什麼了不起的！我身邊這些污泥和牛乳看來差不多，一定也可以提煉出醍醐啊！」這隻小豬不能理解，污泥雖然看來有點像牛乳，但卻完全沒有酥及醍醐之性，再怎麼樣也無法提煉出酥及醍醐啊！因為不能理解，就自己閉門造車而從污泥中弄出一些固體，就說牠已經提煉出醍醐，想要將假醍醐送給主人吃。看來**多識仁波切**

等密宗諸師也像這隻小豬一般，生滅性、染污性的意識明明沒有不生不滅性，亦非本來清淨性，卻妄想要將有雜染、生滅性的意識變成本自清淨、本不生滅的真如佛性，可說是愚癡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

由**多識仁波切**上面所舉譯文十分粗糙，而且所舉的牛乳及酥、醍醐之例，正好就證明法界法性是本然清淨，並非如**多識仁波切**所舉偽論所說是「斷除煩惱後，法性得清淨」。如此自相矛盾的譯文，我們可推斷：若非藏密初始翻譯之譯者即有問題，就是如**多識仁波切**一類深執藏密六識論邪法、不畏因果之後代西藏祖師隨意改造者，絕無可能是龍樹菩薩之本意。若**多識仁波切**執意要「各持各說，各走各道，互不侵犯」，我們也不反對，只要喇嘛教公開與佛教劃清界線，不再盜用佛法名相套用於他們的外道法上，不再將佛法經論「斷章取義、斷句取義」以朋比己意，也不再謊稱是佛教、盜取佛教資源、誤導佛子即可。

第三節 結語

浩瀚無邊的佛法大海，入手處雖說有八萬四千法門，但是諸佛如來及眾

菩薩賢聖所證、所入的標的——法界實相——永遠只有一個，絕對沒有二種、三種的法界實相，諸佛如來所證必定符合法界實相，並且是佛佛道同，內涵無有差異；三賢十地以及等覺、妙覺位的菩薩，也都是親證第八識如來藏後，才發起般若實相智慧，轉依此第八識如來藏，進而依次第於佛道上精進不懈，乃至成究竟佛。每位菩薩都必須實證第八識才能證得般若總相智，轉依而行菩薩道，成滿、通達般若別相智，方始完成第一阿僧祇劫入於初地心；這樣漸次於諸地無生法忍上用心，地地增上而成就十地所應修證之道種智；最後於等覺位百劫修相好，無量世利益眾生，無一時非捨命時，無一處非捨身處，這樣廣植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福德，於最後身下生人間成究竟佛，圓滿一切種智及無量無邊如來不共法之功德。

法界實相第八識如來藏心就是有情法界之根源，一切有情眾生沒有不具此心者。一切眾生流轉於三界中生死死的現象，是依於第八識如來藏如實履踐因果律則的功能德用；乃至諸菩薩修學佛道，歷經三大無量數劫之後而能夠成就究竟的佛道，也是因為有第八識恆常存在，本來清淨，自性如如，收藏菩薩多劫修集的功德福德種子而不失，方能凡有所作、所修

皆功不唐捐。

釋迦世尊於人間示現建立佛教，前後四十餘年說法，最主要是爲講述如何圓滿成佛之道的甚深微妙無上法，因此才有佛法實證的內涵得以流傳下來；歷代菩薩都是依據親自的實證，以及佛陀的聖教而延續佛陀的血脈，因此在三轉法輪諸經中，釋迦如來隨著眾生的因緣、根器之不同，從各個層面來開演甚深如來藏妙法，都是真實而可實證的。世尊以各種不同的方便言詮，以無量名來稱此第八識——如來藏心，或說爲阿賴耶識、阿陀那識、種子識、異熟識、菴摩羅識、無垢識；或說爲入胎識、如、有分識、窮生死蘊、所知依、本際；或說爲非心心、不念心、菩薩心、無住心、無心相心、自性清淨心、眞如、實際、涅槃、如來藏、藏識、眞相識；或說爲如來、我、眞我、法身、法性、不生之性、成佛之性……等無量名，其實都是指此同一第八識，此理亦見於《楞伽經》。世尊的聖教中，每個有情不論貴賤凡聖的差別，都有這個第八識，世尊開示這麼多第八識名稱，是從各種不同層面來解說此識的心性，目的就是要讓諸菩薩透過佛陀開示的聖教，在因緣成熟時能夠證悟此心；並且於悟後能夠眞實轉依此

心而行佛道，同時體驗此真心如來藏無量無邊功德，一分一分成就智慧與福德的增上，這樣次第增上而成就佛道。

然而佛菩提道五十二位階，各位階所修證的內涵與次第乃是甚深廣大，不是假藉佛教之名的喇嘛教所說滿足強烈淫欲低下之法。雖然佛法浩瀚無邊，但是一切佛法必須依止法界實相心第八識如來藏而建立，十方三世一切佛法中已經實證的賢聖莫不如此，不得違於世尊如是聖教；三乘法教在實證具眼的菩薩來說，所見都是法同一味，只有未悟凡夫或者執著意識常住等邪見者，才會錯會而誹謗佛陀所開示的八識論正教。現見弘揚六識論的假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大小活佛、上師、喇嘛們，極力否定第八識如來藏，乃至達賴喇嘛在書中公然指控佛陀前後三轉法輪說法矛盾，¹⁹或多識仁波切所說的：「阿賴耶識」純屬理論上的一種假識，不是實際存在」（《破論》頁三一九），毀謗世尊說戲論法；原因就是他們深執邪見，也沒有親證這個法界實相心，因此才敢這樣大膽恣意地誹謗世尊與正法；但這樣的情形，卻是末法時期的普遍現象。世尊在《阿含經》中也早已預記說：當相似像法大興的時候，就是正法滅沒的時候。例如，從聲聞法中分裂演變出來的部派

佛教主張意識常住，導致後來天竺精修雙身法的坦特羅佛教大興，落入意識境界中，即是學術界說的「密教興而佛教亡」的歷史事實。如今喇嘛教正是坦特羅佛教復興而廣弘雙身法，也是基於部派佛教主張意識常住的六識論邪論，才得以立足於佛教界中，本質仍是謗佛毀法的外道法滲透入佛教中，正是世尊在《雜阿含經》說的相似像法的廣弘；喇嘛教若不改弦更張而回歸藏傳佛教覺囊派的如來藏正法，正統佛教若不正視而將喇嘛教予以摒棄，則佛教正法滅在不久。

以達賴爲首的藏傳佛教四大教派並非真藏傳佛教，其本質是主張六識論、雙身法的喇嘛教，與常見外道合流而同樣主張意識常住，以各種不正當的理由辯稱夜夜斷滅的意識心是常住不壞心，謊稱是結生相續識；這些喇嘛所弘揚的雙身法事實上是讓眾生淪墮欲界最低下的邪淫境界²⁰中，在捨壽後更難免下墮於三惡道中，永遠被欲界生死所拘繫。如同天魔波旬不想讓眾生脫離他所掌控的欲望，因此就與他麾下的魔子魔孫，無所不用其極的來擾亂眾生，目的就是要將眾生繫縛於欲界中，並且混入佛教之中來擾亂學佛人，讓這些本來可以修學佛道實證解脫乃至親證佛菩提的學子們，被他們誤

導而繼續淪墮於欲界之中流轉。這些新學菩薩因為迷信密教雙身法而拘繫在欲界，因此以達賴喇嘛爲首的魔眷屬們（以外道法取代如來正法的多識仁波切亦是其中之一），就是依眾生無明及有漏染污的習氣，施設各種炫惑的手段與說法來籠罩眾生。他們故意扭曲、竄改佛法名相之內涵，然後套上性力派雙身密法的修煉內容，美其名說爲「無上瑜伽」，乃至藏密人士還誇口說自己是超越正統佛教三乘的「金剛乘」，以這樣的手段來欺瞞、勾引眾生進入藏密喇嘛教中修學。

其實有智者依佛陀之聖教及正理，來檢視這些喇嘛們所說的內容，是可以發現這些喇嘛們的底細。他們都是將三乘佛法的真義內涵，以同樣的名相套用外道世俗法來取代之。爲了要矇蔽初機學佛人及取得無智者之信受，因此大量的抄錄正統佛教經典的片段經文，於中又夾雜著坦特羅雙身法的內涵，然後高唱著「藏傳佛教密法乃是顯密兼修」的口號；實際上，藏密喇嘛教四大教派的所有法王、活佛們，全都不曾實證正統佛教之法，連解脫道聲聞初果應斷的我見都尚未斷除，就別提二果、三果、四果了，更不用說實證緣覺果及佛菩提果。因此喇嘛們所說、所行、所開示，全都與正統佛教三乘

法教相違，只有盜用佛法的名相表象，實質上皆是外道邪見的內容，並無絲毫佛法的實質，連正統佛教中凡夫位的法師、居士們的正知見都沒有。

經過前面各章節的說明與論證，不論從現量的事實，或者從因明邏輯等比量的辨正，乃至從佛菩薩的聖教量來說，都知道達賴、多識等喇嘛所弘揚都是外道邪見，全違佛陀所傳正統佛教的義理。因為三乘佛法的本質，不論是內涵與次第，都與藏傳假佛教（坦特羅密教、譚崔密教、喇嘛教——黃、紅、白、花四大派）完全不同，其實藏密所說假佛法的內容與法界事實是相背離的，也與世間禪定的正理違背，因此喇嘛教所說的法完全不是佛法。因為真正的佛法是能令人實證聲聞果、緣覺果、佛菩提果，因此而能解脫六道生死的輪迴，並且能成就佛菩提道；反觀藏傳佛教（坦特羅密教、喇嘛教）所傳的內容，卻是讓眾生更加繫縛，皆無法超出欲界生死的範圍，更將導致死後下墮三惡道中，更不用說能夠解脫三界生死或者成就佛道。

所以本書透過辨正**多識仁波切**這本《破論》的因緣，也釐清出許多事實，讓大部分的學佛人能夠知道藏密（坦特羅密教、喇嘛教）的底細，以及他們種種假冒佛教的手段。其實熟知佛經內涵的學佛人，可以發現這喇嘛教的作法

——天魔手段，佛陀早就於經典中預記；²¹然而不熟悉經典聖教開示的初機學子們，就不清楚佛陀事先の預記，所以喇嘛教從來都摒棄真正密經的《楞嚴經》，也摒棄四大部的《阿含經》，因為這些經中早就把喇嘛教的境界與邪謬教義全部預破了。可見喇嘛們大量吸取佛教資源，以外道法取代佛法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喇嘛教四大教派是先假冒為佛教的一支，向佛教徒謊稱自己為「藏傳佛教」，待很多人誤以為此喇嘛教真是佛教的一支時，再從佛教內部加以全面竄改，這就是 佛陀預記末法時期教團之中出現「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的情形。然而末法時代許多佛門四眾，本身不求真實佛法的修行，以鄉愿心態默視喇嘛們以外道法來取代佛法，甚至也有人默認喇嘛教的雙身法是佛法而暗中實修，使得佛教正法幾乎要被外道的六識論邪見、男女性淫雙身惡法所湮滅，因此導正邪見回歸正教乃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又因為**多識仁波切**其實也是被喇嘛教邪見所誤導者之一，也是菩薩救護的對象之一，因此我們透過破斥**多識**所著《破論》中的諸多邪見方式，點出**多識仁波切**許多邪見的問題所在，期望以此破邪顯正的手段，讓**多識仁波切**及大眾學佛人能認清事實，讓虔心求取佛道的佛教徒都能回歸正本清源的純

淨修行之中，不再迷信喇嘛教六識論雙身法的謬說，要將正統佛法 and 藏密喇嘛教（所謂的藏傳佛教中的四大教派）劃清界線，界定：「佛教是正法，喇嘛教是外道、喇嘛教非佛教、雙身法非佛法」，不容喇嘛們再假借佛教名義來欺騙佛子誤入外道法中。

也許仍有人不瞭解破邪顯正的用意，誤將破邪顯正的正行當作是諍論，以為 佛陀不贊成破邪顯正。然而我們看三轉法輪經典之中記載，佛陀下生人間出世弘法，當時的天竺也是外道邪說瀰漫，誤導眾生，當有外道於某處廣弘外道邪見之時，佛陀也是常常踵隨外道六師的足跡，遍歷天竺各地大城來破斥邪說、宣演正法；佛陀自己及聖弟子們，常常作此摧邪顯正之大慈大悲正行來利益眾生，目的就是要救護有能夠遠離邪見，趣向正道。因此於阿含聖教中，佛陀開示：「我不與世間諍，而世間與我諍。」因為如法論者即非諍論，因為所說皆是如理、如法、如教故。不僅佛世如此，後世的諸大菩薩也一樣遵循 佛陀破邪顯正的正行，以此來廣利群生，如西天的 無著菩薩、世親菩薩、龍樹菩薩、提婆菩薩，乃至中土的 玄奘菩薩等，全都是依佛聖教²²而勤破邪見，他們都對於當世的邪見進行破邪顯正的工作。何以

故？因為眾生無法認清楚正教與邪說的差異，證悟的菩薩就應該針對當時誤導眾生的邪見加以破斥，建立佛法真正的正知見。筆者也是依據這個原則而行，筆者此世能於平實導師座下親證法界實相心，證實佛陀所說第八識如來藏確實可證，也證實無形無色的佛性確實可以眼見，故呼籲真學佛法的佛門四眾弟子，應追隨平實導師來效法世尊及諸大菩薩的正行。復從中國禪宗歷代真悟祖師的行誼來看，也是一樣重視破邪顯正，所以宗門下才有一句名言：「入門須辨主，當面分縑素。」也常常可以讀到歷代真悟祖師拈提當代錯誤禪師的說法，都不留情面，證實一切真悟之人都應該遵循世尊的教誨，藉摧破邪說來顯示正法與邪說的差異處，佛門四眾方能清楚分辨出來而免誤入歧途，是故破邪顯正之作爲真是功德無量。

時值末法時代，相似佛法興盛而幾乎要淹沒正法的聲音了，佛陀於經典中開示時早已預記：「相似像法出世間已，正法則滅」，因此一切菩薩當努力避免「相似像法、相似正法、相似佛法」的邪見、邪教坐大，如《雜阿含經》卷三二世尊開示說：〔迦葉！譬如劫欲壞時，真實未滅，有諸相似偽寶出於世間，偽寶出已，真實則沒。如是！迦葉！如來正法欲滅之時，有「相似像

法」生；相似像法出世間已，正法則滅。譬如大海中船，載多珍寶，則頓沈沒；如來正法則不如是，漸漸消滅。如來正法不爲地界所壞，不爲水、火、風界所壞；乃至惡眾生出世，樂行諸惡，欲行諸惡，成就諸惡；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律言律、律言非律；以相似法，句味熾然，如來正法於此則沒。」

從這段《雜阿含經》的經文開示，佛陀說：「如來傳下來的正法不會因爲大地的變動而毀壞，也不會因爲水、火、風災的侵蝕而有所壞失；就算當人們的心性開始轉變以後，佛陀的正法也不會消滅，乃至於最後有邪惡的眾生出現於世，喜歡造作種種惡事，或者想要造作種種惡事，以至於成就了種種的惡業，如來正法都仍然不會被毀壞滅盡。」但是佛陀卻在這段經文的開始說得很明白：「如來的正法將要滅沒之時，就會有『相似佛法、相似像法』出現於世間廣泛流傳；一旦『相似佛法、相似像法』出現在世間而且普遍推廣以後，正法就會漸漸地滅失了。」因爲相似像法會打著佛法的旗幟，開始「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律言律、律言非律」，這樣子混雜了很多外道法而宣稱是最高級的佛法，講得天花亂墜來迷惑世人，正是「以相似法，句味熾然」，正法就被淹沒而無法廣弘了。也就是說，當「相似佛法、相似

像法」出生於人間的時候，佛弟子就應該要警覺了，這是佛陀正法弘揚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時候；如果「相似佛法、相似像法」已經普遍到每個角落而讓眾生信受的時候，那佛陀的正法就慢慢滅失了。怎樣的情形是「相似佛法、相似像法」普及的情形呢？佛陀說：「當許多佛弟子把相似佛法錯認而堅持說是如來正法，同時反而把如來八識論的正法，刻意毀謗說成了非法、邪法、非佛所說法；或者將外道假冒佛法所施設的戒律假稱是佛陀所施設的戒律，以這樣的邪法與邪律來誤導眾生，讓眾生去行持這些不是佛陀所設之戒律；對於如來所施設的清淨戒律，反而誹謗說不是佛陀所制戒，而主張應該廢除；當未來世的佛弟子像這樣以『相似佛法、相似像法』來魚目混珠入篡佛教正法的時候，並且投眾生所好，以大量的語句寫作數量龐大的『相似佛法、相似像法』書籍，使人間到處充斥著誤導眾生的邪說邪論，書中說得天花亂墜，將『相似佛法、相似像法』熾燃興盛的廣泛宣揚，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如來的正法就在這樣的情形下漸漸滅沒了。」

我們回憶一下本書前面章節所舉假藏傳佛教所謂的「至尊」宗喀巴，在他所著的《密宗道次第廣論》中，要求弟子們在無上瑜伽雙身法進行之中，

必須男女性器官交合而生起第四喜的樂觸，他稱這個叫作「妙智慧」；還自創三昧耶戒來規範密宗弟子必須切實執行這個「無上瑜伽第四喜的性交」，並且要求行者每天至少八個時辰（也就是十六個小時）抱著女信徒努力來修雙身法，然後「證得」這個「妙智慧」，或者要求要全天保持在這種性交樂觸之中；甚至於宗喀巴還妄要求，這些修雙身法者，得要這樣淫行樂觸維持整整一個月或者整整一年、整整一世、整整一劫，乃至妄想整整一千劫之中，都要保持男女性交樂觸中安住，說這樣才是「證得」這個無上瑜伽第四喜的智慧；²³ 然後把世尊所教導的第八識如來藏否定，把世尊確實證明為生滅法的意識說為常住不壞心；這不就是「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律言律、律言非律」嗎？不僅宗喀巴如此說，當今喇嘛教的最高法王——十四世達賴喇嘛，不也是公開主張要運用性交修行，²⁴ 或者說要將修雙身法射出的精液一滴不漏的收回²⁵……等荒唐的言語，這些都是「非法言法、法言非法；非律言律、律言非律」；多識仁波切也寫文章公開說這樣的修法是「特殊方便法門、修佛色身的方便法門」²⁶，這些說法都應驗了佛陀預記的「相似佛法、相似像法」的特徵；本書已經列舉出甚多證據證明，值得末法時期的

佛弟子省思。至於多識仁波切《破論》一書中其餘尚未舉出的錯誤邪說實在多到不勝枚舉，若要全數舉出，並一一舉示佛教正法摧破的話，恐怕再加上三倍以上文字的份量亦說之不盡。但僅以本書中所略舉並說明其錯誤的部分，相信正信之佛子已能明瞭多識仁波切對佛法真的不曾「多識」，對佛教正法所知極其有限且又偏邪，完全不懂佛法的真實義，所說之法盡在誤導眾生走入邪道、惡道，也相信大家都更瞭解，多識等喇嘛雖然常掛著所謂活佛、仁波切、博士生導師等等嚇人的稱號，但是他們對佛法的認識卻是如此難以想像的淺薄以及偏邪！

行文於此，我們知道假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外道，及其所承嗣的天竺坦特羅密宗，於過去的千年以來，不斷地假冒佛教，弘揚六識論、雙身法，而且誹謗八識論及諸賢聖；他們這樣謗佛、謗法、謗無如來藏根本識，目的就是要斫斷佛法的根本所依，才能以外道的識陰境界來取代正統佛教的佛法；這樣的行爲，無異天魔波旬及魔子魔孫的作爲，如果繼續下去，將會使得末法時期的眾生，永遠無法得證解脫道及佛菩提道，將永遠輪轉於三界六道中。鑑於如此，平實導師帶領我們大家破邪顯正以荷擔如來家業，一起於此佛法

命脈危若懸絲的時刻，公開宣講如何實證如來藏甚深法門，維護如來正法、救護被這些外道邪法毒害的有情眾生，同時也希望能夠救護誤信藏傳「佛教」的學人——如**多識仁波切**等，勿再繼續造作誹謗正法、誹謗賢聖的無間地獄惡業。希望一切閱讀本書者，能夠靜心冷靜地思惟與抉擇，並且能夠比對三轉法輪經論的義理，期望誤信藏密邪見的學人，能夠遠離假藏傳佛教的邪淫法門，能夠回歸釋迦牟尼如來的正教正法之中，如此才是對自己的修行最有益的作法。（全文完。）

¹《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六四：【如是善現！一切法真如，一切有情真如，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真如，一切菩薩摩訶薩真如實皆無異，由無異故說名真如。諸菩薩摩訶薩於此真如，修學圓滿，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故，名如來應正等覺。是故善現！應知菩薩摩訶薩即是如來應正等覺，以一切法、一切有情皆以真如爲定量故。】

²《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一：【復次大慧！有七種性自性，所謂：集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種性自性、因性自性、緣性自性、成性自性。復次大慧！有七種第一義，所謂：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見境界、超二見境界、超子地境界、如來自到境界。大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性自性第一義心。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聖慧眼，入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與外道論惡見共。】

³《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一：【（五）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4 《優婆塞戒經》卷五：【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報，施外道離欲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陀洹得無量報，斯陀含亦無量報，乃至成佛亦無量報。」】

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所有諸法皆由心造，菩薩摩訶薩若能如是明了觀察，則能具足一切諸地。」】

6 達賴喇嘛著，楊書婷·姚怡平譯，《心與夢的解析》，大是文化有限公司（台北），二〇〇八年九月二日初版，頁五六。

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七：【「若一切智智心是真無漏不墮三界者，則一切愚夫異生聲聞獨覺等心亦應是真無漏不墮三界。何以故？如是諸心亦本性空故。」】卷五七三：【三世如來同在一處，自性清淨無漏界攝，若一若異不可思議，是故一異不可思議。」】

8 《破論》二九二頁：【不但在資糧、加行二道離不開有漏的善行，在見性後的菩薩十地中也離不開有漏法，因為離不開修六度等十地的無量功德。所以，在《現觀莊嚴論》中，把十地修道分為有漏修道和無漏修道兩種：無漏道指斷除二障的定中智，

有漏道指定後積德行善的一切行為。」

⁹《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一：「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卻，菩提性宛然。」

¹⁰《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二：「譬如八萬四千法門，終歸勝義。」（《大正藏》冊一〇，頁七一六，下五、六）

¹¹《破論》頁二三九：「佛教無論顯密，淨化心靈是終極目標。但在淨化的手段上有小乘的絕對禁欲行、菩薩乘的非禁非縱五欲行、無上密的以欲為道行為等，視眾生的根器而定，並非一成不變。」

¹²達賴喇嘛著《心與夢的解析》頁一二四：「佛教的思潮主要有四派，我們認為最高深的一派是中觀應成派。」大是文化，二〇〇八年九月二日初版。

¹³達賴喇嘛著《藏傳佛教世界》頁九〇：「密乘的修行必須對於前述顯教系統有關成道的基本教義有了完整的基礎以後才可以進行。」立緒文化，一九九八年六月初版二刷。

¹⁴《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一：「一闡提有二種：一者捨一切善根，及於無始眾生發

願。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及作惡言：『此非隨順修多羅、毘尼、解脫之說。』捨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大正藏》冊一六，頁四八七，中二〇～二三）

《破論》，頁一七一：「世間智慧是分別思維，在散亂心中也可以獲得，但超世現觀真智必須在九止心的定中才能顯現。故聖地真智分定中智和後得智兩種，真智始終與定心相伴，出定後的智慧混雜散亂心，稱為有漏智慧。」

16
《成唯識論》卷一【論曰：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我謂主宰，法謂軌持，彼二俱有種種相轉。我種種相，謂有情、命者等、預流、一來等；法種種相，謂實德業等、蘊處界等；轉謂隨緣施設有異。如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識謂了別，此中識言亦攝心所，定相應故；變謂識體轉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或復內識轉似外境，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此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緣此執為實我實法，如患夢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緣此執為實有外境。愚夫所計實我實法都無所有，但隨妄情而施設故說之為假；內識所變似我似法，雖有而非實我法性，然似彼現故說為假；外境

隨情而施設故非有如識，內識必依因緣生故非無如境。由此便遮增減二執，境依內識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識是假境所依事故，亦勝義有。」

達賴喇嘛著，《揭開心智的奧秘》，眾生出版社，頁二六七。

《大乘起信論》卷一：「法界一相，即是一切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一切如來為本覺。以待始覺立為本覺，然始覺時即是本覺，無別覺起。立始覺者，謂依本覺有不覺，依不覺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如凡夫人，前念不覺、起於煩惱，後念制伏、令不更生，此雖名覺，即是不覺。」

達賴喇嘛主張：「嚴格地說，這三次轉法輪所開示的法教是互相矛盾的——某些內容不相符合。」杰瑞米·海華法蘭西斯可·瓦瑞拉編著，靳文穎譯，《揭開心智的奧秘》一九九六年六月初版，眾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頁七一。

在喇嘛教的教義中，為求日日都有強烈淫受，若無人類可以雙修之時，乃至可以不揀畜生、夜叉女（空行母）、夜叉男（勇父）、鬼神男女……等。

《楞嚴經》中有多處預記，例如卷九佛云：「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在我

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遍知覺；讚歎姪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姪姪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踰百世；令真修行總爲魔眷，命終之後畢爲魔民，失正遍知，墮無間獄。」（《大正藏》冊一九，頁一五一，中一～六）

2
2
《長阿含經》卷九：「云何七知法？謂七勤：勤於戒行、勤減貪欲、勤破邪見、勤於多聞、勤於精進、勤於正念、勤於禪定。」（《大正藏》冊一，頁五四，下六～九）

2
3
宗喀巴著，法尊法師譯，《密宗道次第廣論》，妙吉祥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初版，頁三八四：「……若傳女子灌頂，於金剛處當知爲蓮。此如妙吉祥口授論第三灌頂時云「由虛空界金剛合，具正眼者生大樂，若於正喜離欲喜，見二中間遠離堅，蓮空金剛摩尼寶，蓮藏二合金剛跌，若時見心（指精液）入摩尼（到達龜頭），知彼安樂即爲智，此是圓滿次第道，最勝師長共宣說。貪離貪中皆無得，剎那妙智於彼顯，八時一日或一月，年劫千劫受此智。」正灌頂時受須臾頃，正修習時長時領受經八時等。」

2
4
達賴喇嘛著，丁乃竺譯，《修行的第一堂課》，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三

年五月，初版七刷，頁一七七—一七八：「對於佛教徒來說，倘若修行者有著堅定的智慧和慈悲，則可以運用性交在修行的道上，因為這可以引發意識的強大專注力，目的是爲了要彰顯與延長心更深刻的層面（稍早有關於死亡過程時曾描述）爲的是要把力量用在強化空性領悟上。否則僅僅只是性交，與心靈修行完全無關。當一個人在動機和智慧上的修行已經達到很高的階段，那麼就算是兩性相交或一般所謂的性交，也不會減損這個人的純淨行爲。在修行道上已達到很高程度的瑜伽行者，是完全有資格進行雙修，而具有這樣能力的出家人是可以維持住他的戒律。」

2
5
〈達賴喇嘛和中國佛教訪問團之問答〉，記錄、理成，刊於《達香寺法訊——利生》，一九九八年元月刊（二七期）第二版。〔在無上瑜伽中，有講到喝酒、吃肉的問題，而這是與男女結交有關係的。其中談到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男女的結交問題，也就是雙身的問題。以瑜伽者來講，如果他是男性，他所依的就是佛母，瑜伽者若是女性的話，那她所依的就是佛父。也就是說佛父佛母是互相依靠的。爲什麼呢？因爲經由身軀的結交之後，粗分的意識和氣流會慢慢的緩和下來，漸漸的消

失了！而爲了使達到最究竟的目的，所以他必須產生大樂才有辦法，是違背了梵行，就是犯了大罪。」

2
6

《破論》，頁三八四。「密宗修證的目標也是佛的色法二身，「道」也是修積二佛身的因緣。但密法中有許多修止觀、修色身因緣的特殊方便法門，這是它成就快的主要原因。在無上密中有一套修佛色身的方便法門，一般的修法是佛身瑜伽，在特殊的層次上修幻身法。」

佛菩提二主要道次第概要表——二道並修，以外無別佛法

佛菩提道——大菩提道

解脫道：二乘菩提

十信位修集信心——一劫乃至一萬劫

初住位修集布施功德（以財施為主）。

二住位修集持戒功德。

三住位修集忍辱功德。

四住位修集精進功德。

五住位修集禪定功德。

六住位修集般若功德（熏習般若中觀及斷我見，加行位也）。

資糧位

外門廣修六度萬行

七住位明心般若正觀現前，親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

八住位起於一切法現觀般若中道。漸除性障。

十住位眼見佛性，世界如幻觀成就。

見道位

一至十行位，於廣行六度萬行中，依般若中道慧，現觀陰處界猶如陽焰，至第十行滿心位，陽焰觀成就。

一至十迴向位熏習一切種智；修除性障，唯留最後一分思惑不斷。第十迴向滿心位成就菩薩道如夢觀。

內門廣修六度萬行

初地：第十迴向位滿心時，成就道種智一分（八識心王一一親證後，領受五法、三自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我法）復由勇發十無盡願，成通達位菩薩。復又永伏性障而不具斷，能證慧解脫而不取證，由大願故留惑潤生。此地主修法施波羅蜜多及百法明門。證「猶如鏡像」現觀，故滿初地心。

二地：初地功德滿足以後，再成就道種智一分而入二地；主修戒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猶如光影」現觀，戒行自然清淨。

斷三縛結，
成初果解脫

薄貪瞋癡，
成二果解脫

斷五下分結，
成三果解脫

入地前的四加行令煩惱障現行悉斷，成四果解脫，留惑潤生。分段生死已斷，煩惱障習氣種子開始斷除，兼斷無始無明上煩惱。

修道位

三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三地。此地主修忍波羅蜜多及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能成就俱解脫果而不取證，留惑潤生。滿心位成就「猶如谷響」現觀及無漏妙定意生身。

四地：由三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四地。主修精進波羅蜜多，於此土及他方世界廣度有緣，無有疲倦。進修一切種智，滿心位成就「如水中月」現觀。

五地：由四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五地。主修禪定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斷除下乘涅槃貪。滿心位成就「變化所成」現觀。

六地：由五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六地。此地主修般若波羅蜜多——依道種智現觀十二因緣——一有支及意生身化身，皆自心真如變化所現，「非有似有」，成就細相觀，不由加行而自然證得滅盡定，成俱解脫大乘無學。

七地：由六地「非有似有」現觀，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七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方便波羅蜜多，由重觀十二有支——一支中之流轉門及還滅門——一切細相，成就方便善巧，念隨入滅盡定。滿心位證得「如犍闌婆城」現觀。

八地：由七地極細相觀成就故再證道種智一分而入八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及願波羅蜜多。至滿心位純無相觀任運恆起，故於相土自在，滿心位復證「如實覺知諸法相意生身」故。

九地：由八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九地。主修力波羅蜜多及一切種智，成就四無礙，滿心位證得「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十地：由九地再證道種智一分故入此地。此地主修一切種智——智波羅蜜多。滿心位起大法智雲，及現起大法智雲所含藏種種功德，成受職菩薩。

等覺：由十地道種智成就故入此地。此地應修一切種智，圓滿等覺地無生法忍；於百劫中修集極廣大福德，以之圓滿三十二大人相及無量隨形好。

妙覺：示現受生人間已斷盡煩惱障一切習氣種子，並斷盡所知障一切隨眠，永斷變易生死無明，成就大般涅槃，四智圓明。人間捨壽後，報身常住色究竟天利樂十方地上菩薩；以諸化身利樂有情，永無盡期，成就究竟佛道。

七地滿心斷除故意保留之最後一分思惑時，煩惱障所攝色、受、想三陰有漏習氣種子全部斷盡。

煩惱障所攝行、識二陰無漏習氣種子任運漸斷，所知障所攝上煩惱任運漸斷。

斷盡變易生死
成就大般涅槃

圓滿成就究竟佛果

佛子蕭平實 謹製

(二〇〇九、〇二 修訂)
(二〇一二、〇二 增補)

佛教正覺同修會 〈修學佛道次第表〉

第一階段

- *以憶佛及拜佛方法修習動中定力。
- *學第一義佛法及禪法知見。
- *無相念佛功夫成就。
- *具備一念相續功夫——動態中皆能看話頭。
- *努力培植福壽資財，勤修三福淨業

第二階段

- *參話頭，參公案。
- *開悟明心，一片悟境。
- *鍛鍊功夫求見佛性。
- *眼見佛性〈餘五根亦如是〉親見世界如幻，成就如幻觀。
- *學習禪門差別智。
- *深入第一義經典。
- *證除性障及隨分修學禪定。
- *修證十行位陽焰觀。

第三階段

- *學一切種智真實正理——楞伽經、解深密經、成唯識論……。
- *參究末後句。
- *解悟末後句。
- *透牢關——親自體驗所悟末後句境界，親見實相，無得無失。
- *救護一切衆生迴向正道。護持了義正法。修證十迴向位如夢觀。
- *發十無盡願，修習百法明門，親證猶如鏡像現觀。
- *修除五蓋，發起禪定。持一切善法戒。親證猶如光影現觀。
- *進修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進修大乘種智，求證猶如谷響現觀。

佛教正覺同修會 共修現況 及 招生公告 2016/1/16

一、共修現況：（請在共修時間來電，以免無人接聽。）

台北正覺講堂 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捷運淡水線圓山站旁
Tel..總機 02-25957295 (晚上) (分機：九樓辦公室 10、11；知客櫃檯 12、13。十樓知客櫃檯 15、16；書局櫃檯 14。五樓辦公室 18；知客櫃檯 19。二樓辦公室 20；知客櫃檯 21。)
Fax..25954493

第一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九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週六上午班（皆須報名建立學籍後始可參加共修，欲報名者詳見本公告末頁）

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詳解：每月第一、三、五週之週末 17.50~20.50
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禪門差別智：每月第一週日全天 平實導師主講（事冗暫停）。

佛藏經詳解 平實導師主講。已於 2013/12/17 開講，歡迎已發成佛大願的菩薩種性學人，攜眷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詳解 釋迦世尊於《佛藏經》中所開示的真實義理，更為今時後世佛子四眾，闡述佛陀演說此經的本懷。真實尋求佛菩提道的有緣佛子，親承聽聞如是勝妙開示，當能如實理解經中義理，亦能了知於大乘法中：如何是諸法實相？善知識、惡知識要如何簡擇？如何才是清淨持戒？如何才能清淨說法？於此末法之世，眾生五濁益重，不知佛、不解法、不識僧，唯見表相，不信真實，貪著五欲，諸方大師不淨說法，各各將導大量徒眾趣入三塗，如是師徒俱堪憐憫。是故，平實導師以大慈悲心，用淺白易懂之語句，佐以實例、譬喻而為演說，普令聞者易解佛意，皆得契入佛法正道，如實了知佛法大藏。

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為依，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者現代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練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宣講之。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

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桃園、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講堂，亦於每週二晚上播放平實導師所講本經之 DVD，不必出示身分證件即可入內聽講，歡迎各地善信同霑法益。

第二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十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
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三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五樓。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
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四講堂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二樓。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 18.50~20.50（影像音聲即時傳輸）。
本會學員憑上課證進入聽講，會外學人請以身分證件換證進入聽講（此為大樓管理處安全管理規定之要求，敬請諒解）。

第五、第六講堂 為**開放式講堂**，不需以身分證件換證即可進入聽講，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地下一樓、地下二樓。已規劃整修完成，每逢週二晚上講經時段開放給會外人士自由聽經，請由大樓側面梯階逕行進入聽講。聽講者請尊重講者的著作權及肖像權，請勿錄音錄影，以免違法；若有錄音錄影被查獲者，將依法處理。

正覺祖師堂 大溪鎮美華里信義路 650 巷坑底 5 之 6 號（台 3 號省道 34 公里處 妙法寺對面斜坡道進入）電話 03-3886110 傳真 03-3881692 本堂供奉 克勤圓悟大師，專供會員每年四月、十月各二次精進禪三共修，兼作本會出家菩薩掛單常住之用。除禪三時間以外，每逢單月第一週之週日 9:00~17:00 開放會內、外人士參訪，當天並提供午齋結緣。教內共修團體或道場，得另申請其餘時間作團體參訪，務請事先與常住確定日期，以便安排常住菩薩接引導覽，亦免妨礙常住菩薩之日常作息及修行。

桃園正覺講堂（第一、第二講堂）：桃園市介壽路 286、288 號 10 樓（陽明運動公園對面）電話：03-3749363（請於共修時聯繫，或與台北聯繫）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進階班：週六上午班、週五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新竹正覺講堂 新竹市東光路 55 號二樓之一 電話 03-5724297 (晚上)

第一講堂：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台中正覺講堂 04-23816090 (晚上)

第一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13 樓之四（國泰世華銀行樓上。鄰近縣市經第一高速公路前來者，由五權西路交流道可以快速到達，大樓旁有停車場，對面有素食館）。

禪淨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

進階班：週一晚上班、週六上午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進階班：週五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第四講堂：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 666 號 4 樓。

嘉義正覺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一 電話：05-2318228

第一講堂：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嘉義市友愛路 288 號八樓之二。

台南正覺講堂

第一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4 樓。06-2820541 (晚上)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下午班。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 台南市西門路四段 15 號 3 樓。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六上午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高雄正覺講堂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45 號五樓 07-2234248（晚上）

第一講堂（五樓）：

禪淨班：週一晚上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五晚上班、週六上午班。

增上班：單週週末下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二晚上，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第二講堂（四樓）：

進階班：週三晚上班、週四晚上班、週六上午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佛藏經詳解：每週二晚上與第一講堂同時播放佛藏經詳解 DVD。

第三講堂（三樓）：

進階班：週四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香港正覺講堂 ☆已遷移新址☆

九龍觀塘，成業街 10 號，電訊一代廣場 27 樓 E 室。

（觀塘地鐵站 B1 出口，步行約 4 分鐘）。電話：(852) 23262231

英文地址：Unit E, 27th Floor, TG Place, 10 Sh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禪淨班：雙週六下午班 14:30-17:30，已經額滿。

雙週日下午班 14:30-17:30，2016 年 4 月底前尚可報名。

進階班：雙週五晚上班（由禪淨班結業後轉入共修）。

增上班：單週週末上午，以台北增上班課程錄成 DVD 放映之，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妙法蓮華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雙週六 19:00-21:00，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會外學人共同聽講，不需出示身分證件。

美國洛杉磯正覺講堂 ☆已遷移新址☆

825 S. Lemon Ave Diamond Bar, CA 91798 U.S.A.

Tel. (909) 595-5222 (請於週六 9:00~18:00 之間聯繫)

Cell. (626) 454-0607

禪淨班：每逢週末 15：30~17：30 上課。

進階班：每逢週末上午 10：00~12：00 上課。

佛藏經詳解：平實導師講解。每週六下午 13：00~15：00，以台北正覺講堂所錄 DVD 放映。歡迎各界人士共享第一義諦無上法益，不需報名。

二、招生公告 本會台北講堂及全省各講堂，每逢四月、十月下旬開新班，每週共修一次（每次二小時。開課日起三個月內仍可插班）；但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之禪淨班得隨時插班共修。各班共修期間皆為二年半，欲參加者請向本會函索報名表（各共修處皆於共修時間方有人執事，非共修時間請勿電詢或前來洽詢、請書），或直接從本會官方網站 (<http://www.enlighten.org.tw/newsflash/class>) 或成佛之道網站下載報名表。共修期滿時，若經報名禪三審核通過者，可參加四天三夜之禪三精進共修，有機會明心、取證如來藏，發起般若實相智慧，成為實義菩薩，脫離凡夫菩薩位。

三、新春禮佛祈福 農曆年假期間停止共修：自農曆新年前七日起停止共修與弘法，正月 8 日起回復共修、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正月初一~初七 9.00~17.00 開放台北講堂、正月初一~初三開放新竹講堂、台中講堂、台南講堂、高雄講堂，以及大溪禪三道場（正覺祖師堂），方便會員供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美國洛杉磯共修處之休假時間，請逕詢該共修處。

密宗四大派修雙身法，是外道性力派的邪法；又以生滅的識陰作為常住法，是常見外道，是假的藏傳佛教。

西藏覺囊已以他空見弘揚第八識如來藏勝法，才是真藏傳佛教

1、**禪淨班** 以無相念佛及拜佛方式修習動中定力，實證一心不亂功夫。傳授解脫道正理及第一義諦佛法，以及參禪知見。共修期間：二年六個月。每逢四月、十月開新班，詳見招生公告表。

2、**《佛藏經》詳解** 平實導師主講。已於 2013/12/17 開講，歡迎已發成佛大願的菩薩種性學人，攜眷共同參與此殊勝法會聽講。詳解釋迦世尊於《佛藏經》中所開示的真實義理，更為今時後世佛子四眾，闡述 佛陀演說此經的本懷。真實尋求佛菩提道的有緣佛子，親承聽聞如是勝妙開示，當能如實理解經中義理，亦能了知於大乘法中：如何是諸法實相？善知識、惡知識要如何簡擇？如何才是清淨持戒？如何才能清淨說法？於此末法之世，眾生五濁益重，不知佛、不解法、不識僧，唯見表相，不信真實，貪著五欲，諸方大師不淨說法，各各將導大量徒眾趣入三塗，如是師徒俱堪憐憫。是故，平實導師以大慈悲心，用淺白易懂之語句，佐以實例、譬喻而為演說，普令聞者易解佛意，皆得契入佛法正道，如實了知佛法大藏。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不限制聽講資格。會外人士需憑身分證件換證入內聽講（此是大樓管理處之安全規定，敬請見諒）。桃園、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講堂，亦於每週二晚上播放平實導師講經之 DVD，不必出示身分證件即可入內聽講，歡迎各地善信同霑法益。

有某道場專弘淨土法門數十年，於教導信徒研讀《佛藏經》時，往往告誡信徒曰：「後半部不許閱讀。」由此緣故坐令信徒失去提升念佛層次之機緣，師徒只能低品位往生淨土，令人深覺愚癡無智。由有多人建議故，平實導師開始宣講《佛藏經》，藉以轉易如是邪見，並提升念佛人之知見與往生品位。此經中，對於實相念佛多所著墨，亦指出念佛要點：以實相為依，念佛者應依止淨戒、依止清淨僧寶，捨離違犯重戒之師僧，應受學清淨之法，遠離邪見。本經是現代佛門大法師所厭惡之經典：一者由於大法師們已全都落入意識境界而無法親證實相，故於此經中所說實相全無所知，都不樂有人聞此經名，以免讀後提出問疑時無法回答；二者現代大乘佛法地區，已經普被藏密喇嘛教滲透，許多有名之大法師們大多已曾或繼續在修鍊雙身法，都已失去聲聞戒體及菩薩戒體，成為地獄種姓人，已非真正出家之人，本質上只是身著僧衣而住在寺院中的世俗人。這些人對於此經都是讀不懂的，也是極為厭惡的；他們尚不樂見此經之印行，何況流通與講解？今為救護廣大學佛人，兼欲護持佛教血脈永續常傳，特選此經宣講之，主講者平實導師。

3、**瑜伽師地論**詳解 詳解論中所言凡夫地至佛地等 17 師之修證境界與理論，從凡夫地、聲聞地……宣演到諸地所證一切種智之真實正理。由平實導師開講，每逢一、三、五週之週末晚上開示，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4、**精進禪三** 主三和尚：平實導師。於四天三夜中，以克勤圓悟大師及大慧宗杲之禪風，施設機鋒與小參、公案密意之開示，幫助會員剋期取證，親證不生不滅之真實心——人人本有之如來藏。每年四月、十月各舉辦二個梯次；平實導師主持。僅限本會會員參加禪淨班共修期滿，報名審核通過者，方可參加。並選擇會中定力、慧力、福德三條件皆已具足之已明心會員，給以指引，令得眼見自己無形無相之佛性遍佈山河大地，真實而無障礙，得以肉眼現觀世界身心悉皆如幻，具足成就如幻觀，圓滿十住菩薩之證境。

5、**阿含經**詳解 選擇重要之阿含部經典，依無餘涅槃之實際而加以詳解，令大眾得以現觀諸法緣起性空，亦復不墮斷滅見中，顯示經中所隱說之涅槃實際一如來藏—確實已於四阿含中隱說；令大眾得以聞後觀行，確實斷除我見乃至我執，證得見到真現觀，乃至身證……等真現觀；已得大乘或二乘見道者，亦可由此聞熏及聞後之觀行，除斷我所之貪著，成就慧解脫果。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6、**大法鼓經**詳解 詳解末法時代大乘佛法修行之道。佛教正法消毒妙藥塗於大鼓而以擊之，凡有眾生聞之者，一切邪見鉅毒悉皆消殞；此經即是大法鼓之正義，凡聞之者，所有邪見之毒悉皆滅除，見道不難；亦能發起菩薩無量功德，是故諸大菩薩遠從諸方佛土來此娑婆聞修此經。由平實導師詳解。不限制聽講資格。

7、**解深密經**詳解 重講本經之目的，在於令諸已悟之人明解大乘法道之成佛次第，以及悟後進修一切種智之內涵，確實證知三種自性，並得據此證解七真如、十真如等正理。每逢週二 18.50~20.50 開示，由平實導師詳解。將於《大法鼓經》講畢後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8、**成唯識論**詳解 詳解一切種智真實正理，詳細剖析一切種智之微細深妙廣大正理；並加以舉例說明，使已悟之會員深入體驗所證如來藏之微密行相；及證驗見分相分與所生一切法，皆由如來藏—阿賴耶識—直接或展轉而生，因此證知一切法無我，證知無餘涅槃之本際。將於增上班《瑜伽師地論》講畢後，由平實導師重講。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9、**精選如來藏系經典**詳解 精選如來藏系經典一部，詳細解說，以此完全印證會員所悟如來藏之真實，得入不退轉住。另行擇期詳細解說之，由平實導師講解。僅限已明心之會員參加。

10、**禪門差別智** 藉禪宗公案之微細淆訛難知難解之處，加以宣

說及剖析，以增進明心、見性之功德，啟發差別智，建立擇法眼。每月第一週日全天，由平實導師開示，僅限破參明心後，復又眼見佛性者參加（事冗暫停）。

11、枯木禪 先講智者大師的《小止觀》，後說《釋禪波羅蜜》，詳解四禪八定之修證理論與實修方法，細述一般學人修定之邪見與岔路，及對禪定證境之誤會，消除枉用功夫、浪費生命之現象。已悟般若者，可以藉此而實修初禪，進入大乘通教及聲聞教的三果心解脫境界，配合應有的大福德及後得無分別智、十無盡願，即可進入初地心中。親教師：平實導師。未來緣熟時將於大溪正覺寺開講。不限制聽講資格。

註：本會例行年假，自 2004 年起，改為每年農曆新年前七天開始停息弘法事務及共修課程，農曆正月 8 日回復所有共修及弘法事務。新春期間（每日 9.00~17.00）開放台北講堂，方便會員禮佛祈福及會外人士請書。大溪鎮的正覺祖師堂，開放參訪時間，詳見〈正覺電子報〉或成佛之道網站。本表得因時節因緣需要而隨時修改之，不另作通知。

- 1.無相念佛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2.念佛三昧修學次第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5 元
- 3.正法眼藏—護法集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4.真假開悟簡易辨正法&佛子之省思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5.生命實相之辨正 平實導師著 回郵 10 元
- 6.如何契入念佛法門 (附：印順法師否定極樂世界)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7.平實書箋—答元覽居士書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8.三乘唯識—如來藏系經律彙編 平實導師編 回郵 80 元
(精裝本 長 27 cm 寬 21 cm 高 7.5 cm 重 2.8 公斤)
- 9.三時繫念全集—修正本 回郵掛號 40 元 (長 26.5 cm×寬 19 cm)
- 10.明心與初地 平實導師述 回郵 3.5 元
- 11.邪見與佛法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2.菩薩正道—回應義雲高、釋性圓…等外道之邪見 正燦居士著 回郵 20 元
- 13.甘露法雨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4.我與無我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 15.學佛之心態—修正錯誤之學佛心態始能與正法相應 孫正德老師著 回郵 35 元
附錄：平實導師著《略說八、九識並存…等之過失》
- 16.大乘無我觀—《悟前與悟後》別說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20 元
- 17.佛教之危機—中國台灣地區現代佛教之真相 (附錄：公案拈提六則)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 18.燈 影—燈下黑 (覆「求教後學」來函等)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 19.護法與毀法—覆上平居士與徐恒志居士網站毀法二文
張正圓老師著 回郵 35 元
- 20.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5 元
- 21.辨唯識性相—對「紫蓮心海《辨唯識性相》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25 元
- 22.假如來藏—對法蓮法師《如來藏與阿賴耶識》書中否定阿賴耶識之回應
正覺同修會 台南共修處法義組 著 回郵 35 元
- 23.入不二門—公案拈提集錦 第一輯 (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
合輯為一冊流通之) 平實導師著 回郵 20 元
- 24.真假邪說—西藏密宗索達吉喇嘛《破除邪說論》真是邪說
釋正安法師著 回郵 35 元
- 25.真假開悟—真如、如來藏、阿賴耶識間之關係 平實導師述著 回郵 35 元
- 26.真假禪和—辨正釋傳聖之謗法謬說 孫正德老師著 回郵 30 元

27.眼見佛性—駁慧廣法師眼見佛性的含義文中謬說

游正光老師著 回郵 25 元

28.普門自在—公案拈提集錦 第二輯（於平實導師公案拈提諸書中選錄約二十則，合輯為一冊流通之）平實導師著 回郵 25 元

29.印順法師的悲哀—以現代禪的質疑為線索 恒毓博士著 回郵 25 元

30.識蘊真義—現觀識蘊內涵、取證初果、親斷三縛結之具體行門。

—依《成唯識論》及《唯識述記》正義，略顯安慧《大乘廣五蘊論》之邪謬
平實導師著 回郵 35 元

31.正覺電子報 各期紙版本 免附回郵 每次最多函索三期或三本。

（已無存書之較早各期，不另增印贈閱）

32.現代人應有的宗教觀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3.5 元

33.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一輯 回郵 20 元

34.遠惑趣道—正覺電子報般若信箱問答錄 第二輯 回郵 20 元

35.確保您的權益—器官捐贈應注意自我保護 游正光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36.正覺教團電視弘法三乘菩提 DVD 光碟（一）

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共同講述錄製 DVD 8 片，MP3 一片，共 9 片。有三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意涵」，二為「學佛的正知見」。內容精闢，深入淺出，精彩絕倫，幫助大眾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
（製作工本費 100 元，回郵 25 元）

37.正覺教團電視弘法 DVD 專輯（二）

總有三大講題：一為「三乘菩提之念佛法門」，一為「學佛正知見（第二篇）」，由正覺教團多位親教師輪番講述，內容詳細闡述如何修學念佛法門、實證念佛三昧，以及學佛應具有的正確知見，可以幫助發願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之學人，得以把握往生，更令學人快速建立三乘法道的正知見，免於被外道邪見所誤導。有志修學三乘佛法之學人不可不看。（一套 17 片，工本費 160 元。回郵 35 元）

38.佛藏經 燙金精裝本 每冊回郵 20 元。正修佛法之道場欲大量索取者，請正式發函並蓋用大印寄來索取（2008.04.30 起開始敬贈）

39.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合著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0 元

40.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張正玄教授編著 回郵 20 元

由正覺同修會購贈 回郵 20 元

41.隨緣—理隨緣與事隨緣 平實導師述 回郵 20 元。

42.學佛的覺醒 正枝居士 著 回郵 25 元

43.導師之真實義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4.淺談達賴喇嘛之雙身法—兼論解讀「密續」之達文西密碼

吳明芷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5.魔界轉世 張正玄居士 著 回郵 10 元

46.一貫道與開悟 蔡正禮老師 著 回郵 10 元

47. **博愛**—愛盡天下女人 正覺教育基金會 編印 回郵 10 元
48. **意識虛妄經教彙編**—實證解脫道的關鍵經文 正覺同修會編印 回郵 25 元
49. **邪箭嚙語**—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陸正元老師著 上、下冊回郵各 30 元
50. **真假沙門**—依 佛聖教闡釋佛教僧寶之定義
蔡正禮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51. **真假禪宗**—藉評論釋性廣《印順導師對變質禪法之批判
及對禪宗之肯定》以顯示真假禪宗
附論一：凡夫知見 無助於佛法之信解行證
附論二：世間與出世間一切法皆從如來藏實際而生而顯
余正偉老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回郵未定
52. **假鋒虛焰金剛乘**—揭示顯密正理，兼破索達吉師徒《般若鋒兮金剛焰》。
釋正安 法師著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 ★ 上列贈書之郵資，係台灣本島地區郵資，大陸、港、澳地區及外國地區，請另計酌增（大陸、港、澳、國外地區之郵票不許通用）。尚未出版之書，請勿先寄來郵資，以免增加作業煩擾。
- ★ 本目錄若有變動，唯於後印之書籍及「成佛之道」網站上修正公佈之，不另行個別通知。

函索書籍請寄：佛教正覺同修會 103 台北市承德路 3 段 277 號 9 樓
台灣地區函索書籍者請附寄郵票，無時間購買郵票者可以等值現金抵用，但不接受郵政劃撥、支票、匯票。大陸地區得以人民幣計算，國外地區請以美元計算（請勿寄來當地郵票，在台灣地區不能使用）。欲以掛號寄遞者，請另附掛號郵資。

親自索閱：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 ★請於共修時間前往取書，餘時無人在道場，請勿前往索取；共修時間與地點，詳見書末正覺同修會共修現況表（以近期之共修現況表為準）。

註：正智出版社發售之局版書，請向各大書局購閱。若書局之書架上已經售出而無陳列者，請向書局櫃台指定洽購；若書局不便代購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前往各共修處請購，正智出版社已派人於共修時間送書前往各共修處流通。郵政劃撥購書及大陸地區購書，請詳別頁正智出版社發售書籍目錄最後頁之說明。

成佛之道 網站：<http://www.a202.idv.tw> 正覺同修會已出版之結緣書籍，多已登載於 成佛之道 網站，若住外國、或住處遙遠，不便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書籍者，可以從本網站閱讀及下載。書局版之《宗通與說通》亦已上網，台灣讀者可向書局洽購，售價 300 元。《狂密與真密》第一輯~第四輯，亦於 2003.5.1 全部於本網站登載完畢；台灣地區讀者請向書局洽購，每輯約 400 頁，售價 300 元（網站下載紙張費用較貴，容易散失，難以保存，亦較不精美）。

＊＊假藏傳佛教修雙身法，非佛教＊＊

正智出版社 籌募弘法基金發售書籍目錄 2016/11/11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1.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 第一輯 重拈**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因重寫內容大幅度增加故，字體必須改小，並增為 576 頁 主文 546 頁。
比初版更精彩、更有內容。初版《禪門摩尼寶聚》之讀者，可寄回本公司
免費調換新版書。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日期。(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
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2.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200 元 (第一版舊書可換新版書。)
3.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400 元
4.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上、下冊，每冊 250 元
5.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 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6.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全套共 10 輯 每輯 250 元
7.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 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8.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 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9. **宗通與說通—成佛之道** 平實導師著 主文 381 頁 全書 400 頁售價 300 元
10.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 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1. **狂密與真密 一~四輯** 平實導師著 西藏密宗是人間最邪淫的宗教，本質
不是佛教，只是披著佛教外衣的印度教性力派流毒的喇嘛教。此書中將
西藏密宗密傳之男女雙身合修樂空雙運所有祕密與修法，毫無保留完全
公開，並將全部喇嘛們所不知道的部分也一併公開。內容比大辣出版社
喧騰一時的《西藏慾經》更詳細。並且函蓋藏密的所有祕密及其錯誤的
中觀見、如來藏見……等，藏密的所有法義都在書中詳述、分析、辨正。
每輯主文三百餘頁 每輯全書約 400 頁 售價每輯 300 元
12.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 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3.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述 300 元
14.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 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500 元
(2007 年起，每冊附贈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
15. **淨土聖道—兼評「選擇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200 元
16.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17.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共八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18.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對前岳靈犀網站主張「盧勝彥是
證悟者」之修正) 正犀居士(岳靈犀)著 流通價 140 元
19.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共七輯 每輯 300 元

20.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21.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22.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23. **我的菩提路** 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等人合著 售價 300 元
24. **我的菩提路** 第二輯 郭正益、張志成等人合著 售價 300 元
25. **鈍鳥與靈龜**——考證後代凡夫對大慧宗杲禪師的無根誹謗。
平實導師著 共 458 頁 售價 350 元
26.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各 250 元
27. **真假外道**——破劉東亮、杜大威、釋證嚴常見外道見 正光老師著 200 元
28. **勝鬘經講記**——兼論印順《勝鬘經講記》對於《勝鬘經》之誤解。
平實導師述 共六輯 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 250 元
29.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共 15 輯，每輯三百餘頁 售價 300 元
30. **明心與眼見佛性**——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正光老師著 共 448 頁 售價 300 元
31.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偉老師 著，本書是禪宗參禪的方法論。
內文 375 頁，全書 416 頁，售價 300 元。
32. **達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正偉老師 等著 中英對照彩色精裝大本 800 元

- 33.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 等人著 200 元
- 34.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正玄教授編著 200 元
- 35.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九輯 每輯售價 250 元。
- 36.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珍妮·坎貝爾著 呂艾倫 中譯 售價 250 元
- 37.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編著 售價 250 元
- 38.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辨正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
游宗明 老師著 售價 250 元
- 39.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述 每冊 300 元
- 40.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諾貝爾和平獎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本書由正覺出版社印行 每冊 250 元
- 41.童女迦葉考——論呂凱文〈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之謬。
平實導師 著 定價 180 元
- 42.人間佛教——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 述，定價 400 元
- 43.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 共八輯 每輯 250 元
- 44.真心告訴您(一)——達賴喇嘛在幹什麼？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售價 250 元
- 45.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孫正德老師著 分爲上、中、下三冊，每冊 250 元
- 46.佛法入門——迅速進入三乘佛法大門，消除久學佛法漫無方向之窘境。
○○居士著 將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後出版。售價 250 元
- 47.藏傳佛教要義——《狂密與真密》之簡體字版 平實導師 著 上、下冊
僅在大陸流通 每冊 300 元
- 48.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 共二十五輯 每輯 300 元
已於 2015/05/31 起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
- 49.西藏「活佛轉世」制度——附佛、造神、世俗法
許正豐、張正玄老師合著 定價 150 元
- 50.廣論三部曲 郭正益老師著 定價 150 元
- 51.真心告訴您(二)——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
——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售價 300 元
- 52.廣論之平議——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平議 正雄居士著
約二或三輯 俟正覺電子報連載後結集出版 書價未定
- 53.末法導護——對印順法師中心思想之綜合判攝 正慶老師著 書價未定
- 54.菩薩學處——菩薩四攝六度之要義 陸正元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 55.八識規矩頌詳解 ○○居士 註解 出版日期另訂 書價未定。
- 56.印度佛教史——法義與考證。依法義史實評論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佛教史地考論》之謬說 正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7. **中國佛教史**——依中國佛教正法史實而論。○○老師 著 書價未定。
58. **中論正義**——釋龍樹菩薩《中論》頌正理。
孫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59. **中觀正義**——註解平實導師《中論正義頌》。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0. **佛藏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1. **阿含經講記**——將選錄四阿含中數部重要經典全經講解之，講後整理出版。
平實導師述 約二輯 每輯 3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62. **寶積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優惠價 3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63.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 約四輯 將於重講後整理出版
64. **成唯識論略解** 平實導師著 五～六輯 每輯 300 元 出版日期未定
65.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 每輯三百餘頁
將於正覺寺建成後重講、以講記逐輯出版 出版日期未定
66. **無門關**——《無門關》公案拈提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7. **中觀再論**——兼述印順《中觀今論》謬誤之平議。正光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68. **輪迴與超度**——佛教超度法會之真義。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69. **《釋摩訶衍論》平議**——對偽稱龍樹所造《釋摩訶衍論》之平議
○○法師（居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0. **正覺發願文** 註解——以真實大願為因 得證菩提
正德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1. **正覺總持咒**——佛法之總持 正圓老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2. **涅槃**——論四種涅槃 平實導師著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3. **三自性**——依四食、五蘊、十二因緣、十八界法，說三性三無性。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4. **道品**——從三自性說大小乘三十七道品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5. **大乘緣起觀**——依四聖諦七真如現觀十二緣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6. **三德**——論解脫德、法身德、般若德。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7. **真假如來藏**——對印順《如來藏之研究》謬說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78. **大乘道次第**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書價未定
79. **四緣**——依如來藏故有四緣。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0. **空之探究**——印順《空之探究》謬誤之平議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1. **十法義**——論阿含經中十法之正義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82. **外道見**——論述外道六十二見 作者未定 出版日期未定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籍介紹

(書籍所登載售價為紙本價格)



禪淨圓融 平實導師著

言淨土諸祖所未曾言，示諸宗祖師所未曾示；禪淨圓融，另闢成佛捷徑，兼顧自力他力，闡釋淨土門之速行易行道，亦同時揭糞聖教門之速行易行道；令廣大淨土行者得免緩行難證之苦，亦令聖道門行者得以藉著淨土速行道而加快成佛之時劫。乃前無古人之超勝見地，非一般弘揚禪淨法門典籍也，先讀為快。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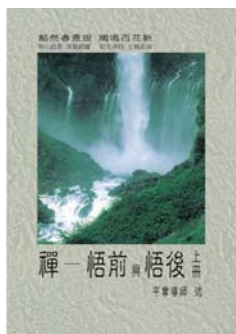
宗門正眼—公案拈提第一輯

平實導師著

繼承克勤圓悟大師碧巖錄宗旨之禪門鉅作。先則舉示當代大法師之邪說，消弭當代禪門大師鄉愿之心態，摧破當今禪門「世俗禪」之妄談；次則旁通教法，表顯宗門正理；繼以道之次第，消弭古今狂禪；後藉言語及文字機鋒，直示宗門入處。悲智雙運，禪味十足，數百年來難得一睹之禪門鉅著也。(原初版書《禪門摩尼寶聚》，改版後補充為五百餘頁新書，總計多達二十四萬字，內容更精彩，並改名為《宗門正眼》，讀者原購初版《禪門摩尼寶聚》皆可寄回本公司免費換新，免附回郵，亦無截止日期)(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禪—悟前與悟後 平實導師著

本書能建立學人悟道之信心與正確知見，圓滿具足而有次第地詳述禪悟之功夫與禪悟之內容，指陳參禪中細微淆訛之處，能使學人明自真心、見自本性。若未能悟入，亦能以正確知見辨別古今中外一切大師究係真悟？或屬錯悟？便有能力揀擇，捨名師而選明師，後時必有悟道之緣。一旦悟道，遲者七次人天往返，便出三界，速者一生取辦。學人欲求開悟者，不可不讀。

上、下兩冊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單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真實如來藏 平實導師著

如來藏真實存在，乃宇宙萬有之本體，並非印順法師、達賴喇嘛等人所說之「唯有名相、無此心體」。如來藏是涅槃之本際，是一切有智之人竭盡心智、不斷探索而不能得之生命實相；是古今中外許多大師自以為悟而當面錯過之生命實相。如來藏即是阿賴耶識，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不生不滅之真實心。當代中外大師於此書出版之前所未能言者，作者於本書中盡情流露、詳細闡釋。真悟者讀之，必能增益悟境、智慧增上；錯悟者讀之，必能檢討自己之錯誤，免犯大妄語業；未悟者讀之，能知參禪之理路，亦能以之檢查一切

名師是否真悟。此書是一切哲學家、宗教家、學佛者及欲昇華心智之人必讀之鉅著。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宗門法眼—公案拈提第二輯

平實導師著

列舉實例，闡釋土城廣欽老和尚之悟處；並直示這位不識字的老和尚妙智橫生之根由，繼而剖析禪宗歷代大德之開悟公案，解析當代密宗高僧卡盧仁波切之錯悟證據，並例舉當代顯宗高僧、大居士之錯悟證據（凡健在者，為免影響其名聞利養，皆隱其名）。藉辨正當代名師之邪見，向廣大佛子指陳禪悟之正道，彰顯宗門法眼。悲勇兼出，強捋虎鬚；慈智雙運，巧探驪龍；摩尼寶珠在手，直示宗門入處，禪味十足；若非大悟徹底，不能為之。禪門精奇人物，允宜人手一冊，供作參究及悟後印證之圭臬。本書於

2008 年 4 月改版，增寫為大約 500 頁篇幅，以利學人研讀參究時更易悟入宗門正法，以前所購初版首刷及初版二刷舊書，皆可免費換取新書。（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起信論講記 平實導師演述

詳解大乘起信論心生滅門與心真如門之真實意旨，消除以往大師與學人對起信論所說心生滅門之誤解，由是而得了知真心如來藏之非常非斷中道正理；亦因此一講解，令此論以往隱晦而被誤解之真實義，得以如實顯示，令大乘佛菩提道之正理得以顯揚光大；初機學者亦可藉此正論所顯示之法義，對大乘法理生起正信，從此得以真發菩提心，真入大乘法中修學，世世常修菩薩正行。共六輯，都已出版，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楞伽經詳解 平實導師著

本經是禪宗見道者印證所悟真偽之根本經典，亦是禪宗見道者悟後起修之依據經典；故達摩祖師於印證二祖慧可大師之後，將此經典連同佛鉢祖衣一併交付二祖，令其依此經典佛示金言、進入修道位，修學一切種智。由此可知此經對於真悟之人修學佛道，是非常重要之一部經典。此經能破外道邪說，亦破佛門中錯悟名師之謬說，亦破禪宗部分祖師之狂禪：不讀經典、一向主張「一悟即成究竟佛」之謬執。並開示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等差別，令行者對於三乘禪法差異有所分辨；亦糾正禪宗祖師古來對於如來禪之誤解，嗣後可免以訛傳訛之弊。此經

亦是法相唯識宗之根本經典，禪者悟後欲修一切種智而入初地者，必須詳讀。全套共十輯，已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主文約 320 頁，每冊約 352 頁。

每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宗門道眼—公案拈提第三輯

平實導師著

繼宗門法眼之後，再以金剛之作略、慈悲之胸懷、犀利之筆觸，舉示寒山、拾得、布袋三大士之悟處，消弭當代錯悟者對於寒山大士……等之誤會及誹謗。亦舉出民初以來與虛雲和尚齊名之蜀郡鹽亭袁煥仙夫子——南懷瑾老師之師，其「悟處」何在？並蒐羅許多真悟祖師之證悟公案，顯示禪宗歷代祖師之睿智，指陳部分祖師、奧修及當代顯密大師之謬悟，作為殷鑑，幫助禪子建立及修正參禪之方向及知見。假使讀者閱此書已，一時尚未能悟，亦可一面加功用行，一面以此宗門道眼辨別真假善知識，避

開錯誤之印證及歧路，可免大妄語業之長劫慘痛果報。欲修禪宗之禪者，務請細讀。（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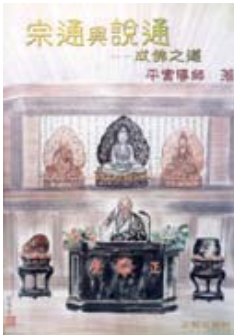


淨土聖道—兼評日本本願念佛

正德老師著

佛法甚深極廣，般若玄微，非諸二乘聖僧所能知之，一切凡夫更無論矣！所謂一切證量皆歸淨土是也！是故大乘法中「聖道之淨土、淨土之聖道」，其義甚深，難可了知；乃至真悟之人，初心亦難知也。今有正德老師真實證悟後，復能深探淨土與聖道之緊密關係，憐憫眾生之誤會淨土實義，亦欲利益廣大淨土行人同入聖道，同獲淨土中之聖道門要義，乃振奮心神、書以成文，今得刊行天下。主文 279 頁，連同序文等共 301 頁，總有十一萬六千餘字。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宗通與說通 平實導師著

古今中外，錯誤之人如麻似粟，每以常見外道所說之靈知心，認作真心；或妄想虛空之勝性能量為真如，或錯認物質四大元素藉冥性（靈知心本體）能成就吾人色身及知覺，或認初禪至四禪中之了知心為不生不滅之涅槃心。此等皆非通宗者之見地。復有錯悟之人一向主張「宗門與教門不相干」，此即尚未通達宗門之人也。其實宗門與教門互通不二，宗門所證者乃是真如與佛性，教門所說者乃說宗門證悟之真如佛性，故教門與宗門不二。本書作者以宗教二門互通之見地，細說「宗通與說通」，從初見道至悟後起修之道、細說分明；並將諸宗諸派在整體佛教中之地位與次第，加以明確之教判，學人讀之即可了知佛法之梗概也。欲擇明

師學法之前，允宜先讀。主文共 381 頁，全書 392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宗門血脈—公案拈提第四輯

平實導師著

末法怪象—許多修行人自以為悟，每將無念靈知認作真實；崇尚二乘法諸師及其徒眾，則將外於如來藏之緣起性空—無因論之無常空、斷滅空、一切法空—錯認為 佛所說之般若空性。這兩種現象已於當今海峽兩岸及美加地區顯密大師之中普遍存在；人人自以為悟，心高氣壯，便敢寫書解釋祖師證悟之公案，大多出於意識思维所得，言不及義，錯誤百出，因此誤導廣大佛子同陷大妄語之地獄業中而不能自知。彼等書中所說之悟處，其實處處違背第一義經典之聖言量。彼等諸人不論是否身披袈裟，都非佛法

宗門血脈，或雖有禪宗法脈之傳承，亦只徒具形式；猶如螟蛉，非真血脈，未悟得根本真實故。禪子欲知 佛、祖之真血脈者，請讀此書，便知分曉。平實導師著，主文 452 頁，全書 464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真假活佛—略論附佛外道盧勝彥之邪說

正犀居士著

人人身中都有真活佛，永生不滅而有大神用，但眾生都不了知，所以常被身外的西藏密宗假活佛籠罩欺瞞。本來就真實存在的真活佛，才是真正的密宗無上密！諾那活佛因此而說禪宗是大密宗，但藏密的所有活佛都不知道、也不會實證自身中的真活佛。本書詳實宣示真活佛的道理，舉證盧勝彥的「佛法」不是真佛法，也顯示盧勝彥是假活佛，直接的闡釋第一義佛法見道的真實正理。真佛師的所有上師與學人們，都應該詳細閱讀，包括盧勝彥個人在內。

售價：新臺幣 140 元



宗門正道—公案拈提第五輯

平實導師著

修學大乘佛法有二果須證—解脫果及大菩提果。二乘人不證大菩提果，唯證解脫果；此果之智慧，名為聲聞菩提、緣覺菩提。大乘佛子所證二果之菩提果為佛菩提，故名大菩提果，其慧名為一切種智—函蓋二乘解脫果。然此大乘二果修證，須經由禪宗之宗門證悟方能相應。而宗門證悟極難，自古已然；其所以難者，咎在古今佛教界普遍存在三種邪見：1.以修定認作佛法，2.以無因論之緣起性空一否定涅槃本際如來藏以後之一切法空作為佛法，3.以常見外道邪見（離語言妄念之靈知性）作為佛法。如是邪見，或因自身正見未立所致，或因邪師之邪教導所致，或因無始劫來虛妄熏習所致。若不破除此三種邪見，永劫不悟宗門真義、不入大乘正道，唯能外門廣修菩薩行。平實導師於此書中，有極為詳細之說明，有志佛子欲摧邪見、入於內門修菩薩行者，當閱此書。主文共 496 頁，全書 512 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優婆塞戒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本經詳述在家菩薩修學大乘佛法，應如何受持菩薩戒？對人間善行應如何看待？對三寶應如何護持？應如何正確地修集此世後世證法之福德？應如何修集後世「行菩薩道之資糧」？並詳述第一義諦之正義：五蘊非我非異我、自作自受、異作異受、不作不受……等深妙法義，乃是修學大乘佛法、行菩薩行之在家菩薩所應當了知者。出家菩薩今世或未來世登地已，捨報之後多數將如華嚴經中諸大菩薩，以在家菩薩身而修行菩薩行，故亦應以此經所述正理而修之，配合《楞伽經、解深密經、楞嚴經、華嚴經》等道次第正理，方得漸次成就佛道；故此經是一切大乘行者皆應證知之正法。每輯三百餘頁；共八輯，已全部出版。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真假外道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具體舉證佛門中的常見外道知見實例，並加以教證及理證上的辨正，幫助讀者輕鬆而快速的了知常見外道的錯誤知見，進而遠離佛門內外的常見外道知見，因此即能改正修學方向而快速實證佛法。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狂密與真密 平實導師著

密教之修學，皆由有相之觀行法門而入，其最終目標仍不離顯教經典所說第一義諦之修證；若離顯教第一義經典、或違背顯教第一義經典，即非佛教。西藏密教之觀行法，如灌頂、觀想、遷識法、寶瓶氣、大聖歡喜雙身修法、喜金剛、無上瑜伽、大樂光明、樂空雙運等，皆是印度教兩性生生不息思想之轉化，自始至終皆以如何能運用交合淫樂之法達到全身受樂為其中心思想，純屬欲界五欲的貪愛，不能令人超出欲界輪迴，更不能令人斷除我見；何況大乘之明心與見性，更無論矣！故密宗之法絕非佛法也。而其明光大手印、大圓滿法教，又皆同以常見外道所說離語言妄念之無念靈知心錯認為佛地之真

如，不能直指不生不滅之真如。西藏密宗所有法王與徒眾，都尚未開頂門眼，不能辨別真偽，以依人不依法、依密續不依經典故，不肯將其上師喇嘛所說對照第一義經典，純依密續之藏密祖師所說為準，因此而誇大其證德與證量，動輒謂彼祖師上師為究竟佛、為地上菩薩；如今台海兩岸亦有自謂其師證量高於釋迦文佛者，然觀其師所述，猶未見道，仍在觀行即佛階段，尚未到禪宗相似即佛、分證即佛階位，竟敢標榜為究竟佛及地上法王，誑惑初機學人。凡此怪象皆是狂密，不同於真密之修行者。近年狂密盛行，密宗行者被誤導者極眾，動輒自謂已證佛地真如，自視為究竟佛，陷於大妄語業中而不知自省，反謗顯宗真修實證者之證量粗淺；或如義雲高與釋性圓……等人，於報紙上公然誹謗真實證道者為「騙子、無道人、人妖、癩蛤蟆……」等，造下誹謗大乘勝義僧之大惡業；或以外道法中有為有作之甘露、魔術……等法，誑騙初機學人，狂言彼外道法為真佛法。如是怪象，在西藏密宗及附藏密之外道中，不一而足，舉之不盡，學人宜應慎思明辨，以免上當後又犯毀破菩薩戒之重罪。密宗學人若欲遠離邪知邪見者，請閱此書，即能了知密宗之邪謬，從此遠離邪見與邪修，轉入真正之佛道。共四輯 每輯約 400 頁（主文約 340 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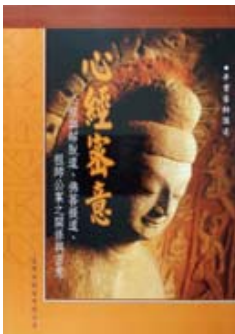
宗門正義—公案拈提第六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有六大危機，乃是藏密化、世俗化、膚淺化、學術化、宗門密意失傳、悟後進修諸地之次第混淆；其中尤以宗門密意之失傳，為當代佛教最大之危機。由宗門密意失傳故，易令世尊本懷普被錯解，易令世尊正法被轉易為外道法，以及加以淺化、世俗化，是故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與具緣佛弟子，極為重要。然而欲令宗門密意之廣泛弘傳予具緣之佛弟子者，必須同時配合錯誤知見之解析、普令佛弟子知之，然後輔以公案解析之直示入處，方能令具緣之佛弟子悟入。而此二者，皆須以公案拈提之方式為之，方易成其功、竟其業，是故平實導師續作宗門正義一書，以利學人。

全書 500 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心經密意——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 平實導師著

二乘菩提所證之解脫道，實依第八識心之斷除煩惱障現行而立解脫之名；大乘菩提所證之佛菩提道，實依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之涅槃性、清淨自性、及其中道性而立般若之名；禪宗祖師公案所證之真心，即是此第八識如來藏；是故三乘佛法所修所證之三乘菩提，皆依此如來藏心而立名也。此第八識心，即是《心經》所說之心也。證得此如來藏已，即能漸入大乘佛菩提道，亦可因證知此心而了知二乘無學所不能知之無餘涅槃本際，是故《心經》之密意，與三乘佛菩提之關係極為密切、不可分割，三乘佛法皆依此心而立名故。今者平實導師以其所證解脫道之無生智及佛菩提之般若種智，將《心經》與解脫道、佛菩提道、祖師公案之關係與密意，以演講之方式，用淺顯之語句和盤托出，發前人所未言，呈三乘菩提之真義，令人藉此《心經密意》一舉而窺三乘菩提之堂奧，迥異諸方言不及義之說；欲求真實佛智者、不可不讀！主文 317 頁，連同跋文及序文……等共 384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宗門密意——公案拈提第七輯 平實導師著

佛教之世俗化，將導致學人以信仰作為學佛，則將以感應及世間法之庇祐，作為學佛之主要目標，不能了知學佛之主要目標為親證三乘菩提。大乘菩提則以般若實相智慧為主要修習目標，以二乘菩提解脫道為附帶修習之標的；是故學習大乘佛法者，應以禪宗之證悟為要務，能親入大乘菩提之實相般若智慧中故，般若實相智慧非二乘聖人所能知故。此書則以台灣世俗化佛教之三大法師，說法似是而非之實例，配合真悟祖師之公案解析，提示證悟般若之關節，令學人易得悟入。全書五百餘頁（2007 年起，凡購買公案拈提第一輯至第七輯，每購一輯皆贈送本公司精製公案拈提〈超意境〉CD 一片，市售價格 280 元，多購多贈）。

售價：新臺幣 5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一輯 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著

凡夫及二乘聖人不能實證的佛菩提證悟，末法時代的今天仍然有人能得實證，由正覺同修會釋悟圓、釋善藏法師等二十餘位實證如來藏者所寫的見道報告，已為當代學人見證宗門正法之絲縷不絕，證明大乘義學的法脈仍然存在，為末法時代求悟般若之學人照耀出光明的坦途。由二十餘位大乘見道者所繕，敘述各種不同的學法、見道因緣與過程，參禪求悟者必讀。全書三百餘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阿含正義—唯識學探源 平實導師著

廣說四大部《阿含經》諸經中隱說之真正義理，一一舉示佛陀本懷，令阿含時期初轉法輪根本經典之真義，如實顯現於佛子眼前。並提示末法大師對於阿含真義誤解之實例，一一比對之，證實唯識增上慧學確於原始佛法之阿含諸經中已隱覆密意而略說之，證實 世尊確於原始佛法中已曾密意而說第八識如來藏之總相；亦證實 世尊在四阿含中已說此藏識是名色十八界之因、之本—證明如來藏是能生萬法之根本心。佛子可據此修正以往受諸大師（譬如西藏密宗應成派中觀師：印順、昭慧、性廣、大願、達賴、宗喀巴、寂天、月稱、……等人）誤導之邪見，建立正見，轉入正道乃至親證初果而無困難；書中並詳說三果所證的**心解脫**，以及四果**慧解脫**的親證，都是如實可行的具體知見與行門。全書共七輯，已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超意境 CD

以平實導師公案拈提書中超越意境之頌詞，加上曲風優美的旋律，錄成令人嚮往的超意境歌曲，其中包括正覺發願文及平實導師親自譜成的黃梅調歌曲一首。詞曲雋永，殊堪翫味，可供學禪者吟詠，有助於見道。內附設計精美的彩色小冊，解說每一首詞的背景本事。每片 280 元。【每購買公案拈提書籍一冊，即贈送一片。】



菩薩底憂鬱 CD

將菩薩情懷及禪宗公案寫成新詞，並製作成超越意境的優美歌曲。

1. 主題曲〈菩薩底憂鬱〉，描述地後菩薩能離三界生死而迴向繼續生在人間，但因尚未斷盡習氣種子而有極深沈之憂鬱，非三賢位菩薩及二乘聖者所知，此憂鬱在七地滿心位方才斷盡；本曲之詞中所說義理極深，昔來所未曾見；此曲係以優美的情歌風格寫詞及作曲，聞者得以激發嚮往諸地菩薩境界之大心，詞、曲都非常優美，難得一見；其中勝妙義理之解說，已印在附贈之彩色小冊中。
2. 以各輯公案拈提中直示禪門入處之頌文，作成各種不同曲風之超意境歌曲，值得玩味、參究；聆聽公案拈提之優美歌曲時，請同時閱讀內附之印刷精美說明小冊，可以領會超越三界的證悟境界；未悟者可以因此引發求悟之意向及疑情，真發菩提心而邁向求悟之途，乃至因此真實悟入般若，成真菩薩。
3. 正覺總持咒新曲，總持佛法大意；總持咒之義理，已加以解說並印在隨附之小冊中。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3 分鐘，附贈二張購書優惠券。每片 280 元。



禪意無限 CD

平實導師以公案拈提書中偈頌寫成不同風格曲子，與他人所寫不同風格曲子共同錄製出版，幫助參禪人進入禪門超越意識之境界。盒中附贈彩色印製的精美解說小冊，以供聆聽時閱讀，令參禪人得以發起參禪之疑情，即有機會證悟本來面目而發起實相智慧，實證大乘菩提般若，能如實證知般若經中的真實意。本 CD 共有十首歌曲，長達 69 分鐘，每盒各附贈二張購書優惠

券。每片 280 元



鈍鳥與靈龜 平實導師著

鈍鳥及靈龜二物，被宗門證悟者說為二種人：前者是精修禪定而無智慧者，也是以定為禪的愚癡禪人；後者是或有禪定、或無禪定的宗門證悟者，凡已證悟者皆是靈龜。但後來被人虛造事實，用以嘲笑大慧宗杲禪師，說他雖是靈龜，卻不免被天童禪師預記「患背」痛苦而亡：「鈍鳥離巢易，靈龜脫殼難。」藉以貶低大慧宗杲的證量。同時將天童禪師實證如來藏的證量，曲解為意識境界的離念靈知。自從大慧禪師入滅以後，錯悟凡夫對他的不實毀謗就一直存在著，不曾止息，並且捏造的假事實也隨著年月的增加而越來越多，終至編成「鈍鳥與靈龜」的假公案、假故事。

本書是考證大慧與天童之間的不朽情誼，顯現這件假公案的虛妄不實；更見大慧宗杲面對惡勢力時的正直不阿，亦顯示大慧對天童禪師的至情深義，將使後人對大慧宗杲的誣謗至此而止，不再有人誤犯毀謗賢聖的惡業。書中亦舉證宗門的所悟確以第八識如來藏為標的，詳讀之後必可改正以前被錯悟大師誤導的參禪知見，日後必定有助於實證禪宗的開悟境界，得階大乘真見道位中，即是實證般若之賢聖。全書 459 頁。

售價：新臺幣 350 元



維摩詰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本經係 世尊在世時，由等覺菩薩維摩詰居士藉疾病而演說之大乘菩提無上妙義，所說函蓋甚廣，然極簡略，是故今時諸方大師與學人讀之悉皆錯解，何況能知其中隱含之深妙正義，是故普遍無法為人解說；若強為人說，則成依文解義而有諸多過失。今由平實導師公開宣講之後，詳實解釋其中密意，令維摩詰菩薩所說大乘不可思議解脫之深妙正法得以正確宣流於人間，利益當代學人及與諸方大師。書中詳實演述大乘佛法深妙不共二乘之智慧境界，顯示諸法之中絕待之實相境界，建立大乘菩薩妙道於永遠不敗不壞之地，以此成就護法偉功，欲冀永利娑婆人天。已經宣講

圓滿整理成書流通，以利諸方大師及諸學人。全書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勝鬘經講記 平實導師講述

如來藏為三乘菩提之所依，若離如來藏心體及其含藏之一切種子，即無三界有情及一切世間法，亦無二乘菩提緣起性空之出世間法；本經詳說無始無明、一念無明皆依如來藏而有之正理，藉著詳解煩惱障與所知障間之關係，令學人深入了知二乘菩提與佛菩提相異之妙理；聞後即可了知佛菩提之特勝處及三乘修道之方向與原理，邁向攝受正法而速成佛道的境界中。共六輯，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楞嚴經講記 平實導師著

楞嚴經係密教部之重要經典，亦是顯教中普受重視之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將一切法都會歸如來藏及佛性一妙真如性；亦闡釋佛菩提道修學過程中之種種魔境，以及外道誤會涅槃之狀況，旁及三界世間之起源。然因言句深澀難解，法義亦復深妙寬廣，學人讀之普難通達，是故讀者大多誤會，不能如實理解佛所說之明心與見性內涵，亦因是故多有悟錯之人引為開悟之證言，成就大妄語罪。今由平實導師詳細講解之後，整理成文，以易讀易懂之語體文刊行天下，以利學人。全書十五輯，全部出版完畢。每輯三百餘頁。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我的菩提路第二輯 郭正益老師等人合著

書中詳述彼等諸人歷經各處道場學法，一一修學而加以檢擇之不同過程以後，因閱讀正覺同修會、正智出版社書籍而發起抉擇分，轉入正覺同修會中修學；乃至學法及見道之過程，都一一詳述之。其中張志成等人係由前現代禪轉進正覺同修會，張志成原為現代禪副宗長，以前未閱本會書籍時，曾被人藉其名義著文評論 平實導師（詳見《宗通與說通》辨正及《眼見佛性》書末附錄……等）；後因偶然接觸正覺同修會書籍，深覺以前聽人評論平實導師之語不實，於是投入極多時間閱讀本會書籍、深入思辨，詳細探索中觀與唯識之關聯與異同，認為正覺之法義方是正法，深覺相應；亦解開多年來對佛法的迷雲，確定應依八識論正理修學方是正法。乃不顧面子，毅然前往正覺同修會面見平實導師懺悔，並正式學法求悟。今已與其同修王美伶（亦為前現代禪傳法老師），同樣證悟如來藏而證得法界實相，生起實相般若真智。此書中尚有七年來本會第一位眼見佛性者之見性報告一篇，一同供養大乘佛弟子。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明心與眼見佛性 游正光老師著

本書細述明心與眼見佛性之異同，同時顯示了中國禪宗破初參明心與重關眼見佛性二關之間的關聯；書中又藉法義辨正而旁述其他許多勝妙法義，讀後必能遠離佛門長久以來積非成是的錯誤知見，令讀者在佛法的實證上有極大助益。也藉慧廣法師的謬論來教導佛門學人回歸正知正見，遠離古今禪門錯悟者所墮的意識境界，非唯有助於斷我見，也對未來的開悟明心實證第八識如來藏有所助益，是故學禪者都應細讀之。共 448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見性與看話頭 黃正倬老師著

黃正倬老師的《見性與看話頭》於〈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今結集出版。書中詳說禪宗看話頭的詳細方法，並細說看話頭與眼見佛性的關係，以及眼見佛性者求見佛性前必須具備的條件。本書是禪宗實修者追求明心開悟時參禪的方法書，也是求見佛性者作功夫時必讀的方法書，內容兼顧眼見佛性的理論與實修之方法，是依實修之體驗配合理論而詳述，條理分明而且極為詳實、周全、深入。本書內文 375 頁，全書 416 頁。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霧峰無霧—給哥哥的信 游宗明老師著

本書作者藉兄弟之間信件往來論義，略述佛法大義；並以多篇短文辨義，舉出釋印順對佛法的無量誤解證據，並一一給予簡單而清晰的辨正，令人一讀即知。久讀、多讀之後即能認清楚釋印順的六識論見解，與真實佛法之抵觸是多麼嚴重；於是在久讀、多讀之後，於不知不覺之間提升了對佛法的極深入理解，正知正見就在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來了。當三乘佛法的正知見建立起來之後，對於三乘菩提的見道條件便將隨之具足，於是聲聞解脫道的見道也就水到渠成；接著大乘見道的因緣也將次第成熟，未來自然也會有親見大乘菩提

之道的因緣，悟入大乘實相般若也將自然成功，自能通達般若系列諸經而成實義菩薩。作者居住於南投縣霧峰鄉，自喻見道之後不復再見霧峰之霧，故鄉原野美景一一明見，於是立此書名為《霧峰無霧》；讀者若欲撥霧見月，可以此書為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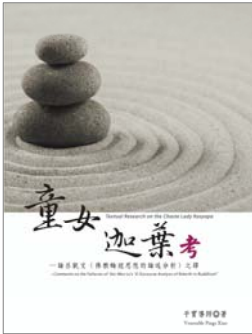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金剛經宗通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成佛之修證內容，是諸地菩薩之所修；般若則是成佛之道（實證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入門，若未證悟實相般若，即無成佛之可能，必將永在外門廣行菩薩六度，永在凡夫位中。然而實相般若的發起，全賴實證萬法的實相；若欲證知萬法的真相，則必須探究萬法之所從來，則須實證自心如來一金剛心如來藏，然後現觀這個金剛心的金剛性、真實性、如如性、清淨性、涅槃性、能生萬法的自性性、本住性，名為證真如；進而現觀三界六道唯是此金剛心所成，人間萬法須藉八識心王和合運作方能現起。如是實證《華嚴經》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後，由此等現觀而發起實相般若智慧，繼續進修第十住位的如幻觀、第十行位的陽焰觀、第十迴向位的如夢觀，再生起增上意樂而勇發十無盡願，方能滿足三賢位的實證，轉入初地；自知成佛之道而無偏倚，從此按部就班、次第進修乃至成佛。第八識自心如來是般若智慧之所依，般若智慧的修證則要從實證金剛心自心如來開始；《金剛經》則是解說自心如來之經典，是一切三賢位菩薩所應進修之實相般若經典。這一套書，是將平實導師宣講的《金剛經宗通》內容，整理成文字而流通之；書中所說義理，迥異古今諸家依文解義之說，指出大乘見道方向與理路，有益於禪宗學人求開悟見道，及轉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講述完畢後結集出版，總共 9 輯，每輯約三百餘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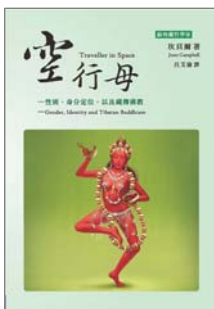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童女迦葉考——論呂凱文〈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之謬 平實導師著

童女迦葉是佛世率領五百大比丘遊行於人間的歷史事實，是以童貞行而依止菩薩戒弘化於人間的大菩薩，不依別解脫戒（聲聞戒）來弘化於人間。這是大乘佛教與聲聞佛教同時存在於佛世的歷史明證，證明大乘佛教不是從聲聞法中分裂出來的部派佛教的產物，卻是聲聞佛教分裂出來的部派佛教聲聞凡夫僧所不樂見的史實；於是古今聲聞法中的凡夫都欲加以扭曲而作詭說，更是末法時代高聲大呼「大乘非佛說」的六識論聲聞凡夫極力想要扭曲的佛教史實之一，於是想方設法扭曲迦葉菩薩為聲聞僧，以及扭曲迦葉童女為比丘僧等荒謬不實之論著便陸續出現，古時聲聞僧寫作的《分別功德論》是最具體之事例，現代之代表作則是呂凱文先生的〈佛教輪迴思想的論述分析〉論文。鑑於如是假藉學術考證以籠罩大眾之不實謬論，未來仍將繼續造作及流竄於佛教界，繼續扼殺大乘佛教學人法身慧命，必須舉證辨正之，遂成此書。

售價：新臺幣 180 元



空行母——性別、身分定位，以及藏傳佛教

珍妮·坎貝爾女士著，呂艾倫中譯

本書作者為蘇格蘭哲學家，因為嚮往佛教深妙的哲學內涵，於是進入當年盛行於歐美的假藏傳佛教密宗，擔任卡盧仁波切的翻譯工作多年以後，被邀請成為卡盧的空行母（又名佛母、明妃），開始了她在密宗裡的實修過程；後來發覺在密宗雙身法中的修行，其實無法使自己成佛，也發覺密宗對女性歧視而處處貶抑，並剝奪女性在雙身法中擔任一半角色時應有的身分定位。當她發覺自己只是雙身法中被喇嘛利用的工具，沒有獲得絲毫應有的尊重與基本定位時，發現了密宗的父權社會控制女性的本質；於是作者傷心地離開了卡盧仁波切與密宗，但是卻被恐嚇不許講出她在密宗裡的經歷，也不許她說出自己對密宗的教義與教制下對女性剝削的本質，否則將被咒殺死亡。後來她去加拿大定居，十餘年後方才擺脫這個恐嚇陰影，下定決心將親身經歷的實情及觀察到的事實寫下來並且出版，公諸於世。出版之後，她被流亡的達賴集團人士大力攻訐，誣指她為精神狀態失常、說謊……等。但有智之士並未被達賴集團的政治操作及各國政府政治運作吹捧達賴的表相所欺，使她的書銷售無阻而又再版。正智出版社鑑於作者此書是親身經歷的事實，所說具有針對「藏傳佛教」而作學術研究的價值，也有使人認清假藏傳佛教剝削佛母、明妃的男性本位實質，因此洽請作者同意中譯而出版於華人地區。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黯淡的達賴——失去光彩的諾貝爾和平獎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寫作、編輯

本書舉出很多證據與論述，詳述達賴喇嘛不為世人所知的一面，顯示達賴喇嘛並不是真正的和平使者，而是假借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來欺騙世人；透過本書的說明與舉證，讀者可以更清楚的瞭解，達賴喇嘛是結合暴力、黑暗、淫欲於喇嘛教裡的集團首領，其政治行為與宗教主張，早已讓諾貝爾和平獎的光環染污了。本書由正覺出版社印行。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假藏傳佛教的神話—性、謊言、喇嘛教

張正玄教授著

本書編著者是由一首名叫「阿姊鼓」的歌曲為緣起，展開了序幕，揭開假藏傳佛教—喇嘛教—的神秘面紗。其重點是蒐集、摘錄網路上質疑「喇嘛教」的帖子，以揭穿「假藏傳佛教的神話」為主題，串聯成書，並附加彩色插圖以及說明，讓讀者們瞭解西藏密宗及相關人事如何被操作為「神話」的過程，以及神話背後的真相。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喇嘛性世界—揭開假藏傳佛教譚崔瑜伽的面紗

張善思、呂艾倫著

這個世界中的喇嘛，號稱來自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穿著或紅或黃的喇嘛長袍，散布於我們的身邊傳教灌頂，吸引了無數的人嚮往學習；這些喇嘛虔誠地為大眾祈福，手中拿著寶杵（金剛）與寶鈴（蓮花），口中唸著咒語：「唵·嘛呢·叭咪·吽……」，咒語的意思是說：「我至誠歸命金剛杵上的寶珠伸向蓮花寶穴之中」！「喇嘛性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呢？本書將為您呈現喇嘛世界的面貌。當您發現真相以後，您將會唸：「噢！

喇嘛·性·世界，譚崔性交嘛！」

售價：新臺幣 200 元



達賴真面目—玩盡天下女人 白志偉等編著

假使您不想戴綠帽子，請記得詳細閱讀此書；假使您不想讓好朋友戴綠帽子，請您將此書介紹給您的好朋友。假使您想保護家中的女性，也想要保護好朋友的女眷，請記得將此書送給家中的女性和好友的女眷都來閱讀。本書為印刷精美的大本彩色中英對照精裝本，為您揭開達賴喇嘛的真面目，內容精彩不容錯過，為利益社會大眾，特別以優惠價格嘉惠所有讀者。大開版雪銅紙彩色精裝本。

售價：新臺幣 800 元



末代達賴—性交教主的悲歌

張善思、呂艾倫、辛燕著

簡介從藏傳偽佛教（喇嘛教）的修行核心—性力派男女雙修，探討達賴喇嘛及藏傳偽佛教的修行內涵。書中引用外國知名學者著作、世界各地新聞報導，包含：歷代達賴喇嘛的祕史、達賴六世修雙身法的事蹟，以及《時輪續》中的性交灌頂儀式……等；達賴喇嘛書中開示的雙修法、達賴喇嘛的黑暗政治手段；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寺院爆發喇嘛性侵兒童；新聞報導《西藏生死書》作者索甲仁波切性侵女信徒、澳洲喇嘛秋達公開道歉、美國最大假藏傳佛教組織領導人邱陽創巴仁波切的性氾濫，等等事件背後真相的揭露。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第七意識與第八意識？—穿越時空「超意識」

平實導師著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是佛教中應該實證的聖教，也是《華嚴經》中明載而可以實證的法界實相。唯心者，三界一切境界、一切諸法唯是一心所成就，即是每一個有情的第八識如來藏，不是意識心。唯識者，即是人類各各都具足的八識心王——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意根、阿賴耶識，第八阿賴耶識又名如來藏，人類五陰相應的萬法，莫不由八識心王共同運作而成就，故說萬法唯識。依聖教量及現量、比量，都可以證明意識是二法因緣生，是由第八識藉意根與法塵二法為因緣而出生，又是夜夜斷滅不存之生滅心，即無可能反過來出生第七識意根、第八識如來藏，當知不可能從生滅性的意識心中，細分出恆審思量的第七識意根，更無可能細分出恆而不審的第八識如來藏。本書是將演講內容整理成文字，細說如是內容，並已在〈正覺電子報〉連載完畢，今彙集成書以廣流通，欲幫助佛門有緣人斷除意識我見，跳脫於識陰之外而取證聲聞初果；嗣後修學禪宗時即得不墮外道神我之中，得以求證第八識金剛心而發起般若實智。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人間佛教—實證者必定不悖三乘菩提

平實導師述

「大乘非佛說」的講法似乎流傳已久，卻只是日本人企圖擺脫中國正統佛教的影響，而在明治維新時期才開始提出來的說法；台灣佛教、大陸佛教的淺學無智之人，由於未曾實證佛法而迷信日本人錯誤的學術考證，錯認為這些別有用心在日本佛學考證的講法為天竺佛教的真實歷史；甚至還有更激進的反對佛教者提出「釋迦牟尼佛並非真實存在，只是後人捏造的假歷史人物」，竟然也有少數人願意跟著「學術」的假光環而信受不疑，於是開始有一些佛教界人士造作了反對中國佛教而推崇南洋小乘佛教的行為，使佛教的信仰者難以檢擇，導致一般大陸人士開始轉入基督教的盲目迷信中。在這些佛教及外教人士之中，也就有一人根據此邪說而大聲主張「大乘非佛說」的謬論，這些人以「人間佛教」的名義來抵制中國正統佛教，公然宣稱中國的大乘佛教是由聲聞部派佛教的凡夫僧所創造出來的。這樣的說法流傳於台灣及大陸佛教界凡夫僧之中已久，卻非真正的佛教歷史中曾經發生過的事，只是繼承六識論的聲聞法中凡夫僧依自己的意識境界立場，純憑臆想而編造出來的妄想說法，卻已經影響許多無智之凡夫僧俗信受不移。本書則是從佛教的經藏法義實質及實證的現量內涵本質立論，證明大乘佛法本是佛說，是從《阿含正義》尚未說過的不同面向來討論「人間佛教」的議題，證明「大乘真佛說」。閱讀本書可以斷除六識論邪見，迴入三乘菩提正道發起實證的因緣；也能斷除禪宗學人學禪時普遍存在之錯誤知見，對於建立參禪時的正知見有很深的著墨。內文 488 頁，全書 528 頁。

售價：新臺幣 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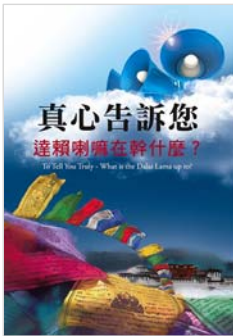


實相經宗通 平實導師述著

學佛之目的在於實證一切法界背後之實相，禪宗稱之為本來面目或本地風光，佛菩提道中稱之為實相法界；此實相法界即是金剛藏，又名佛法之祕密藏，即是能生有情五陰、十八界及宇宙萬有（山河大地、諸天、三惡道世間）的第八識如來藏，又名阿賴耶識心，即是禪宗祖師所說的真如心，此心即是三界萬有背後的實相。證得此第八識心時，自能瞭解般若諸經中隱說的種種密意，即得發起實相般若——實相智慧。每見學佛人修學佛法二十年後仍對實相般若茫然無知，亦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趣；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是故越是久學者對佛法越覺茫然，都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亦未瞭解佛法的

修證內容即是第八識心所致。本書對於修學佛法者所應實證的實相境界提出明確解析，並提示趣入佛菩提道的入手處，有心親證實相般若的佛法實修者，宜詳讀之，於佛菩提道之實證即有下手處。共八輯，全部出版完畢。

每輯售價：新臺幣 250 元



真心告訴您(一)——達賴喇嘛在幹什麼？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這是一本報導篇章的選集，更是「破邪顯正」的暮鼓晨鐘。「破邪」是戳破假象，說明達賴喇嘛及其所率領的密宗四大派法王、喇嘛們，弘傳的佛法是仿冒的佛法；他們是假藏傳佛教，是坦特羅（譚崔性交）外道法和藏地崇奉鬼神的苯教混合成的「喇嘛教」，推廣的是以所謂「無上瑜伽」的男女雙身法冒充佛法的假佛教，詐財騙色誤導眾生，常常造成信徒家庭破碎、家中兒少失怙的嚴重後果。「顯正」是揭發真相，指出真正的藏傳佛教只有一個，就是覺囊巴，傳的是釋迦牟尼佛演繹的第八識如來藏妙法，稱爲他空見大中觀。正覺教育基金會即以此古今輝映的如藏正法正知見，在真心新聞網中逐次報導出來，將箇中原委「真心告訴您」，如今結集成書，與想要知道密宗真相的您分享。

售價：新臺幣 250 元



中觀金鑑——詳述應成派中觀的起源與其破法本質

孫正德老師著

學佛人往往迷於中觀學派之不同學說，被應成派與自續派所迷惑；修學般若中觀二十年後自以爲實證般若中觀了，卻仍不會入門，甫聞實證般若中觀者之所說，則茫無所知，迷惑不解；隨後信心盡失，不知如何實證佛法；凡此，皆因惑於這二派中觀學說所致。自續派中觀所說同於常見，以意識境界立爲第八識如來藏之境界，應成派所說則同於斷見，但又同立意識爲常住法，故亦具足斷常二見。今者孫正德老師有鑑於此，乃將起源於密宗的應成派中觀學說，追本溯源，詳考其來源之外，亦一一舉證其立論內容，詳加辨正，令密宗雙身法祖師以識陰境界而造之應成派中觀學說本質，詳細呈現於學人眼前，令其維護雙身法之目的無所遁形。若欲遠離密宗此二大派中觀謬說，欲於三乘菩提有所進道者，允宜具足閱讀並細加思惟，反覆讀之以後將可捨棄邪道返歸正道，則於般若之實證即有可能，證後自能現觀如來藏之中道境界而成就中觀。本書分上、中、下三冊，已全部出版。

每冊售價：新臺幣 250 元



法華經講義 平實導師述著

此書為平實導師始從 2009/7/21 演述至 2014/1/14 之講經錄音整理所成。世尊一代時教，總分五時三教，即是華嚴時、聲聞緣覺教、般若教、種智唯識教、法華時；依此五時三教區分為藏、通、別、圓四教。本經是最後一時的圓教經典，圓滿收攝一切法教於本經中，是故最後的圓教聖訓中，特地指出無有三乘菩提，其實唯一佛乘；皆因眾生愚迷故，方便區分為三乘菩提以助眾生證道。世尊於此經中特地說明如來示現於人間的唯一大事因緣，便是為有緣眾生「開、示、悟、入」諸佛的所知所見——第八識如來藏

妙真如心，並於諸品中隱說「妙法蓮花」如來藏心的密意。然因此經所說甚深難解，真義隱晦，古來難得有人能窺堂奧；平實導師以知如是密意故，特為末法佛門四眾演述《妙法蓮華經》中各品蘊含之密意，使古來未曾被古德註解出來的「此經」密意，如實顯示於當代學人眼前。乃至〈藥王菩薩本事品〉、〈妙音菩薩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普賢菩薩勸發品〉中的微細密意，亦皆一併詳述之，開前人所未曾言之密意，示前人所未見之妙法。最後乃至以〈法華大意〉而總其成，全經妙旨貫通始終，而依佛旨圓攝於一心如來藏妙心，厥為曠古未有之大說也。已於 2015/05/31 起開始出版，每二個月出版一輯，共有 25 輯。

每輯售價：新臺幣 300 元



西藏「活佛轉世」制度——附佛、造神、世俗法

許正豐、張正玄老師合著

歷來關於喇嘛教活佛轉世的研究，多針對歷史及文化兩部分，於其所以成立的理論基礎，較少系統化的探討。尤其是此制度是否依據「佛法」而施設？是否合乎佛法真實義？現有的文獻大多含糊其詞，或人云亦云，不曾有明確的闡釋與如實的見解。因此本文先從活佛轉世的由來，探索此制度的起源、背景與功能，並進而從活佛的尋訪與認證之過程，發掘活佛轉世的特徵，以確認「活佛轉世」在佛法中應具足何種果德。

售價：新臺幣 150 元

真心告訴您(二)

——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
Do You Really Know The Dalai Lama? Is The Dalai Lama a Buddhist Monk?
Revealed After 30 Years' Struggle For The Dalai Lama



新覺教育基金會贈送書——

真心告訴您(二)

——達賴喇嘛是佛教僧侶嗎？——補祝達賴喇嘛八十大壽

正覺教育基金會編著

這是一本針對當今達賴喇嘛所領導的喇嘛教，冒用佛教名相、於師徒間或師兄姊妹間，實修男女邪淫，而從佛法三乘菩提的現量與聖教量，揭發其謊言與邪術，證明達賴及其喇嘛教是仿冒佛教的外道，是「假藏傳佛教」。藏密四大派教義雖有「八識論」與「六識論」的表面差異，然其實修之內容，皆共許「無上瑜伽」四部灌頂為究竟「成佛」之法門，也就是共以男女雙修之邪淫法為「即身成佛」之

密要，雖美其名曰「欲貪為道」之「金剛乘」，並誇稱其成就超越於（應身佛）釋迦牟尼佛所傳之顯教般若乘之上；然詳考其理論，則或以意識離念時之粗細心為第八識如來藏，或以中脈裡的明點為第八識如來藏，或如宗喀巴與達賴堅決主張第六意識為常恆不變之真心者，分別墮於外道之常見與斷見中；全然違背佛說能生五蘊之如來藏的實質。

售價：新臺幣 300 元。

佛法入門 ○○菩薩著

學佛人往往修學二十年後仍不知如何入門，茫無所入漫無方向，不知如何實證佛法；更因不知三乘菩提的互異互同之處，導致越是久學者越覺茫然，都是肇因於尚未瞭解佛法的全貌所致。本書對於佛法的全貌提出明確的輪廓，並說明三乘菩提的異同處，讀後即可輕易瞭解佛法全貌，數日內即可明瞭三乘菩提入門方向與下手處。出版日期未定。

修習止觀坐禪法要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修學四禪八定之人，往往錯會禪定之修學知見，欲以無止盡之坐禪而證禪定境界，卻不知修除性障之行門才是修證四禪八定不可或缺之要素，故智者大師云「性障初禪」；性障不除，初禪永不現前，云何修證二禪等？又：行者學定，若唯知數息，而不解六妙門之方便善巧者，欲求一心入定，極難可得，智者大師名之為「事障未來」；障礙未到地定之修證。又禪定之修證，不可違背二乘菩提及第一義法，否則縱使具足四禪八定，亦不能實證涅槃而出三界。此諸知見，智者大師於《修習止觀坐禪

法要》中皆有闡釋。作者平實導師以其第一義之見地及禪定之實證證量，曾加以詳細解析。將俟正覺寺竣工啓用後重講，不限制聽講者資格；講後將以語體文整理出版。欲修習世間定及增上定之學者，宜細讀之。

解深密經講記 平實導師述著

本經係 世尊晚年第三轉法輪，宣說地上菩薩所應熏修之唯識正義經典，經中所說義理乃是大乘一切種智增上慧學，以阿陀那識一如來藏—阿賴耶識為主體。禪宗之證悟者，若欲修證初地無生法忍乃至八地無生法忍者，必須修學《楞伽經、解深密經》所說之八識心王一切種智；此二經所說正法，方是真正成佛之道；印順法師否定如來藏之後所說萬法緣起性空之法，是以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取代大乘真正成佛之道，亦已墮於斷滅見中，不可謂

為成佛之道也。平實導師曾於本會郭故理事長往生時，於喪宅中從初七至第十七，宣講圓滿，作為郭老之往生佛事功德，迴向郭老早證八地、速返娑婆住持正法；茲為今時後世學人故，將擇期重講《解深密經》，以淺顯之語句整理成文，用供證悟者進道；亦令諸方未悟者，據此經中佛語正義，修正邪見，依之速能入道。全書約三~四輯，每輯三百餘頁，將於未來重講完畢後整理成文、逐輯出版。

阿含講記—小乘解脫道之修證

平實導師述

數百年來，南傳佛法所說證果之不實，所說解脫道之虛妄，所弘解脫道法義之世俗化，皆已少人知之；從南洋傳入台灣與大陸之後，所說法義虛謬之事，亦復少人知之；今時台灣全島印順系統之法師居士，多不知南傳佛法數百年來所說解脫道之義理已然偏斜、已然世俗化、已非真正之二乘解脫正道，猶極力推崇與弘揚。彼等南傳佛法近代所謂之證果者多非真實證果者，譬如阿迦曼、葛印卡、帕奧禪師、一行禪師……等人，悉皆未斷我見故。近年更有台灣南部大願法師，高抬南傳佛法之二乘修證行門為「捷徑究竟解脫之道」者，然而南傳佛法縱使真修實證，得成阿羅漢，至高唯是二乘菩提解脫之道，絕非究竟解脫，無餘涅槃中之實際尚未得證故，法界之實相尚未了知故，習氣種子待除故，一切種智未實證故，焉得謂為「究竟解脫」？即使南傳佛法近代真有實證之阿羅漢，尚且不及三賢位中之七住明心菩薩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智慧境界，不知此賢位菩薩所證之無餘涅槃實際，仍非大乘法中之見道者，何況普未實證聲聞果乃至未斷我見之人？謬充證果已屬逾越，更何況是誤會二乘菩提之後，以未斷我見之凡夫知見所說之二乘菩提解脫偏斜法道，焉可高抬為「究竟解脫」？而且自稱「捷徑之道」？又妄言解脫之道即是成佛之道，完全否定般若實智、否定三乘菩提所依之如來藏心體，此理大大不通也！平實導師為令修學二乘菩提欲證解脫果者，普得迴入二乘菩提正見、正道中，是故選錄四阿含諸經中，對於二乘解脫道法義有具足圓滿說明之經典，預定未來十年內將會加以詳細講解，令學佛人得以了知二乘解脫道之修證理路與行門，庶免被人誤導之後，未證言證，干犯道禁，成大妄語，欲升反墮。本書首重斷除我見，以助行者斷除我見而實證初果為著眼之目標，若能根據此書內容，配合平實老師所著《識蘊真義》《阿含正義》內涵而作實地觀行，實證初果非為難事，行者可以藉此三書自行確認聲聞初果為實際可得現觀成就之事。此書中除依二乘經典所說加以宣示外，亦依斷除我見等之證量，及大乘法中道種智之證量，對於意識心之體性加以細述，令諸二乘學人必定得斷我見、常見，免除三縛結之繫縛。次則宣示斷除我執之理，欲令升進而得薄貪瞋癡，乃至斷五下分結……等。共二冊，每冊三百餘頁。

★ 聲 明 ★

本社於 2015/01/01 開始調整本目錄中部分書籍之售價，以因應各項成本的持續增加。

喇嘛教修外道雙身法，墮識陰境界，非佛教

弘揚如來藏他空見的覺囊派才是真正藏傳佛教

總經銷：飛鴻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231 新北市新店市中正路 501 之 9 號 2 樓

Tel.02-82186688 (五線代表號) Fax.02-82186458、82186459

零售：1.全台連鎖經銷書局：

三民書局、誠品書局、何嘉仁書店

敦煌書店、紀伊國屋、金石堂書局、建宏書局

2. **台北市**：佛化人生 羅斯福路 3 段 325 號 6 樓之 4 台電大樓對面

3. **新北市**：春大地書店 蘆洲中正路 117 號

4. **桃園市縣**：誠品書局 桃園市中正路 20 號遠東百貨地下室一樓

金石堂 桃園市大同路 24 號 金石堂 桃園八德市介壽路 1 段 987 號

諾貝爾圖書城 桃園市中正路 56 號地下室 御書堂 龍潭中正路 123 號

墊腳石文化書店 中壢市中正路 89 號

5. **新竹市縣**：大學書局 新竹建功路 10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力行二路 3 號

誠品書局 新竹東區中央路 229 號 5 樓 墊腳石文化書店 新竹中正路 38 號

6. **台中市**：瑞成書局、各大連鎖書店。

詠春書局 台中市永春東路 884 號 文春書局 霧峰中正路 1087 號

7. **彰化市縣**：心泉佛教流通處 彰化市南瑤路 286 號

員林鎮：墊腳石圖書文化廣場 中山路 2 段 49 號 (04-8338485)

8. **台南市**：博大書局 新營三民路 128 號

藝美書局 善化中山路 436 號 宏欣書局 佳里光復路 214 號

9. **高雄市**：各大連鎖書店、瑞成書局

政大書城 三民區明仁路 161 號 政大書城 苓雅區光華路 148-83 號

明儀書局 三民區明福街 2 號 明儀書局 三多四路 63 號

青年書局 青年一路 141 號

10. **宜蘭縣市**：金隆書局 宜蘭市中山路 3 段 43 號

宋太太梅鋪 羅東鎮中正北路 101 號 (039-534909)

11. **台東市**：東普佛教文物流通處 台東市博愛路 282 號

12. **其餘鄉鎮市經銷書局**：請電詢總經銷飛鴻公司。

13. **大陸地區請洽：**

香港：樂文書店

旺角店：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62 號 3 樓

電話：(852) 2390 3723 email:luckwinbooks@gmail.com

銅鑼灣店：香港銅鑼灣駱克道 506 號 2 樓

電話：(852) 2881 1150 email:luckwinbs@gmail.com

廈門：廈門外圖臺灣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廈門市思明區湖濱南路809號 廈門外圖書城3樓 郵編：361004

電話：0592-5061658（臺灣地區請撥打 86-592-5061658）

E-mail：JKB118@188.COM

14.美國：世界日報圖書部：紐約圖書部 電話 7187468889#6262

洛杉磯圖書部 電話 3232616972#202

15.國內外地區網路購書：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書籍簡介、直接聯結下列網路書局購書）

三民 網路書局 <http://www.Sanmin.com.tw>

誠品 網路書局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來 網路書局 <http://www.books.com.tw>

金石堂 網路書局 <http://www.kingstone.com.tw>

飛鴻 網路書局 <http://fh6688.com.tw>

附註：1.請儘量向各經銷書局購買：郵政劃撥需要十天才能寄到（本公司在您劃撥後第四天才能接到劃撥單，次日寄出後第四天您才能收到書籍，此八天中一定會遇到週休二日，是故共需十天才能收到書籍）若想要早日收到書籍者，請劃撥完畢後，將劃撥收據貼在紙上，旁邊寫上您的姓名、住址、郵區、電話、買書詳細內容，直接傳真到本公司 02-28344822，並來電 02-28316727、28327495 確認是否已收到您的傳真，即可提前收到書籍。**2.**因台灣每月皆有五十餘種宗教類書籍上架，書局書架空間有限，故唯有新書方有機會上架，通常每次只能有一本新書上架；本公司出版新書，大多上架不久便已售出，若書局未再叫貨補充者，書架上即無新書陳列，則請直接向書局櫃台訂購。**3.**若書局不便代購時，可於晚上共修時間向正覺同修會各共修處請購（共修時間及地點，詳閱**共修現況表**。每年例行年假期間請勿前往請書，年假期間請見共修現況表）。**4.**郵購：郵政劃撥帳號 19068241。**5.**正覺同修會會員購書都以八折計價（戶籍台北市者為一般會員，外縣市為護持會員）都可獲得優待，欲一次購買全部書籍者，可以考慮入會，節省書費。入會費一千元（第一年初加入時才需要繳），年費二千元。**6.尚未出版之書籍，請勿預先郵寄書款與本公司，謝謝您！****7.**若欲一次購齊本公司書籍，或同時取得正覺同修會贈閱之全部書籍者，請於正覺同修會共修時間，親到各共修處請購及索取；**台北市讀者**請洽：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67 號 10 樓（捷運淡水線 圓山站旁）請書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18.00~21.00，第一、三、五週週六為 10.00~21.00，雙週之週六為 10.00~18.00 請購處專線電話：25957295-分機 14（於請書時間方有人接聽）。

敬告大陸讀者：

大陸讀者購書、索書捷徑（尚未在大陸出版的書籍，以下二個途徑都可以購得，電子書另包括結緣書籍）：

1.廈門外國圖書公司：廈門市思明區湖濱南路 809 號 廈門外圖書城 3F

郵編：361004 電話：0592-5061658 網址：JKB118@188.COM

2.電子書：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及正覺同修會在台灣印行的各種局版書、結緣書，已有『正覺電子書』陸續上線中，提供讀者於手機、平板電腦上購書、下載、閱讀正智出版社、正覺同修會及正覺教育基金會所出版之電子書，詳細訊息敬請參閱『正覺電子書』專頁：<http://books.enlighten.org.tw/ebook>

關於平實導師的書訊，請上網查閱：

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正智出版社 書香園地 <http://books.enlighten.org.tw/>

中國網採訪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訊息：

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fangtan.china.com.cn/2014-06/19/content_32714638.htm

<http://pinpai.china.com.cn/>

★ 正智出版社有限公司售書之稅後盈餘，全部捐助財團法人正覺寺籌備處、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供作弘法及購建道場之用；懇請諸方大德支持，功德無量。

★ 聲 明 ★

本社於 2015/01/01 開始調整本目錄中部分書籍之售價，以因應各項成本的持續增加。

* 喇嘛教修外道雙身法、墮識陰境界，非佛教 *

* 弘揚如來藏他空見的覺囊派才是真正藏傳佛教 *

書 名：邪箭嚙語(下冊)

—破斥藏密外道多識仁波切《破魔金剛箭雨論》之邪說

作 者：陸正元老師

發行人：張淑貞

校 對：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出版者：佛教正覺同修會

地 址：10367 臺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電 話：+886-2-25957295 分機：10-21（白天）

傳 真：+886-2-25954493

網 址：<http://books.enlighten.org.tw>

出版年月：公元 2016 年 8 月 20 日 電子書初版

ISBN 978-986-935-901-6 (PDF)

其他版本：

公元 2014 年 2 月初版首刷 ISBN 978-986-90448-1-3 (平裝)



只有覺囊巴才是真藏傳佛教，平實導師以56萬字之《狂密與真密》一書，將假藏傳佛教四大教派的錯謬及索隱行怪完全解密，使世人普皆知悉假藏傳佛教非是佛教，而是沿襲外道坦特羅性交思想、以男女雙修為主的藏密外道。號稱為轉世活佛的多識仁波切難以安忍此破邪顯正、救護眾生之作為，故造《破魔金剛箭雨論》119則雜亂邪說，欲將平實導師「破喇嘛教外道之邪，顯佛教正法之正」義舉，栽贓扭曲為「邪魔外道之蕭平實，正對佛法作惡毒進攻」。本書略示假藏傳佛教背景，略舉多識仁波切違真悖實指鹿為馬的卑劣手法，並依佛法正法之核心如來藏以及三乘菩提架構來作比對，使讀者能不被喇嘛的囈語所迷惑而誤入歧途，且能建立正確佛法知見，進入佛教正法中，迅速成就道業。

—佛教正覺同修會—